



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文库

赵阿平 主编

满文翻译研究

MANWEN FANYI YANJIU

吴雪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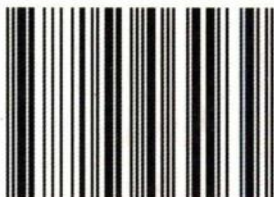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和 奇
封面设计：咸泽寿

ISBN 7-105-06493-5



9 787105 064939 >

ISBN7-105-06493-5/H · 515

(汉116) 定价：20.00 元



满一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文库

赵阿平 主编

满文翻译研究

MANWEN FANYI YANJIU

吴雪娟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满文翻译研究/吴雪娟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4

(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文库/赵阿平主编)

ISBN 7-105-06493-5

I. 满... II. 吴... III. 满语—翻译—研究

IV. H22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6487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9.25 字数: 230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2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文库》总序

赵阿平

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多种形态的诸民族繁衍生息，活动共存；彼此往来，影响交融；亲善友好，冲突战争；开拓疆域，创造文明；互动促进，协调发展，谱写了一页页壮观史篇，共同把人类社会推向前进。不同的民族语言及特有的文化，在各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或继续发挥着凝聚民族整体、振奋民族精神、鼓舞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巨大作用。每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人类历史文明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是人类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是人类世代相传的文化财富。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文明进步快速向前推进，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往来、接触、交流、合作日益频繁，由此使相互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友好。这些对于人类和平美好的未来，对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产生着巨大影响，发挥着强大的推动力。同时，在这样多元一体化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面前，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特色文化及深层内涵显得更加珍贵，更有价值。尤其是至今仍较完好保存着人类早

期社会诸多古老文明和特殊形态结构的民族，今天充分显示出其特有的价值与作用。人们在当今社会难能解释的许多科学命题，会从某些民族的发展足迹中得到启示与答案。正是这个缘故，满一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显示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满一通古斯语族为阿尔泰语系三大语族之一，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性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北方地区、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蒙古国的巴尔虎地区和日本北海道的网走地区。在中国境内，满一通古斯语族包括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和历史上的女真语，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省区。满一通古斯语族下分满语支和通古斯语支，满语支包括满语、女真语、锡伯语；通古斯语支包括鄂温克语、鄂伦春语、埃文基语、埃文语、涅基达尔语、赫哲语、那乃语、乌利奇语、奥罗克语、奥罗奇语、乌德盖语等。也有人认为赫哲语、那乃语属于满语支。满一通古斯语族除了与蒙古语族、突厥语族有着密切关系外，还与日本的阿伊努语、日语、朝鲜语、美国和加拿大等地的爱斯基摩语、因纽特语、印第安语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该族群中至今保存着人类早期文明的诸多形态和特征，并且该族群相互间关系具有诸多的神秘性与扩散性以及历史来源的复杂性和文化习俗的丰富性。另一方面，该族群中的满族及其先人，在历史发展中曾多次崛起，从渤海国、大金国的建立到一统天下的清王朝，其继承了历史封建王朝的大量

遗产，但又带有不同于前代的许多民族文化特征。满族的文治武功，崛起与蹉跎，辉煌与失败，在中国历史和人类文明史上打下了鲜明的印迹。满族走过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为人类文明进程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宝贵经验与教训。因而，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愈来愈引人注目，成为国际学术热点。

20世纪百年来，在国际范围内经过几代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辛勤探索，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取得重大发展，人才辈出，成果丰硕。在中国、日本、美国、韩国、蒙古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加拿大、芬兰、葡萄牙、挪威以及台湾和香港地区，涌现一代接一代、一批又一批的满学专家、满—通古斯语言文化专家。学者们从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学、民俗学等不同角度对满—通古斯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宗教信仰、文献档案、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生态环境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研究，大量论著、辞书出版，结出丰硕学术成果。关于满学研究著作、辞书已出版八百多部；关于锡伯、鄂温克、鄂伦春、赫哲语言文化研究的专著、辞书、词汇集等出版了百余部。尤其是《满语研究》、《满族研究》、《满学研究》、《SAKSAHA》等专业学术刊物的创办与发展，刊载大量最新研究成果，使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领域更加展示出新的活力和生机。中国作为本领域的主力，充分展示了雄厚的理论优势，并发挥了主导与中心作用，从而将满—通古斯语言文化

研究事业推向了更加成熟、更加理论化和科学化的境界。

在满一通古斯语言文化田野调查研究方面，成就斐然。中国学者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后期的 30 年的时间里，主要是对满一通古斯诸语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对资料进行了分析整理和归类。从 80 年代初至 80 年代末的 10 年中，满一通古斯诸语的专家学者先后多次到满族、锡伯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生活区，对于他们的语言进行了拉网式的田野调查，收集了相当丰厚的第一手语言资料。其中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自 1983 年成立以来，长期坚持对东北地区满族语言文化进行调查，特别是对黑龙江省满族聚居村屯的现存满语进行了系统跟踪调查，并获取了大量宝贵的调查资料。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濒危语言文化抢救调查得到国家及国际的高度重视，同时，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也为科研提供了先进的现代化设备，满一通古斯语言文化抢救调查及开发利用进入新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有的学者还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对相关问题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如对满一通古斯语言与历史文化、满一通古斯语言文化及相关民族语言文化比较、满一通古斯语言文化与人类学等课题进行多层面、多方位综合研究。为本领域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将满一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与广阔的空间。

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集中表现在相关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后备人才的培养上。如在中国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满—通古斯语研究组、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辽宁省档案馆满文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黑龙江省档案馆满文部、中央民族大学满学所、内蒙古大学满语研究室等研究机构，这些学术机构先后多次开办了满文满语学习班、培训班，培养出了一批满语满文研究方面的人才。同时，在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黑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还培养出了数十名满—通古斯语言文化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为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培养了高层次人才。另外，在全国相关民族地区还成立了满—通古斯语学会、满学学会、鄂伦春研究会、鄂温克研究会、锡伯研究会、赫哲研究会等诸多学术团体，推动了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的广泛深入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满—通古斯语言文化学术交流在国际范围内更加频繁、更加丰富。如，访问讲学、双边研讨、合作课题、交换成果、查阅资料以及田野调查等。在中国、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等都举办过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如，1992年于中国北京举办的“首届国际满学研讨会”、1996年于中国哈尔滨举办的“满—通古斯语言文化学术研讨会”、1999年于北京举办的“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2000年于中国海拉尔举办的“首届国际通古斯语言文化学术研讨会”、2000年8

月在德国波恩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满—通古斯学大会”、2001年在中国哈尔滨举办的“21世纪满—通古斯语言文化与人类学学术研讨会”、2002年于中国北京举办的“第三届国际满学研讨会”、2003年于中国抚顺举办的“第四届国际满学暨赫图阿拉建城400周年学术研讨会”等。2004年8月又将于中国呼伦贝尔举办“国际满—通古斯语言文化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国际通古斯语言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满学与北京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满—通古斯语言文化诸方面的学术问题。

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在20世纪百年中的重大发展，主要体现在研究成果丰硕、研究方法创新、研究机构建立、研究人才培养、学术国际交流、独立学科形成等诸方面。经海内外专家学者的长期共同努力，到20世纪90年代，满学开始从人文学科中逐渐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通古斯学亦日趋发展成熟。满—通古斯学作为世界性学问，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与关注，这一民族之学、科学之学已成为国际学术热点，在21世纪将迎来国际的兴旺与繁荣。

21世纪人类走进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使人类文明进程充满了新的生机与希望。随着人类发展步伐日益加快，经济全球化也日益加速，强势语言文化对于周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渗透日趋突出，导致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存遇到了空前危机，进而许多民族的十

分宝贵而有显著特色的语言文化开始走向濒危、面临消亡。满—通古斯语言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固有的传统文化习俗正一天天被削弱和退出历史舞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抢救濒临消亡的满—通古斯语言文化遗产？如何深入研究这些民族语言文化产生、发展的过程、特征及其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揭示满—通古斯语族内部语言文化相互联系渗透以及同相关民族语言文化彼此间的影响与互动？从而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案例提供科学而生动的学术论证。这正是新世纪所赋予我们的重要时代课题。

世纪之交，继往开来。纵观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在 20 世纪的百年足迹，从小到大，从局部到全面、从实践到理论，走过了一个十分成功而科学的历程。展望 21 世纪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的发展，我们将在继续深化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拓展应用研究，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满—通古斯语言文化进行多方位综合研究。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理论深层次研究、满—通古斯语言文化与相关学科结合研究、满文文献的整理、科学分类研究、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的抢救调查及有关资料的数字化处理、科学保存研究、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的内部比较研究与外部相关语言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后继人才培养等将是我们继续深入开展的重要工作。

为系统总结和展示 20 世纪以来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的研究成果，开创 21 世纪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新的

未来，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策划编辑出版这套《满一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文库》系列丛书，有关专著、编著、论文集等，将陆续收入本文库中。本文库侧重收录以满一通古斯语言为切入点研究该语族语言、历史、文化诸方面的论著。该《文库》的研究及连续出版不仅能够推动满一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及阿尔泰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且对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考古学、民俗学、文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研究也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套文库的策划与编辑出版得到了本学科及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的赞同与大力支持。我们更感荣幸的是学界泰斗王钟翰先生、清格尔泰先生对本文库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与指导。这套文库还得到了黑龙江大学的高度重视与大力资助，尤其是衣俊卿校长和研究生处张政文处长，对于该项目的策划、实施给予了切实的关注与指导。同时，承蒙民族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将该选题列为重点图书项目，特别是社长、总编与曾小吾主任，为该文库的策划与出版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编委会全体同仁齐心协力，密切配合，倾心投入。可以说，这套文库不仅汇集展示了该领域研究的部分学术成果，而且凝聚着学术界、出版界等多方面的真诚关注与深切期望。作为编者，我们深感荣幸，谨致以崇高的敬意与诚挚的谢意。

我们希望今后国内外满一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进一步加强联系，互通信息，密切合作，对重大

课题、难点课题进行联合攻关，从而取得突破性成果。21 世纪是信息发达的世纪，是高科技发达的世纪，借助于最新的科技方法、手段，将使满—通古斯语言文化调查、研究、教学等诸项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我们相信，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 21 世纪的发展中，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将取得更多的成果，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由于我们能力与资料收集的局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文库一定有诸多不足，我们恳切希望诸位给予批评指正。

Preface to Research Library of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the endless proceeding of human civilization, peoples of various nationalities have existed and multiplied, and throughout history, the advancement of human society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contacts and harmony, conflicts and wars, expansion of territory, creation of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collective promo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uring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languages and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have played, and are still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strengthening national cohesion, inspiring national enthusiasm, and encourag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every nationality constitute a major compon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serve to pass on human history, and lay the national foundation of human spiritual drive. In a word, they are precious cultural assets passed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oday's world has witnessed rapid and vigorous development in sci – tech and human civilization. Frequent and close contacts,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have featu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nationalities or states, so that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m are gradually being narrowed and their friendship enhanced. All these factors have had a great impact on accelerating globalization and molding a peaceful and promising future for mankind. Meanwhile, the general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

ment characterized by pluralism and integration has highlighted the value and importance of a nation's unique culture and its connotation, especially those of nations which still keep intact ancient civilization and social fabric of early stages. Today, many scientific propositions beyond explanations may well find the answers or at least some clue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ties.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nd cultures research bear special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form one of the three branches of Altaic family. Its speakers once spread throughout Eurasia, mainly in north China, Siberia, Barhu region of the Republic of Mongolia, and Hokkaido region, Japan. Within the boundary of P R. China,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mainly include Manchu, Sibö, Hezhen, Ewenki, Oroqen, and the once - existing Nuchen. Speakers of these language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etc.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re sub -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Manchu and Tungusic. The former consists of Manchu, Nuchen and Sibö; the latter Ewenki, Oroqen, Ewenki, Ewen, Niekidar, Hezhen, Nanai, Uriqi, Rok, Oroqi, Udekai, etc. Some argue that Hezhen and Nanai fall into the first category. Besides close ties with Mongol and Turkic,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re also interrelated in innumerable ways with Ayinu in Japan, Japanese, Korean, Eskimo in the US, Canada, etc, Inuit, American Indian, etc. Among these nationalities still remain various for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early stages. Mystery and radiation fea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complexity their historical derivation, and diversity their cultures and customs. Besides, the ancestors of Manchu people had risen up and became powerful many times in history, and they had successively founded Bohai State, Jin Dynasty and the uni-

fied Qing Dynasty, leaving us valuable legacies of feudal states with unique nation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view of their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chievements, rising up and declining, brilliance and downfall, Manchu people and their culture have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human civilization. Their development with its unique features have rendered us precious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So, world – wide attention is now going to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nd cultures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cus.

In the 20th century, thanks to the ceaseless efforts and studies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throughout the world,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nd cultures research has scored great successes and seen the emergence of outstanding talents in large numbers. Experts specialized in Manchu studies and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re distributed throughout the world, mainly in China, Japan, US, Korea, Mongolia, Britain, France, Germany, Italy, Russia, Canada, Finland, Portugal, Norway, Taiwan, Hong Kong, etc.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nguistics, ethnology, anthropology, culture, history, sociology, religion, literature, folklore, etc, experts have carried out extensive and thorough research concerning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their history, culture, economy, religion, archives, arts, folkway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tc. Fruitful academic results include more than 800 works and dictionaries on Manchu studies and 100 odd on Sibo, Hezhen, Ewenki and Oroqen studies. Periodicals such as Manchu Language, Manchu Nationality, Manchu Studies, and SAKSAHA, etc have published large amounts of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therefore adding to the vigor and vitality of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nd cultures research. As the backbone in this field, China has exhibited unparalleled advantages in theories, and played the leading role in making Manchu – Tungusic research more

systematic, theoretical and scientific.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also been made in the field survey of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nd cultures. During the 30 years between 1940s and 1970s, Chinese scholars had conducted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surveys on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nd collected large amounts of first - hand information and data. During the 10 years of 1980s, scholars and experts had many a time gone to the inhabiting regions of Manchu, Sibo, Hezhen, Ewenki and Oroqen, thoroughly investigating their languages and thereafter collecting valuable first - hand materials. Heilongjiang Manchu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 has, since its founding in 1983, been investigating Manchu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he North-east, especially the still - existing Manchu language spoken in some villages in Heilongjiang where Manchu people live in compact communities. From 1980s till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Chinese government, together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rescuing languages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and meanwhile, hi-tech and its rapid development have brought forth advanced modern equipment. Therefore a new era has been ushered witnessing the rescue, survey,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nce 1990s, some scholars have also broken down the barriers between disciplines, conducted comprehensiv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relevant issues, and achieved important breakthroughs, such a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language and history, language and relative language, language and anthropology, all of which have added to the vigor and vitality of their respective field and enhanced Manchu - Tungusic research to a new height.

Manchu - Tungusic research has also made great strides forward in

terms of establishing relevant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raining reserve talents, such as the Manchu – Tungusic Research Group (subordinate to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ilongjiang Manchu Language Research Institute, Manchu Language Department of No. 1 Historical Archives Establishment of China, Manchu Language Section of Liaoning Archives Establishment, Manchu Studies Institute of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Manchu Language Section of Heilongjiang Archives Establishment, Manchu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Nationality University, Manchu Language Research Office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etc. The above – mentioned institutions have many a time started study groups or training classes to cultivate talents specialized in Manchu language. Meanwhile, scores of students with bachelor's, Master's degrees and even Ph. D have graduated from Chinese Nationality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etc, and have strengthened the research team of Manchu – Tungusic studi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anchu – Tungusic studies, in national inhabiting regions throughout China have been set up academic societies such as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 Society, Society of Manchu Studies, Sibó Research Institute, Hezhen Research Institute, Ewenki Research Institute, Oroqen Research Institute, etc.

Since 1980s, world – wide academic exchanges concerning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nd cultures research have been carried out frequently in the form of lectures (made by visiting scholars), bilateral research and debate, project cooperation, exchange of results, data consultation, field survey, etc. Academic Symposiums concerned were once held in China, Japan, US, Germany, Korea, etc. Among them include The 1st International Manchu Studies Symposium held in Beijing in 1992,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nd Culturs Symposium Harbin 1996, The 2nd International Manchu Studies Symposium Beijing 1999, The 1st International Tungusic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ymposium Hailar 2000, The 1st International Manchu – Tungusic Studies Convention Born, Germany, August 2000, 21st Century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nd Anthropology Symposium Harbin 2001, The 3rd International Manchu Studies Symposium Beijing 2002, The 4th International Manchu Studies Symposium Commemorating the 4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Hetuuala Fushun 2003, International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ymposium, i. e., The 2nd International Tungusic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ymposium Hulunbeir, August 2004,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nchu Studies and Beijing Culture Beijing 2004, etc. On these occasions, experts and scholars home and abroad have discussed and studied academic issues on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the 20th century, Manchu – Tungusic research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such as fruitful academic results, original probing methods,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s, establishment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training of specialized talents, shaping of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etc. Thanks to the ceaseless joint efforts made by experts and scholars home and abroad, Manchu studies have, since 1990s, gradually distinguished itself from humanities and turned out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and meanwhile, Tungusic studies are maturing day by day. As a science with unique national flavor,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interest are now focusing on Manchu – Tungusic studies, which are now on the way of becoming a global academic hot spot and are bound to thrive and prosper o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tage.

21st century is an era characterized by rapid sci – tech development, knowledge economy,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and culture. It is a

time full of vitality and hope. With the speeding up of soci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ominant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re infiltrating in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riggering a grave crisis enveloping the very existence of many traditional excellent cultures. As a result, many preciou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are endangered and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re now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and ingrained traditional customs are being weakened with each passing day and will quit the historical stage one day.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how to rescue the endangered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nd cultures? How to explain their generation, development, and how to understand the role they have played in the proceeding of human civilization? How to reveal the inter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within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nd those between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nd relative languages?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may scientifically and vividly demonstrate the universal laws and special cases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time mission entrusted to us by the new millennium.

The 21st century is a transitional period during which we have carried on the past and forged ahead into the future. From the part to the whole, practice to theory,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nd cultures research has been advancing along a scientific and successful course in the past 100 years. Looking ahead, while deepening the research on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theories, we shall further explore applied researches and conduct comprehensive studies on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nd cul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Important tasks claiming consistent efforts and attention include advanced researches on Manchu – Tungusic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theories, comparative studies

with relevant disciplines, scientific sorting and classification of Manchu documents, rescuing surve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digitalization of relevant data and its scientific maintenance, comparative studies within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s well as studies with relativ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raining of specialized talents in reserve, etc.

In order to summarize and display the academic results concerning Manchu – Tungusic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open up a new way to its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Manchu Language and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s edited and published the series Research Library of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nd works and essays concerned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Library successively. Particular emphasis has been put on including those which study Manchu – Tungusic languages in terms of language, history, culture, etc. This series will not only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anchu – Tungusic and Altaic studies, but make a positive impact on researches of relevant disciplines such as linguistics, history, culture, anthropology, ethnology, religion, archaeology, folklore, literature, sociology, etc.

Many scholars and experts concerned have given strong backing to the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the Library. We feel particularly honored when Wang Zhonghan and Qinggertai, two leading figures in this field, hav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eries and given us special instruction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s spared no efforts to sponsor this Library. Earnest concern also comes from President Yi Junqing and Zhang Zhengwen, head of the Postgraduate Department. Besides, the Nationality Press has exerted great support and highlighted this Library as a Key Book Project. Thanks also go to the head of the Press, editor – in – chief and Director Zeng Xiaowu, all of whom have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publication of the series. Besides, all members of the editing committee have made concerted efforts and worked in close cooperation. So, it is safe to say that this Library is not only the crystallization of scholastic attainments in the field, but the embodiment of cordial concern and expectation from the publishing and academic worlds.

We sincerely hope that in the days to come, Manchu – Tungusic scholars and experts home and abroad will strengthen contacts, exchange information, conduct cooperation, and work in collaboration to tackle major and difficult research topics. 21st century is a highly developed information age, and the latest scientific approaches have been employed to promote Manchu – Tungusic studies, surveys and teaching to a new height. We believe that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scholars home and abroad, Manchu – Tungusic studies will, in the 21st century, reap fruitful achievements, give full scope to their advantages, and mak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to human civilizations.

Due to our limitations in capabilities and material collection, there is still large room to improve. We earnestly hope that you will not stint your comment and criticism.

Zhao Aping
October, 2003

序

1986年中央民族大学开设了历史上第二届满文清史班。我承担这个班满语文课的讲授任务。在4年当中，除了开设一些文科必修的基础课外，主要开设了满语文、满族史、清史、满译汉等课程。满译汉主要是讲如何把满文文献译成汉语。当时除了有一些一般的翻译理论和方法书籍外，尚没有一本关于满译汉的教材。

吴雪娟同志是这个班的一员。毕业后，雪娟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工作了12年，专门从事满文档案的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后调到黑龙江大学满语研究所工作，从事满语文的科研、教学和编辑工作。在10多年的实践中，雪娟勤奋工作，刻苦钻研，不断积累在满译汉方面的经验和材料，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满文翻译研究》一书。这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满汉翻译的综合性专著，不仅有很强的实用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价值。

满语文在清代有着特殊的地位，因此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古籍文献，尤其是官方的文书档案，不仅数量大，而且内容极为丰富，涉及有清一代的经济、政治、军事、民族、外交、边疆、天文、地理、医药等各个方面，是研究满族史、清史的珍贵史料。如何尽快将这些文书档案以及古籍文献翻译成汉文，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服务，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雪娟同志这本书的出版，无疑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雪娟同志在熟悉清代满文档案的基础上，又进行了野外调查，这对本书的写作大有益处。本书首先介绍了翻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评介了几种对翻译不同的理解，为全书满译汉的论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她对满译汉的理论、技巧、修辞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对满汉词汇、习语、句子、复句等的译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再次，作者对满文文书档案、满文文学、满文家谱、满文地图等各种具体文献的翻译，分门别类地进行了讲解，有材料有观点。

我认为本书有以下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作者以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为基础，将传统的满汉翻译与现代翻译理论相结合，以丰富的材料、得当的论述，使读者对满汉翻译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并深受启发；其二，为了把满汉翻译的特点交待清楚，作者结合语言学、历史学、文学、宗教学等方面的知识，对满汉翻译的理论和方法作了深刻的阐述，让读者对满汉翻译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本书不仅是满汉翻译的重要参考书，而且对外文翻译、其他民族语的翻译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认为本书对清代满文文献的论述重点不够突出。在清代满文文献中，文学、家谱、舆图等史料不多，尤其是文学方面的文献，其数量无法与官方文书档案相比，其价值也远远不如文书档案，因此应该把文书档案的翻译放在重要的位置，并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清代的官方满文档案文种多，而且既有中央国家机关的，又有地方的。如果能够按文种分门别类给予介绍、研究，效果和作用可能会更好一些。

另外，关于翻译的原则，我以为严复的“信、达、雅”原则并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应遵循的原则，尤其是对满文文书档案的翻译，尤为如此。满文档案所记载的是历史史实，将其译为别的语种，首先是要“信”，就是要准确，不能失实。所谓

“达”就是要通顺，“雅”就是文字要美。

瑕不掩瑜，尽管书中尚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但毕竟是第一部全面讲解满汉翻译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著作，可喜可贺。希望雪娟在科研和教学工作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季永海

2004年1月28日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一、满文的发展历程	(1)
二、满文翻译的价值	(6)
三、本书的撰写	(10)
第一章 翻译概论	(11)
一、翻译的定义	(12)
二、翻译的标准	(17)
三、译者的素质	(20)
四、翻译的过程	(24)
第二章 翻译方法	(29)
一、异化法的运用	(30)
二、归化法的运用	(35)
三、异化法和归化法的互补	(40)
第三章 满文翻译概论	(43)
一、ubaliyambumbi 的定义	(43)
二、汉满翻译理论	(44)

三、满汉翻译的文体标准	(50)
四、满文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54)
五、满文翻译批评	(63)
第四章 词汇的翻译	(67)
一、满汉词汇的对应关系	(68)
二、满文词汇的翻译技巧	(71)
三、专有词汇的翻译	(86)
四、习语的翻译	(93)
五、借词的翻译	(99)
六、文学作品名称的翻译	(102)
第五章 句子的翻译	(106)
一、格助词的用法和翻译	(106)
二、满文句子成分分析	(113)
三、满文句子的类型	(119)
四、满文句子的语序	(124)
五、满文句子的翻译方法	(127)
六、复句的翻译	(134)
七、满文的标点符号	(142)
第六章 修辞的翻译	(146)
一、满文的辞格	(146)
二、满文修辞的文体风格	(158)
三、满文修辞的翻译方法	(160)
第七章 满文档案的翻译	(163)
一、满文档案的种类	(163)

二、满文档案的公文套语	(169)
三、满文档案的公文成语	(175)
四、满文档案的文种	(180)
五、满文档案的翻译步骤	(191)
第八章 满文文学的翻译	(197)
一、满文神话的翻译	(197)
二、满文民间传说的翻译	(210)
三、满文诗歌的翻译	(215)
四、满文谜语的翻译	(222)
五、满文萨满文本的翻译	(226)
第九章 满文家谱的翻译	(238)
一、满文谱单的翻译	(238)
二、满文人口簿册的翻译	(247)
三、满文家谱的翻译要求	(249)
第十章 满文地图的翻译	(251)
一、满文地图的图例	(252)
二、满文地图的翻译	(253)
主要参考书目	(259)
后 记	(264)

绪 论

中国历史上公认的三次翻译高潮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近20年来，翻译研究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日益广泛的关注，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1世纪，中国进入了全球化时期的第四次翻译高潮。作为中国翻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文翻译、藏文翻译、蒙古文翻译等许多少数民族翻译活动在中华民族文化交流历史上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用满文翻译了多部古典名著，这些用汉文创作的哲学、军事、文学作品，随着满文译本的流传不仅为满族、达斡尔族、锡伯族等少数民族所熟知和喜爱，一些满文译本还传播到其他国家，进而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很多用满文撰写的公文、神话、故事、民歌则被陆续翻译成汉文，从而促进了满族语言文化的传播。随着满文文献的翻译出版，越来越多的满文史料在历史、语言、文化、文学、宗教等各个研究领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逐渐了解到满文的发展历史和满文翻译的重要价值。

一、满文的发展历程

历史上，满文作为满族的文字，经历了创制、改进、繁荣、衰落这样一个发展历程。16世纪末，借用蒙古文字已经无法满足满族的先世——女真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军事、文化需要。明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令额尔德尼、噶盖在蒙古文基础上创制满文。

关于满文的创制，人们经常引用《满洲实录》的记载：

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文、译蒙古语通之。己亥年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与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习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噶盖、额尔德尼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我等不能，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①

后来噶盖因罪被杀，满文创制基本上由额尔德尼一人完成。初创的满文被后人称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老满文大体上是蒙古文字的翻版，蒙古文字存在语音假借、字母混乱等弊端，这些弊端在老满文中同样存在。虽然简单地借用蒙古文字母创制的老满文不能准确地描写满族的语言，但老满文的创制还是实现了传达政令、沟通信息、传播文化知识的功能，加快了满族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康熙皇帝盛赞满文创制一事，“高皇帝创制文字，不仅为记国家大政，于征伐进退之事，更显神奇。彼时来往机要，敌方不识，无法揣度，故百战百胜。”^② 用

① 《满洲实录》，卷三。

② 江桥：《康熙〈御制清文鉴〉研究》，205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老满文书写并保留至今的文献便是享誉中外的《满文老档》。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满族建立后金政权。此后满汉各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日益频繁，老满文自身存在的各种缺欠直接影响到满文交际功能的正常发挥，尤其是在拼写人名、地名时错误百出。同时，大量汉文词汇直接以音译的形式进入满文，也不利于满文的推广使用。如果继续使用老满文，不但影响满族本身的语言文字发展，更重要的是，不利于满族同汉族、蒙古族等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于是，皇太极命令达海等人对老满文进行了改进。

《满文老档》卷四五记载：

（天聪六年正月十七日）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故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雷同不分。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至错误。是以金国天聪汗六年春正月，达海巴克什奉汗命加圈点，以分晰之。将原字头，仍照旧书于前。使后世智者观之，所分晰者，有补于万一则已。倘有谬误，旧字头正之。是日，缮写十二字头颁布之。^①

这段文字表明，“天聪六年春正月”之时达海已经完成了满文的改进。经过达海改进的满文就是通行二百多年的“加圈点满文”，或称“新满文”。我们通常所说的满文都是指新满文。达海在满文发展上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在原有的老满文基础上增加圈点，区别了用蒙古字母书写满文时的易混之音即辅音 g、k、h；二是规范元音 o、u、ü 的写法，实现满文字母的统一，实现了字母与音位的对应关系；三是新创 10 个特定字母，专门用来拼写满语中没有的汉语语音，拼写汉语人名、地名等，从而规范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下册），1196～1197 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了外来词的拼写和使用。新满文取代老满文后，真正成为满族的统一文字，成为清朝的“国书”。

自创制以来，满文作为清代官方通用文字，相继沿用了近三百年。在实际应用中，满文还有一个不断规范的过程。有清一代，用新满文撰写形成了数以万计的满文公文，从满文公文档案的内容中不难体会满文的规范化进程。清初，在官方满文档案和文学作品中，仍有少量老满文词汇掺杂在新满文中，从而形成了一个新老满文并用的过渡期。而《三国演义》、《西厢记》、《金瓶梅》等汉文古籍的翻译活动也对新满文在满族民间的推广和使用起到了促进作用。

清代历朝皇帝都十分重视满文的地位和作用。皇太极认为，“国家承天创业，各有制度，不相沿袭，未有弃其国语，反习他国之语者。事不忘初，是以能垂之久远，永世弗替也……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勿仍袭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旧名。”^① 这说明，早在皇太极时代，满族统治者就十分关注满语和满文的重要地位，积极致力于满文的规范化。规范满文中的汉文借词工作一直持续到乾隆年间，大量音译的汉文借词陆续被新的满文词汇所取代。

康熙年间编制刊行的满文《御制清文鉴》用满文解释满文词汇的意义，对满文的规范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乾隆皇帝对满语文尤其重视，他执政期间不仅组织编纂了《御制五体清文鉴》、《清文补汇》等多种词典，而且还下令用新满文抄写《满文老档》，使《满文老档》这部满族最古老的历史档案得以流传下来。乾隆皇帝还致力于保持“国语骑射”的重要地位，他下令规范满文词汇，将满语文中的大量汉语借词由音译改为意译，以“钦定新清语”名义陆续颁布使用。乾隆朝实施的“钦定新清语”

^① 《清太宗实录》，卷18，2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活动不仅丰富了满文词汇，还促进了满文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在满文创制以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满文发展到了顶峰：书写基本规范、语法成熟、使用广泛。

虽然满文号称“清文”、“清书”、“国文”，得到清朝历代皇帝的重视，但不能改变满文在不断发展繁荣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衰落趋势。以满文使用情况最好的黑龙江地区为例，康熙、雍正两朝黑龙江将军衙门兵、刑、户、工四司抄录后装订成册的档案全部是满文档案。乾隆朝“钦定新清语”档案中的汉文词汇是作为被规范的对象出现的，因此还不能视为汉文档案。乾隆二年，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汉文档案，但是仅限于水师营，如水师营的户口册、红白事赏发银两册、领取船料册等。嘉庆年间，黑龙江汉文档案的范围扩大到刑司和工司承办的事务。道光以后，汉文档案数量猛增，范围也日益扩大，进而超过了满文档案的范围和数量。众所周知，黑龙江是满文保留最长的地区。由此推及全国，满文的衰落早在乾隆初年就已呈现出来不可扭转之势。

在与汉族日益密切的接触和交往过程中，满族群众普遍掌握了汉语文，并能够用汉语文熟练进行社会交际，而满族本民族的语言文字逐渐被弃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主观上，上到清朝皇帝，下到官员兵丁，都十分仰慕汉语言文化，愿意学习和使用汉语文。客观上，满族官兵在派驻各地执行驻防、征战、日常管理等事务的过程中，必然与周围的汉族群众接触，“入乡随俗”在语言接触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多汉人被迁徙到东北地区充当驿站站丁、官庄壮丁、水师营水手以及八旗汉军的火器营炮手、鸟枪人，全国各地的人犯被发遣到盛京、宁古塔、黑龙江等地区，作为家奴进入满族家庭，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还充当着幕僚、教习的角色。这些汉人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还带来了东北各少数民族十分向往的汉语言文化，从而加快

了东北三省放弃满语文社会交际功能的进程。

尽管在此同时，八旗内的蒙古、索伦、达呼尔、锡伯、汉军等各部族官兵群众，以及八旗外的水师营、驿站、官庄等汉人积极学习使用满文，并以满文为手段寻求政治、经济上相应的利益回报，但这种情况不足以改变满族语言文字的衰落趋势。八旗内的蒙古、达呼尔、索伦、鄂伦春等各部族有自己的语言，满文只是他们在公务范围内的通用文字，不足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从清代黑龙江达呼尔佐领常兴身上，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他既能够用满文创作诗歌，又能够用满文拼写达斡尔文创作达斡尔语诗歌；他既有满语名字“常兴”，又有达斡尔语名字“阿拉布丹拉布坦”。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八旗内除满族以外的其他各民族对满文的态度。八旗之外的汉人本身地位就比较低，学习满文是一个从无品级笔帖式起步进入仕途的捷径，但毕竟名额有限。更何况八旗外的汉人始终受到八旗汉军官兵的排挤，能够通过学习满文真正进入仕途的毕竟是少数人。

因此，八旗内外看似繁荣的满文学习和使用状况无法扭转满文的衰落步伐。乾隆年间，满文的衰落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当然这不是简单的语言问题，而是满族语言文字与满族历史文化同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满文翻译的价值

广义的满文翻译包括汉满翻译和满汉翻译。今天我们所说的满文翻译，主要是指将清代遗留下来的满文档案、著述、舆图、碑刻、家谱等文献翻译成汉文，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满汉翻译。

利用满文文献，首先面临的是翻译问题。满语和汉语分属于不同的语系，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满文属于拼音文字，汉文则是表意文字，两种语言文字

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满汉两个民族在社会历史、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无形中加剧了满汉语言文字的差异。囿于满语、满文的障碍，满文文献的应用研究受到很大限制。能够直接阅读满文文献的毕竟只有少数人，更多的人要依靠翻译成汉文的满文文献资料，这就极大地延缓了满文文献研究利用工作的时效。同时，同一个译材，不同的译者可能给出截然相反的译文，译文的准确性也困扰着满文文献的研究利用工作。因此，很多从事清史、满族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不仅自己积极学习满文，力争能够直接阅读利用满文文献，还要求他们的学生也要学习满文，学习翻译满文档案，从而确保所利用的满文文献的准确性。在这种情况下，探讨满文翻译理论、方法、技巧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现实条件下，满文翻译与一般意义上的外汉、汉外翻译不同，它缺乏现实的语言环境，几乎不涉及口语翻译，基本上是书面语翻译即满文文献的翻译。目前，在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黑河市大五子村还有一些满族老人能够讲满语，甚至在新疆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满语仍然是主要的交际工具。但这些情况无法改变满语的濒危现状，无法改变满文的社会交际功能早在清代末年就已经丧失殆尽的事实。人们关注更多的还是清代遗留下来的满文文献。从这个意义上讲，满文翻译也可以称为满文文献翻译。

当然，我们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满文文献都是以清代社会历史背景下的语言环境为依托，因此满文翻译也必然涉及满语口语。清代遗留下来的满文文献虽然大多数是公文档案等书面语作品，但也有一些通过口述传承记录下来以后形成的民间文学作品。不仅如此，清初的满文档案受汉文公文文体的影响比较小，保留了很多口语词句。从这个角度来看，满文翻译同样包含着书面语和口语翻译两个层次。

满文翻译的最大特色就是它的历史性和民族性，它无时不与清代历史、满族历史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满文文献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清代近三百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天文地理、医学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都具有参考作用。清史、满族史学术界对满文文献的翻译研究工作由来已久。多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始终十分重视满文文献在清史、满族史等研究上的作用，清史、满族史研究所取得的很多成果都是建立在满文文献利用基础之上的。满文文献中蕴含着大量清代边疆少数民族史料，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锡伯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的历史研究都离不开满文文献。世界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馆藏满文文献的翻译出版，民间的满文家谱、萨满神歌等家族藏品的发掘公布，不断为历史、民族、文学、宗教、人类学等各学科提供新的研究素材，满文档案图书等文献的研究利用愈发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满文翻译的重要价值早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

满文翻译对于清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其中满文档案的翻译对清史研究尤为重要。满文档案作为清代各级机关公务处理的原始记录，具有其他史料不可替代的作用。每一部满文档案史料的翻译出版，都会为清史满族史以及北方少数民族史研究带来一次新的突破。同时我们应注意满文档案的翻译需要有长期的规划和人力、财力支持，即使在短时间内投入巨额经费，有限的翻译人员也难以承担巨额的翻译任务，翻译的质量也难以保证。

从专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家谱户口类的满文文献的翻译研究值得关注。这是因为，家谱户口类的满文文献词汇量小，语法也比较简单，具有初步满文知识的人只要熟悉了满文家谱户口史料的基本形式和主要内容，翻译上基本不会遇到困难。而且，现存清代家谱户口史料都进行过系统整理，编有专题目录，拍有缩微

胶片，基础情况比较好。加强满文家谱户口史料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犹他州家谱协会在清代家谱户口类史料收集上做了很多工作，可以称得上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清代家谱户口类史料缩微胶片收藏机构。如果我们不加快满文家谱户口史料的翻译和研究，我们终将失去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优势。

在满族文化研究上，文化与经济的结合是近年来满族文化研究的热点话题，如沈阳的“清文化”、长春的“萨满文化”、宁安的“说部”等。近年来，满文神话的翻译公布，为清始祖传说、满族的起源传说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各种版本的发源地应运而生，促进了满族文化的研究热潮。

满文是满族的民族文字，用满文书写形成的大量文献，本身就是满族语言研究的重要素材。清代编撰的满文辞书词典本身就是满族语言文字研究的成果，从历时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不同时期的满文文献真实记录着满文的发展演变情况，如辽宁省档案馆编译的“钦定新清语”就反映了满文的发展变化。

近年来满文古籍在拍卖市场上表现比较活跃，清太宗（皇太极）、世祖（顺治）、高宗（乾隆）三帝的《圣训》以及《御制翻译四书》、《清文典要》、《满汉字清文启蒙》的拍卖都比较成功。另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推出了满文御旨等古籍文献复制品，为艺术欣赏收藏增添了新的内容。

满文翻译不仅是清史、满族史研究的重要手段，也是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文化、文学宗教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满族语言文字的濒危状况不仅引起了满族人的关注，也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民间新发掘出来的满文文献，也成为社会上谈论的热点话题。在这样的氛围下，满文文献的翻译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期。

三、本书的撰写

1986年，中央民族学院开设四年制的满文清史本科专业，该专业设有满译汉翻译课程，使用的教材为白立元先生编写的《满译汉教材》（铅印本），这是当时惟一一部满文翻译教材。该教材从翻译理论、满文翻译技巧、满文翻译实践三个方面对满汉翻译理论与技巧进行了讲解，为满文清史专业的学生学习和掌握满汉翻译理论与技巧创造了条件。本书基本延续了翻译理论、方法、实践这样的总体结构，全书分为翻译基础理论、翻译应用理论和翻译实践三大部分，重点探讨满文翻译理论、方法、技巧和翻译实践，以期能够说明：打破满文文献在语言文字上的桎梏，直接利用满文文献并非难事。

虽然满汉翻译与汉满翻译存在各种必然的联系，但毕竟是两种方向的翻译活动，具有各自不同的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具有不同的翻译发展历史。在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上，应该各有侧重。因此，本书在探讨满文翻译理论和实践时，尽量采用满文档案、满文著述中的例句。本书例句主要选自季永海、赵展、宋和平、赵志忠、奇车山、乌拉熙春、石光伟、庄吉发、今西春秋等先生的满文文献译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满文档案汇编，有关专家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以及满语文学教材。有些例句是转引的，没有原始出处，故未标明来源。

翻译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创造性活动。笔者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十分薄弱，对满文档案的整理著录和翻译研究亦不敢奢谈精熟，惟有将翻译和满文此二者结合起来，在满文翻译理论与实践领域做些有益的探索。如果本书能够为关注满文翻译、有意从事满文翻译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一些参考，即深感万幸。

第一章 翻译概论

经过长期的发展历程，“翻译无理论”、“翻译理论无用”的观点已经被淘汰。人们重视翻译实践活动的同时，也充分看到了翻译理论的重要作用。

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曾经有过长期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翻译理论不能解决翻译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所以对翻译理论的作用始终抱有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众所周知，实践是人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理论则是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科学的有系统的结论。实践高于理论，是因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必将回到实践之中发挥作用。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人们反复强调的翻译实践经验、翻译技巧本身就是翻译理论的组成部分，属于应用理论的范畴。而翻译基础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翻译理念，有助于我们从理论的层面分析翻译实践。翻译实践中具体问题的解决，往往是翻译理论和实践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所以说，翻译理论与实践密不可分，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翻译理论是在翻译实践经验里提炼出来的，是用来指导翻译实践，检验翻译作品的理论。翻译理论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翻译基础理论在整体上、宏观上指导翻译实践活动，翻译应用理论则在微观上具体指导翻译实践活动。翻译基础理论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纯理论，翻译应用理论则是普遍意义上的翻译方法和技巧。通常情况下，翻译方法和技巧等应用理论直接和翻译实践

相连,翻译应用理论介于翻译基础理论与翻译实践活动之间,充当二者之间的连接纽带。

一、翻译的定义

翻译的历史可谓不短,人们应该有足够的时间给翻译下定义。但时至今日翻译的定义仍层出不穷,屡有争议。

由古溯今,可知人们对翻译的认识。《礼记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替,北方曰译。”孔颖达疏称,通达四方语言的官员被称为寄、象、狄替、译。《说文三上言部》则称:“译,传译四夷之言者”;清末,胡以鲁亦称:“传四裔之语者曰译”。总的来看,汉唐以后人们普遍认为“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传统的翻译理论始终坚持一个立场:翻译是语际转换活动。

国内外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都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出发给翻译下定义。Catford(卡特福德)认为: Translation may be defined as follows: the replacement of textual material in one language (SL) by equivalent textual material in another language (TL).^②也就是说,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原语)的文字材料替换为另一种语言(译语)的对等的文字材料。”^③ Nida(奈达)提出: “Translation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 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①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该论文集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多篇翻译文章,其中不乏翻译定义等许多问题的理论探讨。

② 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41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③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25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in terms of style”孙致礼先生将这句话翻译为：“所谓翻译，是指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在语义上，其次是文体上。”^①

国内的翻译定义也不少，如吕俊的“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② 陈宏薇的“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符际交际活动。”^③ 范仲英的“翻译是人类交流思想过程中沟通不同语言的桥梁，使通晓不同语言的人能通过原文的重新表达而进行思想交流。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即原语）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即译语）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能得到原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④ 孙致礼的“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以达到沟通思想情感、传播文化知识、促进社会文明，特别是推动译语文化兴旺昌盛的目的。”^⑤ 个别翻译定义晦涩难懂，令人困惑。

广义地说，凡是对某个概念的含义所作的解释都可以称为定义。狭义地讲，只有对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特有属性的解释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义。下定义时，必须掌握被定义项所指对象的特有属性，找出被定义项的属概念和种差，进而构成完整的定义。定义项的外延必须与被定义项的外延相等，定义项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被定义项，也不能用否定概念，不能采用模糊不清的概念。

事实上，无论哪一种翻译定义，都围绕着“转换”这一话题。不同语系的语言具有各自不同的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

① 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3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② 吕俊：《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载《外国语》，1997（2）。

③ 陈宏薇：《跨文化交际视野中的翻译研究方法——社会符号学翻译法》，载于张柏然、许钧：《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55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④ 范仲英：《实用翻译教程》，1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⑤ 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6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结构，语言的表达方式也各具特色。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之所以能够克服各种差异，达到相互交流的目的，主要缘于人类共性。人类共性是语言转换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前提。同一语族内的各种语言具有大量相同的核心词，核心句结构也基本相同，它们之间的语言转换的可能性就更高一些。

那么，究竟什么是翻译呢？

《辞海》中的“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不失为一个现成的翻译定义。意义是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所表示的内容。双语间对应转换的意义包括概念意义、语境意义、形式意义、风格意义、形象意义和文化意义等。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示的内容即其所含有的实质和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这样的定义既揭示了翻译的本质特征，又浅显易懂，宜于接受和推广。

伴随着翻译定义的探讨，有关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在很长时间内也是翻译界的热点话题。翻译是艺术的观点曾经长时间占据上风，机器翻译的出现和发展彻底打破了翻译性质争论的格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翻译当然在科学之列。艺术则是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包括文学、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等，当然也是一门科学。科学与艺术不是一对对立的观念，因此不应该存在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如此看来，翻译的定义可以表述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科学。

翻译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范畴，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进行分类。如布拉格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罗曼雅克布逊从翻译所涉及的语言出发，将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intran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在一种语言文字内部进行的语言符号解释为语内翻译，用

一种语言的符号解释另一种语言的符号为语际翻译，用非语言的符号解释语言符号为符际翻译。语际翻译是我们通常所指的严格意义上的翻译。^① 雅克布逊对翻译种类的高度概括，说明了翻译在语言学习和使用上的重要作用。

卡特福德根据翻译的程度把翻译划分为“全文翻译”(full translation)、“部分翻译”(partial translation)，全文翻译是指原文的所有内容都要翻译成译文，部分翻译是指将原文的某些词语未经翻译直接移到译文中。这实际上就是不可译的语言现象的处理方法。卡特福德还从语言层次上把翻译划分为“完全翻译”(total translation)和“有限翻译”(restricted translation)；从语言结构的等级上划分为“级受限”翻译和“级无限”翻译，逐字对译属于“级受限”翻译，意译属于“级无限”翻译，直译介于“级受限”翻译和“级无限”翻译两者之间。^②

从翻译活动的方式划分，翻译可以分为口译和笔译两类。口译即口头翻译，包括即席翻译和同声传译两种形式，笔译即笔头翻译。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口译首先要求时间性和准确性，笔译时间比较充裕，翻译标准相应较高。本书所谈的满文翻译主要指笔译。满语是一种已经丧失社会交际功能的语言，完整的现实语言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满汉语际翻译可以将翻译活动的方式限定在笔译上。

从翻译材料的文体出发，翻译分为公文翻译、科技翻译、文艺翻译等。不同文体的译材格式、结构、逻辑关系各自不同，因而翻译标准也不尽相同。考虑到公文的明确性、简要性、规格性，翻译必须做到格式规范、结构严谨、词句明晰。科技文体包括专门科技文体和通俗科技文体，专门科技文体大量运用专业术

①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242～2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② 谭载喜著：《西方翻译简史》，250～2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语，句式单一，语言简洁、严密、准确，翻译时必须保持专门科技文体的精确严谨特点。通俗科技文体面向普通读者，句式灵活多样，大量使用口语，翻译时要保持通俗明快的语言特点。文艺文体又称艺术文体，形象性和情感性是文艺文体最大的语言特点，翻译时应针对散文、韵文、戏剧等不同体裁的特点，准确地转换原文语言的声音、意义、色彩、结构，追求艺术美感。无论哪种文体，忠实通顺地实现语际转换是一致的要求。满汉翻译以公文档案、民间文学文体为主，公文档案中兼有其他各种文体，如《满文老档》中的满族创世神话《三仙女传说》，就是文艺文体在公文文体中的渗透。

从翻译处理方式上，我们可以将翻译分为全译和变译两类。人们通常把不加任何删节的全文翻译称为全译，把翻译的变体称为变译。变译主要有节译、摘译、编译、译述等多种形式。^① 节译是对原文局部的、有删节的翻译；摘译是对原文的中心内容即内容梗概和个别重点章节的翻译；编译是在对不同译材的关联内容进行编辑加工基础上的翻译工作，节译、摘译、编译都必须保持原文内容的相对完整性。译者摆脱原文束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原文内容的翻译方式称为译述。总的来看，全译是基础，各种变译都是在全译基础上的再处理方式。译者往往根据原文材料的来源、翻译目的以及读者兴趣等因素，确定翻译处理方式。无论使用哪一种方式，译者应该提示原文来源、作者等基本情况，以便译文读者在必要的时候核对原文。

另外还有完美翻译、等值翻译、综合翻译、科技翻译、交际性翻译、语义性翻译、直译、死译的分类等多种分类结果。每次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上提出一种新的观点，推出一套新的理论，都有可能产生新的划分标准和类别。近来，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取

① 黄忠康：《翻译变体研究》，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代直译和意译，在文化翻译研究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翻译是否自成一门学科也是人们争论的内容。传统上，人们把翻译视为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的分支，然而，无论是历时的，还是共时的，语言学都无法包容翻译学科。我们应该将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看待。

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它把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译文读者和双语世界有机地联系起来，使译者担负起把原文的意义用译文表达出来的责任和使命，这就使得翻译学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独立学科特征。

翻译学又是一门综合学科，它与语言学、文化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紧密相关，相关学科的理论 and 实践都是翻译学可以借鉴的宝贵资源。

我们没有理由拒绝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展的要求，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学科是可以完全独立在其他学科之外的，在交叉中保持特色，在独立中汲取其他学科的成果，这也是所有学科发展的必然。

二、翻译的标准

翻译标准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用什么作为标准来衡量翻译直接关系到翻译理论的发展和翻译实践的有效实施。

早在1789年，英国翻译家 George Campbell (乔治·坎贝尔) 提出翻译的三原则，即“首先准确地再现原作的意义；其次在符合译作语言特征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移植作者的精神和风格；第三使译作至少具有原创作品特性，显得自然流畅”。坎贝尔的“三原则”以及 Alexander F. Tytler (泰特勒) 提出的“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

质，译作应具备原创作品的通顺”^①的三原则，都将“忠实”作为翻译的首要标准。

严复在国内外翻译理论基础上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此后，“信、达、雅”占据了我国翻译标准的统治地位，也成为近现代翻译研究的争论焦点。在相当长时间内，只要谈到翻译标准，就一定离不开“信、达、雅”三个字。“信、达”二字基本上能够对应上“忠实、通顺”，所以很少有疑义。“雅”则不同，文雅、高雅、优雅……无论人们怎样解释，“雅”字总是不能满足人们对翻译标准的预期。于是，衍生出“信、达、切”、“信、达、化”等标准。以后出现的林语堂“忠实、通顺、美”标准、傅雷的“形似神似”标准、钱钟书的“化境”标准、瞿秋白的“等同概念”等论述，虽然没有超越严复的“信、达、雅”，但却直接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完善了我国的传统翻译理论。

任何两个民族的语言文化都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翻译标准也不可能一成不变的。每个历史时期对译文的要求都有所不同，没有一种标准、规范能够超越历史。翻译标准的历史特征尤其突出，严复用汉语文言文确立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在汉语白话文、现代汉语的社会背景中不断产生歧义，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时至今日，“信、达、雅”标准仍然得到广泛认同，还有很多人将其视为翻译的最高境界，但是人们已经在翻译标准的争论中清醒地认识到“信、达、雅”的局限性。

以等值论、等效论、解构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翻译理论进入我国后，丰富了我国的翻译理论，在批判与吸收之中，更加坚定了我 国翻译学界长期以来坚持的“忠实通顺”标准。与过去明显不同的是，人们已经能够客观的看待翻译标准问题，不再纠缠

^① 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8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于严复的“信、达、雅”三字标准之中。

翻译标准是衡量译文的内容、形式、风格的客观标准。无论如何变化，翻译标准都不能脱离一个中心：原文的内容、形式和风格，即原文的意义。内容包括原文叙述的事实、描写的景物、蕴含的哲理，还包括原文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情感、观点立场；形式指的是语言形式，包括原文所使用的词汇、语法、修辞手段的总和；风格指的原文所承载着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流派风格、语体风格和原文作者的个人语言风格等等。

目前比较通行的翻译标准是忠实通顺。这个标准既是翻译的最低标准，也是最高标准。“忠实通顺”这个四字标准可以延伸为一句话：把原文忠实地转换为通顺的译文。

忠实是相对于原文而言的。忠实于原文内容，忠实于原文形式，忠实于原文风格无疑是翻译工作的最高标准。所谓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是指译文要忠实表达原文的字面意义和隐含意义，没有改变和歪曲的现象。忠实于原文的形式，是指准确地理解原文的语音、语法、修辞形式，并力争在译文中进行沿用，以便让译文读者最大限度地得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忠实于原文的风格，主要是指保持原文的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由于两种语言文字的历史背景、民族文化的差异，在翻译的过程中风格必然有缺失，我们应该在不影响原文内容和形式转换的前提下尽量将原文中最富有魅力的地方用译文表达出来。

通顺是相对于译文而言的。只有充分理解原文的内容、形式、风格，才有可能用译文词句把原文的意义通顺地表达出来。对翻译而言，确保译文通顺，不但要避免任何一种文字创作中经常出现的搭配不当、成分残缺或多余、语序不当、句式杂糅、歧义等句法失误，还要考虑到原文内容、形式和风格的忠实。

人们普遍认为，忠实和通顺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两者不可割裂。在内容、风格、形式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内容永远是翻译必

须首先考虑的第一要素。也就是说，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是翻译的第一标准。

我们在谈论具体的翻译标准时，还要考虑到不同的文体，考虑到不同的读者群，能够充分满足某一种文体的翻译标准并不一定完全适合其他文体。有些时候，通顺的标准是包含在忠实标准之中的。如果原文的读者认为原文的语句是通顺的，译者有责任让译文的读者同样阅读到通顺的语句。而原文通顺的语句无疑是包含在原文内容之中的。如果原文是小儿语，不具有规范的语音、语法、修辞，也就是说原文语句本身就不通顺，译者也没有必要把它改造成通顺规范的译文语句。如果译者用通顺规范的语句翻译原文中的小儿语等词句，就违背了忠实标准。

三、译者的素质

很多人以为，只要学习一些基本的语法知识，掌握一定数量的词汇，再有一部好的词典，就可以从事翻译工作。事实上，翻译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科学研究过程，既需要有长期的翻译实践经验，又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用母语进行创作时，可以选择我们最擅长的词汇，可以变换不同的句式，可以采取灵活多变的方法手段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形式和风格。翻译则不同，遇到疑难问题，译者不能回避，不能依靠个人的母语文字能力尽情发挥。不从事翻译实践，就不可能充分理解翻译工作。因此，翻译界始终都在强调译者素质问题。

第一，译者要精通原文语言和译文语言。只有精通原文语言，译者才能够正确地理解原文的意义。如果译者不能正确地理解原文每个词的内在涵义、修辞效果和民族文化特性，不能正确地理解原文各种语法形式的功能和作用，也就不能正确理解原文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价值，译者在译文中的表达就将有失准确，甚

至可能歪曲原文的意义。译语通常是译者的母语。译者作为专门的语言文字工作者，不能满足于自身拥有的母语水平，而必须做到精通译语，才能应用自如地驾驭译语语言文字，从而准确表达出原文的意义。

理论上讲，译者的双语水平越高，翻译的水平也应该越高。实际上，在一种语言环境下，每个人的语言思维只可能优先从属于其中的一种语言。目前从事满文翻译的人员，多数生活在汉语的语言环境里，汉语言文字基础比较好，他们的满语文基本上是在学校课堂上通过专门的学习和培训才掌握的，因此缺乏满语语感。而从小生活在满族、锡伯族聚居区、以满语为母语的翻译人员，满语口语比较精通，但汉语的语言基础和文字表达能力相对弱一些。因此，对所有的翻译人员而言，提高满、汉语言词汇学、语法学和修辞学等知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虽然双语语言文字上的缺欠可以通过长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得到弥补，但完全实现译者的“双母语”语言文化也是不现实的。

第二，译者要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尤其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文化模式、社会历史、传统习俗、宗教状况以及生态环境、地质地貌、自然气候等一系列常识性的知识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原文本身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只有更多地了解原文涉及的内容，获得更多的知识，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才能更透彻。所以翻译哪个学科的材料，译者就必须具备哪个学科的知识。这样，译文的表达也就会更加准确、更加完美。

积累原文、译文所属两个民族的基本常识，对译者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从事满文翻译的人员，首先要了解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学、民族、宗教、民俗等方面的情况，了解清代的典章制度，否则很难胜任满文翻译工作。在翻译工作的准备过程中，还可以根据译材的情况有选择地读书学习，力争在短时间内迅速熟悉译材的历史背景和相关知识。由于满文翻译材料

和人员的实际情况，不可能根据满文文献的内容，分门别类地培养专业翻译，因此从事满文翻译的人员要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知识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迅速地切入到与译材有关的专业领域，获得充分的背景资料，为顺利开展翻译活动创造条件。

第三，译者要熟悉翻译基础理论和翻译应用理论，要善于用翻译理论去指导和检查翻译实践。翻译人员如果不能掌握翻译的纯理论，或者不能运用翻译的应用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翻译实践，那么他的翻译活动不可能符合科学性的原则和要求，不可能使译文达到翻译的最高标准。因此，译者必须努力研究翻译理论，关注国内外最新的翻译理论知识和发展趋势。译者还可以在实践不断地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并把这些翻译经验由翻译应用理论提升到翻译基础理论的高度上。掌握翻译基础理论，主要解决的是翻译的态度问题。同时，还必须掌握熟练的翻译技巧，能够运用一些技巧来解决翻译中的具体问题。对满文翻译来说，分析研究满汉合璧的文献，学习其他译者从实践中总结归纳出来的翻译经验，掌握处理词语、语法和长句子的能力等等，这些都是满文翻译工作要求译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第四，译者要有认真负责的翻译态度。不漏译、不错译是翻译的基本要求。漏译、错译的原因很多，并非都是翻译水平不够，很多时候是译者缺乏认真负责的态度。一个关键词的漏译、错译很有可能影响到读者对一句话、一个段落、一份语篇的理解。如在《尼山萨满》（海参崴本）故事中有这样一句话：

ere baci goro akū nishai birai dalin de tehe teteke gebungge hehe saman bi. ere saman erdemu amba, buchehe niyalma be aifubume

mutembi. ①

现有几种译文：

离这不远的尼西海河边住着一位非常有名的女萨满。她精通法术，能起死回生。

离这里不远，在尼西海河边，住着一个名叫特特克的女萨满，这萨满的本领很高，能使人复活。

离这儿不远住在尼西海河岸上有一位很有名的女萨满。这个萨满本领很大，能把死人救活。

离这里不远，住在尼西海河岸，有一个名叫塔旺的女萨满。这个萨满本事很大，能把死人救活。

gebungge 意为“有名的”、“以……为名的”。该民间传说中的女萨满名为“尼山”，teteke 不应视为这个女萨满的名字。被用来形容尼山萨满性格特点的 teteke 一词，或被漏译错译，或被音译为人名。尼山萨满故事揭示出当时满族人对萨满的评价。满族人认为，多数萨满只能够主持祭祀活动，骗饭吃，不会治病，不能将死人救活，因此，萨满在民间的声誉并不好。而有起死回生能力的尼山萨满，以 teteke 闻名。因此，teteke 这个词对于我们分析尼山萨满的人物形象就显得十分重要。清代以来的各种满文字典中都没有 teteke 一词，与其相近的有 tete tata，用来形容轻佻、放荡的样子。在《御制清文鉴》里，tete tata 有两个释义，一个词义是 oilohon niyalmai toktohon akū arbun（轻浮的人不稳定的样子）；另一个词义是 gūwacihiya tata（轻佻）。

联想到尼山萨满故事中尼山萨满与助手纳拉·费扬古的关系，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teteke 是 tete tata 的同源词。上面所举的例句应该翻译为：

① 本书中的《尼山萨满》原文均引自赵展译：《尼山萨满传》，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

离这儿不远的尼西海河边住着一位以轻佻出名的女萨满。这个萨满本事大，能将死人救活。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在原文、译文之间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是确保翻译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一些无法准确翻译的原文词句，译者应该在注释中予以说明。译者自身的素质和水平直接关系到翻译的成败。因此，只有通过不间断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学习，才能逐步提高译者的翻译水平，才能担负起全球化时期的文化交流、思想表达任务。

四、翻译的过程

翻译的过程是准确理解原文，忠实地用译文表达出来的实践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准备阶段、理解阶段、表达阶段、修改阶段、审校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准备工作直接关系到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在准备阶段，译者首先要仔细地阅读原文，掌握原文的上下文语境，对原文形成一个整体概念，但不要急于进行翻译。其次要完成翻译前的背景知识准备工作。根据原文的基本情况，研究同一作者的其他著作，研究与原文有关的背景材料。

以满文档案为例，我们在翻译前应该了解所要翻译的满文档案的责任者、形成时间、文种以及有关的历史背景知识。如果译者具有良好的清史、满族史基础知识，翻译满文档案就会比较顺利。如果不熟悉有关的历史背景知识，就需要在翻译之前查阅相关的参考资料，做好充分的准备。准备工作不充分，将会使翻译工作事倍功半，很有可能还要在中途暂时停止翻译，重新查阅与原文有关的背景知识。

对满文萨满神歌的翻译而言，译者必须了解萨满祭祀活动中

的专有名词及其含义。如 *weceku* 一词，汉字记音为倭车库、湿车库、湿扯库、卧车库、湿辙库、倭车呼、分车库、倭什混、倭什库等，满族人俗称其为祖宗板、木主、老祖宗。*weceku* 是满族家内祭祀的神，汉意为神主。在翻译倭车库神歌之前，必须了解到它的含义和各种不规范的写法，否则，很容易陷入倭车库的较为混乱的满文名称和汉文记音中，直接影响到对译文的理解。

第二阶段：理解阶段

理解阶段是指通过理解原文的语言现象达到理解原文意义的阶段。理解是表达的前提，理解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表达的效果。在理解阶段，必须对原文进行彻底的研究，要研究原文的内容和形式，领会原文的思想艺术风格。对原文中的疑难问题，应首先选择单语词典，尽可能不用双语辞典，从而避免受到译语语言习惯的干扰。满文翻译惟一可用的单语词典是康熙朝编撰的《御制清文鉴》，1987年10月新疆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了这部满文单语词典，名为 *sibe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汉文名为《锡伯（满）语词典》。充分利用《御制清文鉴》对满文词汇的描述，对准确理解满文原文是十分有效的。

同时还要注意将疑难问题放到具体的语境去考虑，理解句群、段落以至全文的逻辑关系，解决语法关系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正确理解原文的词汇、句法结构、习惯用法等语言现象，理解原文涉及的特有事物、历史背景、典故、专业术语，才能够忠实地表达出原文的意义。萨满神歌是萨满活动的重要文本，其中蕴含着很多专有词汇，这些词汇具有鲜明的满族文化特性，同时也暗含着多层涵义，如果仅仅立足于词汇的研究翻译，还不足以真正理解全文，因此一定要从原文的段落、语篇和全文出发，深入理解神歌的内容。

另外还要从总体上把握原文的风格色彩，认真领会原文的思想艺术性，真正把原文的整体内容和思想贯穿到对所有词句的翻

译之中。在理解过程中，依靠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一定要主动请教，及时与同行沟通交流，直到解决问题为止。不管译者的能力和水平有多高，切忌提笔就译，这种做法往往欲速则不达。

第三阶段：表达阶段

表达阶段是在理解基础上用译文把原文的意义转换出来的阶段。表达是理解的结果，对原文理解的深度以及译者自身的译文语言水平和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表达阶段的成败。对于翻译工作来说，光有正确的理解是不够的，还需要译者具有较高的译语语言文字知识和相关的科学文化知识。在这个过程中，译者既要忠实地反映原文的内容、形式和风格，又要摆脱原文语言的束缚和干扰，充分发挥自己的译语文字能力，恰到好处地创作出语句通顺、内容风格接近的译文。

用译文语言表达原文意义必须注意不能脱离翻译标准。在表达过程中，既要随时注意原文句子意义的完整性，不轻易拆解或拼合，不随便改变句子的顺序，又要在遣词造句时考虑译文语言的习惯，不能强行套用原文的形式，应随时注意词、句子、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时在处理一个词或一个句子的表达问题时，要充分考虑到全文的合理布局，不能根据自己的语言表达上的好恶而改变原文的风格。

如果在表达阶段出现个别词句理解不深入的现象，译者应该及时回复到对原文的理解工作中，利用单语词典重新进行原文单语理解工作。切忌把这样的问题留到最后进行处理，避免出现错译一个关键词以致影响全文理解表达上的失误。表达是整个翻译的决定性环节，完美的表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反复的推敲才逐渐完善的。

第四阶段：修改阶段

修改阶段是表达阶段的延续和深化，是翻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初译文的修改通常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全面修改译文的

内容，二是全面修改译文的词句。对译文内容的修改可以对照原文一词、一句、一段地进行修改。在修改过程中，译者须认真检查译文是否准确表达出原文的内容、风格和形式，是否有误译、漏译、错译现象，译文语言是否通顺，译文的表达效果是否与原文一致等。如果发现上述问题，一定要立即纠正。如果一时不能解决有关问题，应该及时做出记录，及时与其他译者进行沟通，共同切磋，以免日后疏忽遗忘。

对译文词句的修改要在脱离原文的情况下进行。通过反复地阅读，查找译文用词是否符合译文语言的规范和习惯，是否存在搭配不当、上下文衔接不上的现象，是否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是否有句子成分残缺或多余的问题，是否存在语序不当的问题，是否有句式杂糅的现象，是否有歧义病句，是否有逻辑不通的地方。如发现上述问题，必须马上修改。在修改时，必须与原文进行对照，以免脱离原文的意义。

第五阶段：审校阶段

审校阶段是翻译的最后一道环节，是审查和校对译文的阶段。审校内容主要有：校核译文的段、句或重要词句是否有错漏译或者不够完善之处，校核译文中的人名、地名、方位、日期、数字等是否有前后不一致的问题，校核译文标点符号使用是否正确，校核译文注释是否妥当以及前后位置是否一致，校核书名、封面、插图、页码、标题等是否设计合理。

译者进行自校时，第一遍着重审校内容，第二遍着重审校文字，第三遍则将经过两次审校的译文与原文进行对照着通读一遍，做最后一次的检查、修改、校核，务必使所有能够发现的问题都得到解决。有可能的话，还应该由他人进行审校和终审，以便能够发现译者自身存在着的、语言文字理解表达上的根深蒂固的缺点和不足。

在准备、理解、表达、修改、审校五个阶段共同组成的翻译

过程里，理解和表达是最关键的两个环节。只有准备充分，理解透彻，表达准确，修改认真，审校仔细，才能获得高质量的译文。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下，译者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熟悉译材的背景知识，翻译的好坏主要取决于译者日常的知识积累。

第二章 翻译方法

长期以来，直译和意译是应用最广的翻译方法。对目前的翻译教学而言，几乎所有的教师都强调直译为主，意译为辅。遗憾的是，直译和意译的概念同样是翻译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有人认为直译就是逐字翻译，也有人认为不歪曲原文的内容就是直译，还有人反对将翻译方法区分为直译和意译。一般来说，直译是指按照原文词汇的字面意义进行翻译，保留原语文化的特征；意译是在直译基础上对译文进行语言形式和风格的修饰，使其更符合译语文化。近年来，随着文化翻译的迅速发展，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和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大有取代直译法和意译法的趋势。^①

异化法是指在翻译过程中，保留原文中语言的方式，在译文中输入新的表达法。异化法要求译者尽量体会原文作者的创作思路，向原文的作者靠拢；归化法则反对引入原文语言的表达法，主张译文语言的本土化。归化法要求译者尽量考虑译文的感受，向译文的读者靠拢。

异化法和归化法的推广，与文化翻译的兴起不无关系。近二十多年来，翻译与双语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日益受到翻译学界的重视，文化翻译逐渐成为翻译理论研究的新热点，并因此带动翻

^① 对异化法和归化法的论述，主要参考了孙致礼先生的《新编英汉翻译教程》第三章的内容。

译方法从直译法和意译法逐渐转向异化法和归化法。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方法的运用。满文习语 *dabagan deri dabambi lifagan deri lifambi* 有多种译文,“岭上过的爬过岭,泥里过的陷泥里”、“由岭过岭,由泥涉泥”都属于异化译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则属于归化译文。*ulgiyan i emu durun soktohobi*,“醉得像口猪”是异化译法,“烂醉如泥”是归化译法。这就说明,用汉文现有的词句,尤其是四字成语,代替具有原语文化特征的词语的翻译法是归化法。反之,在译文中保持原语文化特征的翻译方法是异化法。

异化法和归化法可以被视为直译法和意译法的延伸。不同的是,异化法和归化法突破了语言文字本身因素的局限,将翻译方法的研究视野扩展到语言与思维、哲学、政治、宗教、文学、民俗和美学等许多领域。异化翻译有助于输入原语文化,有助于丰富译语语言和文化资源。

一、异化法的运用

异化、归化不是新概念。20 世纪初,鲁迅提出翻译“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①鲁迅的翻译作品过分拘泥于原文,不能为译者和广大读者所接受。因此,他对归化翻译的批评没有得到更多译者的追随。以归化法翻译的外国文学译著不断丰富着中国文坛,但随着外语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过去津津乐道的一些外国名著的精彩语句并非出自原作作者的创作,而出于译者大刀阔斧的修

^① 中国翻译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 246 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改和“再创作”。归化翻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怀疑。

异化法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民族特点。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制约影响着语言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在两种语言的意义进行转换的过程中,两种语言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也必然发生联系。采用异化法,能够让译文的读者真切地领会到原语民族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文化内涵。

《尼山萨满》故事中有这样一句话,触及满族社会的自然资源、风俗和审美观点等一系列文化因素。

tana nicuke gese jilame, yasa ci hokoburakū ujimbi.

视他如明珠,不错眼珠地看着他。

爱如掌上明珠,一刻也不离眼地看着。

视若掌上明珠,从不使远离身边。

视若掌上明珠,寸步不离开他。

上述四种译文反映了译者在异化和归化上的不同选择。tana nicuke 被翻译为“明珠”、“掌上明珠”、yasa ci hokoburakū ujimbi 被翻译为“从不使远离身边”、“寸步不离开他”,都属于归化翻译;yasa ci hokoburakū ujimbi 被翻译为“不错眼珠地看着他”、“一刻也不离眼地看着”则属于异化翻译。无论哪一种译文,都不是绝对的异化和归化翻译。实际上,这句话完全可以翻译成“爱如东珠,不离眼睛地养育着。”虽然读者可能不理解清代贡品“东珠”的含义,但译者可以借助注释手段加以说明;“不离眼睛地养育着”则保持了原文的表达法,虽然明显带有满族文化色彩,但丝毫不会影响到读者的理解,读者完全能够感受到员外夫妇对中年所得之子 *sergudai fiyanggū* 的宠爱。

译者在翻译时常常会顾忌到读者对原语文化的接受能力,主观上希望减少异化翻译。事实上,读者在阅读译著过程中乐于接受原语文化。一旦发现新鲜的、陌生的语言文化现象,读者会主动地根据译者所作的注释或者上下文语境去努力理解、接受以往

没有接受过的异域文化要素，进而丰富自己的阅读经验，不断扩大文化视野。如果没有异化法，“萨其玛”、“嘎拉哈”、“褡裢”等词汇就不会进入汉语，汉语中也就不会产生大量的外来语。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人们愈发渴望了解母语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异化翻译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

《尼山萨满》中有一句话：

jurgan ci wesimbuhe gisun buhime uleduha baita de nišan saman gidahakū be tuwaci inu emu hehei dolo baturu seci ombi.

其中的 emu hehei dolo baturu 的译文有“女流中之一勇者”、“勇敢之妇”、“一巾帼英雄”、“一女中豪杰”等多种。在四种译文中，前两种运用了异化法，后两种运用了归化法。如果翻译成“一名女巴图鲁”，则是完全的异化翻译。随着人们对我国东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了解，“巴特”、“巴特尔”、“巴图鲁”、“巴图尔”等词汇所具有的“英雄”、“勇士”的含义得到汉语人群的广泛认同。因此，译文中出现诸如此类的词汇，读者也能够明白其中的含义。归化翻译则将使译文失去原语文化的特征，容易给译文读者造成“文化错觉”。像“巾帼英雄”这样的词汇具有典型的汉族文化特征。帼是古代妇女戴的头巾，巾帼喻指妇女。帼不是满族妇女的服饰。将 emu hehei dolo baturu 翻译成“巾帼英雄”完全是从汉译文读者的角度出发的归化翻译。

如果坚持采用归化法，有时会掩盖原文的意义。

ejen i toktobuha manju bithe be jafafi, eiten bithe be ubaliyambuci, gisun tome ijishūn, hergen tome tomorhon, faksa faksa neileme tucibure de, ai largin seme akūnarakūngge akū, ai somishūn seme hafunarakūngge akū, minggan aniya i šusihe dangse, duin ku i bithe suduri be, emgeri ubaliyambuha de, uthai falanggū be jorire gese iletu ombi. abkai amba bithe ereci dulenderengge akū.

惟圣主钦定满文字书，译者句句通达，字字清晰，一一举出，

毫无杂乱未尽、隐晦不通之语。千年文档，四库书史，一次译出，即大致相仿。天下巨著，无与伦比。《御制清文鉴》跋之二^①

在这段话中，*minggan aniya i šusihe dangse* 与 *duin ku i bithe suduri* 上下对应，意在突出清代皇帝“御制”译著的优秀。*šusihe* 本意为牌子，系指满族早期书写文书的木牌，*dangse* 本意为档子。*šusihe* 和 *dangse* 是满族及其先世特有的两种文书载体。*minggan aniya i šusihe dangse* 应该翻译为“千年牌档”。如果担心读者对此将产生困惑，还可以用注释加以补充。直接翻译为“千年文档”，则使译文读者无缘了解“木牌”的文化意义。

虽然异化法起步较晚，但传统的音译方法包含着异化法的成分。在翻译一些外来事物的词汇时，当译者遇到无法理解的内容，或者遇到译语中无对应的词汇，或者受到语言历时变化的限制不能使用译语中的对应词时，译者往往采取音译法将其译出。我们通常所说的外来语或借词的出现，就属于这种情况。还有另一种情况，原文没有经过翻译，完全用译文文字进行记音，这种情况也属于音译的范畴。如曹雪芹《红楼梦》中出现的“克什”（*kesi*，恩赐）、“海龙”（*haihun*，水獭）、“妞妞儿”（*nionio*，女孩儿）等都是满文词汇，文康《儿女英雄传》中更有一个满文句子的汉字记音：

公子一一回明。提到见面的话，因是旨意交待得严密，便用满洲话说。安老爷“色勃如也”的听完了，合他说道：“额勃基孙霍窝勃博布乌杭哦乌摩什鄂雍窝孤伦寡依扎喀得嘿斋斋得嘿图业木布乌栖鄂殊窝喇库。”公子也满脸敬慎的答应了一声：“依拏”。^②

出现在小说《儿女英雄传》中的这一句满文引起读者的好

① 江桥：《康熙〈御制清文鉴〉研究》，205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② 文康：《儿女英雄传》，89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奇，都想知道它说的是什么。“色勃（sebe）如也”中的“色勃”即 *sebe*，意为“把……等……”；“额勃基孙霍窝勃博布乌杭哦乌摩什鄂雍窝孤伦寡依扎喀得喀斋斋得喀图业木布乌栖鄂珠窝喇库”，即为满文 *ere gisun holbobuhangge umesi oyonggo gurun gūwai jakade jai jai de tuyembuci ojorakū*，意为“此话甚关紧要，千万不可在外人面前泄漏”；“依拏”即 *inu*，意为“是”。虽然这不能算作翻译，但它所产生的效果与异化翻译有异曲同工之处。《儿女英雄传》的编者应该对这个满文句子添加注释。

满文人名完全是音译的，地名的专名部分也采用了音译，多数民族名称也都源于该民族语言的发音。还有一些原语词汇的音译远比它的汉语意义简约，所以也能够顺利进入译语，最终成为译语的固有词汇。如满文 *non i ula* 中的 *non* 意为“妹妹”，清代汉人的确有称其为“妹妹江”的记载，但它的音译“嫩”更为人们接受，所以至今它的名称还是音译的“嫩”加上通名“江”而共同组成的“嫩江”一名。音译词的外来味十足，有的满文音译词进入汉语后广泛流传，如前面提到的嘎拉哈、萨其玛、褡裢以及哈什玛等都成为无可争议的汉文词汇，这样就不必创造新词来取代原有的音译。

如果译者无法理解原文某个词汇的意义，被迫以异化法进行翻译时，原文词汇以及句子的意义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换。清代曾寿的满文日记《随军纪行》中有这样一段话：

aniyai ucūri jakūn gūsai janggin cooha gemu jeme omime, bayara uksin i beye giyade, hehe adali miyamifi, doo yang ke ucun be uculeme efihe.

新年之际，八旗章京、兵丁皆大吃大喝，护军、披甲俱置身街上，男扮女装，唱着“禱仰科”歌戏乐。《随军纪行》^①

① 季永海译注：《随军纪行译注》，3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译文注释中写到,“*祷仰科*,系按原文音译。”*doo yang ke* 的音译“*祷仰科*”,所对应的汉语拼音为 *dǎo yǎng kē*。如果音译为“*倒仰壳*”,发音为 *dào yǎng ké*,就不容易引起读者的困惑,因为在今天的东北地区还保留着“*倒仰壳*”这个俗语。“*倒仰壳*”意思是说仰脸朝天得向后摔倒。*doo yang ke ucun* 应该是满族民间游戏类的歌谣。从这一点来看,音译的用字十分关键。由此也给译者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异化翻译不是简单的逐字对译、逐音记录,译者必须准确把握异化翻译的文化特性。

语言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日益频繁、日益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各国、各民族语言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丰富,异化翻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谨慎地使用异化法,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贴近原文的句式结构,又能原原本本地传达出原文的意义,传达出原文的文化。

译者通过使用异化翻译的方法,使一大批带有异域文化风情的词语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在大众文化中得以广泛传播和运用。原语词汇一旦被接受,即约定俗成地加入到译语语言文化系统中成为新的成员,其结果必然是丰富了译语表达方式,促进双语语言文化的交流融合,增强语言的生命力,促进文化的协同发展。

二、归化法的运用

归化是使原语文本符合译语文化价值观,把原作和原作者导入译语文化的翻译方法。虽然国内外翻译学界对归化翻译带有语言霸权、文化霸权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在翻译过程中,双语文化差异直接导致某些无法克服的语言转换障碍。当异化法不能克服这种障碍,不能满足语言转换要求时,译者应该寻

求以归化法为辅助手段,尽可能地用相同语境中的汉文词句进行置换,从而使译文通顺易懂,易于被读者接受。

在满文翻译中,语序的归化是必须的。满汉句子的基本语序存在很大差异,不进行归化处理,就无法达到忠实通顺的翻译要求。调整语序是为了更好地符合汉文表达习惯。当译者无法使用异化法进行翻译时,就必须摆脱原文词法、句法形式的束缚,将原文意义融会到与之近似的译文语境中,寻找适当的汉文词句,使译文的读者能够像原文读者一样,理解原文的字面意义和隐含意义,读到通顺易懂的文本。如:

deo gūnime ere dule hutu de latuha binikai seme, beye sabuburakū, gurgu gasha de waburakū seme hūlaha manggi.

弟弟心里说:“原来这女人和鬼通奸啊!”便隐住身子,喊到:“该杀的禽兽!”《尸语故事》^①

在这句话中, gurgu gasha de waburakū 本意为“不被兽鸟杀的”,有“兽鸟都看不上她,都不屑于杀她”的意思,表达了主人公“弟弟”对自己嫂子的鄙视。译者根据上下文语境,按照汉文的表达习惯,将其改译为“该杀的禽兽”,这样译文读者就能够理解故事的主人公发现自己的嫂子与鬼通奸时的愤怒情感。虽然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得到的感受并不相同,但有时归化翻译也是译者的必然选择。

tere ice niyaman mimbe gamara secibe jurcerakū jafafi burlame tucihe.

她没有违背汗让她拿那颗新心的话,进到房子里,抓起那颗新心就往回跑。《尸语故事》^②

实际上,原文的意思是“没有违背那颗新心‘把我拿走’的

① 季永海译:《尸语故事》,46、159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② 季永海译:《尸语故事》,44、157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话，抓起就逃了出来。”译文看似与原文相差较远，但上文已经交待了有关情节：

汗说：“……进到房子里以后，会看见八个念经人坐在一起，在他们的前面有九颗人心。那八颗旧心会说：‘拿我吧！’而那颗新心会说：‘不要拿我！’你不要害怕，也不要嫌弃，拿起那颗新心，不要回头看，一直往回跑。这样，这辈子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生活了。”那女人把汗的话牢牢记在了心里。^①

上文交待的这些具体情节成为译者改译的必要前提。为了照顾译文读者的阅读感受，译者没有将上面一句话直接翻译为“没有违背那颗新心‘把我拿走’的话，抓起就逃了出来”，而是根据故事情节进行了改译。这种归化翻译不仅实现了向译文读者靠拢的目的，也使得译文语言达到本土化要求。

udaraka hūlha u san gui、u guwe gui bucehe, funcehe u ing ki、u ši fan、hū guwe ju、ma boo se gemu silhi meijehebi. muten akū urse.

逆贼吴三桂、吴国贵已死，所余之吴应麒、吴世番、胡国柱、马宝等皆已成惊弓之鸟，系无能鼠辈。《随军纪行》^②

这段话中，silhi（胆）meijehebi（碎了）意为胆碎了。silhi meijehebi 被用来形容吴应麒等人的惊恐程度，译文选用了成语“惊弓之鸟”来传达满文句子的含义，这样的归化翻译可以使译文的读者体会到吴应麒等人的惊恐程度。不过，原文的读者与译文的读者对这句话的理解一定会有差距，而且 silhi meijehebi 与“惊弓之鸟”的意思不完全吻合。“惊弓之鸟”这个成语有历史典故，而 silhi meijehebi 则是一种非常夸张的比喻手法，口语色彩很强。“惊弓之鸟”还不如“吓破了胆”更加贴近原文。同样，

① 季永海译：《尸语故事》，44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② 季永海译注：《随军纪行译注》，3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muten akū urse 的本意是“无能力的人们”，译者将其翻译为“无能鼠辈”。若采用异化法，上面这句话可以翻译为“逆贼吴三桂、吴国贵死了，剩下的吴应麒、吴世蕃、胡国柱、马宝等都吓破了胆，是无能之人。”汉文既有“吓破了胆”的说法，就没必要引入“惊弓之鸟”这个成语。从这个意义上讲，归化翻译也不是惟一的选择。

如果原文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尤其是宗教文化，翻译的障碍就会异常明显。如：

taktu de bisire abdaha sain de arsubure, fulhu saide fusubure, o-mosi mama tehebi.

塔楼内住着使枝叶繁茂，根须繁殖，给万物以生命的卧莫西妈妈。《尼山萨满》^①

注释：卧莫西妈妈，汉语是“子孙娘娘”，萨满教中象征幸福的女神。

《尼山萨满》故事中的这句话，有一个明显的翻译障碍即 o-mosi mama 的名称和功能问题。译者虽然保留了 omosi mama 的音译“卧莫西妈妈”，但全句的翻译仍然属于归化翻译。译者在译文中直接补充了 omosi mama 的功能，这就提示读者 omosi mama 的送子作用。相比较之下，另外几种译文所采用的异化翻译虽然保持了原文的语言方式和表达法，但对译文读者的启发作用比较小。其他几种译文如下：

楼里住着使树叶好生滋长，给树根好生洒水的子孙娘娘。

楼里住着能使树叶茂盛，根茎滋长的子孙娘娘。

住在楼上的是从叶子上发芽的，从根须上繁殖的福神奶奶。

除了从事满族萨满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保持满族原始萨满教记忆的满族家庭以外，一般的读者不能准确理解子孙娘娘、福

① 宋和平：《〈尼山萨满〉研究》，28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神奶奶的准确功能。这就说明，如果译者充分地考虑译文的语言文化，将原文中带有民族特点、难以让译文读者理解的语言文化方式转换为译文读者习惯的、能够接受、能够理解的语言表达方式，就能够让译文读者感觉到原文承载的语言文化的民族特性，实现语际转换所担负的文化传播的功能，这应该是归化翻译的最高境界。

归化翻译可以使译文读起来比较地道和生动。如：

mimbe yayaci neneme dahame jihe be gūnici, jušen ume obure,
ahūn deo i gese gosime uji.

念吾等先众来归，勿视为编氓，望待之如骨肉手足。《满洲实录》^①

按照字面意思，这句话说的是：想到先来归顺，不要把我们作为诸申，请求像兄弟一样仁爱地养育。例句中的 *ahūn deo i gese* 应译为“像兄弟一样”，译者将其翻译为“如骨肉手足”，采用了汉文中经常出现的四字结构“骨肉手足”。这种翻译方法完全是从汉文读者的角度考虑的。在归化翻译中，汉文四字结构的成语或词组经常出现。

ulgiyan i ujugga saman i turgun be yooni alaha manggi.

猪头萨满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了。《尸语故事》

这句话的本意是“猪头萨满把缘由都说了”。对照译文中的“来龙去脉”，我们不难发现译者在采用归化翻译时，更多的时候考虑到汉文四字成语的灵活运用，考虑到汉文的表达习惯。

在实际翻译中，初学者一定要慎重采用归化法。这是因为归化法渗透着译者对原文的深层次理解，也就是说，译者需要用自身的文化将所要转换的原语文化进行过滤、对比、沉淀，然后在译语文化中重新定位。这个过程是译者对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

① 季永海、刘景宪、屈六生：《满语语法》，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再认识过程，因此具有较强的译者主观故意。如果译者对原文理解有误，将直接导致译文偏离原语文化。

三、异化法和归化法的互补

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译者不仅要掌握两种语言，更要熟悉两种文化。这是因为所有的词汇、句子、修辞只有在相应的民族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离开文化背景去谈异化和归化翻译，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

在翻译中，没有绝对的异化法和归化法，译者经常同时运用异化法和归化法两种翻译方法。恰当的结合更能够满足语际转换的需要。

orin uyunde amba jiyanggiyūn amba cooha be gaifi, faidafi ibeme, alin bigan be sektefi.

二十九日，大将军率大军列阵前进，漫山遍野。《随军纪行》^①

sektefi 原意为“铺垫”，引申为“遍布、布满”。alin bigan be sektefi 意为“将山野铺垫”、“把山野布满”。“漫山遍野”出自《三国演义》第58回，原文是“西凉州前部先锋马岱，引军一万五千，浩浩荡荡，漫山遍野而来。”将 alin bigan be sektefi 翻译为“漫山遍野”，首先是在尊重原文的词句构成基础上，从汉文中找出与原文比较接近的四字成语取而代之，实现了由异化法到归化的转换。

《尼山萨满》中的一段话很能够说明翻译方法的选择、取舍问题。

tuttu oci, uyunju se jalgan be nonggiha, jai nonggici banjinarakū

^① 季永海译注：《随军纪行译注》，10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oho. sergudai ereci amasi ninju aniya nimeku akū, tanggū aniya targa akū. ura šurdeme uyun juse ujikini, jalan aššame jakūn jui sabukini. uju funiyehe šartala, angga weihe sortolo, dara musutele, yasa ilhanara tala, bethe bekterere teile. umuhu de siteme, guweye de hamtame banjikini.

我们在此列举几种译文，不妨进行对比：

译文1：

如果是那样，我给他增寿九十年。我不能再增加了。塞尔古岱从此六十年无病，百年无禁忌，膝下有九子，他可见八子传代，直到他的头发变白，他的牙齿变黄，他的腰变弯，他的眼睛变浑浊，他的脚变跛，不能站着排便，不能蹲下去。

译文2：

若是那样，增加九十岁寿限。若再增加就不成了。色尔古代从此六十年无病，百年无禁忌，膝下有九子，传代见有八子。直活到头发也白了，牙口也黄了，腰也弯曲了，眼睛也花了，腿也打颤了，尿撒在脚面上，屎拉在脚后跟上的时候吧！

译文3：

那么，增加到九十岁吧！不能再增加了。从此以后，塞尔古岱六十年无病，一百年无禁戒。膝下有九子，可见八子传代，一直活到头发变白，牙齿变黄，腰背弯曲，两眼昏花，腿脚发颤，尿撒在脚面子上，屎拉在脚后跟上。

译文4：

那就加九十岁吧！再不能加了。从今以后，色尔顾代六十年无病灾，百年无戒，身边养有九子，下世得有八子。高享天年，白头到老。

译文5：

如果是那样，我给他增加九十年的寿命吧！你要是再请求给他延长寿命的话，那我再也办不到了。色尔古代从现在起，六十

年无疾百年无灾。让他生养九个孩子，亲眼看见八个，让他不患胃病，只是到了晚年头发逐渐花白，牙齿变黄，眼睛发花，但能看见东西，腰还灵活，手指发麻腿发木，但行动还方便。

从段落、语篇的层次上看，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各自发挥了妙用。这段话中的 *ura šurdeme uyun juse ujikini* 本意为“屁股周围养九个儿子”，而“膝下有九子”、“身边养有九子”、“生养九个孩子”等几种译文全都采用了归化翻译。这是因为原文的字面意义并不能表达出原文隐含的实际意义，所以翻译时必须进行归化处理。而另外一句话 *umuhu de siteme, guweye de hamtame*，其本意为“撒尿到脚面上，拉屎到脚跟上”，不同的译者在翻译中呈现出不同的翻译方法。采用异化处理的“尿撒在脚面子上，屎拉在脚后跟上”译文基本保持了保持满族民间文学的通俗简单的语言特点；有的译文采用程度较高的归化翻译，脱离了原文的词句内容，完全使用了汉文的表达方式。

每个译者都力求灵活运用异化法和归化法，彻底解决翻译中的文化冲突现象。在文化传达上，为了让读者直接了解原语文化，异化翻译成为译者的首选。在目前的满文翻译中，异化的手法更加常见。译者通常能够保留满文原文中的语言方式，最大限度地传达原文作者的创作思路，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使绝大多数不懂满文的读者能够通过译文了解满族的传统文化。

在当今经济文化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翻译的文化交流的功能越来越强，适度增加异化翻译的运用，对语言的丰富、本土文化的传播和外来文化的接受不无裨益。异化翻译作为缓和文化冲突、沟通情感的手段之一，不仅有益于向其他民族介绍本民族历史文化，也让本民族读者有机会熟悉了解异域风情，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这也是近年来异化法异军突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章 满文翻译概论

在翻译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过程中归纳出来的翻译定义、性质、标准、过程、方法、技巧等理论成果具有共性，无论是汉文与外文之间的翻译，还是汉文与各少数民族语文之间的翻译，共性的理论成果普遍适用，不受文化背景限制。清代汉满翻译流行时，译者从大量的翻译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成果不乏真知灼见。当满族人放弃满语文改用汉语文后，用满文书写的文献必须要翻译成汉文才能被后人利用。清朝刊行的满文辞书《御制清文鉴》，到乾隆朝时就有了满汉对照的版本——《增订清文鉴》。乾隆年间松筠的《百二老人语录》，到嘉庆朝就被翻译成了汉文。顺治皇帝的《劝善要言》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被翻译成汉文刊行，还有一些重要的满文档案被翻译成了汉文。自清乾隆朝就已经起步的满文翻译，到目前也已经有了近三百年的历史，尤其是近20年来频繁的满文翻译实践不断促进满文翻译理论研究工作。一方面，汉满翻译的理论具有普遍性，同样适用于满文翻译；另一方面，中外翻译理论的迅猛发展为满文翻译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尤其是近年来处于上升趋势的文化翻译理论更成为满文翻译理论探讨中的热门话题。

一、ubaliyambumbi 的定义

汉文“翻译”一词是由两个同义词组成的合成词，满文

ubaliyambumbi 则是一个单义词。

ubaliyambumbi, manju, monggo, nikan hacingga gurun i bithe be, ishunde ini hacin i bithe obume kūbulibume arara be, ubaliyambumbi sembi.^①

翻译：将满洲、蒙古、汉军诸部的文书，互相转换写成他类的文书，谓翻译。

这是清康熙年间满族人对翻译的基本认识。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满族人的翻译（ubaliyambumbi）指向书面语的文书（bithe），而不是话语（gisun）；其次，当时满族人对翻译的认识还仅限于满、蒙、汉三种文字。满文 ubaliyambumbi（翻译）一词源于 ubaliyambi，原意为变换、转换。翻译就是将满洲、蒙古、汉军三者中任何一个部族的文书转换为其他两种部族文字的活动。

在清代满族人看来，“圣主钦定满文字书，译者句句顺达，字字清晰，一一举出，毫无杂乱未尽、隐讳不通之语。千年文档，四库书史，一次译出，即大致相仿。天下巨著，无与伦比。”^② 这就是清代满族人对汉满文翻译的高度评价，虽有溢美之词，但也不乏事实根据。

二、汉满翻译理论

清代在翻译活动中积累了一些简单朴素的翻译理论，主要集中在汉满翻译方面。乾隆五年（1740年）内府刻本《翻清说》可称得上是一部汉满翻译理论专论。作者为实录馆兼内翻书房纂

① 佟玉泉等整理：《锡伯〈满〉语词典》，170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② 江桥：《康熙〈御制清文鉴〉研究》，205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修官魏象乾，他以 1600 字的篇幅精辟地评价清代以来的汉满翻译作品，总结翻译活动的实践经验，论述满文翻译标准和方法。

魏象乾提出，翻译“变化无穷，遂有出入失正之弊，学者不可不审焉。”^①由此看出，清代十分重视翻译研究。清代汉满翻译标准、翻译方法、翻译技巧集中在“正变二法”上。魏象乾认为“正者”就是“了其义，完其辞，顺其气，传其神，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峙取意。”而增减、颠倒、取意都属于“变法”的内容。正变二法是清代汉满翻译的基本方法。

清代的翻译理论主要就官方的汉满翻译而论，如魏象乾的《翻清说》提出，“翻译诸书，最妥极当，不出不入，适得汉文之奥旨、清文之精蕴者，莫如《资治纲目》、《四书大注》。他如《渊鉴古文》、《性理精义》、《孝经》、《小学》、《日讲经书》、《大学衍义》等书，亦据正当可宗，未尽若二者之精切而醇也。”社会上满汉文人翻译的小说等文学作品，则被视为“偏者”，难入大雅之堂，因此小说等文学作品的译者都不在自己的译作上署名。

对于翻译实践，魏象乾认为，“学者且于清文粗晓之后，即当日取两孟限定课程，熟读强记，自不待言。要须先看通章大势，逐节逐句，逐字逐意，起承转结，轻重虚实，反复玩索，寻其旨趣，求其心解，久则自有遵循扼要翻书。”这就是说，具有满文基础语法知识以后，通过认真分析研究汉文典籍的满文译著，只要学习方法得当，一定能够掌握汉满翻译方法和技巧，从而进行翻译工作。

对不同文体的翻译，魏象乾认为，“若夫本章事体，体裁小有区别，故未可以翻书之法绳之，然于书中学有根柢，则本章事

① 王若昭：《〈翻清说〉简介》，载《中国翻译》，1988（2）。本书所引魏象乾的论述皆出自王若昭先生的文章，以下不再一一标注。

件，亦只在变通间耳。”魏象乾承认翻译汉文古籍图书通用的“正变二法”不能完全适应当时的题、奏、咨、呈等公文，但是在翻译汉文古籍图书活动中积累的翻译经验，稍加变通，同样可以指导公文的翻译。

清代另一部翻译专论《字法举一歌》也谈到，“正翻者，一大法也。其中不免隐伏他义，故正法故当详慎，不宜轻易。”^①这就是说，逐字翻译的“正法”可能无法揭示隐含意义，所以在使用时应该力求详细谨慎。作者认为，翻译不能追求标新立异，“断不可自逞臆造，索隐钩深，致坑坎波澜，令人厌弃。尝见一等好奇人，以《圣谕广训》、《四书五经》、《古文渊鉴》诸书为平淡，遍览怪异闲文，以其与性分相近也，久而合一，便遇常题，亦必立意翻新，而自以为得意。熟知令人不解。”虽然《字法举一歌》关于《圣谕广训》、《四书五经》、《古文渊鉴》等政论与“怪异闲文”的对比，有失偏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比较重视政论文的翻译，这也是很多译者在翻译汉文小说时不肯署名的缘故。汉文古典名著的满文译本序言部分大都记录了译者、编者对汉满翻译的理解和认识。

清代对具体的汉满翻译方法也有详尽的研究，不乏先见之论。“翻译之随汉文，犹鼓者之随明杖，此喻最为切当。盖路之迂回曲直，涂之泥水坑坎，原无板定，鼓者无所。而平夷者趋之，危险者避之。端赖杖明而择审也。翻译之道如之。”^②《字法举一歌》专门有“翻法解题”内容，而且用七字歌诀进行论述。如：

翻法先从变法学
减增取意倒装著

① 《字法举一歌》，卷一。

② 《字法举一歌》，卷一。

正法之中常万变

本地风光亦变格

翻文之法虽多，不出正变二法之外。如题意平顺，切定本地风光，逐字翻之，即能意透词明者，正法也。如有有余者，减之；不足者，增之。文意不合，口气不顺者，或取意，或倒装，变法也。然本地风光，在时势上分别，亦变法也。是正法之中多寓变法。

《字法举一歌》中的正法即逐字翻译；变法则指增字、减字、取意、引申、倒装等具体处理方法。由于满文与汉文所承载的文化各自不同，因此涉及“本地风光”时，就要将正法和变法结合到一起。从上述论述中，不难发现我们今天所谈的翻译方法和技巧都适用于汉满翻译和满汉翻译。

本地风光要辨白

曰字不仅 hendume

兄弟须分称那位

先生要看谓谁何

eme eniye 俱是母

agu age 总称哥

cimari 定指明曰否

seiben 都翻昔者么

有曾称子因何也

舜紂非汗为什么

古者酒无 arki

今时酒却有 nure

《字法举一歌》列举了一连串的满文词汇，说明汉满词汇的对应关系。eme、eniye 两个词，在沈启亮编著的词典《大清全书》中有专门的注释。《大清全书》称，eme 与 eniye 均译为母，eniye 是“面称娘娘词”。这就是所谓的“本地风光”，即直接涉

及语境问题，也涉及文化翻译的范畴。

《字法举一歌》还利用各种实例来阐述口语与书面语的差异。同时说明用满文翻译汉文典籍时，一定要让译文的读者也就是不懂汉语的满族人等能够理解原文的意义。

吾辈平日所读之书，即当日圣贤所说之语。说话时，原与我等无异，记载成书不能不闻耳。书内之乎者也矣，即当日呢呀咧吧么也。假如当日微生高有直名，一日人来寻醋，他不说他没有，转望街坊寻来给了，是他拿着人家的东西，他去讨好。如何算得直人？因此夫子说：“谁说微生高是直人，有人寻醋，他向街坊寻来给了。”记事者书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醋焉，乞诸其邻而与之。”又如“非诸侯而何”，乃翻曰“goloī beise waka oci ai”即“不是诸侯是什么”。而“非邦也者”，乃翻曰“gunun waka oci ai”即“不是国是什么。”再如“如追放豚，既如其位，又从而招之。”乃翻曰“turibuhe ulgiyan be kūfi horho de hoiha bime, geli huthure adali kai”即是“仿佛把跑脱了的猪拿来了，圈在圈里，而且又绑上一样啊。”学者当本著书上字句，仿佛当日神情，自然无微不显，翻之何难。如段落不清，口气不顺，再读文，再粗解，再口头，则脉络出焉。解题至此，别无他道。

这个论述非常浅显易懂，它提示译者翻译时，要理解原文的思想，领会原文的内容，并且要考虑到读者群。对于翻译中出现的“段落不清”的逻辑问题、“口气不顺”的语法问题，则要反复阅读原文后再重新翻译，并且要认真阅读译文，发现句子中不通顺的地方及时修改。

对于翻译中的语言详略现象而采用的增减方法，《字法举一歌》也有非常透彻的理解。

汉文有详略之法，满文亦有之。汉文法在空处传神，使人会意，故随略而不闲欠。满文法在空处补神，使人豁目，故随增而不闲多。汉文每用补垫，补垫则调音；满文每用择脱，择脱则神清，俱能令文气足满圆和，而不露增减痕迹。是详略之法同，而所以为法异也。人或将汉文看得极难，满文看得极易，彼不但不知满文之妙，而汉文之妙亦不知也。尝见人自书一篇议论，或截取几段文章，乍观之似乎通顺，至一翻，则疵累生焉。由此观之，满文之法犹严于汉文。吾辈不可不寻常铺叙已也。孰意翻时，始见非多即欠，故设增减之法。

大段的七字歌诀，形象生动地展示出清代人的汉满翻译方法。

神气不足当补缀
 辞情太赘要择脱
 松处加契不见缝
 肥时削准始合格
 前法不通惟泥汉
 不成刻鹄定足蛇
 正法随易防变格
 亦休臆造妄搜罗
 钩重平地千重坎
 索隐安澜万丈波
 虚实抑扬随彼式
 翻时闲欠或闲多
 正直反侧顺原辙
 但当详慎得之易
 太过不及恐覆车

增减法的使用必须适当，否则就会有“覆车”的危险，酿成翻译中的败笔。汉满翻译讲究“细文先当粗文解，由粗再作口头说，段落不清气不顺，信口粗言再揣摩”，这实际上就是理解表达的过程。当我们读着《字法举一歌》一篇篇朗朗上口的七字歌诀时，也不由得赞叹古人精辟的翻译论述。这些从汉满翻译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同样适用于满汉翻译。

三、满汉翻译的文体标准

按照翻译材料的文体，可以将翻译分为公文文体、科技文体、文艺文体等。本书所谈的满文翻译主要涉及公文档案、民间文学、萨满神歌。因此以文体为满汉翻译标准的切入点，比较恰当。

清代满族人的满语口语、书面语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通过满汉合璧的文本可以略知一二。

donjici si te manju bithe tacimbi sembi, umesi sain, manju gisun serengge, musei ujui uju oyonggo baita uthai nikasi meni meni ba i gisun i adali, bahanarakūci ombio.

听见说你如今学满洲书呢，很好。清语呀是咱们头等要紧的事，就象汉人们各处的乡谈一样，不会使得么？《清文指要》

如果按照满语句子中的词汇顺序，逐字翻译成汉语，应该是这样的一句话：听见你今满洲书学说，很好。满洲语是咱们头等要紧事，就汉人们各自地方的话与一样，不会使，可以么？

通晓满汉语的人在听到这样一段话时，在无意识之中就会按照汉语语法梳理成汉语句子。从这个满语对话，我们可以看到清代满族人的汉语表达特点。同样的文字如果出现在档案中，就会被翻译成：

闻得，尔今习国书，甚好。国语乃我等（满洲）头等要事，

即如汉人等各地言语，岂可不会耶？

因此，文体成为确定满汉翻译标准的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清代档案在叙事情节上往往使用半文言半白话的汉文。如刑科、刑司抄录形成的档案，其中的犯人供词具有突出的口语特点，在翻译时很难完全按照公文语言进行翻译，总是会留下一些口语的痕迹。这是因为此类档案记录的内容就是人物对话。

jaburengge, mini ama g 'o moo, li hioi i booi niyalma bihe, elhe taifin i susai ningguci aniya li hioi membe tucibufi irgen obuha, susai nadaci aniya mini ama g 'o moo nimeku akū oho, yadame banjici ojarahū ofi, ninjuci aniya de bi mini emhe be dahame gemun hecen de jihe, ninju emuci aniya mini emhe nimeku akū oho, bi mini emhe i eifu be tuwašatame kemuni ging hecen de tehebi, umai li hioi i ulin jaka be gamaha gidaha ba akū. minde boigon hethe akū, unenggi bici, sujeo de beidere de mini eniye tuciburakū mujanggo sehebi.

供称：我的父亲郭茂曾充李煦之家人，康熙五十六年李煦令我们出来为民，五十七年我的父亲郭茂病故，我贫困无以为生。六十年，我随我的岳母来到京城。六十一年，我的岳母病故，我看守我岳母的坟墓，仍在京城居住，并无收藏隐匿李煦之财物。我没有产业。如果有，苏州审讯时我的母亲岂不供出等因。《内务府奏折》^①

即便是满文档案中的人物对话，大多属于半文半白的词句，基本上可以与满语口语学习教材中的对话相提并论。我们再来看一段《清文指要》中的满语对话。

inu waka oei ai, bi juwan aniya funjerme nikan bithe taciha, tetele umai dube da tucirakū, jai aikabade manju bithe hūlarakū, ubaliyambu-

^① 季永海、刘景宪、屈六生：《满语语法》，415～417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re be tacirakū oci, juwe de gemu sardabure de isinambi, uttu ofi, bi e-mude oci, age be tuwajiha, jai de oci, geli sakda ahūn de baire babi, damu baibi angga juwara de mangga.

可不是什么。我学汉书十多年了，至今并无头绪。再要是不念满洲书，不学翻译，两下里都至于耽误了。因此上我一则来瞧阿哥，再还有恳求老长兄的去处，但只难于开口。《清文指要》

从这段话的翻译中，我们发现满语对话句子短，语法简单，这与满文档案中的人物对话明显不同。前引郭仓书的供词句子较长，结构复杂。虽然都是对话，但明显受制于文体的限制。

目前的满文档案翻译基本上套用清代汉文档案的格式和语言。多年以来，满文档案的翻译一直采用汉语文言文，或者是半文半白的汉语文。这是因为，人们一直都认为只有保持清代公文档案的风格，才算得上忠实原文。虽然满文翻译作品的阅读对象是现代读者，但这是由专门从事清史等研究、擅长阅读汉语文言文的专业学者构成的特殊读者群，其中的一些学者不仅能够阅读用汉语文言文撰写的历朝历代古籍，还能够用汉语文言文或半文半白的汉文进行写作，因此，他们对清代档案的文体语言和风格是非常熟悉的。

随着国内外日益频繁的学术交流，很多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用外文发表论文论著。遇到这种情况，作者可以直接将论文、论著中引用的清代档案翻译为外文。如果译者不熟悉清代档案所使用的公文文体和古代汉语词句，就需要转换为现代汉语之后再翻译为外文。这个过程实际上就已经包括了用现代汉语重新梳理清代档案的内容和汉外翻译两个步骤。同样，国外学者的论文、论著引用的清代档案被翻译成汉文时，其中的清代档案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清代公文的文体风格，完全采用了现代汉语。

很多学者认为用现代汉语翻译满文档案，会失去满文档案的时代特征，看上去不伦不类，不像清代档案。因此，多年来翻译

出版的满文档案始终采用汉语文言文或者半文言半白话的汉语。

变译可以使译者能够摆脱满文、汉语文言文表达上的束缚，用现代人能够接受的、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来传达满文文献的内容。当我们用变译的方法引用满文档案时，可以采用灵活多变的语言形式，这时候译者往往使用现代汉语进行叙述。但在引用原文时，清代档案还是基本以公文文体出现。像诰命、敕命等具有固定格式和句式的诏令文书以及请安、谢恩等奏折，可以直接套用清代公文的固定格式，不必考虑文体。有的学者将满文诰命、敕命开篇的制辞“*abkai forgon de alime, hūwangdi hese*”翻译为“秉承着上天的时运，皇帝的谕旨”，确属多此一举。因为诰命、敕命开篇的制辞属于套话，不需要进行重译。

语言风格的不同，主要受限于原文的文体。档案文体遵循着清代汉文档案的语言风格，民间故事延续着口述传承的语言特色。满文文学宗教作品的翻译与满文档案的翻译形成鲜明的对比。《尼山萨满》、《随军纪行》、《尸语故事》等满文文学宗教作品的译文，基本属于现代汉语译文，古代汉语基础不好的读者一样能够很好地理解原作的内容和风格。

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问题，随着满文档案重要价值得到社会广泛认同，满文档案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研究工作，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满文翻译与研究中来。一些汉语文言文基础略弱、没有汉文古籍长期阅读利用经历的人员成为满文档案译文的新读者。拥有一个新的读者群对于满文翻译来说无疑是件大好事，但是要求这些读者也能像清史、满族史研究者一样，对汉语文言文驾轻就熟，热衷于利用汉语文言文的资料，似乎不太现实。我们是否可以重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满文档案的公文套语可以照搬照套现成的格式以外，其核心内容可以用现代汉语进行翻译。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准确理解满文档案，也可以扩大读者群。

四、满文翻译的可译性限度^①

满文创制于 1599 年,在其后并不漫长的 300 多年时间里,满文走过了改进完善、成熟鼎盛、衰落消亡的发展过程。满汉语际间的翻译活动几乎伴随满文发展演变的整个过程。满语言文字最富有特色和魅力之处,最具文化特性之处,往往是满汉语际转换中的障碍。这种障碍源于语际转换的可译性限度。清代满汉语言文字可译性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是满族统治者和旗民百姓弃用满语满文,改用了汉语汉文。从满汉民族历史文化的对比来看,这种遗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今天从事满文翻译工作,一定要重视满文文献的文化特性,尽量克服不可译性,通过翻译活动努力让汉译文读者能够理解满文原文中的文化内涵。

可译性是指语际转换中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的可以翻译程度。由于原文和译文在语言文字结构、惯用法、语义表述、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均具有民族独特性,因此在语际转换中,原文的形式和内容不能完全一致地移植到译文中,由此产生的可译性问题成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要课题。正确对待满文翻译的可译性障碍,把握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尺度,直接关系到对满文文献形式和内容的理解表达,关系到满文文献的研究利用。

满汉语分别属于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二者在语言文字上相差悬殊。满文是拼音文字,满文词汇是字母规律性的排列组合,字母或音节位置的变动直接产生新词和新的语义。汉字是表意文字,虽然发展到现在,汉字发生很大变化,但我们仍然能够

^① 有关满文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的论述,参见吴雪娟:《论满文翻译的可译性限度》,载《满语研究》,2003(2)。

从汉字的外形联想到它的意义。满文同义词或近义词并列起来组成联合词组，转换成汉语后，一般只需用一个汉语词汇来表示，根本构不成词组。满语句子的主宾谓结构和汉语的主谓宾结构的差别直接影响我们对句子内容的理解和表达。诸如此类的满汉语言文字的差异是造成可译性障碍的一个重要因素。

1. 词汇的可译性限度

词汇是语言文字中最活跃的部分，词汇数量和语义伴随社会的发展变化处于不断的增减之中。词汇的内部结构和组织规律具有明显的民族文化特性。《满谜》一书所记载的满文谜语中，就有一些谜语利用了满文词汇字母和音节的结构变化。如：

u ju cubumbi 四个字

hūwajaha fiyoose

显然，这两则满文谜语是利用满文词汇构词变化而编制的，我们无法将其翻译成汉文。以第1则谜语为例，u和ju都是满文音节，cubumbi的含义是挤、挤住。这则谜语意思是说，u、ju、cubumbi挤在一起，打4个字。谜底是uju（头）、ucubumbi（使混合）、jucubumbi（使唱）、bujumbi^①（煮、熬、煎）。这样的文字游戏对于不懂满文的人来说，不加解释根本无法理解。

同样，第2则谜语也是满文文字游戏。它的谜底是6个满文词fiyoo（簸箕）、yoose（锁）、sefi（说）、fi（笔）、yoo（窑）、se（年龄）。hūwajaha的含义为破碎、破裂。这则谜语的谜面可以解释为把fiyoose这个词拆开重组新词。以上两则满文谜语充分利用了满文词汇的构词规律，将原先的音节顺序打乱，重新组合就形成了新词。谜语中的满文词汇结构和语义的变化根本不可能移植

① 赵志忠：《〈满谜〉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满谜》一书中，该谜语谜底中的第四个词字迹脱落，仅有-mbi。赵志忠先生将其补为jujumbi（画趟子）。笔者将u、ju、cu、bu、mbi音节重新组合后，认为以bujumbi补入或许更为合适。

到汉文里。即便我们用汉文进行解释，有助于人们理解谜语的含义，却不能让不懂满文的人领略到它原有的风格。

有清一代，满族统治者为保持满族民族特点，大力提倡“国语骑射”。乾隆皇帝曾经亲自规范满文词汇并颁布各地予以推广，这些钦定的满文词汇史称“新清语”。张虹、程大鲲先生在翻译《乾隆朝钦定新清语》时，对其中涉及的旧词汇和新词汇均按照原文进行转写。如：

abkai wehiyehe i juwan juweci aniya uyun biyai orin duin de, hesei toktobuha manju gisun giyapu be sirara hafan i sekiyen seme toktobuha, ciyandzi be afahari seme toktobuha.

乾隆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钦定新清语 giyapu（家谱）为 sirara hafan i sekiyen, ciyandzi（签子）为 afahari。^①

例句中，家谱、签子在满文中的新旧两种拼写方法是无法用汉字来传达的。在钦定新清语满文档案中，诸如此类的满文词汇是不可译的。

有些满文词汇依靠异化翻译的音译处理方法直接进入汉文，并且一直使用到现在。而对于满族文化内涵格外深厚的满文词汇，不可译性显然无法消除。八旗制度是满族独创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满族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文化教育等问题紧密相关。有关八旗制度的满文词汇如 gūsai ejen 固山额真、gūsai amban 固山昂邦、meiren ejen 梅勒额真、meiren i janggin 梅勒章京、jalan i ejen 甲喇额真、jalan i janggin 甲喇章京、nirui ejen 牛录额真、nirui janggin 牛录章京等词汇，经过从音译到意译的过程，逐渐被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等汉文名替代，但新

① 张虹、程大鲲：《乾隆朝钦定新清语》（一），载《满语研究》，1993（1）。《乾隆朝钦定新清语》译文在《满语研究》已连载9期，其中钦定的新清语词汇和人名始终用罗马字母注音转写，均未翻译成汉文。

的汉文名无法传达早期满族社会组织形态的深厚内涵。以 *gūsai ejen* 为例，其原义为“旗主”，系一旗之主的意思。天聪八年四月，皇太极谕令：“凡管理，不论官职。管一旗者，即为固山额真”。顺治十七年固山额真的汉名被确定为都统。雍正元年八旗都统印信上的 *gūsai ejen* 被改成 *gūsai amban* 固山昂邦，汉意为管理旗务大臣。^①

随着清代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涉及国家军事政治的所有事务由皇帝统一决策，八旗旗主只能管理户籍、世职承袭、养贍赏恤、旗人生计等事务，彻底失去了对八旗军政事务的管辖权。从 *gūsai ejen* 及其音译意译汉字的变化，到这一官职名称的彻底改变的整个过程，正是满族对满汉文词汇可译性限度的主动调节。最终，*gūsai amban* 固山昂邦与管理旗务大臣的含义完全符合，达到完全对应。

2. 音韵的翻译

相对而言，诗歌的翻译难度最大。词汇和句子内容可以异化翻译，也可以归化翻译，但原文的韵律无法传达到译文里。满文诗歌的韵律主要集中在头韵和尾韵上，且以单元音押韵为主。

amba moo sacifi
tumen aniya deijimbi
amba boo šanggafi
abkai kesi de banjimbi

这段满族民歌出自嘉庆年间西清所著的《黑龙江外记》一书，它简练易懂，与“坎坎伐檀兮”的风格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阿穆巴摩萨齐斐图门阿尼牙德伊集密，译言即伐大木，烧亿万春也。阿穆巴博商阿斐阿卜开克什德班集密，译言即巨室成，荷

^① 商鸿逵、刘景宪、季永海等：《清史满语辞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天恩也。”^① 这首拍手而唱的民歌有着清晰整齐的韵律。头韵为元音 a，除第二行外，其他各行的第一个词均以元音 a 开头。尾韵更为整齐，每行都以元音 i 结尾，一、三行结尾动词辅音都是 fi，二、四行结尾动词辅音都是 bi。无论我们采用那种翻译方法，都不可能将原文的韵律引入到译文之中。

音韵的不可译并未成为满汉两种文字交融的障碍。清代中晚期，出现了满汉文混用的子弟书、诗歌、词赋。这类文学作品基本遵循着汉文文学的音韵规律，满文词汇呈现着由多到少、由传意记音到谐音的变化过程。

人生 ge-mu he-se-bun
 皆 命
 ai-nu u-run bai 劳神
 为何 每每的 白
 or-ho su-se 偏遇雨
 草 和泥的
 il-ha ho-jo 不逢春
 花 俏丽的
 ni-ma-ha 非 u-biya-da
 鱼 厌恶
 ce-ci-ke 岂 sai-ša-cun
 鸟 可嘉
 i-ne-me-ne 天数任
 反正
 何为 e-he ya sa-in^②
 恶 孰 善

每行满文词汇的音节与汉字音节合计为 7 个，称得上是一首标准的七律。这是满汉两种文字的巧妙结合。不可否认，这种文

① 西清：《黑龙江外记》（黑水丛书本），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② 赵志忠：《清代满语文学史略》，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

学作品的传播恰恰是满语文衰退的表现。满族人逐渐放弃了本民族文字，汉文及其承载的文化渗透到满族生活的各个角落。

3. 修辞的可译性限度

修辞手法渗透着民族文化的褒贬取向，充分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语言特色和文体风格，能够揭示一个民族对语言文字的较为原始的使用状况。修辞手法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广泛存在于各种语际转换之中，修辞手法的转换往往比语法现象的转换更容易受到忽视，因此，修辞手法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

满文的双关语比较少见，津曲敏郎从《尼山萨满》中找到一个例证：

tuttu oci, uyunju se jalgan be nonggiha, jai nonggici banjinarakū oho. sergudai ereci amasi ninju aniya nimeku akū, tanggū aniya targa akū. ura šurderme uyun juse ujikini, jalan aššame jakūn jui sabukini. uju funiyehe šartala, angga weihe sortolo, dara musutele, yasa ilhanara tala, bethe bekterere teile. umuhu de site me, guweye de hamtame banjikini.

如果是那样，我给他增寿 90 年。我不能再增加了。塞尔古岱从此 60 年无病，百年无禁忌，膝下有九子，他可见八子传代，直到他的头发变白，他的牙齿变黄，他的腰变弯，他的眼睛变浑浊，他的脚变跛，不能站着排便，不能蹲下去。^①

根据元音和谐规律，满文名词词尾缀加 sa、se、so、ta、te、to 变为复数形式。如 jui 的复数形式为 juse。当指人名词前有数词加以修饰时，名词不用复数形式。例句中的 uyun juse（九个儿子）属于语法错误，正确的拼写形式为 uyun jui。《尼山萨满传》

① 津曲敏郎：《关于〈尼山萨满传〉中一段文词的探析》，载《满语研究》，1995（1）。

的原创者不会犯这样简单的语法错误。他能正确使用 *jakūn jui* (八个儿子)，当然不会不知道 *uyun juse* 是错误的用法。有趣的是，我们将 *uyun juse* (九个儿子) 与句首部分的 *uyunju se* (九十岁) 对比一下，确实可以看到满文词汇的谐音手法。

汉文的谐音双关语比较常见，仅就译入满文中的汉文谐音双关语而言，我们可以从康熙年间曾寿的满文日记《随军纪行》中找到例证。

gūwa hendume, jabjan serengge mang kai, waci jiyanggiyūn de ehe sehe.

有人云：“蟒者莽也，杀之，于将军不利。”《随军纪行》^①

清代，称呼满族官员多以其名字的第一个音节相称，如黑龙江将军 *iiktangga* (依克唐阿) 被称为黑龙江将军 *ii* (依)、吉林将军 *fumingga* (富明阿) 被称为吉林将军 *fu* (富)。例句中的将军名为 *manggitu* (莽吉图)，第一个音节 *mang* 与蟒谐音，所以有人认为莽吉图杀蟒是不吉利的。虽然曾寿的日记是用满文写的，但笔者以为这句话应首先出自汉语。曾寿用满文记述时，将蟒译成 *jabjan*。从满文词汇 *jabjan* 与 *manggitu* 的音、义来看，二者丝毫没有谐音双关的联系。曾寿的日记仅仅把汉文原话中的词汇含义翻译出来，但汉文原有的谐音双关被消耗掉了。

满文中的委婉语同样存在可译性限度。*akū oho* 为“死、已故”之意，有时用 *debuhe* “终了、完了”来表示死亡。

songgoro be nakafi emgeri hengkilefi hendume belin age jugūn de nimeme beye dubuhe, mini beye neneme mejige benjime jihe. yuwan wai utulihe akū ai jaka dubuhe seme fonjirede, ahalji jabume waka belin age beye akū oho.

^① 季永海译注：《随军纪行译注》，5、36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阿哈尔吉)停止了哭泣,磕了个头道:“呆阿哥在路上病重身亡,我事先来报丧的。”员外没有听清说什么,问道:“什么东西完了?”阿哈尔吉答道:“不是,是呆阿哥身亡。”《尼山萨满》

满文排比手法既富有表现力,又具有民族独特性。我们不妨将前面例句中的一段话重译一下:

uju funiyehē šartala	一直(活)到头发变白
angga weihe sortolo.	一直(活)到牙齿变黄
dara musutele.	一直(活)到腰背变弯
yasa ilhanara tala	一直(活)到眼睛变花
bethe bekterere teile.	一直(活)到腿脚变病

它所采用的排比句式属于满文语法的排比。每一句话都以直至副动词的后缀形式 tala、tele、tolo 结束,表示“直至、直到”的意思。原文用排比的句式充分表达了让塞尔古岱长寿的美好愿望,提高了表达效果。这样的排比句式结构紧凑,语势强劲,能够产生音韵节奏的和谐,阅读起来同样朗朗上口。翻译时虽然无法复制音韵节奏,但应该模仿原文的形式,尽可能在副词上再现排比句式,以达到与原文尽量接近的表达效果。

绝大多数满文修辞现象具有可译性,不可译的是少数的、个别的。虽然由于两种文字的差异直接导致修辞手法从原文向译文移植的障碍,使原文的语言特色、人物形象、文体风格的转换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对于任何一种文字的翻译而言,都不可能在原文的作者、原文的读者、译者、译文的读者等各个环节构成的翻译链上实现完全的对应。当然,我们相信随着译者翻译知识和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人们对双语文化的深入了解,修辞的不可译性还会大大降低。

4. 习语的可译性限度

满文俗语、谚语通常蕴含着丰富的满族文化。满汉民族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生存环境的差异、习俗的差异、宗教的差异。

历史上,满族生活在山林稠密、河流汇集、气候寒冷的东北地区,产生了大量分类细致的渔猎生活词汇。

满汉习俗差异是多方面的,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对狗的态度。狗在汉语中是一种卑微的动物。汉语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大都含有贬义,如“狐朋狗党”、“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等。尽管现在有很多宠物狗,但对狗的贬低思想在汉语言文化中已经无法抹掉。而在满族传说中,狗是努尔哈赤的救命恩人,因此狗是满族信奉并予以保护的动物。在满文习语中,常以狗的形象来说明人生哲理,满族人赋予狗美好的象征意义。如谚语“养狗粘雪,养人无恩”,很明显是赞扬狗能给主人带来回报。

indahūn ujici, nimanggi latumbi 养狗粘雪,

niyalma ujici, senggi latumbi 养人粘血

这则谚语经常被翻译为“养狗有恩,养人无恩”^①。将 indahūn 狗与 niyalma 人、nimanggi 雪与 senggi 血进行对比,强烈地表现出满族人对狗的特殊感情。

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在满文翻译中,负载着满族文化的词汇、音韵、修辞、习语在汉文中往往没有完全一致的对等。译者采取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方法,虽然能够将满文的内容传达出来,却不能让译文的读者感受到满文的语言风格和艺术特色,不能让译文的读者完全理解满文的深厚文化内涵。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译性限度将会长期存在下去。与此同时,广泛使用异化翻译方法的,保持译文的满族文化特色,是有利于译文读者了解满文原文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特性的。

① 赵阿平:《满汉语谚语语义辨析》,载《满语研究》,1992(1)。

五、满文翻译批评

与其他学科相比,翻译学尤其重视学术批评活动。这是由于译文总会打上译者的主观烙印,这是译者自身无法克服的。因此,译者应该为自己的译文主动培养批评者,译者与批评者以及学术平台应该共同致力于建立一支合格的批评队伍,共同促进翻译学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翻译错误有多种原因,改译重译本身就是一种翻译批评方式。《诗经》的翻译就有康熙朝和乾隆朝两个版本。《小雅小明》诗云:

明明上天, 照临下土。

顺治朝译文: *gehun genggiyen dergi abka, fejergi na be enggele-henge getuken.*

乾隆朝译文: *genggiyen genggiyen dergi abka, fejergi na be getuken i bulekušehe.*

随着语言文化传统的演变,满族人对汉族典籍的理解不断深入。汉文典籍的重译,一方面缘于对原文语言的理解的变化,一方面是译文语言本身的调整变化。

通过研究满汉翻译作品,我们可以发现清代满文翻译上的一些错误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如《钦定满洲祭祀条例》中的 *meni gioro hala wecengge*, 应翻译为:“吾等觉罗姓所祭者”,但汉译本《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将其记为“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如此明显的错误,缘于清代皇帝以其爱新觉罗姓氏祭祀仪礼为正统、突出爱新觉罗姓氏特殊地位的目的。

近年来,满文翻译批评开展虽然不多,但也不乏真知灼见之作。

geli sunja ging, sy šu bithe be aifini ubaliyambuha ci tulgiyen,

g 'ang mu, jai jurgan be suhe jergi dasan i doro de holbobuha ele bithe be wacihiyame ubaliyambuhakūnge akū.

这一段话中，以往有译者将 ele bithe be wacihiyame ubaliyambuhakūnge akū 翻译为“很多书没有译完”，正好与原文的意思相反。

ele bithe be wacihiyame ubaliyambuhakūnge akū
诸 书 全、尽 未翻译的 无

满文句子中的双重否定表示肯定意义，这就是说，“所有的书全翻译了”。江桥先生在专著《康熙〈御制清文鉴〉研究》中引证了康熙《御制文集》第三卷的汉文原文，“凡《五经》、《四书》已经翻译之外，如纲目讲义等有关于治道者，靡不译尽。”ele bithe be wacihiyame ubaliyambuhakūnge akū（靡不译尽）意思是“没有不译尽”。^①

te hūbe i cang ping ni jergi bade afara de dain de tuheke sahaliyan ulai gulu šanyan i gūsai da cowande coohai jurgan ci wesimbufi gosime fulehun hafan bumbi.

今湖北昌平等处打仗阵亡之黑龙江正白旗协领川德经兵部题请给予恤荫。

这句话的核心句是 cowande fulehun hafan bumbi，字面意义是“给川德荫生。”这应该是一个双宾语的无主句，宾语的格助词 be 被省略了。笔者在引用这个例句时，曾经将这个句子作为复杂主语的例证，错误地将 cowande 当作了主语。

《满文老档》堪称巨作，翻译难度很大。现已有日本、中国台湾、北京三种版本的译著问世，其中的争论自然不少。如：

jakūn gūsai beise ambasa ilhi ilhi se baha serne han de ilan jergi hengkilehe.

^① 江桥：《康熙〈御制清文鉴〉研究》，17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译文 1:

八固山的贝勒大臣等，以长幼之序，依次各向汗叩首祝贺。

译文 2:

八固山的贝勒大臣等，为汗祝寿，依次三叩首。

译文 3:

八旗诸贝勒大臣依次庆贺元旦，各向汗行三叩首。

汉文本武皇帝实录：各王大臣各率固山叩贺正旦。^①

这个有争议的满文句子中有一个词组 *se baha*。《大清全书》中 *se bahame*，意为“有此年纪”；《清文总汇》、《满汉大辞典》中 *se bahambi* 意为“上年纪，上岁数”；羽田亨《满和辞典》将 *se baha* 解释为有年纪；《新满汉大辞典》将 *se baha* 解释为“上年纪的，有岁数的”。佟玉泉等《锡伯（满语）词典》即《御制清文鉴》将 *se baha* 被释为 *se labdu niyalma be*, *se baha sembi*（年岁多的人）。

我们可以参考《满洲实录》中的一句话：

juwe uyun se baha manggi, delhebure de aha ulha be ambula buhekū.

（太祖）满十九岁即命分家，家私止给些许。

其中，*juwe uyun se baha* 意为“到十九岁”、“满十九岁”，*se* 的前面有具体的数字，从而有一个确指的年岁。《尸语故事》开篇也出现了 *se baha*。

eiten de sain, jalan i niyalma be minggan se bahabure, lingdan oktoi enduri erdeni be gamaha……

在前去请那位能使人世间一切都好，人们都能活一千岁的灵丹药神额尔德尼的过程中……

^① 李智：《〈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的再研究》，载于闾崇年：《满学研究》第六辑，95~12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其中，*emu minggan se bahabure* 意为“得到一千岁”、“活到一千岁”。通过以上两个例句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 *se baha* 的意义。

实际上，这是新年之际的一项礼仪活动。新年时人们互相贺岁，表达美好的祝愿，意在恭贺新的一年的到来。新的一年，自然代表新的一岁的开始。但将 *se baha* 翻译为“祝寿”，确有失妥当。这句话可以翻译为“八固山的贝勒大臣等依次向汗三叩首贺岁”。

第四章 词汇的翻译

翻译理论和技巧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理论解决的是观念问题，理论能够引导我们正确认识翻译的定义、性质等问题。技巧则是从翻译实践中归纳整理出来的具体方法，能够提高我们从事翻译的实际能力和水平。以往翻译界在理论与技巧作用问题上存在一些争论，这是很正常的。我们看到，几乎在所有的学科上都存在一个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理论和实践脱节的学科很难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翻译学在理论与实践的争论中总结了实践经验，发展了理论，反过来实践经验为理论成果的不断更新提供了基础素材，发展的理论也不断调整更新我们的翻译技巧。

词汇翻译是翻译理论和技巧的第一个试验场。文化间的差异及表达习惯的不同，往往给翻译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而译者首先面对的是词汇翻译。词汇是一种语言中所有词和固定短语的总和，也可以指某一个人或某一个作品所用的词和固定短语的总和。作为语言文字中最活跃的部分，词汇能够反映语言文字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标志着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识程度。

历史的、现实的语言文字分属于不同的族系，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共性的自然、社会、人文现象的存在，不同族系的词汇都保持着必然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使得人们能够了解到两种语言文字所蕴藏着的文化。从词汇的对应关系上，我们也能够迅速地分辨出民族文化特色。

一、满汉词汇的对应关系

历史上,满族语言文化面对汉族语言文化的剧烈冲击显示出明显的劣势。落后的经济文化显然不能确保满族统治者完全凭借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实现广泛的社会交流,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实现满汉语言文字的完全对应关系。汉文古籍被翻译成满文,满文公文著述被翻译成汉文,满汉词汇的对应关系在翻译活动中得到强化。

1. 完全对应的词汇

满汉词汇完全对应是指满文的词汇所表示的意义在汉文里可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汇来表达,二者在任何上下文语境中都具有完全对等的关系。很多满文单义词只有一个与其相对应的汉文单义词,二者在词义上完全对应。这样相互对应的满汉文单义词,翻译时比较容易处理。还有一些比较晦涩、不常用的满文词汇也有与其完全对应的汉文词汇。多数满汉文对应的单义词都是名词。

aga	雨	anggara	缸
anami	大驼鹿	anwan	海厥鱼
cifahan	泥	cirku	枕头
eriku	笄帚	erhuweku	鳅
fusheku	扇子	jabjan	蟒
morho	苜蓿	morin	马
mucen	锅	mucu	葡萄
muji	大麦	merhe	篋子
sunto	斛	sunggina	野葱
sele	铁	shulhe	梨
šoforokū	锚	tahūra	蛤蚌
tampin	壶	tacibukū	教习
tiyelin	尖头箭	toholon	锡

从上述词汇中，我们不难看出完全对应的满汉词汇多数是比较通用的基本名词、科技术语。在翻译时，此类词汇只需逐一译出即可。

2. 无对应的词汇

虽然大多数满文词在汉文中有相互对应的词，但也有少数具有浓厚的满族社会文化、风土人情色彩的词汇在汉文中没有现成的对应词。这样的满文词汇只能以音译、意译、音译兼意译甚至添加注释的形式进入汉文，随之创造出新的汉文词汇。这些表示满族特有事物的词汇历经几百年以后，已然成为标准的汉文词汇，得到广泛使用和文化认同。无需注释，人们即能够理解其含义，这同样符合语言文字的简约原则。

sacima 萨其玛 一种糕点，把油炸的短面条用糖等粘合起来，且成方块儿。

sama 萨满

gacuha 嘎拉哈 牛、猪、羊、猫等动物的背式骨，被用来做游戏。

daliyan 褡裢 长方形的口袋，中央开口，两端各成一个袋子，装钱物用，搭在肩上或挂在腰带上。

gege 格格 满族对年轻女孩的称呼

wei hu 威呼 整木做的小船

诸如此类的词汇用字已经得到社会历史的认可，不宜再创造新的翻译形式。sacima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市场上的 sacima 有多个品牌，其汉字书写有萨其玛、沙其玛等不同形式。无论怎样改变，它的读音大致相似，因此不会影响到顾客的辨别和购买。萨其玛至今还是深受群众喜爱的一种糕点。不需要任何解释，人们就知道萨其玛的意义。

由于满文人名、地名、机构官职名称等专有名词具有突出的

时间性特征，我们也将其列入到无对应关系的词汇范围中。在人名翻译上，首先要考虑清代的用字规范；其次要符合人们的审美观念，避免使用容易引起错误联想的汉字；同时还应考虑到清代以来汉文典籍的一贯记载，采用约定俗成的人名用字。

3. 部分对应的词汇

更多的满文词汇与汉文词汇的对应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多个满文词汇对应同一个汉文词汇，一个满文词汇对应多个汉文词汇，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多对一

mušu	}	鹌鹑
aršu		
ebšu		
irnu		
jašu		
eniye	}	妈妈
eme		
ama	}	爸爸
jeje		
šordai	}	针儿（嘎拉哈的一个面）
alcu		

一对多

i	他；她
hergen	字，职务，
tuwa	火；令看
unggimbi	发送 寄给 捎去 咨行；差遣 派遣
mudan	调 声调 调子 曲调；声 声调 语调 音 音韵；弯 弯道 弯曲 拐弯；夹子弯（打雀夹子上的弯曲木）；点心 糕点 搓条饽饽；次、回、遍、趟、

度、遭、番、场等量词

一词多义现象的出现有多种因素。既有词义范围的差异问题，也有同音词现象，还有以一个基本词义引出的多个引申词义。一个满文词对应着多个汉文词，说明满文词汇的相对匮乏。汉文词汇的同音词很好分辨，因为它音同、字不同。满文是拼音文字，同音词的读音和书写形式完全一致，翻译的时候应予以区别。

分辨满汉文词汇的对应关系，是做好满文翻译的基础。正确分析词汇的理性意义，选择正确的义项，才能够让满汉词汇的意义在具体的语境中达到基本对应。近年来出版的《满汉大辞典》、《新满汉大辞典》收入了大量词条，不仅列出词汇的基本义，还列出了很多词汇的引申义，从而极大地方便了译者。翻译时，必须把词汇放到上下文语境中进行推敲，避免过度依赖满汉词典等工具书。

二、满文词汇的翻译技巧

在翻译中，长期积累的技巧是初学者迅速切入翻译的法宝。词义的选择、省略、增补、重复、引申以及词序调整等翻译技巧的学习和应用是掌握和提高满文翻译水平的基础。

1. 词义选择

一个词的不同词义在另一种语言中经常对应着不同的词，这就要求我们根据具体的语境选择词义。满文词汇数量的缺乏是一词多义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多义词的词义选择对解决满文可译性问题也很关键。在满文档案中，经常出现 *unggimbi* 这个词和它的各种时、态、式。*unggimbi* 的含义是发送、寄给、捎去、咨行；差遣、派遣。张凤良先生的《胤禛奏折选译》中有一段话，连续出现 4 个 *unggimbi*。

amban bi juwe biyai ice sunja de jurgan ci *unggihe* hese be dahame gisurefi wesimbuhe baita be gingguleme alime gaiha, gūsai ejen yan sin i unggire niyalma isinjiha be tuwame, ceringdondob de *unggire* bithe be doron gidafi unggire ci tulgiyen, jai……

臣于二月初五日谨领部咨遵旨议复事，都统延信差人到，即将咨行奉凌敦多布之文铃印咨行外，再……^①

例句中的第二个 *unggimbi* 的含义是差遣、派遣，其余的 *unggimbi* 的含义都与“咨行”有关。*jurgan ci unggihe* 部咨、*unggire bithe* 咨文都是清代常用的公文成语。仅就“咨行”这个含义来看，咨文是清代的一种公文种类，应用于中央及地方的平级机构或官员之间的来往文件，诸如咨行、咨称、咨文内开、咨复等字样在清代档案中经常遇到。例如：*sahaliyan ulai jiyanggiyūn sabsu i bithe*, *coohai jurgan de unggihe*。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咨兵部。当 *unggimbi* 用于机构内部的来往文件时，往往不能译为“咨”，而要译为“移”。例如：*boigon fiyenten i bithe*, *doron bade unggihe*。（黑龙江将军衙门）户司移印务处。

gidambi 意为压、匿、腌、抱窝、劫营、垂。在不同的满文文本中，*gidambi* 的含义各不相同。

dorgi baita be uheri kadalara yamun ci hancikan be tuwame, *g 'o ts 'ang šu aibide bisire babe li hioi de getukeleme fonjifi*, *ini gamaha gidaha ulin jaka bisire akū ci ciralame beidebureo*。

请由总管内务府就近讯明李煦，郭仓书现在何处；严讯其有无收藏隐匿财物。《内务府奏折》

tuba mederi cikirame bifi nuhaliyan deberhun ojoro jakade, *elben boo jai undeheh boo arafi tembi*, *ira buda jembi*, *nimaha sampa be*

① 张凤良：《胤禩奏折选译》，载于阎崇年：《满学研究》第四辑，293~294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gidafi, *booha obumbi*.

因彼处濒海，洼地潮湿，故修茅庐木板房而居，食黍饭，腌酱鱼虾，视为希饌。《职贡图》

be g 'aldan de *gidabuha*.

我等为噶尔丹所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

morin bahafi tarhūrakū, *tuweri hetume muterakū*, *bucerengge ambula ohobi*, *dere dade*, *kalka barhū geren hoki acafi hūlhame yabume*, *dobori karun be gidanjimbi*.

马不得肥，以致不能度冬，毙死甚多，且喀尔喀、巴尔虎结党行窃，夜袭边汛。《亲征平定朔漠方略》

词义的选择主要与上下文语境有关。例句中的 *gidambi* 依次为“隐匿”、“腌”、“打败”、“袭击”的意思。*gidanjimbi* 是 *gidambi* 的方向态，意为“来袭击”。满文档案中的甘结、保结等凭证文书名称也都包含 *gidambi* 这个词，意为“加盖”。

随着满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一些满文词汇的词义发生了改变。如 *gurun*、*golo*、*aiman* 等词随着满族社会的发展而具有了新的汉义。*gurun* 最初只有“部落、部族”的意思，后来又增加了“国家、朝代”的含义。*golo* 原意为“路”，后增加了“省”的含义。遇到这样的词汇，就必须结合历史时期来判断其意义。

yehei gurun i bujai beile, *narimbulu beile*, *hadai gurun i menggebulu beile*, *ulai gurun i mantai beilei deo bujaitai beile*, *hūifa gurun i baindari beile*, *amargi non i korcin i monggoi gurun i unnggadai beile*, *manggūs beile*, *minggan beile*, *sibei aiman*, *gūwalca i aiman*, *manju gurun i šanggiyan alin i jušuri golo i ejen yulengge*, *neyen i golo i ejen seowen*, *seksi uheri uyun halai gurun acafi*, *ilan jugūn i cooha jimbi*.

叶赫贝勒布寨、纳林布禄，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乌喇贝勒满太之弟布占泰，辉发贝勒拜音达里，北嫩江蒙古科尔沁贝勒翁阿代、莽古思、明安，席北部，卦尔察部，满洲长白山所属朱舍里

路长纡愣格，讷殷路长搜稳、塞克什，九姓之国合兵，分三路来侵。《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①

这段满文实录中共有 7 个 *gurun*、2 个 *aiman*、2 个 *golo*。除最后一个对应“国”，前 6 个 *gurun* 在汉文实录中都没有翻译出来。叶赫、哈达、乌喇、辉发、科尔沁蒙古 5 个 *gurun* 和席北、卦尔察 2 个 *aiman*，以及满洲 *gurun* 的朱舍里 *golo*、讷殷 *golo*，即所谓明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合战努尔哈齐的九部。其中的 *gurun* 应该翻译为“部、部落”，而不应该翻译为“国”。这与以后所称的 *dai cing gurun* “大清国”、*dulimba gurun* “中国”中的 *gurun* 意义不同。同样，*golo* 的意义由“路”变为“省”，也是满族历史发展的结果。

在口语中，*gurun* 还有“人”的意思。从《儿女英雄传》中转写出来的满文句子：

ere gisun holbobuhangge umesi oyonggo gurun gūwai jakade jai jai de tuyembuci ojorakū.

此话甚关紧要，千万不可在外人面前泄漏。

其中的 *gurun* 意为“人”，在翻译时，*gurun gūwai* 的意义被合而为一，翻译为“外人”。

2. 省略

翻译成汉文后，有些满文词所对应的词义可有可无。如果全部保留，既显得累赘，又不符合汉语习惯，译者可以采取省略的办法，适当进行减字处理。

si bi muse saha tuwaha gucu kai.

咱们是知己的朋友啊！《续清文指要》

原句中的 *si bi muse* 应翻译为“你我咱们”。*muse* 是包括式复

^① 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锡伯族档案资料选编》，1 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数代词，指对话的双方，所以翻译时省略了 *si bi* 也不影响原文意义的转换。

amban be doigonde acara be tuwame yargiyan ton be toktobufi getukeleme wesimbufi, harangga jiyanggiyūn sede afabufi, ton i songkoi belherme icihiyabume nergin de isinafi holtome gaire, balai bure jemden be akū obuki.

臣等先期酌定确数奏明，交于该将军等，令其照数办理，以杜绝临时冒领滥给之弊。《乾隆朝傅恒等奏折》

amban 与 *be* 是尙位主语，在译文中 *be* 被省略了，但 *be* 所包含的复数意义却保留下来。

jao coo šen be fafun i bithei songkoi tatame wara weile tuhebufi gindana de horifi aliyaki.

将赵潮伸依律拟斩监候。《光绪朝崇实等题本》

“依照法律”和“依照法律文书”的意思是相同的，所以 *fa-fun i bithei* 中的 *bithe* 没有译出。

虽然满文词汇数量相对较少，但也不乏同义词和近义词，而且满文同义词和近义词经常重叠使用。这是满文词汇使用的一大特色。

ese be amasi jidere de weihu jaha de tefi non i ulai mukei jugūn be tuwame jio.

此等人返回之际须乘舟查看嫩江水路。《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aha wen jiyanggiyūn aha ii i emgeri sadun hūncihin bime, geli uhei emu baita hacin icihiyambi. jailaci acara acarakū babe enduringge tokto-bure.

奴才文（绪）与将军依（克唐阿）系属姻亲，又同理事务，应否回避，恭请圣裁。《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在例句中，有 *weihu* 舟、小船——*jaha* 刀船、*sadun* 亲家——

hūncihin 亲戚、baita 事项——hacin 种类这样三组同义词。从例句语法结构上分析，满文同义词的叠用只是满文词汇的一种习惯用法，并不具有专门的语法意义。但在翻译时，需要舍弃重叠使用的同义词各自具体的词义，以其共同的词义翻译为佳。满文同义词的重叠使用不仅局限于名词，动词也经常有同义词重叠的现象，翻译时同样需要省略。

yargiyan i faššaha seme holtome banjibume, akūngge be bisire de obume, weihuken ningge be ujen obume boolara oci *sacime wa*.

捏造实绩，以无作有，以轻报重者斩。《上谕军令条约》

sacime wa 意为“砍着杀”。两个重叠使用的动词同义词，前面的动词以副动词形式出现，实际上两个动词表达的是同一意义，在翻译时可以灵活处理。

满文的标点符号只有两种，因此对话或者公文都用 *sembi* 表示结束，起到引号的作用。有时 *sembi* 之后还有 *manggi* 一词，表示“说完以后”、“说完了”。在翻译时，这样的词汇往往被省略。

tereci han i jui, gisun i songkoi oki seme akdulame hendume minde jugūn de jetere jufeliyen, yaya baita be tacibu. baksi gisun i songkoi mutebuki sehe manggi.

汗的儿子决心照着他的话去做，并坚定地说：“只要给我在路上吃的干粮，教会我做一切事情，就能按照巴克什的话把事情办好。”《尸语故事》

在一些专有名词翻译中，也需要运用省略的办法。如 *udi ho bira* (乌第河)、*hūwang hu bira* (黄河) 等，没有必要将“河”的音译 *ho* 和意译 *bira* 都翻译出来。

dukai bade emu dara kumcuku bucere hamikan dara mehume yabure sakda mafa jifi hūlame hendume……

原句意思是：一位罗锅腰、快要死了的、弯着腰行走的老头儿来到门前说……这是《尼山萨满》中的一句话，译者将其翻译

为“将要死的罗锅腰老翁”、“弯腰驼背，有气无力的老者”、“奄奄一息的罗锅老头”等等，省略了原文重复的意义。

galai falanggu^① dume fancame songgome fekuceme bucetei songgoro be dalbai niyalmasa genu yasai muke eyebumbi.

原句意思是：怨恨着、哭着、跳着、打着手的手掌心，拼命地哭着，旁边的人们都流泪了。译者采用省略法，将这句话翻译为“拍手打掌，跺着脚死命地说”、“拍手打掌地大哭，跺脚捶胸拼命地哭”、“击着掌，悲痛万分，捶胸顿足地拼命哭着”等等。虽然语句简法明了，但多少削弱了原文的表达效果。

3. 增补

由于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语族，满汉词汇的含义、使用范围和习惯不同，因此在表达同样的意义时，词汇数量、词汇隐含的意义不完全相等。同样表达一个意思，满文只有一个词，汉文却可能需要用上几个字或者几个词。原文作者、读者能够意会的内容，如果不适当增补词汇，译文读者就无法理解原文的意义。同时，增补也可以使译文更加符合汉文的表达习惯。

在下列情况下可以运用增补方法翻译词汇：原文有隐含的意义，字面翻译无法表达出隐含意义；在上下文里出现过的，本句中没有的词汇，但在翻译时不增补即影响到译文的表达效果；为了照顾到汉文的表达习惯需要进行词汇的增补；转换满文修辞手法或者为表示某种附加意义需要增补词汇。

fambuha waliyabuha haha jui serengge turgūt.

迷失之男童系土尔扈特（人）。《乾隆朝月折档》

这句话在翻译时增加了一个词 niyalma，这样 turgūt 被译为土尔扈特人，就比较完整地传达出原文的意思。

jai nadanju uyun dobihi fulu seme nadanju uyun mocin šangnambi-

① 规范满文为 falanggū。

he.

尚多七十九(张)狐皮,应赏给七十九(匹)毛青(布)。
《顺治年间档》

这句话的汉译文不仅增加了量词张、匹,还将 mocin (毛青)一词所包含的事物性质通过增字而揭示出来。虽然满语也有量词,但通常直接用名词前的数词来表示数量,翻译为汉语时,需要适当增加量词。

ilan ihan 三(只)羊

jakūn dere 八(张)桌子

根据汉文表达习惯,适当增补满文原文中没有的词,以便更准确地表达原文的内容。

ilan halai niyalma acafi hendume, muse gurun de ejen ojoro be temšerengge nakaki, ere jui be tukiyeŋi musei gurun de beile obuŋi.

三姓人会议说:“此子平息我们部落中谁为主人的争夺,可推举(他)作我们部落贝勒。”《满洲实录》

满文中表示人的单位的量词只有一个 nofi, 如:

mini ama emu boode bisire buya deŋte duin nofi be gaifi, solon i bade jifi.

我父携家中诸弟四人来到索伦地方。《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多数情况下,数词直接与表示人或物的名词连接,翻译时须增补量词。

tubade emu eigen sargan bihebi.

那里住着一(对)夫妻。《尸语故事》

emu eigen sargan 的字面意义是“一夫妻”,指的是一对夫妻。所以翻译时补充了量词“对”,才能将原文的意思完整的表达出来。

mini beye nirui janggin bisireltu sebe, gaifi, giyarime tuwaci badararangge, nenehe adali hahi akū, tuwai šanggiyan bisire bade bi,

akū bade, akū.

我亲率佐领毕希勒尔图巡查，蔓延之情形与以前一样缓慢，有烟火之处有烟火，无烟火之处无烟火。《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这个例句的增补，完全是根据上文内容进行的。如果把省略了多个成分的原文“akū bade akū”单独拿出来进行翻译，很难让读者理解。

orin nadan de feyelehe, nimere janggin cooha be, jiyanggigūn gosime nan ning de unggirede holtome genehengge umesi labdu.

二十七日，将军怜恤伤病官兵，俱送回南宁。其时，冒称伤病而去者颇多。《随军纪行》

如果按照原文字面进行翻译，汉译文大致为：二十七日，将军怜恤伤病官兵，（把伤病官兵）送到南宁时，欺骗着回去的（官兵）很多。由于原文是日记，曾寿叙述亲身经历的事情时，言辞简略，翻译时应该将其蕴含的意义都揭示出来。

有的满文单义词的词义与汉语所对应的单义词并非同指一个事物，翻译时必须注意这种情况。如，

tungneku，一种软轿子的名称，汉文名为爬山虎。

hosiba，一种花的名称，汉文名为爬山虎。

hedereku orho 爬山虎

翻译时，一方面可以从上下文语境中判断出汉译文中的“爬山虎”之所指，另一方面可以在“爬山虎”三字后加上轿或花。

清代一向有“白山黑水，人杰地灵”的说法，šanyan alin 本意为白山，清代通译为长白山。sahalian ula 本意为黑水，清代通译为黑龙江。这种增字明显带有政治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满族历史文化的反映。

增补词汇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原文的意义，切忌“添油加醋”或“无中生有”地添加词语，增补出原文没有的意义。

4. 重复

dergici juwan tofohon inenggi dolo isinjimbi seci aliya, goidara gese oci aliyaci ojurakū, we dalaci dalaha niyalma de bufi jio sehe.

上曰：“在旬日半月内归者，则待之，如迟则不必待。谁为首之，即变为首之人而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

原文中的 juwan tofohon inenggi dolo 意思是“在十五天之内”，翻译为“旬日半月内”，将两个含义相同的词“旬日、半月”重复使用，达到了强调时间要求的效果。

dekdeni yoro gisun de ilan fun saman seci nadan fun i sain jari akū oci banjinarakū sehebi kai.

满文句子原意为“常言说：有三分萨满，若无七分好扎力也救不活啊！”译者将其翻译为：

常言说：三分萨满七分扎力，若无好扎力就不成啊！《尼山萨满》

译者在翻译时，将 jari 在前后半句中重复使用，将原文中的两个条件从句变成一个条件从句。

5. 引申

满文词汇在数量上的劣势，直接导致其词义的灵活多变。但是不管词义如何改变，都是在基本词义的基础上，跟随上下文语境而引申出新的词义。满文词汇的引申表现在词汇本身和句子语篇上。在构词上，我们直接就能领会到满文词汇的引申用法。如 dere mangga 本意为“脸硬”，引申为“脸皮厚、不知羞”。mudan tebumbi 本意为“设弯子”，引申为“设圈套”。词汇固定搭配产生的词义引申是随着满族社会的发展而逐渐丰富起来的。

wesihun gurun 意为“贵国”，是对对方国家的尊称。在《尼山萨满》故事中，所谓阴间的人物与尼山萨满对话中出现的 wesihun gurun 都被引申为“人世”、“阳间”。

si wesihun gurun nisihai birai dalin de tehe nišan saman wakao.

你不是住在人世尼西海河岸的尼山萨满吗？

你不是人间住在尼西海河边的尼山萨满吗？

你是不是阳间里住在尼西海河畔的尼山萨满？

你是住在阳间尼石海河岸上的尼山萨满吧？

多位译者都没有采用 *wesihun gurun* 的本意，这是因此对话的双方分别是所谓的阴间和阳间的人物。“贵国”的确切含义直接被译文揭示出来。故事中的 *bucehe gurun*（死国）被翻译成“阴间”，也是这种引申译法。

满汉语言的表达方式存在很多差别，某些词在满文语篇中有隐含的意义，翻译成汉文时，仅仅按照字面意义翻译就不能准确表达满文原文的含义。因此，可以将具体的概念引申为抽象的概念，将抽象的概念引申为具体的概念。

minggan aniya i šusihe dangse, duin ku i bithe suduri be, emgeri ubaliyambuha de, uthai falanggū be jorime gese iletu ombi.

千年文档，四库书史，一次译出，即大致相仿。《御制清文鉴》跋之二

在这句话中，*falanggū be jorime gese iletu* 原意为“像指着手掌心一样公开”。上文说到，拿着康熙皇帝钦定的满文书，如果翻译所有的书，就能够做到每个词都通顺，每个字都清晰，不会出现内容杂乱、词句隐晦不通的问题。一翻译木牌、档案、史书，就能像指着手掌心一样没有秘密。这就是说，翻译汉文典籍时，只要有康熙皇帝钦定的《御制清文鉴》，满文译著与汉文典籍的内容就能够大致相仿，翻译就会变得很容易。*iletu* 意为 *yaya somishūn akūngge*（一切都没有秘密、一切不保密）。译者将 *falanggū be jorime gese iletu* 引申为“大致相仿”，直接将其隐含意义揭示出来。

enduri saksaha benjihe fulgiyan tubihe be fiyanggū sargan jui fegūlen bahafi anggade ašufi bilga de dosifi beye de ofi bokori yongšon be banji-

ha.

季女佛库伦得神鹊所送来朱果衔口中，不意吞入腹中成孕，生布库里雍顺。《旧满洲档》

这句话出自满族创世神话，它的字面意义是：“最小的女儿佛库伦把神圣的喜鹊送来的红色的果子得到了，衔在嘴里，进入咽喉，在身上成了，生了布库里雍顺。”其中的 *bilga de dosifi*（进入咽喉）中的 *dosifi*（进入）的意义虽然比较抽象，含蓄，但在上下文语境中，它的词义是清晰的。译者也能够准确地理解佛库伦衔在嘴上的红果忽然咽进腹中的情形。翻译时，就要将隐含的意义用汉文通顺流畅地表达出来，译者用“不意吞入腹中”准确地讲原文的意义揭示出来。有趣的是，另一个版本的满族创世神话中的 *bilha de šuwe dosifi*，在 *bilga de dosifi* 中间有多了一个词 *šuwe*（径直、豁达）。这就更进一步的强化了原文隐含着的“忽然、意外”的意义。需要注意的是，词义引申必须充分考虑到词汇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的搭配关系，不能脱离词汇的原意，牵强附会。对于译文读者而言，他可能无法阅读原文，也无法理解原文的字面意义。译者对某些词汇意义的引申处理，是有助于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近似的感受的。而 *beye de ofi* 已经成为一个固定搭配，翻译为“怀孕、受孕”。诸如此类的词汇翻译为汉文的时候，要把含蓄的意义具体化，否则译文读者就不清楚原文的意义。

dulin oforo šan jafahabi. dulin bethe jafahabi. dulin uncehen delun be jafahabi.

有的抓着马的鼻子、耳朵，有的揪着马的腿，有的拽着马的尾巴和鬃毛。《尸语故事》

这三句话都以 *dulin* 为主语，*dulin* 本意为“半、一半”，如果翻译为“一半抓着马的鼻子、耳朵。一半揪着马的腿。一半拽着马的尾巴和鬃毛”，则不符合汉文的语言思维和表达习惯。一

个整体可以分为两半，其中的每一部分都被称为“一半”，不应该出现三个“一半”。因此，译者将 *dulin* 引申为“有的”，这样就摆脱了整体和部分在数量上的绝对关系。

很多抽象名词的翻译都需运用引申法。如 *gūnin* 意、*buyenin* 情、*jurgan* 义、*gungge* 功、*erdemu* 德、*sukdun* 气、*gosin* 仁、*bengsen* 本事、*muten* 才，等等。把抽象概念尽量具体化，让抽象名词具有特指性才能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

jai bithei amala, geli uheri hešen udu debdelin bi, uheri hešen i gūnin, juwan juwe uju ci deribuhebi, juwan juwe uju oci, kubulire forgošorongge mohon akū.

书后又附总纲若干，以十二字头为始，变换无穷。《御制清文鉴》跋之一

抽象名词 *gūnin* 本意为“思想”，译文中并没有出现 *gūnin* 所对应的汉文词。如果重新翻译满文句子，我们就会发现抽象名词隐藏着的具体意义。

suwe siyūn fu ocang de jasi, imbe beye amba erdemu bisire boco sain morin be udu baiji benjikini.

尔等咨文巡抚鄂常，令其选些体大驯良毛色好者送来。《乾隆朝鄂常奏折》

这句话中的 *erdemu bisire* 意为“有德”，那么有德的马是什么样的马？引申为“驯良”还是比较贴切的。

suwe gemu derengge sain urse, doro de acabume ambalinggū i yabu.

尔等俱系显贵之人，凡事须仰副盛典，以正大行之。

这句话是说，“你们都是体面好的人们，符合道理，以大方行事。”我们把 *doro* 所表达的含义具体化，转化为具体名词“盛典”，虽然从字面上看发生了变化，但正是这种处理才能使读者理解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

在某些格式化的文献中，抽象名词的翻译反而比较简单。

abkai hesei *forgon* be aliha, han i hesē. *erdemu* be tukiye gung de karularangge, gurun i amba *kooli*, tondo mujilen i afaha weile be akūmburengge, ambasai jurgan.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惟尚德崇功，国家之大典；输忠尽取，臣子之常经。

类似的诰敕文书虽然大量使用抽象名词，但在翻译时无需过多考虑翻译问题。这是因为诰敕文书是一种从形式到内容都相对固定的格式化文书，满汉字词句式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果一定要将其中的 *forgon*、*erdemu*、*gung*、*kooli* 等抽象名词以及诰敕文书重新翻译，反而会使读者感到生硬、累赘。以上实例说明引申法的运用必须充分考虑上下文语境。

6. 词序调整

词序的调整一方面是为了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产生歧义。

dalaha ehe hūlha i ama ahūn juse sargan be suwaliyame weile tuhebuci acambi sere anggala, uthai ne i jafame baha yang jeng guwe i jergi duin weilengge okini, gemu holo tušan be alime gaifi geli hafan cooha de ejeme isehe be dahame, inu emu adali suwaliyame tuhebuci acambi.

不特首恶之父兄妻子应行缘坐，即如现在拿获之杨振国等四犯，俱曾受伪职，并与官兵抗拒者，亦应一律缘坐。《高宗实录》

满文中的 *ama ahūn juse sargan* 意为“父兄子妻”，在译文中调整为“父兄妻子”，这里词序调整，易产生把妻子误为夫妻之妻，有遗漏儿子之嫌，如果翻译为“父兄妻儿”更为合适。

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dangse

无圈点字档

tongki fuka sindaha hergen i dangse

加圈点字档

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fe dangse

无圈点老档

上述满文老档的名称中的 *tongki fuka* 意为“点圈”，但在翻译时词序进行调整，改为“圈点”，以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清代八旗分为满洲、蒙古、汉军三个组成部分，旗人自述必先报明旗色。很多时候，人们习惯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样的说法，实际上这种称呼是错误的，是对八旗社会组织的误解。我们在翻译时应该有意识地避免这样的错误。

sahaliyan ulai gulu šanyan i ujen coohai gusai akdun nirui tesu ba i niyalma, amala gemun hecen i gulu šanyan i žuihun nirude dosimbuha.

寿山，黑龙江正白汉军旗阿克敦牛录本地人，后拨入京城正白瑞浑牛录。《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我们可以看一看汉文档案对寿山的弟弟永山的描述，“四品銜三等侍卫永山，现年二十五岁，系黑龙江城正白旗汉军倭尔吉布佐领下，附入京城正白旗汉军善估佐领下。”无论是“正白旗汉军”，还是“正白汉军旗”，都是符合历史的，而“汉军正白旗”的译法是不可接受的。翻译时，八旗的旗色在前，部族在后。这就要求译者具有基本的清史知识，不能人为地制造出翻译上的错误。

词序的调整不仅限于名词，动词在翻译中也有词序调整的必要。满语副动词修饰限定动词时，通常位于动词的前面。翻译时，有时要移到动词之后，以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jeng jy lung coohai juleri dahame jihe.

郑芝龙降前来降。《平定海寇方略》

dahame jihe 意为“投降着来了”，“降”在前，“来”在后，词序调整后，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jijanggiyūn jang yung se ület i monggoso jasei dorgi bade balai dos-injiha turgunde be boolame wesimbuhe.

将军张勇等奏报厄鲁特蒙古阑入内地情形。《亲征平定朔漠方略》

boolame wesimbuhe 直译为“报着奏”，词序调整后翻译为“奏报”，更符合汉语公文表达方式。

正确运用词汇翻译方法，一方面能够更加符合汉文的表达习惯，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译者对原文意义的理解和把握。提高译者原语和译语的语言文字水平，有助于灵活运用省略、增补等各种翻译方法。

三、专有词汇的翻译

姓名、地名、机构职官名、部族名和表示满族特有事物的专有名词，以及表示满族文化生活中具有民族特色的行为、动作的动词，都蕴含着丰富的满族历史文化信息。对专有词汇而言，译名太多无疑会造成混乱，但语言有其自身的优胜劣汰规律。译者对满文专有词汇的翻译要符合满汉语言文化的规律。

1. 人名的翻译

人名基本上都是音译为汉语的，在音译时，要采用清代通用的人名用字，避免造成一人多名，为满文文献的研究利用工作造成不便，尤其是满文文献中的汉人名字在还原成汉文时更要注意。白新良先生在《已刊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正误》一文列举多处人名翻译的错误，如范承烈误作范成烈，范时捷误作范时届，方苞误作方宝，诚意伯刘伯温误作程义伯刘博文，卢天章误作鲁田丈，李延禧误作李延席，路振声误作路振生、卢振生等。这些问题确实应该引起注意。^① 及时查阅清代汉文档案资料，能够避免简单地以满文对音取用汉字，从而避免汉人人名的混乱。

^① 白新良：《已刊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正误》，载《清史研究》，2003（4）。

清代满洲、蒙古、索伦、达呼尔人名，虽然没有固定汉字的限制，也应该采用约定俗成的汉字以力求统一，避免一人多名现象的发生。只要译者认真核对清代资料，一定能够较好地解决人名翻译中存在的上述问题。

事实上，很多满文人名不能简单地音译为汉字。songgoto (索额图) 是康熙朝的重臣，曾经参与过很多历史事件。他的名字发音比较接近于“松果托”，但清代始终以索额图相称，如果重译为“松果托”，读者反而会产生疑问，不知其为何人。清代重名的现象也不少，如另有以 songgoto 为名之人，倒不妨翻译为“松果托”。

nurhaci 这个名字，清代汉文文献皆音译作努尔哈赤，其弟 šurhaci 则译作舒尔哈齐。随着满文文献的不断应用，从事清史研究的专家学者都按照满文读音将 nurhaci 音译为努尔哈齐，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考系列论著都采用了“努尔哈齐”。另一清代皇帝 hūwang tai ji 也有两种译法，即皇太极、洪太极两种不同音译。nurhaci、hūwang tai ji 都是历史名人，其名字用字的上述变化不会引起人们的误解，但人名用字的翻译应该尽量保持稳定，避免产生混乱。

为了准确表达某些称号的意义，译者还要采用增加注释的方法。

an da wang šang jy sin ini harangga cooha be gaifi, gui hiyan be tuwakiyakini.

著安达王尚之信率所部兵丁镇守贵县。

注：安达，系音译，又作谥达。意为宾朋、宾客、伙伴。顺治时，尚之信以勋臣子入侍皇帝顺治，赐以安达之称号，所以这里称为安达王。又为官名，如清初定制，八旗武员教授皇子骑射者名安达。《随军纪行》

《随军纪行》中有 guwan mafa (关祖)、guwan enduri (关神)，

都是指被尊为神的关羽，民间俗称关帝、关帝神君、关公。

juwe inenggi indehede, kubuhe šanggiyan i bayara emken beye
kūwalapi guwan mafa wasinjiha seme jiyanggiyūn mang genefi hengkileme
turgun be fonjiha.

休息二日，时镶白旗一护军赤身露体，声称关帝降临，将军
莽前去叩问其缘由。《随军纪行》

daci jiyanggiyūn guwan enduri nirugan be gaifi yabume inenggidari
hengkilembi.

原来将军身带关帝神像行军，每日叩头。《随军纪行》

无论是 guwan mafa，还是 guwan enduri，都被翻译为“关帝”，
这个名称相对比较规范。

fucang kungfudzi i juktehen be dasatame weilere be baime alanji-
habi.

富昌详请修理文庙。《乾隆朝耀海题本》

kungfudzi i juktehen 直译为“孔夫子庙”，其中 kungfudzi 就是
“孔夫子”的音译。“孔夫子庙”尊称“文庙”，“文庙”是清代公
文档案对 kungfudzi i juktehen 规范称呼。

《尼山萨满》故事中，尼山萨满有一个助手名为 nara
fiyanggū，他的名字被翻译为“纳拉费扬古”、“纳里·费扬古”、
“纳里·非扬古”，完全是满文人名的音译。nara 是满族的姓氏，
汉姓为“那”；fiyanggū 意为最小的，俗称老疙瘩。因此，也有译
者将 nara fiyanggū 翻译为“姓那的老疙瘩”，这种翻译处理方式是
不妥当的。人名翻译应该坚持音译的原则。

2. 地名的翻译

清代地名分两大部分，东北地区大量地名来源于满、蒙古、
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民族语言，其中很大一部分地
名是由满文翻译成汉文的。广大汉族地区的地名则以音译或音译
加意译的形式记录为满文。我们在遇到满文地名时，只有准确辨

别出以上两类地名，才能够准确翻译满文地名，才能符合地名的规范化要求。

在地名中，通名往往也成为专名的组成部分。满文地名中的 ula、bira、alin、hada、omo、mulu、hoton 属于通名，翻译时不能一概而论。

sahaliyan ula	黑龙江	sahaliyan ulai hoton	黑龙江城
non i giyang	嫩江	non i ula	嫩江
butha	布特哈	butha i ula	打牲乌拉
aihu i hoton	璦琿城	ula	乌拉
ginin ula	吉林乌拉	ula girin	吉林乌拉
mukden	盛京	ningguta	宁古塔
alcuka	阿勒楚喀	bukei gašan	卜魁屯
borde	博尔多	mergen	墨尔根

满文地名以各种形态直接或间接地进入汉文，并保留下来。如 ilan hala i hoton，清代通用的汉文译名是“三姓城”。其中的 ilan 音译为“依兰”，意为“三”；hala 意为“姓氏”。三姓即现在的黑龙江省依兰市，现在的地名是原满文地名的简约处理。而满文文献中的城镇名 ilan hala 却不能作同样的简约音译，必须按照清代通用的汉文译名翻译为“三姓”。

如果同一地名有不同的写法，翻译时必须加以注意，以免错译成两个词。如 sahaliyan ula 音译为萨哈连乌拉，意指黑龙江。实际上，sahaliyan ula 应翻译为黑江、黑水、黑河，但清代以来一直通用“黑龙江”这个译名。有人认为，清代以黑龙江为满族“龙兴之地”，所以在 sahaliyan ula 地名翻译时，添加了“龙”字。这虽然是一种猜测，但约定俗成的“黑龙江”地名已经不容更改。那么，是否满文文献中出现的 sahaliyan ula 都要翻译成“黑龙江”呢？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清初，“黑龙江”地名另有音译 he lung giyang 或 helong giyang。如果 sahaliyan ula 与 he lung giyang

或 *helong giyang* 同时出现在一个文本中，两者都应该音译为汉文。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清代汉文公文中的“黑龙江”一名多义，即可以指河流，又可以指城镇。指代城镇时，又有新旧城之分，所以翻译时必须予以辨别，以免混淆。满汉文本的《康熙起居注》有这样一段话：

kurene i wesimburengge, donjici aihūn i ba inenggi golmin dobori foholon, udu yamji šun tuheke seme asuru farhūn akū sembi. ere turgun be sarkū. dele hendume, aihūn i ba umesi dergi amargi ergide bi, šun i tuhere tuherengge gemu dergi amargi ba ofi, tuttu aihūn i ba dobori foholon, farhūn akū sehe.

库勒纳奏曰：“闻说黑龙江日长夜短，虽晚日落，不至甚暗，不知何故？”上曰：“黑龙江极东北之地，日出日入，皆近东北方，所以黑龙江夜短，日落亦不甚暗。”^①

满文中的三个 *aihūn* 应译为“瑗珲”，但汉文版本译为“黑龙江”，使人误解康熙君臣谈论的是整个黑龙江流域的气候特点。清初 *aihū i hoton*、*aihūn i hoton* 专指黑龙江东岸的瑗珲城，*sahaliyan ula i hoton* 则指康熙二十三年在黑龙江西岸新建之黑龙江城。后人往往以新旧黑龙江城、新旧瑗珲城相称。我们在翻译时，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满文进行音译，不能直接将 *aihū*、*aihūn* 翻译为黑龙江。

同样的地名还有 *šanyan alin* 与 *golmin šanyan alin*，虽然都是长白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可能表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还有一些专有名词十分相近，应注意区分。如 *gerbici bira* 与 *amba gerbici bira* 分别翻译为格尔必齐河、安巴格尔必齐河，前者为尼布

^① 庄吉发：《清代起居注册与清学研究》，载于阎崇年：《清学研究》第六辑，138～168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楚条约规定的中俄两国界河，后者也位于黑龙江边界地区，但位置偏内。amba gerbici bira 可以翻译为大格尔必齐河，但不能将 amba 作为 gerbici bira 的修饰成分，理解为“大的格尔必齐河”。hinggan 与 hinggan mulu 分别翻译为兴安、兴安穆鲁，前者为所谓的内兴安岭，后者为外兴安岭。

在某些情况下，根据通名意义，同一满文词汇可以翻译为不同的汉字。omo 可以翻译为湖、泊、池、泡。如 hulun omo 译为呼伦湖；buir omo 译为布衣尔湖、布雨尔湖，今名为贝尔湖；kara hūjiri omo 译为喀喇呼济哩泊，哈拉呼济哩泊；udelin omo 译为乌德林池、乌得林泡，今名为五大连池。我们在翻译时不能直接采用满文地名对应的现代地名。如 udelin omo 不能直接翻译为五大连池。虽然湖、泊、池、泡在意义上有细微的差别，但人们能够接受其意义上的共性。

专名中同一个汉字有不同的读音和拼写，用满文记录时，却演变为不同的形式。如陕西和山西，满文分别记作 sansi 和 šansi，锦州和金州分别记作 ging jeo 和 aisin jeo，如果类似的地名都按照汉语读音进行音译，两个地名就会完全一致，无法区分，就将违背地名的专一性特征。因此，清代的地名翻译也有一个约定俗成的问题。满文文献中出现的汉文地名，还原为汉文时，必须遵循历史传统，不能创造新名。

3. 部族名称的翻译

清代东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往往有很多部族组成，有的部族名称能够直接与现代民族相互对应，如 monggo 蒙古、sibe 锡伯、oroncon 鄂伦春。有的名称则发生了转变，如 manju 满洲——满族、hejen 赫真——赫哲、solon 索伦——鄂温克、kirgis 吉尔吉斯——柯尔克孜。还有的部族相互融合，其原有的名称已经随着历史消失，如属于清代 ice manju 新满洲的 kiler 奇勒尔、fiyaka 费雅喀、tabun 他贲、cimciget 齐木齐格特、ület 厄鲁特、kūyala 库雅

喇、*gūwalca* 卦尔察、*ger saka* 格尔萨喀。时至今日，有些部族的归属还存在疑问，如 *tabun* 他赉、*ger saka* 格尔萨喀等，这种情况下，准确的音译就变得十分重要。

翻译时，同样要注意使用清代通用的汉文名称。*manju* 应译为满洲，而不能译为满族。*dagūr* 或 *dohūr* 应译为达呼尔，不能译为达斡尔。*solon* 的翻译更得注意，最初的索伦部包括索伦、达呼尔两部，以后单指索伦部。如果直接将 *solon* 翻译为鄂温克族，那就大错特错了。

4. 机构职官名称的翻译

满文档案几乎涉及清代所有的机构名称和职官名称，机构职官名称有严格的满汉对照形式。如：

dorgi yamun 内阁

coohai jurgan 兵部

sahaliyan ulai jergi babe tuwakiyara jiyanggiyūn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

buthai solon dahūr jergi babe kadalara meiren i janggin jergi uheri da

管理布特哈索伦达呼尔等处地方副都统衔总管

hulun buir ba i solon barhū cooha be uheri kadalara meiren i janggin jergi uheri da

统领呼伦贝尔地方索伦巴尔虎兵丁副都统衔总管

机构职官名称比较复杂，在不同形式的文献中繁简不一。题本作者往往将所有的实职虚衔都要列出来。

taidzi taiboo coohai jurgan i aliha amban bime uheri be baicara yamun i ici ergi ashan i baicara amban kamciha, jyli i jergi ba i coohai baita, dzi ging, mi yūn i jergi furdan kamni be uheri kadalara jeku ciliyan, birai jugūn be kamcifi icihiyara, giyarime dasara amban i baita be kadalara amban nayanceng n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总督直隶等处地方军务、紫荆、密云等关隘，兼理粮饷、河道，管理巡抚事务，臣那彦成谨题。《道光十年那彦成题本》

奏折、咨文、呈文等档案文献中的职官名称相对简单一些。许多机构职官名词在清代满汉合璧的文献中常常以汉语的通用简称出现，如“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翻译为“黑龙江将军”、“管理布特哈索伦达呼尔等处地方副都统衔总管”翻译为“布特哈总管”、“统领呼伦贝尔地方索伦巴尔虎兵丁副都统衔总管”翻译为“呼伦贝尔总管”等等，这种译法在今天也是可以接受的。

需要强调的是，很多机构名称在清代曾经发生过变化。如布特哈总管、呼伦贝尔总管等都在光绪年间改设为副都统，译者必须掌握机构改制前后名称的变化，不能一看到布特哈、呼伦贝尔的机构名称，就翻译为总管衙门。

事实上，满文专有名词翻译上的困难不是翻译方法和技巧本身的问题，更多的时候需要译者熟悉清代历史知识，尤其是清代典章制度方面的知识。对于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专有名词，应该尽量揭示其名称含意。

四、习语的翻译

习语又称熟语，是常用的、定型化的固定词组和短语，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词汇单位。在语言形式上，习语大都言简意赅，生动鲜明、富有韵律节奏。习语既具有强烈的表达力，又易于记忆、便于流传，为各民族群众所喜闻乐见。同时由于其内容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富有哲理和生活气息，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因此代代相传，影响深远。习语主要包括成语、谚语、俗语、格言、歇后语等，其中谚语、成语沿用年久、结构和形式基本固定，应该着重掌握它们在满汉两种语言文字中的表达方式。

与汉语、汉文相比，满语、满文的发展历史虽然比较短，但也不乏习语。由于地理、历史、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满汉习语承载着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因而成为翻译中的难点。

1. 谚语的翻译

谚语是在群众中间流传的固定词语，它用简单通俗的话反映深刻的道理。谚语的口语化程度比较高。满文中的谚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满族自有的谚语，一种是汉语谚语的对译。满族谚语通俗简练、生动活泼，主要以口语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和沿用，是满族人民创造的语言财富，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翻译时，如果采取异化法翻译，可以充分保留满族文化的特性。

在满族谚语中，狗象征着忠义、勇敢。

indahūn ujici, nimanggi latumbi, niyalma ujici, senggi latumbi.

养狗粘雪，养人粘血

养狗有恩，养人无恩。

这两种译法都属于异化翻译，都保留了满族的文化传统。不需要注释，译文的读者多少也能够理解其中的寓意。而有些满文谚语的内容很难让人理解，应该采用异化翻译加注释，或者直接采用归化翻译的方法翻译为汉文。在归化翻译时，可以在汉文谚语中寻找寓意相近的谚语进行置换，以便译文读者能够理解原文谚语的意义。

jugūn de gisureci, orho i dolo donjire niyalma bi.

在路上说话，在草里有听的人

这个满文谚语有完整的语法形式，比较好翻译，也容易被理解。满族生活的历史时代和自然环境中，供人行走的道路两边都是草，路边的草地是隐藏的好地方。从满族生活经验中提炼出来的谚语“在路上说话，在草里有听的人”，与汉族谚语“隔墙有耳，窗外有人”寓意相同。大多数满文谚语都能够在汉文中找

到比较接近的汉族谚语，但也由个别满文谚语使人困惑。

kesi akū niyalma kekuhe feye.

这个谚语的语言形式十分简略，只有一个不规范的否定动词 *akū*，其余四个词都是名词，没有更多的语法现象，因此我们无法像翻译句子时借助于格助词和动词的各种时态式进行分析。*kesi akū* 是名词 *niyalma* 的修饰成分，*kekuhe* 和 *feye* 都是名词。*kesi akū niyalma* 与 *kekuhe feye* 应该被视为前后并列的结构，即“无福之人”和“斑鸠伤”的前后并列。是无福之人被斑鸠伤害了，还是无福之人像斑鸠的伤口，或者是说人若是没有福气，就像斑鸠一样随时会受到伤害？这个满文谚语所蕴含的满族历史文化传统，我们无从得知。即使我们把 *feye* 看做不及物动词 *feyelembi* 的不规范词干或者命令式，这个谚语可以理解为“无福之人，斑鸠受伤”，也解释不通其隐含意义。这个谚语通常被翻译成“无福之人斑鸠伤”，有学者将其理解为“对头躲也躲不开”、“冤家路窄”的意思。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准确地把握类似谚语的意义。

在翻译过程中，如果能够理解满文谚语的含义，译者就有充分的选择空间，可以灵活运用异化法和归化法进行翻译。如果连满文谚语的本身含义都无法弄懂，就谈不上翻译方法，只能逐字死译。就像“无福之人斑鸠伤”一样，任由读者自己去理解。

清代许多汉文谚语都被翻译成满文，遇到这类汉文谚语，我们只要准确理解其含义，就能将其还原。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个谚语对应的满文是“*ilan wahūn sukū i faksi ju g 'o liyang de teherembi*”，^① 意为“三个臭皮匠，等于诸葛亮”。这就要求满文文本的读者必须了解诸葛亮这个人物，知道他代表着聪明和智慧。同时还要知道，“三”是一个虚数，这个谚语不是说

① 赵阿平：《满汉谚语语义辨析》，载《满语研究》，1992（1）。

三个臭皮匠的聪明才智合起来就能够赶上诸葛亮的聪明才于，而是说人多智慧多。

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被翻译为“gūsin ninggun hacin i arga de aljaci yaya ci dele”，意为“在三十六种计策中，‘离开’的计策在一切之上”。我们知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是指在与敌人对阵，处于劣势，无力抵抗时，暂时的避开是最好的办法。而不是说在三十六计中，“走”是最好的计策。多数汉文谚语经异化翻译进入满文，并得到满族人的推广。如康熙皇帝之子胤禛多次在奏折中使用谚语，如：清官难断家务事（udu ai hacin i tondo bolgo niyalma sehe seme niyalmai booi baita be lashalara de mangga）、德无不报（erdemu de karularakūnge akū）等^①。

满汉两种语言中在表达相同或相似的形象和意义时，各自的民族色彩就会淡化，因此翻译时可以用汉文的对等习语来翻译满文的习语。如：

erihe de inu erdemu bi, wakšan de inu wali bi.

素珠也有德，蛤蟆也有戏法——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niyalma be cira i tuwaci ojarahū, mederi muke be hiyase i miyalici ojarahū.

dabagan deri dabambi, lifagan deri lifambi.

由岭过岭，由泥陷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cinuhūn de hanci oci fulgiyan ombi, behe de hanci oci yacin ombi.

2. 成语的翻译

成语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形式简洁而意思精辟的、定性的词组或短语。成语的书面语特征比较明显，有些成语来源于历

^① 张凤良：《胤禛奏折选译》，载于阎崇年：《满学研究》第四辑，293~294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史故事、民间传说等。满文中的成语多数来源于汉语。汉语成语进入到满语时，大多以字面意义译入，舍弃了汉语成语所表达的复杂的概念。当满文文献运用成语时，我们应该能够迅速找到与其相对应的汉语成语。

helmen be jafara, edun be seferembi	捕风捉影
oilori de dahacame dorgidari jurcembi	阳奉阴违
umainaci ojorakū	无可奈何
sibuhe gūnin gemu neibumbi	茅塞顿开
uru waka be forgošombi	颠倒是非
tasha de asha banjihā gese	如虎添翼
kiceci ojoro aisi akū	无利可图
baturu gojire bodogon akū	有勇无谋
baturu mangga jalan be elbembī	英雄盖世

汉文成语基本上按照字词结构进入满文，满汉成语保持着同样的结构。如并列关系的成语 *baturu erdemu amba bodogon* 雄才大略、*šerime hoššome eiterembi* 招摇撞骗，主谓关系的成语 *birai eyen jalandarakū* 川流不息，偏正关系的成语 *solihakū andaha* 不速之客。有时，满文的一个词就可以对应汉文的一个四字成语。如 *cimkišambi* 食欲不振、*fembi* 信口胡说等。在翻译中，我们只要认真辨析满文的意义，就能够找到相对应的汉语成语，准确地翻译出来。

满汉民族在地理环境、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很多的差异，因此成语的产生和使用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色。这类成语如果按照字面直译，译语读者可能无法理解。如果加上许多解释，又失去了成语的精练特色。所以，用语言形式和比喻形象十分相似的汉文成语来翻译满文成语十分必要。如：

jihe genehe turgun	来去的原因——来龙去脉
a sere hergen takarakū	不认识 a 字——目不识丁

fucihi yabume hiyan dabumbi 佛走才烧香——亡羊补牢

hese tome dahambi 只听从谕旨——惟命是从

满文成语之所以能够运用归化法进行翻译,充分说明满汉双语文化之间一定的相融性和共同点,满汉民族的思维和情感有共通之处。对于成语的翻译而言,保留满文原语文化的异化翻译无法引起汉译文读者的共鸣。看惯了结构紧凑、由来已久的四字成语(汉文成语也有少数三字或多字的结构)的读者,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诸如“不认识 a 字”的文字视为成语。

在《尼山萨满》的译文中,出现了“乳臭未干”这个成语。“乳臭未干”出自《汉书·高帝纪》,意思是嘴里还有奶腥气味,讥讽人幼稚无知。我们可以看看“乳臭未干”对应的满文原文:

monggoldai hendume saman gehe si uttu gisureci, sini derebe tuwame orin se jalgan nonggiha, saman hendume oforo niyaki olhoro unde de gamaha seme tusa akū.

蒙古尔代说:“萨满格格,要是那样的话,我就照你的意思办,给他延长二十年寿命!”而女萨满却说:“那他还是乳臭未干的孩子呢!我带他回去,有什么用处。”

“乳臭未干”对应的是 oforo niyaki olhoro unde, 满文原意为“鼻涕尚未干”。也有译者没有选用汉文成语“乳臭未干”,而是直接将满文原文翻译成“鼻涕还未干”、“鼻涕都不会抹”。至于译文读者能否理解 oforo niyaki olhoro unde 隐含的“年幼无知”的含义,就不得而知。对于这种词句的翻译,不妨套用汉文成语“乳臭未干”的语言形式,将 oforo niyaki olhoro unde 翻译为“鼻涕未干”,这样就能够为译文读者创造出一个近似的文化环境,在联系上下文的情节,也就不难理解“鼻涕未干”的深层含义。汉文成语讲求节奏匀称、结构平衡,因此从满文中引进成语时需要对原结构进行增补删改。

除大量传统意义上的成语以外,满文档案中有大量公文成

语，清代编辑的《清语摘抄》、《六部成语》等专门收录公文成语。与汉语成语普遍来源于历史典故不同，满文中的“成语”主要来源于奏折、题本、咨呈等官方公文。在清代各级机构衙署的公文中经常使用的固定词汇、专门词语，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有固定的使用范围和明确的汉译文。如：

beye tuwabure	引见
ging hecen de baicara	京察
coohai turgun be hahilame boolara	飞报军情
hesei buhe temgetu kuru pai	王命旗牌
ejen ci hokobuki	准其离主

由于双语民族的文化差异及其影响，某些习语仅用异化法来处理势必会造成意义的缺失，影响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添加注释的方法，对习语的隐含意义及与之相关的背景知识进行补充说明。如《满汉大辞典》中“dabagan deri dabambi, lifagan deri lifambi 释义为“岭上过的爬过岭，泥里过的陷泥里”，并在括号里给出另外一个释义，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之意”，这样就能给利用者做出必要的提示。

异化法在习语翻译中比较适用。翻译时，只要不违背汉语的表达习惯，能为读者所接受，满文习语大都可以采取异化的方法进行翻译，异化翻译有助于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也有助于向汉文输入新的表达法。

五、借词的翻译

借词又称外来词，指的是从外族语言里借来的词。满语中有很多外来词，尤其以汉语词居多。满族吸收汉语词汇，不是简单的照搬照套，而是根据满语语音、语法、词汇特点进行加工改造，使其符合满族语言文字系统。出现在满文文献中的外来词，

因年代不同而各有特点，在翻译时应当注意分辨，要能够将它们准确地还原为汉文词汇，而不要“创造”出新词。

满族入关后，一大批具有汉族文化特点的词语和概念以音译形式涌入满族社会生活之中，其速度之快远远超过满族人的想象和承受范围。因此，直到乾隆年间钦定新清语时，大量汉文借词才被新的满文词汇所取代。有些汉文词汇以原有的发音进入满文，没有作丝毫的改动。

dubei jecen i ba jugūn goro ofi, dorgi ba i cisui dasame yabure daifuse inu isinjirengge akū.

边地路远，内地行医之私人大夫等亦不能到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例句中的 daifuse 是在汉文借词 daifu 上添加了满文名词复数的词缀成分。

sahaliyan ula i jergi babe tuwakiyara jiyanggiyūn sabsu, meiren i janggin kathū i bithe, tung jeng šī sy yamun de ungghe.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萨布素、副都统喀特护咨通政使司衙门。

tung jeng šī sy 是“通政使司”的音译，而 jiyanggiyūn 则是用满文改造后的“将军”一词。

wesimbure bithe emu fungtoo, fu ben emu fungtoo be bithesi mujan de jafabufi orin inenggi dorgide isina seme bilafi ungghe.

限令笔帖式、木匠于二十日内将奏文一封、副本一封送到。《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就有三个汉文借词。其中只有 fu ben 保持了汉文发音；mujan 是“木匠”的音译；fungtoo 是“封套”的音译，借入满文后，作为量词“封”来使用。

从上述借词的翻译不难看出，早期满文文献中的汉文借词多数是简单的音译形式。《御制清文鉴》及其以后各种满文词典的

编制刊行，逐渐规范了汉文借词的使用。类似 *fengtoo* 这样与满文语法相矛盾的汉文量词，很快就被淘汰。乾隆朝钦定新清语活动创造了大量新的满文词汇，替换了原有的音译词，规范了一些容易引起歧义的词汇。如治病的 *daifu* 被 *oktosi* 取代，官员中的“士大夫”有了一个由 *daifu* 和 *hafan* 合成的新词 *daifan*，这样二者就不会产生混乱。大量机构名称都有了满文名称，*tung jeng ši sy* 被 *dasan be hafumbure yamun* 取代。不过，乾隆朝钦定新清语时，仍然保持了 *coohai sy*、*boigon sy* 等名称，其中的 *sy* 还是“司”的音译，以后才逐渐被 *fiyeten* 取代。

早期满文借词主要是根据汉语词的发音对译过来的，有的词保留了汉语词原意，有的词意义发生了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到满文中的汉语词逐渐改头换面，或再次进行改造以便更接近满文词，或直接创造新的满文词将其替换。像 *hūwangdi*（皇帝）、*hūwangheo*（皇后）这样始终保持原有读音的外来词越来越少，更多的外来词被新词取代。翻译满文文献时，只要译者始终保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就能够避免将满文中的借词造成“新词”。

满文中的人名基本上按照音译进行翻译，其中的汉文人名需要格外注意。笔者在翻译户口册时，曾经将汉文数字人名 *g 'o ušii*、*g 'o ušici* 直接用满文人名惯用的对音汉字直接记录为“郭乌世依”、“郭乌世齐”^①，直到以后研究数字人名时，才发现初次翻译的错误。虽然在清代的汉文文献中数字人名也有类似写法，但笔者在最初的翻译中并未联想到数字。这两个人名应该翻译为“郭五十一”、“郭五十七”。

① 吴雪娟、刘淑珍：《清代黑龙江人口资料评介》，载《满语研究》，2000（2）。

六、文学作品名称的翻译

对一部译著而言，名称的翻译是关键的一环。满文书名基本上都有固定的汉文对译，我们从中可以一览其中的翻译方法和技巧。有的汉文译著的书名是直接音译为满文的，我们只要循其读音就能还原为汉文书名，如 *si ging*（诗经）。有的汉文译著的书名经过归化处理翻译为满文，如 *irgebun i nomun*（诗经）、*šajingga nomun*（春秋）、*jeo gurun i jijungge nomun*（周易）。还有的书名兼用异化和归化两种方法，如日讲类的 *inenggidari giyangnaha šu ging ni jurgan be suhe bithe*（日讲书经解义）、*inenggidari giyangnaha i ging ni jurgan be suhe bithe*（日讲易经解义）、*inenggidari giyangnaha cūn cio i jurgan be suhe bithe*（日讲春秋解义）、*inenggidari giyangnaha sy šu i jurgan be suhe bithe*（日讲四书解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从书名上我们也能够判断出作者和译者的翻译理念，看出译者预设的读者群。

清代满文书名的汉译同样存在着异化和归化翻译两种方法。由于满文作品早在清代就已经有了通用的名称，所以一般不存在书名的翻译问题。不过，了解满文书名的翻译方法，对我们今后的满文翻译工作还是有好处的。

cing han dui yin zy ši bithe《清汉对音字式》

man han lei šu bithe《满汉类书》

manju nikan šu adali yooni bithe《满汉同文全书》

cing wen ki meng bithe《清文启蒙》

cing wen jiye zy bithe《清文接字》

manju gisun isabuha bithe《清文汇书》

manju gisun i untuhun hergen i temgetu jorin bithe《清文虚字指南篇》

manju gisun i yongkiyame toktobuha bithe 《清文备考》

daicing gurun i yooni bithe 《大清全书》

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御制清文鉴》

han i araha manju monggo gisun i buleku bithe 《御制满蒙文鉴》

nikan hergen i ubaliyambu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音汉清文鉴》

jakūn gūsai manju mukūn hala be uheri ejehe bithe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卢秀丽、阎向东先生编著的《辽宁省图书馆满文古籍图书综述》有更为详细的满汉书名及罗马字母转写，在此不再赘述。从书名的翻译来看，原有书名主要介于满文名称和汉文借音之间，有些书本身就以汉文叙述为主，相对应的满文书名已经经过了汉满翻译过程。由于满文书籍数量相对较小，现有的满文书名广为人知，所以我们只需了解这些满文书名就可以。

民间新发掘的满文文献则存在着名称翻译问题。有些满文书名虽然有多种音译的汉文名，但已经形成统一的名称，这样就应该首选统一的名称。如 *Nisa Saman* 有尼桑萨满、尼三萨满、尼山萨满等多种汉名，尤其是书名中的 *saman* 一词，汉文名称也很多，萨玛、萨满、叉玛、察玛等。最终《尼山萨满》成为 *Nisa Saman* 一书的统一名称，并有学者据此提出“尼山学”。满族民歌 *Ilha Neihe* 译为《花儿开了》，*Agara Inenggi* 译为《雨日》。有的学者以民歌第一句为名，如 *Yacin Namun Da Ya* 《绿绿生菜根在哪儿》就是以第一句为民歌的名称，也有学者将其命名为《子孙万代歌》。曾寿的满文日记名为 *Beye i Cooha Bade Yabuha Babe Ejehe Bithe*，字面意思为“记录了自己的在军队里行走的事情的书”，季永海先生将其翻译为《随军纪行》，既忠实于原有的日记名称和内容，又精确简练。图理琛的 *Lakcha Jecen de Takū Babe Ejehe Bithe* 早在清代就被翻译为《异域录》。

家谱名称的翻译比较讲求忠实。由于满族的姓氏逐渐转化为汉姓，因此很多满族家谱名称中即包括满族的老姓，又包括汉姓，*Giyoolo Hala Nenehe Mafari Bühe* 翻译为“觉罗哈拉赵氏谱书”。近年来新发掘的满文家谱都存在家谱名的翻译问题，如满族关姓家谱 *Girin i Gulu Lamun i Da Nirui Fiyoocho Hoton de Tehe Otolo Güwalgiya Hala Fe Manju Booi Durugan*，笔者将其翻译为《驻防吉林正蓝旗头佐蜚悠霍城陈满洲敖托罗瓜尔佳氏家谱》。翻译时考虑到汉文的理解和表达习惯，将“敖托罗瓜尔佳”与“陈满洲”的位置进行了转换。家谱的翻译比较讲求忠实，满族群众不会考虑到满文翻译的方法和技巧，他们只想知道祖先留下的满文家谱到底写些什么内容。

神歌名称的翻译相对要难一些。译者必须充分考虑满族萨满教的宗教习俗，考虑到神歌的内容，同时又要贴近原有的满文名称。如 *Weceku i Ucuu* 译为《神歌》，*weceku* 音为“倭车库”，意为“神主”。*Weceku i Ucuu* 翻译为《神歌》毫无疑义。有的神歌名称令人费解，如果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与其相对一个汉文名称，倒不妨直接进行音译，这样就可以使读者有可能了解满文名称的原貌，从而产生准确的神歌译名。

笔者搜集到一份 *Weceku Tergin* 神歌，其名称中的“特勒京”(tergin) 一词有些费解。《大清全书》、《清文总汇》、《满汉大辞典》均无直接记载。《新满汉大辞典》收录有“tergin gargin”，用来“形容走路踉跄摇晃跌倒的样子”，“tergin gargin”与季永海等先生在《满语语法》中所列出的摹形词“terten tartan”“战兢貌”具有十分相似的结构。《满和辞典》则直接将 *tergin* 译为“踉跄将倒”。与 *tergin* 有关的满语词主要有：《大清全书》中的 *terkimbi*（纵跳、跳过去、一跃而过）、《大清全书》中的 *tergimbi*（直跳过去，超距之超）、《清文总汇》中的 *tergimbi*（在箭杆安铁处合的齐齐的）、《满汉大辞典》中的 *tergimbi*（剪齐、割齐、截齐尖

端；配信根）、《新满汉大辞典》和《满和辞典》中的 *tergimbi*（合箭铁盘）。无论是将 *tergin* 作为 *terkin* 的不规范写法，解释为阶、台阶，还是将其解释为“踉跄将倒”，在神歌语境中都具有合理性。这样，倭车库特勒京（*weceku tergin*）既有可能是“神主的台阶”之意，也有可能是“神主踉跄的样子”之意。前者与《倭车库特勒京》诸神依次降临相吻合，后者恰似萨满跳神的姿态。而满族民间所说的“特勒本子”应该源于特勒京（*tergin*）一词。因此 *tergin* 一词的翻译成为一个难题。最终笔者将其直接音译为“倭车库特勒根”。当然，异化的神歌名称往往使普通的读者产生困惑，只有了解萨满文化基本知识的专业学者才会对“倭车库特勒根”这样的名称产生兴趣。

满汉民族两种不同语言的结构和习惯用法的差异、满语和汉语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上的差异、清代作者与现代译者的时空障碍、译文读者的理解表达上的差异、满汉民族两种不同文化相互转换时的困难，以及满文文献承载的自然人文等各个学科知识的挑战等多种因素造成了满汉两种语言文字的差异。尽管有工具书可供利用，有沿用多年的翻译应用理论作指导，在翻译中遇到具体的问题时，还是会产生很多困惑。词汇翻译上所存在的困难最终要从语法分析和上下文语境分析的层面上予以彻底解决。

第五章 句子的翻译

句子由词和词组构成，具有一定的句法结构，能够独立运用，能够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它是语际转换过程中需要作为最小的言语单位进行整体转换的语义单位，是标准的翻译单位。满汉两种语言在句子结构上存在很大差异，如，语序不同、动词的位置不同、句子扩展方式不同等。那么在翻译满文句子时，仅仅依靠词典逐字对译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加强满汉两种语言文字在句子层次上的对比研究。

句子的翻译是整个翻译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翻译时，词和词组的翻译要服从于句子的翻译，句子的翻译要服从于段落和语篇的翻译。翻译满文句子，必须了解满文句子成分及其语法功能，掌握满文句子的语序、类型特点，能够熟练运用句子翻译的方法和技巧，处理句子翻译中的各种具体问题，使译文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避免生硬的翻译腔。

一、格助词的用法和翻译

格是某些语言中名词、代词、形容词的语法范畴，用词尾变化表示它和其他词之间的关系。满文句子中有宾格、属格、工具格、从一比格、方向格、位置格的语法范畴，这种语法范畴是通过格助词来表示的。满文的格助词在句子中不能独立充当句子成分，不能表达一个独立的概念，必须附加在名词、代词、形容

词、数词、动名词及名词性词组短语之后，表示它们与句子中其他词的关系。翻译满文句子，首先要准确掌握满文句子中的格助词。

1. 格助词 *be* 的用法和翻译

be 是宾格的格助词，用在名词、代词、动名词、名词性词组之后，表示行为动作所涉及的对象。我们可以将 *be* 与它前面的名词、代词等共同视为句子的宾语。*be* 经常被翻译为“将、把、以、使、令”。需要注意的是，满文中的 *be* 不仅是宾语的格助词，它还具有名词、代词的语法范畴，含有“我们；伯，即公侯伯子男的伯的音译；饲料，专指鸟类家禽的食物；鱼饵”等意义，翻译时应注意区分。

mini dolo sakdasa be gūnime ališaha.

我思念老人而内心郁闷。《随军纪行》

muke yaha be gemu dere be dahame hūwa i ba duribuki.

将水火皆随桌移出院内。《祭祀全书巫人诵念全录》

namu niyalma dambaku boigon be weileme dulimbai gurun de juweme dosifi.

洋人造烟土，发进中国。《烟鬼叹》

erebe bireme ulhibume selgiyen sehe.

将此通行晓谕。

durugan šanggabuha nenehe erdemu be fisembume gūnire.

谱成，缅怀先德。《他塔喇氏家谱原序》

si susai se funcehe niyalma, ai be dulembuhekū, ai be sarkū.

尔乃五十余岁之人，何所未经？何所不晓？《胤祉奏折》

2. 格助词 *i* 和 *ni* 的用法和翻译

i 和 *ni* 既是属格的格助词，又是工具格的格助词。表示属格时，*i* 和 *ni* 有“的”的意思，通常用在名词、代词、名词性词组之后，表示其前后的名词性词汇之间的领属关系。*i* 和 *ni* 与其前

面的词共同构成定语成分。当名词的词尾是辅音 g 时，属格的格助词是 ni。

juwe galai hafasa

两翼官员

giyangning ni jergi babe tuwakiyara jiyanggiyūn ecu

江宁将军额楚

juwe guwang ni dzungdu gin guwang dzu

两广总督金光祖

han i araha manju monggo nikan hergen ilan hacin i mudan acaha
buleku bithe

《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

julgei ming gurun i forgon de, emu lolo sere, gašan bihe.

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村子名叫罗罗。《尼山萨满》

hala serengge, gūsai ursei fulehe da, holbobuhangge umesi oyong-
go.

姓者，乃旗人之根本，关系至重。《钦定新清语》

oros i emgi jecen be faksalame ilibuha wehe bei gerbici bira i angga
i dergi dalin de bi.

与俄罗斯分界所立石碑在格尔必齐河口东岸。《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表示工具格时，i 和 ni 有“以、用”的意思，用在名词、名词性词组之后，表示行为动作的工具或手段。i 和 ni 与其前面的词共同充当状语。

aha i yaya wesimbuhe jedzi be gemu aha i galai arafi gingguleme
fengpilefi wesimbumbi.

奴才所有奏折，皆为奴才亲手缮写，恭谨封皮具奏。

tondo i ejen be uilembi, onco i fejeringge be kadalambi.

以忠事君，以宽御下。《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篇》

niyalma be cira i tuwaci ojarahū, mederi muke be hiyase i miyalici ojarahū.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i 本身还是代词，具有“他、她、它”的意义。

3. 格助词 de 的用法和翻译

de 是方向格、位置格、工具格的格助词。de 表示方向格时，用在名词、代词、名词性词组之后，表示行为动作的方向和目的，共同充当补语。de 可以翻译为“向、于、与”。

jurgan de dahaha be ma ciyang in

顺义伯马承荫《随军纪行》

kekuhe, silmen de adalikan, boco šahūkan.

朴鸠，与燕隼相似，微带白色。《御制清文鉴》

abka na mafari miyoo še ji de alame wecehe.

祭告天地宗庙社稷。《亲征平定朔漠方略》

muse de abkai gosime buhe amba horon bi, jai ama han i gelecuke amba gebu bi.

咱们有上天恩赐的洪威，又有父汗非凡的大名。《旧满洲档》

monggo weceku be wecere amsun, ubude emu farsi faidafi geren de amtala durun.

祭蒙古神主的祭肉，每份割一片，给众尝食式样。《祭祀全书巫人诵念全录》

gingguleme abkai kesi de hingkileme dele hargašabure be baire babe enduringge bulekušere be baire jalin.

为叩谢天恩并吁愿陛见仰祈圣鉴事。

de 表示位置格时，用在名词、代词、动名词、名词性词组之后，表示行为动作的场所、时间，在句子中充当状语。一般翻译为“在……里、在……上、在……时”。

se dulin de emu jui banjifi ujime.

中年得一子。《尼山萨满》

baha amsun be sama hūwa i bade tefi jetere durun.

得了祭肉巫人在院子坐食式样。《祭祀全书巫人诵念全录》

tere hūntahan hiyase de sindafi tana i adali.

(烟泡) 安在烟斗上像东珠似的。《烟鬼叹》

manju i buleku bithede 麝 miyahū geli mikcan sembi sehebi.

《清文鉴》内麝 miyahū 又称 mikcan。《钦定新清语》

usiha, dobori abka de sarafi, emke emken ni elden bisirengge be usiha sembi.

星，夜间出现在天空的一个个发光体为星。《御制清文鉴》

有时，一个句子中接连出现多个格助词，下面这个句子中有五个 de，我们可以看看它在原文和译文中的具体意义和语法作用。

aha badarangga doro i juwan duici aniya sunja biyai orin ningun de alime gaiha coohai jurgan ci unggihe bithede duin biyai orin jakūn de dorgi yamun de dergi hese wasimbuhangge, sahaliyan ulai jiyanggiyūn i oronde gung be sinda sehe.

窃于光绪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准兵部咨开，四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传，黑龙江将军著恭（鏜）补授。钦此。《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前三个 de 都是位置格，第一个、第三个 de 意为“在……时候”，第二个 de 意为“在……里”。第四个 de 为方向格，表示上谕颁发的对象，意为“给”。第五个 de 也是位置格，意为“在……上”。

在 de 的位置格用法中，有一种特例，de 可以理解为“在……上”，但表示的并不是动作发生的场所，而是动作发生的原因。如 feye de irgen yadaha（因伤陨命）、siden baita de jihe（因公

而来)。①

meni tehe boo gemu mukede gaibuhabi.

我等住房皆被毁。《随军纪行》

这句话意思是说，“我们的住房因为水而毁了”、“我们的住房都被水毁了”。de 在句中表示住房被毁的原因。

de 表示工具格时，用在名词、名词性词组之后，表示行为动作的工具、方法，有“凭借、按照”等意义。de 与其前面的词共同充当状语。这种用法比较少见。

geren komso de bakcilame muterakū

寡不敌众《京剧请清兵唱词》

bi wesire wasire oci sinde ertufi.

我的升降全靠你。《满谜》

abkai kesi de geli emu se nonggiha.

托赖老天爷又添一岁。《清文启蒙》

dan šui ting serengge, tai wan i seremšere uhei saraci i tehe tungunde gebulehengge.

淡水厅以台湾同知驻扎，故名。《职贡图》

ere bithe be tacire urse, mini utala aniya kicehe joboho de acabume, jilgan mudan ci hergen jijun be baire, hergen jijun ci šu yangse be baire oci acambi.

诵是编者，尚其体朕历载之勤，因音声以求字画，因字画以求文章。《御制清文鉴》序

šengdu gosin hūwangdi i nurhūme isibuha abka na i gese den jiramin kesi de tušan jergi bahafi serengge wesihun be alaha.

屢蒙聖祖仁皇帝覆載深恩，身膺仕籍，得受榮顯。《异域錄》

① 安双成：《满汉大辞典》，675 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

4. 格助词 ci 的用法和翻译

ci 是从一比格和方向格的格助词，具有“从、自、由、比、离”等意义，通常用在名词、代词、动名词、名词性词组之后，表示行为动作的起点或比较关系，在句子中充当补语。

tubaci asuru goro akū.

离那里不远。《尸语故事》

emke ci ninju duin de isinara be suwaliyabume sahafi, hošonggo be obuha.

从一到六十四合起来，组成一个方。《满谜》

emu udu aniyai sidende, daci dubede isitala yooni šanggaha.

数年之间，全部卒業。《御制清文鉴》跋

buriyat i gisun moro oros ci cing kai encu.

布里雅特言辞相貌与俄罗斯差异甚大。《道光朝满文月折档》

suwe kemuni yaksa ci bedererakū ofi, cohome amba cooha be tu-cibufi, dailabume unggihe.

汝等仍不退离雅克萨地方，故遣发大兵往行征讨。《清圣祖实录》

bi ajigan ci banin yadalinggū, beye nimekungge, ama eme i bilume ujihe kesi de šutume hūwašafi.

予少质弱多病，赖亲抚育至于成立。（《异域录》序）

表示方向格时，ci 用在名词、名词性词组之后，表示行为动作的方向，在句子中充当补语。这种用法不常见到。

fu ning ci bederehe.

回到抚宁。《满文老档》

5. 格助词 deri 的用法和翻译

deri 是从一比格和方向格的格助词。deri 具有“从、自、由、比、离”等意义，通常用在名词、代词、动名词、名词性词组之后，表示行为动作的起点或比较关系，在句子中充当补语。

na i dorgi *deri* wehe tuwa mukdere daha wehe fusihūn tuhejifi alin
banjinaha babe donjibure wesimbure jalin.

为奏闻地下石头、火飞腾、燃烧，石头坠落成山事。《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saman lama fadagan *deri* becunuhe

萨满与喇嘛斗法

muke šeri *deri* tucimbi, edun sangga *deri* dosimbi.

水由泉出，风由孔入。《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篇》

了解满文格助词的用法是分析句子成分的辅助手段。格助词在翻译过程中的增减处理十分灵活，通过上述例句的演示，我们不难发现很多格助词的意义并没有直接转换到译文中，这就要求我们清楚地知道格助词在满文原文中意义和具体语法作用，这对于句子成分的分析是十分有效的，对满文句子的翻译同样有效。

二、满文句子成分分析

句子翻译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分析句子成分。满文句子与汉文句子的基本句子成分是一致的，主要有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句子成分。不同的是，满文句子成分的顺序与汉文不同，满文是主语——宾语——谓语，定语、状语和补语都在被修饰成分的前面。

在分析满文句子成分时，应该根据满文语法特点，运用句子成分三分法，将句子视为主语部分、谓语部分、宾语部分三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首先找出三个部分的中心词，其次将中心词组成的句子主干部分翻译成汉文后，然后再考虑附加在中心词上的各种修饰成分的翻译问题。句子成分的三分法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句子结构。

1. 主语部分

主语是谓语的陈述对象，指出谓语说的是谁或者是什么。在满文句子中，主语通常位于句首，在宾语和谓语之前。经常充当主语的是名词、代词、动名词、形容词、数词及具有相同语法功能的词组、短语。翻译时，主语一般可以译作译文句子的主语，有时也可以转译为宾语、谓语等。

hami i hoise i hoton hami i hoton i wargi ergi de bi.

哈密回城在哈密城之西。《钦定大清会典》

manju bithede untuhun hergen baitalara ba umesi labdu.

清文虚字用处最多。《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篇》

tere manju gurun i da mafa inu.

他乃满洲国之始祖。《满洲实录》

sain serengge hūtur i isinjire ten.

善者福之所至之基。《劝善要言》

ambasa hafasa ishunde hengkilhe.

诸大臣官员互相叩拜。《随军纪行》

niyalma be waha ulhabe durihengge yargiyan.

杀夺人畜是实。《亲征平定朔漠方略》

在上述例句中，有的主语部分由一个词构成，有的则由词组构成。如 hami i hoise i hoton 中，hoton 的前面有两层修饰语作定语。niyalma be waha ulhabe durihengge 的完整形式应该是 niyalma be wahangge ulhabe durihengge，直译为“杀人的（事）、抢牲畜的（事）”，这是由两个动宾词组组成的并列主语。我们可以看到，译文巧妙地将“杀人夺畜”处理为“杀夺人畜”，从而把满文句子的两个动宾词组组成的并列主语转换为一个动宾词组作主语。

fu jeo, yan ping, giyang ning, šoo u, ting jeo sunja fu de barkiyahangge gemu uyun fun bi.

福州、延平、建宁、邵武、汀州五府收成皆有九分。《满保

奏折》

duleke tuweri merilke bira jergi bade oros urse hūlhame aisin yongga
feterengge hono hulun buir i kadalahā jecen.

去冬墨哩勒柯河等处俄人偷挖金沙(之地)系呼伦贝尔辖
界。《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两个句子主语部分的中心词 barkiyahangge、feterengge 的分别
表示“收获的粮食”、“挖掘的地点”，都是动名词作主语。

2. 谓语部分

谓语是句子的重要部分，它在句子中对主语加以陈述，说明
主语怎样或者是什么，即说明主语的动作、状态、性质或者判断
主语的身份和类别。满文句子的谓语通常位于句子的结尾部分。
不同的中缀和后缀可以表示动词的时、态、式。

aha tecengge saimarin i jabun be kiceme baica.

奴才特成额细阅了萨依玛林之口供。《乾隆朝月折档》

abka na i sidende niyalma umesi wesihun.

天地之间人为至贵。《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篇》

ainci julgei doro uthai uttu dere.

想必古礼就是这样吧。《清文启蒙》

yargiyan i baibure hūsun i turigen weilere jakai hūdai menggun uheri
jakūn tanggū jakūnju nadan yan nadan jiha.

· 实需工料银共八百八十七两七钱。《乾隆朝耀海题本》

amban bi suweni benjihe bithe be neifi tuwaha.

臣我拆阅了你方来文。《乾隆朝俄罗斯档》

geren hacin i nakhūn ton be dangse arafi boolanjiha bi.

将各项细数造报前来。《康熙朝朱軺奏折》

充当谓语的动词、形容词通常是句子结构和语义解释的中
心，因此确定句子的谓语成分以及它与前面各成分的结构关系和
意义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

充当谓语的动词有时多达四五个。如：

hafan cooha isinjiha jakade, tesu ba i tanggūt urse gemu hūlhai data
be jafafi okdome alibume dahame.

官兵所到，本地番人皆擒贼献目以降。《平定金川方略》

在主句中，四个并列动词共同构成了谓语，表示连续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hūlhai data 只是 jafafi 和 alibume 两个动词的对象。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因为官兵到了，本地的唐古特人都把贼的首领们抓了、迎接（官兵），（把贼的首领们）呈献（给官兵）、投降了。因此在译文中才出现了“擒贼献目”这样有两个动宾结构组成的并列关系的词组。

aha bi hujume niyakūrafi ejen i yamun i baru hargašame tuwame
hengkileme gingguleme enduringge ejen i elhe be baimbi.

奴才望阙谢恩，跪请圣主安。

这个句子也可以翻译为“奴才望阙叩头，恭请圣安。”这个主谓句结构很简单，主语是同位语 aha bi “奴才我”，谓语部分比较复杂，一共出现了 8 个动词。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奴才我伏着跪下，向圣主衙门的方向仰望着看着，叩着头、恭敬地祈请求圣主安。这句话经常出现在官员的请安折、到任视事折、开启印信折等公文中，大略翻译为“望阙叩头，恭请圣安”或者“恭请圣安，望阙叩头”。

3. 宾语部分

宾语是谓语动词的行为、动作的对象。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动名词等都可以充当宾语。满文句子中的宾语通常位于及物动词谓语之前，有时宾语也会前置到句首。宾语前通常有格助词 be。翻译成汉文时，宾语的位置调整到谓语之后。

mini ashara buyarame narhūn weilehe emu udu hacin be šangname
unggihe.

将朕佩带精小制作数件，赏赉于尔。《苏克济奏折》

emu tanggū kin cai be deldeng lama de bu.

将一百斤茶赏给德勒登喇嘛。《顺治年间档》

在满文句子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的位置并不固定。

jeku be jušen be tuwakiyabumbi.

令诸申看守粮食。《满文老档》

amban be tušan be akūmbubumbi.

使臣尽职。《清文指要》

imbe beye amba erdemu bisire boco sain morin be udu baifi benjiki-ni sehe.

令其选些体大、驯良、毛色好者之马匹送来。《鄂常奏折》

一些常用的、相对固定的动宾结构的格助词 *be* 可以省略。

niyalma be sain gisun (be) gisurebumbi.

叫人说好话。《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篇》

例句中，直接宾语 *sain gisun* 的后面省略了格助词 *be*。这种用法很多，如 *buda (be) jembi* 吃饭，*etuku (be) etumbi* 穿衣，*weile (be) arambi* 治罪等。

宾语前置的满文句子被翻译成汉文后，如果保持宾语在前，谓语在后的结构，则保持了原句对宾语部分的强调。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句子结构属于清代汉文档案的常见句式。

erebe ts 'erin ubasi de ume šambure.

此情勿被策凌乌巴什发觉。《乾隆朝月折档》

ere aššaha be, boode bai tehe urse serehe, tule bihe, yabure niyalma gemu sarakū.

此震，在家闲居者觉之，在外及行人皆不知。《胤祉奏折》

4. 复杂的单句

有时，充当句子成分的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复杂的短语或词组。从全句的语法结构上来看，这样的句子仍然属于单句，不属于复句。

oros i hūdai urse ere aniya i bolori jhengge umesi labdu.

俄罗斯商人今秋来者甚多。《乾隆朝月折档》

oros i hūdai urse ere aniya i bolori jhengge 为主语部分, umesi labdu 为谓语部分, 主语部分的主干是主谓结构的 urse……j-hengge. jhengge 是动名词, 意为“已来的”, 它对 urse 有补充说明和限定的作用。在翻译时, 我们可以按照汉文表达习惯进行调整, 译为: 今秋前来的俄罗斯商人很多。

oros sa turgūt sebe gaire jalin coohalaki sehengge gemu samairin i banjibume alaha yoro gisun.

俄罗斯为索土尔扈特欲用兵之说, 均系萨迈林编造之谣言。《乾隆朝月折档》

这个判断句的主语和谓语都比较复杂, 主语的主干部分是 oros coohalaki sehengge, 主谓结构的 oros coohalaki 限定了动名词 sehengge, turgūt sebe gaire jalin 则是动词 coohalaki 的目的状语。谓语部分是一个动宾结构, 其中心语是 yoro gisun, samairin i banjibume alaha 限定了 yoro gisun 的来源。这句话的原文与译文的语序基本一致。

beye tuwabume ging hecen de genehe gulu suwayan ci kubuhe lamun de amcabume sunaka nirui funde bošokū tomina, gidai se amasi de uksin saca, beri sirdan, loho i jergi coohai akūra, aha uđafi gajimbi.

赴京引见之正黄旗移拨镶蓝旗苏纳喀牛录骁骑校托密纳、吉岱等人置买盔甲、弓箭、腰刀等项军械及奴仆, 返回时携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这个句子的中心语很简单, tomina, gidai se……uđafi gajimbi, 意为“托密纳、吉岱等人买……携来”。在 tomina, gidai se 之前的定语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beye tuwabume ging hecen de genehe 赴京引见、gulu suwayan ci kubuhe lamun de amcabume sunaka niru 由正黄旗移拨镶蓝旗苏纳喀牛录、funde bošokū 骁骑校。

ging hecen i šurdeme jeku baha be donjime jalin.

为奏闻京城一带收粮事。《胤祉奏折》

donjime 的宾语是 ging hecen i šurdeme jeku baha, 其中心语是 jeku baha, 这是一个省略了格助词 be 的动宾结构。这是宾语的复杂化现象。

te bicibe han ama simbe gosire tuwarangge yaya ci fulu be sini dolo inu getuken i sambi.

今夫皇父优待尔, 胜于他人, 尔内心亦明知。《胤禔奏折》

这句话的主干是 sini dolo sambi, 宾语格助词 be 前面的宾语部分看似一个句子, 但它的动词是动名词形式的 gosire tuwarangge。由于这个主谓短语的动词为动名词形式, 因此全句的宾语部分仍然是一个短语, 而并非是由一个句子充当宾语。

lindan han niyalma i mujilen aššaha gurun i arbun ojorakū be saha.

林丹汗知人心已动摇, 国势不可维持。《平定察哈尔方略》

这句话的主干是 lindan han saha, 格助词 be 前面的宾语是两个并列的主谓结构的短语, 它们不是语法意义完整的句子。

ajige amban mini tušan be alime gaiha inenggi be giyan i boolame wesimbuci acambi.

微臣理应奏报接任日期。

该句的宾语是 mini tušan be alime gaiha inenggi, inenggi 前面的动宾短语作定语。这种复杂的单句与复句不同, 它的语法层次还限定在某一个句子成分上, 而复句的层次关系是在句子上。

三、满文句子的类型

按照句子的语气和用途划分, 句子可以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满文动词有时、态、式的变化, 动词的式有陈述式、疑问式、祈请式、感叹式。通过动词的式基本可以区

分句子的不同语气。需要注意的是，与汉文不同的是，满文句子的标点不能成为句子语气的标志。

1. 陈述句

叙述或说明事实的具有陈述语调的句子叫陈述句。陈述句包含肯定和否定两种语气，其表达形式则有肯定形式、否定形式、双重否定形式三种。肯定形式陈述句用动词的形态变化来体现。

tere birai wargi de emu han bihebi.

那条河的西边住着一位汗。《尸语故事》

dan šui ting serengge tai wan be seremšere uhei saraci i tehe tungunde gebulehengge.

淡水厅以台防同知驻守，故名。《职贡图》

aha se niyakūrafi gūngguleme jafara bigan i ulgiyan juwe, ulhūma emu tanggū, fiyelenggu dehi, jelu nimaha orin, niomošon nimaha orin.

奴才等跪进野猪二口、野鸡一百只、树鸡四十只、鳊鱼二十尾、细鳞鱼二十尾。《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否定形式陈述句的动词可以是否定动词 *akū*，也可以在动词的词根上添加否定后缀 *-kū*、*-rakū*、*-ci ojarahū*，或者在动词的后面添加否定词 *akū*。

genggiyen hese be bahara unde be dahame, gelhun akū fugiyan i golo ci cisui aljaci ojarahū.

既未接得圣旨，不敢擅离福建。《顺治朝密本档》

unde 意为“尚未”，*gelhun akū* 是一个否定形式的固定词组，意为“敢”，*cisui aljaci ojarahū* 意为“不可以私自离开”。虽然含有否定意义的词不少，表达的却是肯定的语气。

双重否定在表达肯定意思时，所表达的肯定语气强于一般的肯定句。

musei cooha nekeliyen, tuwakiyara ba ambula, belherakū ba akū, nekeliyen akū ba akū.

我军力单，守戍地广，无处不设防，无处不薄弱。《顺治朝密本档》

双重否定的陈述句在一句话里经常使用前后互相呼应的否定词，前一个否定词大多是在谓语动词上接缀否定式附加成为 *rakū*，或者直接使用 *akū*、*waka* 等否定词的名词化形式 *akūnge*、*wakange*，后一个否定词基本上都是 *akū*。这样的双重否定形式加强了肯定语气。

2. 疑问句

具有疑问语调表示提问的句子是疑问句。根据疑问句的结构特点和语义情况，疑问句可以分为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正反问四种。

在是非问句中，动词疑问式的标志是动词词尾部分的 *o*，如 *takabio*（认识吗）、*ulhimbio*（明白吗）、*sabuhao*（看见了吗）、*geneheo*（去了吗）、*bio*（有吗）、*wakao*（不是吗）等等。否定动词 *akū* 的疑问式后缀是 *n*，即 *akūn*（没有吗）。规范动词否定式的疑问也用后缀 *n* 来表示疑问式，如 *ojorakūn*（不可以吗）、*sabuhakūn*（没看见吗）。是非问句是对整个句子的命题进行提问的句子。

gūwa gemu mentuhun semeo.

他人皆蠢乎？《使交纪事》

ere baita yargiyūn.

此事真乎？《清文指要》

连续的疑问句一般具有相同的动词疑问式后缀。

bayan i jui hendume, te si han de fujin ofi banyimbio. tondo mujilen i minde sargan ombio.

富人的儿子把事情的经过全告诉了福晋，并说：“现在你是汗的福晋了吧？还能做我忠实的妻子吗？”《尸语故事》

特指问句用疑问代词、疑问副词 *ai*、*antaka*、*aibici*、

adaramé、udu 等进行提问，有的特指问句表达的是肯定语气。

nag 'ajuna baksi gūnime ere kuwecehe be, nadan giyahūn bošome jihe ai turgun seme gūnifi.

纳甘珠纳巴克什心想：“七只老鹰为什么追赶鸽子？”《尸语故事》

mini taciha gabtan niyamniyan be cendeme, emu mudan abalame tuciki sembi, ama i gūnin de antaka be sarkū.

我想出去打一次围，试看我的马布箭功夫，不知父亲意下如何？《尼山萨满》

aha wajici, ejen adaramé banjimbi, jušen wajici, beile adaramé banjimbi.

若无奴仆，主人何以为生？若无诸中，贝勒何以为生？《满洲实录》

ere aššahangge yabaci deribuhe aibici nakaha, aika labduha aššaha ba bio mejige gaifi boola.

此震起于何处，止于何地，又有重震之地？打听确实报来。《胤祉奏折》

满文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必须有疑问词，翻译为汉文后则要加上问号作为标点。正反问句是由谓语动词、能愿动词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并列构成的疑问句。如 geneme generakū（去不去）、tuwame tuwarakū（看不看）、ojoro ojarahū（可否）、acara acarakū（应否）、mutere muterakū（能否）等。

aha wen jiyanggiyūn aha ii i emgeri sadun hūncihun bime, geli uhei emu baita hacin icihiyambi. jailaci acara acarakū babe enduringge tokto-bure.

奴才文（绪）与将军依（克唐阿）系属姻亲，又同理事务，应否回避，恭请圣裁。《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有些疑问句连续使用不同的疑问形式，能够表达出强烈的主

题内容。

niyalma jalan de, haha seme banjifi, ai bade yaburakū, enteheme boo be tuwakiyame *bimbio*, bucere banjire gemu meimeni gajime jihe hesebun ci tuciderakū.

人生在世，身为男子，何处不可以行走，能永远守在家吗？生死由命吗？《尼山萨满》

taiji dayan ya aniya ya biya ai gebungge niyalma be elcin obufi, ts 'ewang rabtan de takūraha.

台吉达彦何年何月以何人为使遣往策旺喇布坦处。《胤禩奏折选译》

有的译者在满文转写过程中，根据对句子结构、语气的分析判断，添加了多种标点符号。这样，疑问句的标志就十分明显。

amban mini jurara onggolo, han ama i tacibure hese be baimbe wes-imbuhengge, amban bi jugūn i ildun oci, ajige hūbilgan be acareo? nakareo? acaha manggi, adarambe acara babe hese be baimbi seme wes-imbuhede.

臣启行前，奏请皇父训谕：臣若顺道，与小呼毕勒罕相见与否？若见之，如何相见？《胤禩奏折选译》^①

3. 祈使句

表示请求或命令的句子是祈使句。祈使句反映了行为动作主体的愿望、意念、请求、恭敬、祝愿等语气。一般都可以省略主语。表示请求的祈请句，通常在动词词根上接缀 -ki、-ki sembi，或者在形容词后面接能愿动词 ombi 的祈请式 okini。

bi taka teyeki.

我暂且歇歇吧。《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篇》

^① 张凤良先生在转写翻译原文时，根据句子的语气已经添加了标点符号。呼毕勒罕，意为“灵童”。

jeng ceng gung ini cooha be jeo šan de *tebuki sembi*.

郑成功欲令其军占舟山。《平定海寇方略》

suweni dulimbai gurun i ambasa gemu sain elhe *okini*.

祝中国诸大臣安好。《乾隆朝俄罗斯档》

表示命令、禁止的命令句有直接命令、间接命令和禁止命令三种，一般带有强制性，言辞强硬、坚决。命令句经常用助动词的命令式来表示，禁止命令通常直接使用否定副词 *ume*。

ehe be donjiha de dutu i gese *oso*.

闻恶如聩。《御制劝善要言》

juwan uyun de ba du ho bira muke de ehe sukdun bi, *ume* jetere seme selgiyehe.

十九日，传令：“八渡河水有瘴气，勿饮。”《随军纪行》

4. 感叹句

感叹句是用来表示比较强烈感情的句子，感叹句通常表示快乐、惊讶、悲哀、愤怒、厌恶、恐惧等感情。满文句子常用的感叹词有 *ai*、*aya*、*dere*、*manggi*，也可以用语气词来加强语气。

ai damu niongniyaha feliyen emke fakcaha seme kidume nasame gūniha seme wajirakū.

嗟呼，群鹅失一，怀念不已。《随军纪行》

tuttu oci si eigen be dahajime waha kai.

若是那样，你再次杀了夫婿啊！《尼山萨满》

四、满文句子的语序

满汉句子的基本结构不同，满文句子为主语 + 宾语 + 谓语结构，汉文句子为主语 + 谓语 + 宾语。初学者往往对满文句子的语序感到困惑，认为满族人倒着说话。

morin dahalara urse de nure omiha buda ulebu.

给跟马的人们酒呵饭吃。《清文启蒙》

这句话的汉译文保持了满文语法，实际上 *nure omiha buda ulebu* 应该翻译成“喝酒吃饭”。由于满文句子的基本语序与汉文句子完全不同，所以在满文翻译时，首先要移动宾语和谓语的位置，使译文符合汉文的句法和表达习惯。

bi buda jembi.

我饭吃→我吃饭。

si boode genembi.

你家回→你回家。

谓语和宾语的顺序调整往往在译者的思考过程悄然完成。当宾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句子，译者必须经过认真的思考，理清句子的层次关系，才能顺利转换满汉句子语序。如：

amban bi, hū keo hiyan i irgen fang ki liyang ni ini sunja biya sinahi eture uhume šen halangga hehe be yarkiyame yangkilame turgunde, šen halangga hehe yertefi fancafi omo de fekufi sengserebufi bucehe, jai beidebume benere de, fang ki liyang jugūn i andala weile de geleme fasime bucehe emu baita be tuwaci……

臣看得，湖口县民方继良调戏小功夫婢沈氏，致沈氏羞忿投塘身死，并方继良解审中途畏罪自缢身死一案……《海明题本》

原文的字面意思是：

臣我，因为湖口县民方继良的、穿了五个月孝服的婢沈氏被强奸，沈氏羞愧，投湖自杀死了，又在押解时，方继良路上畏罪上吊死了，一案被察看了。

这句话的中心词就是 *bi tuwaci*，动词 *tuwaci* 的宾语是一个连词 *jai* 引导的并列句，并列句中的前一句是一个由 *turgunde* 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后一句则是一个简单句。由于译文十分简练，而且使用了“小功夫婢”这种专门的词汇，令人感到不解。

语序的正确调整关系到对原文的理解。在复杂的句子中，为

主语找到相应的谓语动词、为谓语动词找到相应的宾语是句子翻译的关键。由于满文句子主语和宾语相邻，容易引起主语和宾语的混淆。

jiyanggiyūn manggitu、hebei ambasa、geren janggisa、ba na i hafasa be gaifi, guwangsi nan ning fui hoton i dung yoo miyoo i dolo is-abufi doroloho.

将军莽吉图率诸参赞大臣、众章京及地方各官，齐集广西南宁府东岳庙内行礼。《随军纪行》

例句中，谓语动词 gaifi 前面有 4 个专有名词，谁是主语，谁是宾语，需要根据日记内容来推断。宾语前置到句首以后，因有格助词 be 作标志，就不至于与主语混淆，宾语与主语的划分也就十分清晰。

juwe guwang ni dzungdu gin guwang dzu、jurgan de dahaha be ma ciyang in、julergi be toktobure wang bihe kung sy jen i harangga gūsai ejen lio yan ming sei cooha be, jiyanggiyūn manggitu gaifi, yūn nan be gaime dosikini.

著将军莽吉图率两广总督金光祖、顺义伯马承荫、原定南王孔四贞所部都统刘延明等之兵丁，进取云南。《随军纪行》

这个句子的主语同样是 jiyanggiyūn manggitu 将军莽吉图，宾语部分的中心词是 cooha 兵丁，cooha 前面的 juwe guwang ni dzungdu gin guwang dzu “两广总督金光祖”、jurgan de dahaha be ma ciyang in “顺义伯马承荫”、julergi be toktobure wang bihe kung sy jen i harangga gūsai ejen lio yan ming sei “原定南王孔四贞所部都统刘延明等”都是它的修饰成分，共同组成宾语。这是宾语前置的例句。宾语一旦位于句首，就不存在宾语与主语的划分不清的问题。

baihaname gaiha morin be aha beye cendeme sonjome yaluci, ojoro morin juwan jakūn bahabi.

所得之马经奴才亲自试骑，得其佳者八十匹。《乾隆朝甘肃巡抚鄂昌折》

这个句子中，宾语 *baihaname gaiha morin* “所得之马”前置到句首，位于主语 *aha beye* “奴才本身”的前面，这样就避免了满文句子语序容易导致主语和宾语混淆的问题。这个句子还可以翻译为，“奴才亲自试骑所得之马，得其佳者八十匹”。

一般情况下，只要认真分析句子的上下文语境，把握主语表示的人物、事物与谓语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之间的语义关系，就能区分开主语和宾语。

五、满文句子的翻译方法

在句子翻译过程中，适当地运用翻译技巧，能够在译文的表达上更加灵活，更加符合汉文的表达习惯。译者必须具备丰富的满汉双语语法知识，才能够熟练运用翻译方法和技巧较好地完成句子的翻译。

1. 转换法

转换词性和语态是句子翻译中最常见的一种手法。满汉两种语言文字的差异直接导致二者在句子成分上的差异，翻译时必须进行适当的转换和调整，才能使译文更加符合汉文的表达习惯。运用转换法，目的在于使译文通顺流畅，符合汉文的表达习惯。恰当的词性转换往往来自对原文意义的正确理解和表达。虽然词性转换并无一定之规，但在满汉翻译中，名词、形容词转换为动词的现象比较多。随着原文某些词汇的词性转换，它在句子中的语法功能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

当名词转换为动词时，名词的语法功能从宾语转换为谓语。

mini juwe deo gemu uksin bihe.

我的两个弟弟皆已披甲。康熙朝《朱批奏折》

该句的字面意思是：我的两个弟弟都是披甲。uksin 本为名词，意为披甲，系清代八旗兵丁中的一种。而在汉译文中，披甲显然成为动词，俨然是动词“披”加上名词“甲”的动宾结构，含有“披上盔甲”、“成为披甲”的意思。

有时，为了更符合汉文表达习惯，原文的语法功能发生了变化。有些满文句子的主语在译文中变成了谓语。

tere alin ci tucikengge yalu hūntung aihū sere ilan giyang.

鸭绿、混同、爱涛三江俱从此山流出。《满洲实录》

满文句子的 tere alin ci tucikengge 作主语，yalu hūntung aihū sere ilan giyang 作谓语，直译为“从此山出来的是名为鸭绿、混同、爱涛的三江”。为了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翻译时将主语和谓语进行了互换，翻译成“名为鸭绿、混同、爱涛的三江从此山出来”，并在文字上进行润色，使译文完全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宾语转换为主语的情况也不少。很多时候，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自觉地完成了词性和语法功能的转换。

kutule i ejen hoošan be jakūnju, kutule be tanggū tantaha.

跟役主人素山杖八十，跟役杖一百。《随军纪行》

满文句子中的 kutule i ejen hoošan 和 kutule 都是宾语，在译文中，转译为被动语态句子的主语。

定语转换为谓语时，不仅满文句子中原有的谓语被省略，定语所修饰的名词也被省略。

ya dere de hahi baita bici, uthai ya dukai poo sindaki.

何方紧急，即先放何门上之炮。《白塔信炮章程》

原文意为“如果何方有紧急事务，就放何门之炮”。翻译时，不仅省略了 baita、bici 等词，还改变了 hahi 的词类。在原文中，hahi 是修饰 baita 的形容词，一起作动词 bici 的宾语，在汉译文中直接作从句的谓语。

状语变定语时，原文谓语部分中的动词的修饰词转而成为译

文宾语部分中名词的修饰词。

sukdun wesihun fusihūn siraburakū oho.

上气不接下气了。《满汉庸言知旨》

原文意为“气上下不接了”，wesihun fusihūn 在句子中是谓语 siraburakū 的限定成分。译者将主语 sukdun 与 wesihun 和 fusihūn 分别组合成译文的主语和宾语，这样原文中的状语转换为译文的定语。

方向格的格助词 de 前面的名词往往是补充说明的动作对象，翻译成汉文时，经常转换为动词的间接宾语。

dahame ningguta goloi sengge nikari gebungge juwe amban de sure kundulen han dehi uksin buhe bihe.

聪睿恭敬汗曾赐给已归顺之宁古塔路之僧格、尼喀里二人甲四十副。《满文老档》

原文的句子主干是 han dehi uksin buhe bihe，意为“汗曾给了四十副甲”。dahame ningguta goloi sengge nikari gebungge juwe amban 在原文中作补语，在译文中则转换为谓语的间接宾语。

mukden hoton i hanci šurdeme bade, duin biyai orin ci amasi aga komso ofi, jing aga be ereme bisire de, sirame sunja biyai ice nadan, ice jakūn i jergi inenggi, emu juwe jurhun adali akū aga baha.

盛京城附近地方，自四月下旬以后缺雨，望泽甚殷，嗣于五月初七八等日得雨，一二寸不等。《同治朝明兴阿折》

位于句尾部分的 emu juwe jurhun adali akū aga baha 意为“一二寸不等的雨得了”，emu juwe jurhun adali akū 是名词 aga 的修饰词。在译文中，我们看到 emu juwe jurhun adali akū 摆脱了与 aga 之间密切的语法关系，转而成为动词 baha 的补语。

满文句子中的补语可以转换为汉译文中的主语。

muse de abkai gosime buhe amba horon bi, jai ama han i gelecuke amba gebu bi.

咱们有上天恩赐的洪威，又有父汗非凡的大名。《旧满洲档》

在这个并列句中，中心语是 *horon bi* 和 *gebu bi*，第二个句子省略了 *muse de*。*muse de* 在原句中作为动词 *bi* 的补语出现，翻译时转换为主语。转换法的运用，目的在于将句子意义通顺地表达出来。

2. 正反法

否定词的翻译是句子翻译的重点问题之一。满文中有 *akū*、*ume*、*fafulambi*、*- rakū*、*- kū* 等否定用法，汉文中相对应的是“不、没有、无、未、别、休、莫、非、勿、毋”等，人们称其为否定说法。不含有这种否定成分的词句被称为肯定说法。有些含有否定成分的词句表达的是肯定意义，在翻译时需要处理为肯定说法，不含有否定词的一些词句表达否定意义时，可以处理为否定说法。这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正话反说”。

juwe uyun se baha manggi, delhebure de aha ulha be ambula buhekū.

（太祖）满十九岁即命分家，家私止给些许。《满洲实录》

例句中的 *ambula buhekū* 意为“不多给”，翻译成汉文时，转换成“止给些许”。

suwe turgun akū, meni bade dosinjifi, ainu balai durime nungneme facuhūn yabumbi, bi amba cooha unggifi, suwebe efuleme mukiye bure de umai mangga ba akū, damu suwebe uthai mukiye bume wame jenderakū ofi, dahūn dahūn i ulhibumbi.

尔等无故入我边境，恣行抢夺，朕何难遣发大兵将尔等扑灭，但不忍即行殄戮，故屡行晓谕。《清圣祖实录》

umai mangga ba akū 意为“全然无难处”、“并不难”，翻译为汉文时，俨然以肯定的语气陈述康熙皇帝对俄罗斯人的态度。这个句子中的另外一处否定用法 *mukiye bume wame jenderakū* 在汉译文中得到了保留。

jai niyalmai baita, eiten jakai largin inenggidari baitalara, omire jetere hacin ci aname, gemu meyen be faksalame, duwali be acabume, ere bithede baktambume arahakūnge akū.

又自人间万物繁杂之事饮食诸项，皆分门别类，尽纳其中。
《御制清文鉴》跋之一

arahakūnge akū 本意为“没有未写到的”，意思是说，《御制清文鉴》的内容十分全面。汉译文将其译为“尽纳其中”，从而使双重否定形式变成肯定形式。

musei cooha hetu undu bireme afame, gemu emken tanggū de tehereme ofi, uthai tere geren be ambarame efulehe.

我兵纵横驰突，无不一当百。《太祖大破明师于萨尔浒之战文》

emken tanggū de tehereme 本意为“以一当百”，加上双重否定词“无不”，更加突出了努尔哈齐所率士兵的英勇。

niyalma tome diyan i baru dosici ehe seme gisurehe.

众人皆曰：“倘其光进殿，则不吉也。”《随军纪行》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每个人说，若向殿的方向进来，恶。”上文已经交待了“西方星出，白气浮布，形似腰刀”的景象，下文又有“实则定云南之兆”的结论，因此译文不仅增加了“光”字，还将 ehe（恶）的肯定性意义转换为否定性的“不吉”。

3. 分合法

分句法与合句法是一组概念。满文句子层次复杂，长句比较多，因此分句法在翻译中的应用比较多。

emu inenggi šun dositala aliyaci, si umai jihekū.

等了一天，直到日头落，你竟没有来。《清文启蒙》

依照原句的语序可以梳理为“一天太阳直到进入等待，你并没有来。”意思是说，“等到一天的太阳落下去了，你并没有来。”译者将 emu inenggi šun dositala aliyaci 拆分为 emu inenggi aliyaci 和

šun dositala 两个单句进行翻译,就出现了上面的译文。

nišan saman niyakūrafi ulame ajige niyalma jalan gurun i nishai birai dalin de tehe nišan saman serengge uthai ajige niyalma ere mudan hanilame jihe jugūn ildun de enduri mama de hengkilame tuwajiha sehede omosi mama hendume……

尼山萨满跪在地上,回答说:“小人是尼山萨满,住在阳间尼西海河畔,回家途中顺便来拜见卧莫西妈妈。”卧莫西妈妈感叹说……《尼山萨满》

在这段话中,按照原句的语序 ajige niyalma jalan gurun i nishai birai dalin de tehe nišan saman serengge uthai ajige niyalma 应该翻译为:“小人,在阳间尼西海河畔住着的尼山萨满就是小人。”句首的 ajige niyalma (小人) 是一个独立成分,句子的主干是 nišan saman serengge uthai ajige niyalma (尼山萨满就是小人)。译者在翻译时,不仅把两个 ajige niyalma 合二为一,还将其提前到句首,作为译文句子的主语。同时,将原句主语 nišan saman 的修饰限定成分 jalan gurun i nishai birai dalin de tehe (在阳间尼西海河畔住的) 中的动名词 tehe 转换为动词, jalan gurun i nishai birai dalin de 转而成为动词 tehe 的补语。这样一来,原句就变成了 ajige niyalma serengge uthai nišan saman, jalan gurun i nishai birai dalin de tembi。于是,原句被分成一个主语带两个谓语部分的结构。

在使用分句法进行翻译时,原文中的时间状语从句可以处理为主句的并列句。如:

nišan saman koko indahūn be kutulefi misun hoošan be meiherefi geren weceku šurdeme dahalafi bucehe gurun i baru ilmun han be baime genere de gurgu wecen feksime gasha wecen deyeme, meihe jabjan muyaljime edun su i gese yabume emu birai cikin dalin de isinjifi šurdeme tuwaci umai doore bakū bime dokūn i weihu geli saburakū.

尼山萨满牵着鸡、狗,扛着酱、纸,众神跟在周围,到阴间

去求阎罗王。此时，兽神在跑，鸟神在飞，蛇、蟒摆着尾巴像风一样地行走，来到了一条河边，往周围一看，既不见渡口，也没有渡船。《尼山萨满》

这句话看似复杂，其实句子结构非常简单，句子的主干是 *nišan saman…… isinjifi…… tuwaci*，其他部分都是补充说明成分。*coko indahūn be kutulefi misun hoošan be meiherefi geren weceku šurdeme dahalafi bucehe gurun i baru jalmun han be baimen genere de* 是一个复杂的时间状语“当……时候”，*gurgu wecen feksime gasha wecen deyeme, meihe jabjan muyaljiame edun su i gese yabume* 是伴随状语，说明尼山萨满是在鸟兽蟒蛇的伴随下来到河边的。*umai doore bakū bime dogūn i weihe geli saburakū* 是谓语 *tuwaci* 的对象。这些复杂的状语、复杂的宾语如果保持原有的结构和语法功能，就会使译文显得十分臃肿和累赘，不符合汉文的表达习惯。

有的时候，时间状语成分转换为单独的句子。

ninggun biya de tehe odoli hecen be kafi afafi bukūri yongšun i uk-sun mukūn be suntabume wara de, bukūri yongšun i enen fanca gebungge jui tucifi šehun bigan be burulame generebe, batai coohai niyalma amcara de, emu enduri saksaha deyeme jifi, tere fanca gebungge jui ujui dele doha, amcara cooha niyalma gūnime niyalma de geli saksaha dombio, mukdehen aise seme hendume gemu amasi bederehe.

原文的意思是：六月的时候，攻破（布库哩雍顺）居住的鄂多理城、屠杀布库哩雍顺宗族的时候，敌兵追赶使布库哩雍顺的后代叫樊察的孩子逃出败退至旷野的时候，一个神鹊飞来，落在那个叫樊察的孩子的头上，追兵心说，人的头上也落喜鹊么？想必是树墩吧！就都回去了。

对照汉文《满洲实录》，可以发现两个时间状语全部转译为单句。分句翻译法可以将长句分化为短句，使句子的层次更加清晰。

译文：

于六月间，将鄂多理攻破，尽杀其阖族。子孙内有一幼儿，名樊察，脱身走至旷野，后兵追之，会有一神鹤栖儿头上。追兵谓人首无栖鹤之理，疑为枯木桩，遂回。《满洲实录》

相比之下，合句法在满文句子翻译中应用的比较少。这是因为满文长句子多，句子层次复杂，翻译时自然更多地运用分句法。但合句法在满文翻译中也时有运用。

jai bithei amala, geli uheri hešen udu debdelin bi. uheri hešen i gūnin, juwan juwe uju ci deribuhebi, juwan juwe uju oci, kubulire forgošorongge mohon akū.

书后又附总纲若干；以十二字头为始，变换无穷。《御制清文鉴》跋之一

满文原文有三个单句组成，“再在书的后面，又有总纲若干册。总纲的内容，从十二字头开始。十二字头变换无穷”。译者将其合成为一个单句，以第一个句子为主干，后两个句子作为宾语“总纲”的补充说明成分。

六、复句的翻译

复句是指能够分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当于单句的分段的句子，各个句子在意义上必然具有一定的联系。在复句的翻译中，首先要分辨句子之间的关系。如果是主从关系，就要先找出主句的中心语，先翻译主句的主干部分，然后再考虑从句的翻译。确定了主从句的主干部分，译者就能迅速把握全句的结构和语法特点，准确地进行翻译，随后将各种修饰成分一一翻译出来。如果是并列关系，前后两个句子都要进行主干部分的分析和翻译，努力做到在分析句子主干的同时，把握句子的逻辑关系，为全句的翻译做好铺垫。总的来看，满文句子比较长，层次关系复杂，因

此满文文献中经常出现复句。

满文复句的关联词多为连词、副词，如 *bime*、*jai*、*geli*、*elemangga*、*tere anggala*、*eici*……*eici*、*ocibe*……*ocibe*、*ofi*、*tuttu ofi*、*turgunde* 等，连词在满文复句中的位置与汉文不同，有些连词以后置词的形式出现在句尾。翻译时，后置关联词一般要移到句首。还有的关联词体现在动词词尾的变化上，如在动词词尾接缀 *-ci*，表示条件或假设关系，在动词词尾接缀 *-cibe*，表示取舍关系等，在翻译时，这种关联词容易被忽视，译者应注意将其蕴含的句子关系揭示出来，否则就会影响到全句意义的翻译。

满文复句分为主从复句和联合复句两种，主从复句主要包括有转折、条件、假设、因果等关系复句等，联合复句包括并列、递进、取舍、顺承等关系复句。

1. 主从关系的复句

在主从关系的复句中，主句是句子的中心，从句在意义上从属于主句。翻译时，首先要能够正确地判断出哪个句子是主句，哪个句子是从句。一般情况下，主句位于关联词之后。

在条件关系的复句中，从句提出条件，主句表示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结果。常用的关联词有……*ohode*，*teni*……，*aikabade*……*oci*，*yaya*……*seme*……，*oci teni*……等。

suwede dosika ukanju be gemu amasi bure oci，*mende dosika loca be inu amasi bederebume bumbi*。

汝能将已纳之捕逃归还，则降我之俄罗斯亦发还于汝。《清圣祖实录》

aikabade loca uthai hese be dahafi，*amasi bederefi yaku be jecen obuci musei cooha be aihun de tebufi*，*yaksa i bade karun sindafi jecen i bade baita aku obuki*。

俄罗斯果能遵旨即回，以雅库为界，而我兵驻扎爱浑，则于雅克萨地方安置哨兵，令疆界安谧。《清圣祖实录》

dahaha hūlhai anggala de fu bele burakū oci, coohai sasa geneci ojarahū.

倘不发降贼户口米、麸，则不能与军同行。《随军纪行》

在转折关系的复句中，后面的主句和前面的从句的意思相反或相对，说话人所要表达的主要意思在主句之中。不同的转折关联词所表达的转折意味互不相同。

te udu ere hergen be baitalarakū bicibe, manju hergen, yangiyan i ereci deribuhengge.

此字今虽不用，然满洲文字，实肇始于此。

bi elhe wang be dahame tucifi, elemangga bahafi bedererakū seme gusucuke.

我随康亲王出而不得同归，心中郁闷。《随军纪行》

《随军纪行》的主人曾寿始终盼望着早点从战场上回家与家人团聚，虽然他与康亲王一起从京城出征而来，康亲王回京时，曾寿却不能一起回去，所以十分郁闷。这个转折关系复句充分地表达出曾寿的心理。从整个句子来看，转折关系复句 elhe wang be dahame tucifi, elemangga bahafi bedererakū seme 在句子中作原因状语，表达了 bi gusucuke 的原因。

loca emgeri karu gisun bederebuehēkū bime, elemangga hejen, fiyaka i ergide isitala dosinjifi, durime cuwangname yabume……

俄罗斯总无一次回报，反于黑真、费雅喀之地仍行抢夺……
《清圣祖实录》

在因果关系的复句中，turgunde、ofi、tuttu ofi、uttu ofi、o-hode、jakade 等关联词使用的比较多。有的因果关系复句中没有关联词，这样就要从整个句子的上下文中进行判断。翻译的时候，可以适当地添加关联词，也可以保持原文无关联词的形式。

ere meni an nan gurun i jalan halame gurun de ulara boobai seme, tuttu gala ci hokoburakū narašambi.

此乃我安南世代传国之宝，故爱不释手。《使交纪事》

uncehen tolome orho liyoo gaibure jakade, geren gemu ambula tooha.

因数着尾巴支給草料，众人皆大骂。《随军纪行》

kutule morin unesi hibcan ofi, ambula ališame joboho.

因跟役及马匹极少，很是苦闷。《随军纪行》

tomina sede, ging hecen de niru akū be dahame, jurgan ci šanaha duka tucire biṭhe bufi unggireo.

托密那等在京城无有牛录，故请由部发给出山海关之文书。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2. 联合关系的复句

联合复句的各个分句之间没有主从之分，在意义上是平等的。满文联合复句分为并列、递进、取舍等关系。在并列关系的联合复句中，各个分句分别叙述有关联的几件事情或者同一事情的几个方面。常用的关联词有 bime、jai 等。

jiyanggiyūn oci hoton be tuwakiyara seremšere baita bimbime, cooha be kadalamē icihiyara de hūlahā be gisabure tušan bi.

将军有守城之责，督办有剿匪之任。《同治朝库克吉泰奏折》

dulin oforo šan jafahabi. dulin bethe jafahabi. dulin uncehen delun be jafahabi.

有的抓着马的鼻子、耳朵，有的揪着马的腿，有的拽着马的尾巴和鬃毛。《尸语故事》

sahaliyan ulai golo serengge mukden hecen be dalime karmaha bime, jase jecen be bilume enggilefi, yaya hafan be tuwacihiyara cooha be teksileme, dorgi be dasara tulergi be elhe eiten hacin de hol-bobuhangge gemu hahi oyonggo ofi.

黑龙江翊护陪京，抚临边塞，举凡整军经武，内治外安，在在均关紧要。《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在递进关系的联合复句中，分句的意义由浅到深，由轻到重，由小到大，由易到难，后面的分句的意思更进一层。当然也可以反方向递进。常用的关联词有 *sere anggala*、*dade geli*、*teile akū*、*dere anggala* 等。

jiyang giya, g 'o ciyang, ceng si ere ilan gašan i boo gemu bire-buhe dade, geli orin funcere niyalma buribuhabi.

不仅蒋家、高强、城西三村之房屋皆被冲毁，尚有二十余人被冲走。《乾隆朝八十五奏折》

be herserakū sere teile akū, inu dahin dabatan i suweni oros i baru doro giyan be ilgame faksalame giyangnarakū oho.

我方不仅不昧，亦不再与你俄罗斯分析道理了。《乾隆朝月折档》

在取舍关系的联合复句中，有的分别列出几种情况，供人从中选择。有的选定其中的一种，舍弃另一种或几种情况。常用的关联词有 *sere anggala*……*de isirakū*、……*oci okini*……*oci ojarahū* 等。

ufarabu manggi dahūme gaici, musei coohai hūsun be jobobumbime, geli geren i donjire be sesulebure anggala, tuwakiyaci ojoro hoton bifi ufaraburakū de ele belhen bifi jobocun akū ojoro de isirakū.

与其失之复取，即烦我兵力，又骇众听闻，何如有城可守而勿失，更为有备无虞乎。《乾隆朝满文实录》

3. 多重复句

多重复句是指有多个结构层次的复句，分句间层次关系在两层以上的复句。我们在分析多重复句时，用！表示第一层关系，用||表示第二层关系，以此类推。

tongki fuka akū hergen, daci manju bithei fulehe, | te aika emu yohi bithe banjibume arafi asaraburakū oci, || amaga inenggi burubufi niyalma gemu manju bithe, daci tongki fuka akū hergen ci deribuhenge

be sarkū ombi.

无圈点字原系满洲文字之本。今若不编书一部贮藏，则日后湮没，人皆不知满洲之文字，肇始于无圈点字也。

第一层没有关联词，但是表达的是一种“既然……那么”式的推论，因此这个句子首先是一个因果关系的主从复句。第二层复句中，主句是 amaga inenggi burubufi niyalma gemu manju bithe, daci tongki fuka akū hergen ci deribuhenge be sarkū ombi, 表示假设的结果，aika……oci 作为第二层的关联词，引导假设状语，主句的主干由……burubufi, niyalma……sarkū ombi (……湮没，人……不知) 两个并列句组成。

si alame ohode || uju be gehese. | mimbe ala seci, || uju be on-
cohon gehese……

你要是想讲(故事)，就点点头；要是让我讲(故事)，你就仰仰头。《尸语故事》

ohode、seci 都表示“若、设若”的意思，作者使用两个同义的关联词，使两个假设关系的主从复句组合成一个取舍关系的并列复句，这就构成了一个多重复句。在这个多重复句中，第二层的两个假设关系复句的主句也都在关联词之后，这为我们判断主句提供了一个简便的方法。

当复句层次比较多时，译者更要认真分析结构关系。

⊖erei dangse i hoošan, aniya goidafi manaha || ⊖bime araha her-
gen te i hergen ci encu takara de mangga turgunde, | ⊖abkai wehiyehe
i ninggucci aniya, ortai, sioi yuwan meng de hese wasimbufi, tongki fu-
ka akū hergen be tuwame te i hergen kamcibume juwan juwe uju be da-
hame, emu yohi bithe banjibume arabufi, fe dangse be afaha tome
hoošan jibsime biyoolafi dasame kiyalafi namun de asarabuhabi.

因该档之纸，年久糟旧，且所写之字，异于今字，难以辨识，故于乾隆六年鄂尔泰、徐元梦奉旨上谕按无圈点字，兼书今

字，依十二字头，编写一部，将老档逐页托裱，重订存库。

这个复句包含两个层次，三个分句。分句①和②合成一个分句组，表示原因，与分句③用 *turgunde* 关联，分句③表示结果，这是第一个层次。分句①和②是并列关系，用 *bime* 关联，这是第二个层次。

面对这样一种多重复句，首先应弄清楚句子的语法结构，搞清楚各层意思之间的逻辑关系。既然这个句子有 *bime* 和 *turgunde* 两个关联词，译者首先就要紧紧抓住这两个关联词，分辨主句、从句，分辨第一层复句、第二层复句。

在分析多重复句时，要按先易后难的原则，把易于识别、判断的部分（主语、谓语）先进行翻译，最后翻译一时拿不准的部分。在长句中，修饰成分很多，常出现大量的从句、短语以及同等成分等。而连词 *jai* 连接的同等成分，尤其是远距离的同等成分，更需特别注意。

① *si weijubucibe*, ② *fujin be gajici ojarahū bihe*. | ③ *bi moo i funghūwang ararakū bici*, ④ *han de cooha geneci ojarahū*. ⑤ *fujin be boo leoseci tucibuci ojarahū bihe*. || ⑥ *bi mini funghūwang ni dolo tebufi gajihā be dahame*. ⑦ *fujin be mini bahara giyan*.

你虽然救活了他，却不能找回福晋。如果不是我做了一个木凤凰，就到不了汗那里，也就不能把福晋从楼上接出来。既然福晋是坐我的凤凰回来的，福晋就理应归我。《尸语故事》

这个多重复句包含三个复句，七个分句。分句①和②合成一个转折关系复句，③和④、⑤合成一个假设关系复句，⑥和⑦合成一个因果关系复句。分句④和⑤合成一个分句组，表示假设条件实现后所产生的结果。

在满文档案中，很多结构复杂的长句关系也十分复杂，经常出现从句中包含从句的现象，或者是修饰性定语、状语太长的现象。在翻译此类长句时，首先把复杂长句层层剥离，分成相对独

立的分句，然后逐个翻译这些分句，直至把整个句子意义表达出来。

4. 复句的翻译方法

经过认真分析，透彻理解复句的句子关系、层次以后，便可着手进行翻译。在翻译中，可调动各种翻译技巧，如增减、变换、分合等方法。要做到既忠于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使表达尽可能合乎汉语习惯。单从复句本身翻译来说，应该注意运用以下方法：

第一，紧紧抓住关联词，分辨复句的关系和层次。关联词是复句最显著的标志，确定复句的关联词及其意义，是翻译复句的首要条件。不同的复句由不同的关联词进行引导，一旦关联词的翻译出现错误，就会直接导致整个句子关系层次的混乱。一方面译者要熟记满文为数不多的关联词，另一方面要积极依靠满文工具书的帮助。

第二，找出主句，从整体上把握主句的主干内容。主句是复句的关键部分，确定主从句关系后，译者就可以调运各种翻译方法，充分理解主句的意义并用汉文准确地表达出来。

⊖hangsi ci amasi, tojin, meihe, beten bira de jalufi, bira duranggi ofi, || ⊖muke bisakade, ⊖jugūn buribufi, niyalma yabuci ojurakū, ⊖ehe sukdun de goici ⊕bucembi. | ⊕tuttu ofi meni boo be alin i ninggude arahabi……

清明之后，孔雀、蛇、蚯蚓充斥河中，流水混浊。一旦河水泛涨，道路即被淹没，人不能行。倘中瘴气，则必死无疑。故我等之房屋皆建在山上。《随军纪行》

我们确定分句⊕为主句后，逐渐建立起它与其他分句的关系。主句翻译完成后，依照复句的层次顺序，对第二层复句的主从关系继续进行剖析。这个多重复句比较特殊，第一层关系为分句⊖、⊖、⊖、⊖、⊕与⊕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层为分句⊖与

㊟、㊟组成的分句群、分句㊟与㊟、㊟组成的分句群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三层为分句㊟、㊟之间的条件关系、分句㊟、㊟之间的假设关系。我们发现，原文各个分句的关联词在译文中并没有进行全部转换。如分句㊟结尾处的 *ofi* 应该翻译为“因为”，但汉译文中没有与其对应的意义。尽管如此，并不影响我们对原文的理解。

第三，适当增加或减少关联词，使译文的层次关系更加清晰。如满文的多重因果关系复句，往往多次出现表示因果关系的关联词。

beise ini coohai tuwakiyaha ba labdu seme futalafi, komso ojoro jakade, || yoktakū ofi, | ini niowanggiyan tu cooha sunja minggan, manju cooha duin tanggū be, bi gi guwan i bade tuwakiyaburne unggihe.

贝子称其兵丁防守之地面多，然经丈量，不多而少，甚愧之，故令其率绿营兵五千、满洲兵四百往守壁鸡关。《随军纪行》在译文中，并没有“因为、由于”等词，而只有一个“故”字，就已经将句中的因果关系表达得十分清晰。

无论句子的成分和层次多么复杂，只要了解清代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熟练掌握满文词汇和语法，准确把握满族语言文字的文化内涵，就能适应满文翻译研究工作的需要。

七、满文的标点符号

我们很容易发现满文标点符号与汉文标点符号的差异。满文句子的标点符号只有两种“.”和“.”，前者相当于逗号、顿号，后者相当于句号。目前用罗马字母转写满文文献时，多数译者沿袭原文的标点，“.”改为英文标点中的逗号，“.”改为句号。还有的译者将各种汉文标点符号直接加入到罗马字母转写的满文文献中，这也将有助于读者的阅读理解。

在实际应用时，满文标点符号的使用十分灵活，同一个标点符号既表示句子结构的停顿，也表示语气停顿的符号，更多的时候是表示语气的停顿。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翻译的难度。有时，通篇只有结尾处有一个“。”，似乎通篇是一个句子，其实不然。如：

julgei ming gurun i forgon de, 在古代明朝的时候,
 emu lolo sere, 一个叫罗罗
 gašan bihe, 有村子
 ere tokso de tehe, 住在一个村庄
 emu baldu bayan sere, 一个叫巴勒都巴彦
 gebungge yuwan wai, 有名的员外
 boo banjirengge, 家生活得
 umesi baktarakū bayan, 非常富裕, 富裕到容纳不下
 takūrara ahasi morin lorin jergi toloho seme wajirakū, 使用的奴才、
 马、骡等数不完
 se dulin de emu jui banjifi ujime, 中年时生养一子
 tofohon se de isinafi boo ahasi sabe gamame, 到了十五岁, 领着
 家奴们
 heng lang šan alin de abalame genefi, 去横琅山打围
 jugūn i andala nimeku bahafi bucehebi, 途中得病死了
 tereci enen akū jalin facihiyašame, 从此为没有后代着急
 yuwan wai eigen sargan, 员外夫妻
 damu sain be yabume, 只行善
 juktehen be niyeceme weileme, 补修寺庙
 fucihi de kesi baimo hengkišeme, 向佛磕头请恩
 enduri de jalbarame, 向神祈祷
 ayan hiyan be jafafi, 拿着蜡香
 ba bade hiyan dabume, 到处烧香

geli yadahūn urse de aisilame, 又帮穷人
umudu be wehiyeme, 助孤儿
anggasi be aitubume, 救寡妇
sain be yabufi iletulere jakade, 因为行善显著
dergi abka gosifi susai se de araka seme emu jui ujifi, 上天怜悯,
刚刚五十岁生了一个儿子

ambula urgunjeme gebu be uthai susai sede banjiha, 非常高兴,
于是, 五十岁生的

sergudai fiyanggu seme gebulefi, 取名色尔古代·费扬古
tana nicuhe gese jilame, 像东珠一样地疼爱
yasa ci hokoburakū ujime, 不离眼睛地养育着
sunja sede isinafi tuwaci, 到了五岁, 一看
ere jui sure sektun, 这个孩子聪明伶俐
gisun getuken ogoro jakade, 说话明白, 所以
uthai sefu solifi, 就请了师傅
boode bithe tacibume, 在家教书

geli coohai erdemu gabtān niyamniyan be urebufi, 又练习武功马
步射箭

šun biya geri fari gabtara sirdan gese hodon ofi, 日月恍惚像射的
箭一样快

tofohon sede isinafi, 到了十五岁

gaitai emu inenggi sergudai fiyanggu ini ama eme be acafi, 突然一
天色尔古代·费扬古见他的父母,

baime hendume, 请求说

mini taciha gabtān niyamniyan be cendeme, 试试我学的马步射箭
emu mudan abalame tuciki sembi, 想要出去打一次围
ama, 爸爸

gūnin de andaka be sarakū, 心里不知如何想

sehede…… 说了……

这是《尼山萨满》(海参崴本)的开篇部分。为便于分辨标点,每遇标点即另起一行。在连续使用42个标点“.”以后,才出现一个“,”标点。而这一个“,”标点,仅相当于汉文的逗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语篇的译文:

在古代明朝的时候,有一个罗罗村,村里住着一个有名的巴勒都·巴彦员外。他家生活得非常富裕,富裕到容纳不下,使用的奴才、马、骡等数不完。中年时,生了一个儿子。十五岁时,他领着家奴们去横琅山打围,途中得病死了。从此,员外夫妻为没有后代着急,只好行善,补修寺庙,向佛磕头请恩,向神祈祷,到处烧香。又帮穷人,助孤儿,救寡妇。因为行善显著得到上天怜悯,刚好五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员外夫妻非常高兴。于是,给五十岁生的儿子取名为色尔古代·费扬古。爱如东珠,目不转睛地看着。到了五岁一看,这个孩子聪明伶俐,说话明白,所以就请了师傅在家教书,又练习武功、马步射箭。日月嗖嗖地像射出的箭一样快,到了十五岁。突然,有一天色尔古代·费扬古见了他的父母,请求说:“想试试我学的马步射箭,想要出去打一次围,爸爸,不知你心里如何想?”

译者的翻译和断句可能存在各种漏洞,但满文标点和汉文标点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也有一些文献,通篇都用“.”,我们也要加以分辨,这样的语篇可能只是一个句子,所以不要直接套用汉语标点符号。同时,满文动词的时、态、式等语法现象可以充当断句的最佳辅助手段。尽管满文的标点符号少,仍然可以作为断句的一种辅助手段帮助译者理解全篇的层次和内容。

第六章 修辞的翻译

修辞是一种语言现象，是在语言表达内容和语言环境确定的前提下，调动语言和非语言因素，用加工后的最恰当的语言形式获取最理想的表达效果的语言加工实践。^① 修辞与语音、词汇、语法的关系复杂而密切，同一意义可以选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进行表达，同一语言形式在不同的语境中又有各自特点和表达效果。恰当的修辞手法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语言形式，增强语言表达效果。满汉两种语言都十分注重使用修辞，力求产生最佳的语言表达效果。修辞的翻译同语音、词汇、语法翻译紧密相连，同样是满文翻译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满文的辞格

常用的满文辞格主要有比喻、排比、夸张、对偶、双关等，这些辞格的运用充分体现了满文辞格的民族美学功能、认知功能和语义功能。由于满文早已失去社会交际作用，满文辞格作为语言艺术的表现形式，其功能必须借助于翻译才能广为人知。

1. 比喻的用法和翻译

比喻是最常用的满文辞格。比喻是用相似的事物打比方去描

^①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1997年7月第2版，200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绘事物或说明道理的一种辞格，它可以使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使意义抽象的事物变得具体，使高度概括的事物形象化。比喻可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满文比喻可以分为明喻、隐喻、借喻，其中明喻最常见。明喻的特征是在本体和喻体之间使用 *adali*、*gese* 等喻词。如：

hūlhai piciyan turi tasgara adali sindambi.

贼之枪声犹如爆豆。《随军纪行》

sufan halgime jai meyen i cooha de nikenjihe be, meni geren i gab-tara de, sirdan sengge bula i adali, sufan burulame alin i baru genehe.

大象包围了第二队兵丁，我们众人射箭的时候，箭像刺猬的刺一样（刺向大象），大象往山的方向败走。《随军纪行》

喻词 *adali* 将其前后的本体和喻体联系到一起，形象生动，有声有色，使读者仿佛看到了八旗兵在南方战场上的浴血奋战情景。

yuwan wai emgeri donjire jakade, uju ninggude akjan guwehe gese haji jui seme surefi uthai oncokon tuheke.

舅外一听到（这句话），头顶上好像雷响一样，喊了一声“亲儿”就仰脸倒下了。《尼山萨满》

barun be tuwaci, hada i gese de sabumbi. udu hacin yali alin i gese muhaliyahabi, arki mederi gese tebume sindahabi.

远远望去，简直成了一座山峰。各种肉类堆积如山，酒陈放得像海一样。《尼山萨满》

巴勒都·巴彦在听到第二个儿子的死讯时悲痛欲绝，为祭祀儿子摆上了最好的酒肉，并再三请求尼山萨满前往家中救人。比喻的应用渲染了《尼山萨满》的故事情节。

šunggayan beye sunggeljeme fodoho, gese uyaljame.

苗条的身体摇摆着，像柳条一样晃动。《尼山萨满》

ere šanggiyan biyai adali suhe, jeci wajirakū nimenggi, ufa tanggū

hule tebure alha fulhū, tanggū ursu futa unggihebi.

送来这把白色月牙大斧、吃不尽的油、能装百石粮食的花口袋和百层绳子。《尸语故事》

通过上述几个例句，不难看出，比喻的运用形象地反映出作者对事物的观察和认识。只要译者忠实地传达原文作者所运用的比喻，就能够准确、贴切地在译文中再现比喻辞格。

为避免重复，作者有时交替使用喻词，译者也应调用不同的汉文喻词。

mudalime hergihe ula i mudan muduri meihe hayaha adali, torhome faliha hada i arbun tasha lefu dodoho gese.

弯弯曲曲环绕的江如龙蛇盘绕，环绕四周交结的峰似虎熊蹲坐。《官便漫游记》

敖拉昌兴对雅克萨城周围的山峰、江河的描写生动形象，这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观察，也渗透着作者对处于龙蛇盘绕、虎熊蹲坐的山河保护之下的边城要塞雅克萨城的深厚感情。

jekengge mini dere cira sohon, uju coko i umgan i gese, yasai hūntahan uthai wahūn behe teišun muheliyen i adali, simhun saniyaci coko wasiha i gese, olhon i tuwara de mangga, bodome gūnici baktakū singgeku dolo, sahaliyan šugi i adali……

(吃大烟)吃得我脸色黄，头如鸡蛋，眼眶就像臭墨铜圈。伸手指如鸡爪，干得难看。料想是脏腑内如黑漆一般……《烟鬼叹》^①

原文交替使用 gese 和 adali，译文则交替翻译为“像、如”，连续使用四个明喻，生动地刻画出烟鬼的丑态。

隐喻经常使用 serengge (是)、ombi (成为) 等喻词，使本体

^① 赵志忠：《清代满语文学史略》，235 - 237 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

和喻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nenehe jalan i han sai mungan serengge, enduri fayangga i tomoro babe dahame, giyan i ciralame tuwakiyaci acambi.

前代诸汗陵寝，神灵所栖，理应严为守护。《顺治朝上谕》

这句话的意思是：前代汗们的陵寝是神灵栖息的地方，理应严密地看守。句中的 *enduri fayangga*（神灵）喻指明朝皇帝，*enduri fayangga i tomoro ba*（神灵所栖息的地方）喻指 *nenehe jalan i han sai mungan*（前代诸汗的陵寝，即明朝诸位皇帝的陵寝）。这个句子没有使用 *gese*、*adali* 喻词，而是用 *serengge*（是）直接在本体和喻体之间建立联系，同样鲜明地表达出顺治皇帝对明朝皇帝陵寝保护的态度。

batai giran alin bigan de sektehebi, eyehe senggi birgan ohobi.

敌尸铺满山野，血流成河。《太祖大破明师于萨尔浒之战事文》

这句话意思是说，敌人的尸体已铺满山野，所流的血已成小河沟。*birgan* 喻指 *eyehe senggi*，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河。*ohobi* 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形象地描绘出战争的惨烈。

在只有喻体，没有本体，或者上文已经交待过本体的情况下，直接借用喻体来代替本体的借喻手法在满文中也比较常见。

ereci amasi niowanggiyan šanggiyan arsari ucūri, belei hūda wesike erinde, ehe hūdai urse yadara irgen be ergeleme akbume, mangga hūda gaimē bele uncarangge bisire be boljoci ojarahū.

嗣后，遇青黄不接之时，米价腾贵，或有不孝贾人勒掯贫民，重索价值，亦为可知。《雍正朝议覆折》

niowanggiyan šanggiyan arsari ucūri 意为“青黄不接”，比喻庄稼还没有成熟，陈粮已经吃完，粮食出现暂时的缺乏。句中既没有本体，也没有出现喻词，而是直接用喻体 *niowanggiyan šanggiyan arsari ucūri* 来比喻新粮和旧粮之间出现的间断问题，属

于借喻。

2. 拟人的用法和翻译

sonjome baha akdun morin jakūn boco fiyan adali akū bicibe, erdemu banin umesi nomhon. udu ildamu ferguwecuke colgoroko mudan secibe, hono yalure de sofidame buldurire endebuku komso.

选就善马八匹，毛色莫一，德行颇驯，虽非权奇倜傥之才，尚少泛驾失蹄之轶。《光绪朝锡伦奏折》

ildamu、ferguwecuke、colgoroko 都是用来形容人的词汇，这里用来形容马的品性。

3. 夸张的用法和翻译

夸张也是满文中常用的一种辞格。通过对人、事物进行扩大或缩小的描述，故意夸大事实。运用夸张辞格能够更鲜明地表达出作者的感情和态度，引起读者的联想和强烈的共鸣，有利于突出事物的本质和特征。夸张经常借助于比喻等辞格，翻译时应该注意。

barun be tuwaci, hada i gese de sabumbi. udu hacin yali alin i gese muhaliyababi, arki mederi gese tebume sindahabi.

远远望去，简直成了一座山峰。各种肉类堆积如山，酒陈放得像海一样。《尼山萨满》

geren niyalma ukulefi songgoro jirgan de abka na gemu dorgimbi.

众人放下帽沿哭泣，天地都被声音震动了。《尼山萨满》

上述夸张辞格都选自《尼山萨满》传说。通过对事物的夸张描写，使读者仿佛亲眼看到相关人物、事物的形态、动作，

如果只是叙述一个事实就不能算作是夸张。

tubihe efen dere sirandume faidahabi.

摆着各种果品和饽饽的桌子望不到边儿。《尼山萨满》

goidaha akū geren niyalma gari miyari seme meyen meyen tukiye fi hūwa de jalu faidame sindaha.

不一会儿，众人喧闹着把准备好的物品在院子里最得满满的。

这两个例句就不能算作夸张。

hujufi gūnici, aha emu dubei jergi hūlhi monggo aha.

伏思，奴才一介庸愚蒙古世仆。《库克吉泰奏折》

在官员的奏折中，经常能够看到类似的谦恭之词。emu dubei jergi hūlhi 意为“一个末等的糊涂”，在公文中则译为“一介庸愚”。这种为了表明自己的卑微和皇帝的尊贵而采用的夸张手法在满文档案中经常可以看到。

4. 双关的用法和翻译

运用词汇的语音或者词汇所具有的自然条件，使其在特定的语境中能够表达出内外两种意义，这种辞格就是双关。双关语含蓄曲折，意喻深刻。满文双关语出现的不多，津曲敏郎先生在《尼山萨满》传说中找到了满文双关语。

tuttu oci, uyunju se jalgan be nonggiha, jai nonggici banjinarakū oho. sergudai ereci amasi ninju aniya nimeku akū, tanggū aniya targa akū. ura šurdeme uyun juse ujikini, jalan aššame jakūn jui sabukini. uju funiyehē šartala, angga weihe sortolo, dara musutele, yasa ilhanara tala, bethe bekterere teile. umuhu de siterne, guweye de hamtame banjikini.

如果是那样，我给他增寿 90 年。我不能再增加了。塞尔古岱从此 60 年无病，百年无禁忌，膝下有九子，他可见八子传代，直到他的头发变白，他的牙齿变黄，他的腰变弯，他的眼睛变浑浊，他的脚变跛，不能站着排便，不能蹲下去。《尼山萨满》^①

在添加 sa、se、so、ta、te、to 等词尾形式，满文名词就变为

^① 津曲敏郎：《关于〈尼山萨满传〉中一段文词的探析》，载《满语研究》，1995（1）。

复数形式。jui (儿子) 的复数形式为 juse, 九个儿子应写作 uyun jui, 而不是例句中的 uyun juse。uyun juse 的用法本来属于语法错误,《尼山萨满》的作者明知故犯。在这段话中,他同样能够正确使用 jakūn jui (八个儿子),当然不会不知道 uyun juse 是错误的用法。有趣的是,我们将 uyun juse (九个儿子)与句首部分的 uyunju se (九十岁)对比一下,确实可以看到满文词汇的谐音手法。

在《尸语故事》第二十一篇《吉鲁赫的故事》中,连续使用双关语。^①

mafa hendume hefeli be secefi waliya sere jakada. jiruhe jui hefeli be secefi booi ninggude maktafi jihe.

老人说:“你给他揉揉肚子,让他尿出来!”吉鲁赫割破孩子的肚子,把孩子扔到房顶上,就回来了。

译者在该句注释中写到:“揉、割破,原文为 secembi。《总汇》、《满和》为 secimbi。这里是双关语,可以理解为‘割破、划开’,似乎又可以理解为‘揉’。”吉鲁赫正是用这个双关语杀死了孩子。

mafa hendume, si genefi coo jafafi, terei uju be hūwalafi coo gajime jio. jiruhe genefi, hehei uju be hūwalame wafi coo gaifi jihe.

老人说:“你去拿锹把她的佛头打破,然后把铁锹拿回来!”吉鲁赫前去用铁锹打破妇人的头,把她打死,把铁锹拿了回来。

uju 也是一个多义词,意为“头、佛头”。佛头是满族人插在坟上的一种纪念物。通过上下文的提示,原文读者可以直接从满文同义词上看出双关语的运用,译文读者只能从注释中了解到这个辞格的运用。

^① 季永海译:《尸语故事》,80、214~215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以上列举的满文双关语都属于谐音双关，这种利用同音词产生的语义双关现象很难转换到汉文中。如果不加注释，译文的读者根本不会察觉到满文双关语的妙用。如果想让译文读者直接领略到原文双关语的独特风格，就必须引用译语的双关语对原语的双关语进行改造，才能保留住双关辞格的应用效果。这对于两种语言的转换而言，难度是相当大的。

汉文的谐音双关语比较常见，仅就译入满文中的汉文谐音双关语而言，我们可以从康熙年间曾寿的满文日记《随军纪行》中找到例证。

gūwa hendume, jabjan serengge mang kai, waci jiyanggiyūn de ehe sehe.

有人云：“蟒者莽也，杀之，于将军不利。”《随军纪行》^①

清代，称呼满族官员多以其名字的第一个音节相称，如黑龙江将军 *iiktangga*（依克唐阿）被称为黑龙江将军 *ii*（依）、吉林将军 *fumingga* 富明阿被称为吉林将军 *fu*（富）。例句中的将军名为 *manggitu*（莽吉图），第一个音节 *mang* 与蟒谐音，所以有人认为莽吉图杀蟒是不吉利的。虽然曾寿的日记是用满文写的，但笔者以为这句话应首先出自汉语。曾寿用满文记述时，将蟒译成 *jabjan*。从满文词汇 *jabjan* 与 *manggitu* 的音、义来看，二者丝毫没有谐音双关的联系。曾寿的日记仅仅把汉文中的词汇含义表达出来了，但汉文原有的谐音双关被消耗掉了。

5. 委婉语的用法和翻译

委婉语也属于一种辞格。满文中用 *akū oho* 为“死、已故”之意，有时也用 *debuhe*“终了、完了”来表示死亡。

① 季永海译注：《随军纪行译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songgoro be nakafi emgeri hengkilefi hendume belin^① age jugūn de nimeme beye dubehe, mini beye neneme mejige benjime jihe. yuwan wai utulihe akū ai jaka dubehe seme fonjirede, shalji jabume waka belin age beye akū oho.

阿哈尔吉停止了哭泣，磕了个头道：“呆阿哥在路上病重身亡，我事先来报丧的。”员外没有听清说什么，问道：“什么东西完了？”阿哈尔吉答道：“不是，是呆阿哥身亡。”《尼山萨满》

6. 排比的用法和翻译

排比是一种颇富表现力的辞格。不仅单句、复句可以构成排比，各种句子成分也都可以排比。排比是将结构相同或者相似、语气一致、意义密切关联的句子和句子成分排列起来，以达到增强语势，加深感情的辞格。排比主要用于说明道理、抒发感情。

abalaki sefi uthai aba sarafi gabtarangge gabtambi, geli gidalarangge gidalambi, giyahūn maktame indahūn be cūkuleme amcabumbi.

于是，要打围的撒开围场，射箭的射箭，刺枪的刺枪，放鹰唤狗地追赶。《尼山萨满》

belin age de yarure ilha boco alha akta morin juwan, tuwai boco jerdēn akta morin juwan, aisin boco siren akta morin juwan, hūdun kerī akta morin juwan, šanyan boco suru akta morin juwan, behei boco sahaliyan akta morin juwan, gemu belhehe .

呆阿哥骑的花色花驢馬十四，火紅驢馬十四，金黃色驢馬十四，快速黎花驢馬十四，白驢馬十四，黑色黑驢馬十四，都已預备好。《尼山萨满》

满文排比手法既富有表现力，又具有民族独特性。

uju funiyehe šartala, angga weihe sortolo. dara musutele. yasa il-

① belin有两种译法，一是 beliyen，痴呆的，傻的；一是 beile，贝勒。beliyen age 意为“憨阿哥、呆阿哥”。

hanara tala bethe bekterere teile.

一直（活）到头发变白，一直（活）到牙齿变黄，一直（活）到腰背变弯，一直（活）到眼睛变花，一直（活）到腿脚变瘸。《尼山萨满》

这里所采用的排比句式属于满文语法的排比。每一句话都以直至副动词的后缀形式 tala、tele、tolo 结束，表示“直至、直到”的意思。原文用排比的句式充分表达了让塞尔古岱长寿的美好愿望，提高了表达效果。这样的排比句式结构紧凑，语势强劲，能够产生音韵节奏的和谐，阅读起来同样朗朗上口。翻译时虽然无法复制音韵节奏，但应该模仿原文的形式，尽可能在副词上再现排比句式，以达到与原文尽量接近的表达效果。

tereci tere jui weihu de tefi eyen be dahame wasime genehei, muke juwere dogon de isinafi dalin de isinafi dalin de skūnafi, burha be bukdaifi, suiha be sujafi mulan arafi mulan i dele tefi.

于是，那个孩子坐着小船，顺着水流下去。到了运水的渡口，到了岸，到了对岸，折柳条，割艾蒿，做凳子，坐在凳子上。《满洲实录》

通过一连串动作的排列，使读者看到布库里雍顺在不停地前进。

yang cun i mudan be alhūdame, amba jilgan. acigiyame, den jilgan. dekenime, haihūngga mudan hayaljame narhūn jilgan nandame yayame baire.

（尼山萨满）模仿着阳春调，大声时摇动，高声时略微跳起，声音柔和时摇尾，细声时乱儿乱儿地祈求。《尼山萨满》

作者将尼山萨满跳神时的声音和动作组合起来，排列成四个单项，增强了语言的气势，突出展现了萨满跳神的情景，使静止的文字叙述具有十足的动感。

jabjan teifun jafafi muduri teifun be meiherefi meihe šusiha be jafafi.

(七世白祖)握着蟒杖,扛着龙杖,操着蛇鞭。《倭车库特勒根神歌》

通过三个排比项,充分表现出七世白祖的威仪。通过例句分析,我们看到排比至少是三个句子或句子成分的排列,不仅可以重复使用词语,而且所排列的各项字数不必相等。这与对偶是完全不同的。

《瓜尔佳背灯祭神歌》^① 大量使用排比句式。在下面这段神歌中,除了排比句式……erinde 以外,还附以 deyeme gasha——feksime gurgu、aisin coco——menggun coco、mucen sukdun——jun taha yaha 的对偶,形象地说明了满族萨满文化的祭祀场面。

deyeme gasha dethe murire erinde
feksime gurgu fekume jailaha erinde
aisin coco asha murime erinde
menggun coco weihun hayaha erinde
mucen sukdun gidaha erinde
jun taha yaha mukiyehe erinde

飞鸟拧翅的时候

走兽躲跳的时候

金鸡拧翅的时候

银鸡盘旋的时候

锅气压上的时候

灶火熄灭的时候

通过对时间的渲染,萨满神灵降临的气氛逐渐被制造出来。这种排比辞格在神歌中运用得非常多。

^① 赵志忠:《清代满语文学史略》,56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

7. 对比的用法和翻译

把两种不同的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即是对比。通过意义上的对比，可以鲜明地表达出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表达出作者对事物的态度。

sain, amba de akū, ehe, ajige de akū. sain niyalma, sain be yabure inenggidari elerakū, ehe niyalma, sain akū be yabure inu inenggidari elerakū.

善不在大，恶不在小；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劝善要言》

通过 sain 与 ehe、amba 与 ajige、sain niyalma 与 ehe niyalma 的对比，充分表明了人们对善恶的观点。

有时语篇中的对比占有很大篇幅，往往对比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词句，而是深邃的人生哲理。如《满文老档》记载：

nenehe dergi taidzu i fonde, meni jeringge cimaha abalambi seci, enenggi giyahūn maktambi mumuhu feshelambi. aba de gamarakū ohode, songgome dahambihe. te i juse be tuwaci, hūdai ba be šurde me hokorakū yabumbi, efin sehjen de dosikabi.

昔太祖时，吾辈得知明日出猎，即于今日调鹰蹴球。若不令往，必随行泣请。朕观今之子弟，惟游逛市井，耽于戏乐。《满文老档》

通过 nenehe dergi taidzu i fonde 和 te 不同时期对比，说明满族人狩猎、征战观念的变化，真切地表达出皇太极对满族子弟的痛惜之情。

mergen hoton non ulai julergi de ilihabi, tulergi hoton i boigon fu sunja duka, šurde me jakūn ba funcembi. dorgi hoton duin duka, moo i weilehebi, šurde me ilan ba funcembi.

墨尔根城建在嫩江以南。外郭土墙，五门，周围八里余。内城四门，以木修造，周围三里余。《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通过 tulergi hoton 和 dorgi hoton 的对比,更鲜明地介绍了墨尔根城的建筑格局和规模。

二、满文修辞的文体风格

通常情况下,修辞是文学作品最常运用的语言艺术。清朝建立以后,逐渐形成一整套的文书档案管理制度,公文的撰写日益严谨、规范。政论体裁的满文档案在满文文献中占有绝对数量,直接导致满文辞格相对匮乏。虽然在诏令文书中排比、对偶、对比等辞格的运用十分广泛,但这类文书大多套用汉文公文的固定格式,如光绪元年黑龙江将军丰绅诰命记载:

jase jecen de horon be selgiyebure be dahame

temgetu doro bufi

dergi jiyanggiyūn setne wesihulembi

sain tulergi bade hesei afaure be dahame

tatan odo de tefi

coohai ejen i bodogon be selgiyembi

威宣阃外牙璋,高上将之权;

锡命师中玉帐,播元戎之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虽然前后两个部分的满文词句结构相同,语法功能相同,词句对称排列,但却因为来源于汉文骈体文,所以不能列为满文修辞范围。在题奏文书中,众多官员在表示自己的谦卑时普遍使用“一介庸愚”等谦词,其中也使用了比喻,但多半作为满文档案中的公文成语使用,基本丧失了修辞的语言艺术功能,失去了修辞加强表达效果的目的。因此,满文档案中的修辞无法与满文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公文文书修辞的匮乏不仅限于满文档案中,几乎所有语种的公文都是这种情况,这是由公文文体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修辞的研究大多从文学

作品入手。

尽管《尼山萨满》在世界满学范围中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和地位，但满文文学作品的稀少也是不争的事实。满文文学作品寥寥可数，可供研究的只有《随军纪行》、《异域录》、《尼山萨满》等等。近年来，一些新的萨满神歌不断被发掘出来，或多或少地丰富了满文文学宝库，也为满文修辞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

从《异域录》的翻译就不难看出满文修辞翻译的文体差异十分显著。清康熙年间，图理琛作为使团成员，出使土尔扈特部，并将所见所闻撰写成一部满文游记，名为 *Lakcalaha Jecen Babe Tuwabure be Ejehe Bithe*，^① 汉文名为《异域录》。在康熙皇帝的支持下，《异域录》首先被翻译为汉文，以后又被翻译为多国文字，得到广泛流传。我们从《异域录》中比喻辞格入手对满文修辞翻译的文体风格进行分析。

alin i wehe jergi jergi meihe hayaha gese dabkūrilame banjihabi.
niyalmai hūsun i weilehe adali.

其山之石，蜿蜒层叠，形如盘蛇，犹人力为之者。

山石如一条条蛇盘绕，重叠长着，似人力所造。

holo i dolo orho umesi luku fisin hacingga bocoi bigan i ilga na be
sekte me ilakange nirugan i gese, gincihyan saikan yasa jerkišembi.

谷内之草畅茂，野卉烂漫铺地如画，鲜耀夺目。

山谷内草非常繁茂，各色野花铺地，像画一样鲜艳夺目。

emu hacin i wehe gemu falanggū i gese farsī giyapiname banjihabi,
niyalma jergi tukiyerne gaifi baitalambi, tukiyerne gaiha neklicen wehe be
tuwaci, neklicen bime genggiyen, bolo aiha i adali.

一种石片其大如掌，层叠而生，人皆按层揭取而用。视其所揭石片，薄而透明，似玻璃琉璃之类。

① 今西春秋：《校注异域录》，日本天理大学，1964。

一种石像整个手掌心一样，层叠而生，人层层揭开使用。看揭取的薄片，像玻璃琉璃一样。

dunggan use i gese ajige menggun i jiha be baitalambi.

用瓜种大小银钱。

用西瓜籽一般的小银钱。

《异域录》属于散文游记，图理琛撰写的满文原文叙事清晰，所运用的满文词句也是十分随意的，通篇游记给读者带来了异域地理文化的强烈冲击。清代翻译《异域录》是官方行为，所使用的是官方通用的书面语，即公文语言，其译文也偏向于公文文体。不能否认，图理琛在游记中有意识地使用了一些公文语言。如：

mini yerhuwe umiyagan i gese beye šengdzu gosin hūwangdi i horon hūhuri de ……

予草茅微贱，仰赖圣祖仁皇帝天威……

meni enduringge han, enduringge erdemu umesi badarafi, irgen be fulgiyan jui i adali gosime, eiten ergengge be gemu banjire babe bahaburne dorgi tulergi, goroki haciki ilgarakū, emu adali gosime tuwame kesi isibumbi, abkai gese banjibure de amuran.

我大皇帝圣德广运，爱民如子，凡有血气者，俾皆得生计。不分内外远近，一视同仁。遍施恩德，好生如天。

尽管清代有完整的《异域录》汉译文，近人则不断推出新的译文，目的在于摆脱原有译文的公文文体的影响，使其更适合于现代人的阅读习惯。

三、满文修辞的翻译方法

在满文修辞翻译中，译者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方法：一是保留满文辞格，直接将满文词格转换为相应的汉文辞格。如满文比喻

的喻词 *adali*、*gese* 可以直接翻译成“如、似、好像、仿佛、宛然”等汉文喻词，直接体现出满汉辞格的对应关系。二是对于一些满文辞格进行“再创作”，利用汉文词句的语义特点，再现满文辞格的表达效果。如满文谚语 *indahūn ujici, nimanggi latumbi, niyalma ujici, senggi latumbi* 本意为“养狗粘雪，养人粘血”，经常被翻译为“养狗有恩，养人无恩”。这样就将满文谚语的对比辞格经过加工改造为汉文辞格。三是对无法转换的满文词格，译者应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如双关语的翻译问题。

修辞的运用同样呈现出语言文化的民族融合性。在满汉民族的交往过程中，满族不断地学习使用汉语文原有的一些修辞手法。

giru muru ara, hocihūn age ara, fiyan banin ara, pan an i gese ara, saikan age ara.

样子啊喇，俊阿哥啊喇，脸色天生啊喇，像潘安一样啊喇，美阿哥啊喇。《尼山萨满》

自古以来，讲到男子容貌俊美都以潘安作比喻。《尼山萨满》中，色儿固岱费扬古被自己的父母比做潘安，凸现了汉族文化的渗透。在长时间的言语应用中，很多修辞现象不仅难以分辨民族来源，而且广泛深入的使用也逐渐使一些修辞失去了增强语言表达效果的作用，发展成为一种固定的语言现象。

aha i morin indahūn i gese ejen be naršara seri sere unenggi be inu bahafi tome de emgeri tucibuki aljabaharakū karama hese wasinjire be aliyambi.

犬马恋主，微诚亦藉以仰达，万一曷腾，翘企待命之至。《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mini fosihūn boode mini jui i indahūn gese ergen be aitubureo.

请到我的寒舍救我的犬子的命吧！《尼山萨满》

例句中的 *morin indahūn i gese ejen be naršara*（像马、狗一样

依恋主人，犬马恋主）、mini jui i indahūn gese（我的像狗一样的儿子，我的犬子）早已成为汉文的基本词汇，失去了修辞所带来的新鲜感。

我们也注意到，有的满文中没有使用修辞，译者在翻译时根据汉文的表达习惯添加了汉文辞格。如《尼山萨满》译文中的“声震山谷”，其满文原文为 jirgan de alin holo gemu uradumbi，意为“声音都在山谷里回响。”满文句子并没有使用夸张的辞格，但译者在翻译时进行了灵活的处理。

总的来看，满文修辞的翻译研究开展得比较少，可能还有一些辞格的运用尚未得到人们的重视。这就需要在满文文献翻译过程中，对满文修辞现象给予重视。满文修辞的研究同样是满族语言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从中我们可以分析满族传统的语言思维模式，从而探讨满族原始的社会文化内涵。

第七章 满文档案的翻译

翻译任何一种材料，都必须在充分运用词汇、语法、修辞等翻译方法和技巧的同时，区分不同文体的风格和语言特点，才能在忠实通顺的翻译标准框架下满足不同文体的翻译要求。我们在随后的章节中分别探讨公文文体的满文档案、文艺文体的满文文学的翻译问题。

一、满文档案的种类

清代档案是清代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各种历史记录，主要记载着清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历史史实，其中的满文档案侧重记载了清代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清代档案基本延续了明代公文体式和公文处理制度，并不断加以完善。现存清代档案均按照立档单位区分全宗。全宗之下，分类方法不一。有按文种分类的，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全宗共分十类：录副奏折，档簿，来文，在京各衙门、督抚给与军机处的文书、外国的照会，电报，函札，清册，舆图，奏表，杂件。内务府全宗分来文、奏案、堂谕、呈稿等十四类。文种之下的分类，主要按朝年分类，如六科题本分为顺治、康熙等朝，一朝之内的题本按年编排。

在全宗之下,清代档案也有直接按照朝年分类的,如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分十个目: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嘉庆朝、道光朝、咸丰朝、同治朝、光绪朝(光绪元年至二十六年)、光绪—宣统朝(光绪二十六年至宣统三年)和无朝年档案。每个类目下的档案,基本按照时间、内容和行文方向整理立卷。黑龙江将军衙门内部的兵、刑、户、工四司分别负责各自承办事务形成的档案的抄录事务。无论采用何种分类体系,一旦归档立卷,档案实体的分类即趋于稳定。通过案卷级目录、文件级目录的分类标引实现的档案目录分类管理,并不影响档案实体。

通常我们根据公文档案的行文方向把清代满文档案分为下行文、上行文、平行文三类。

1. 下行文

下行文是上级机构官员发给下级机构官员的公文,如上谕、旨、字寄、诏、诰、敕、诰命、敕命、札、布告等。皇帝诏令文书在下行文中占有很大比例。

诏令文书是经内阁、军机处撰拟、由皇帝核定、以皇帝的名义颁发的文书,主要包括上谕、旨、字寄、诏、诰、敕、诰命、敕命等。《御制清文鉴》称:han i tumen baita be icihiyara de wasimbuha gisun be, hese sembi。在满文档案中,表示诏令文书的专用词汇 hese,要根据具体情况翻译成不同的文书名称。在清代档案中,遇有 han 汗、hūwangdi 皇帝、dergi 上、hese 谕旨、wasimbu-rengge 降旨、enduringge ejen 圣主、dele 上、hūwangtaiheo 皇太后等词,都要“抬格”,以显示皇帝及与皇帝有关的人和事物的特殊地位。因此,很容易辨别各种公文引述的皇帝的言论。

诏 selgiyere hese

诏又称诏书。清代遇有重大政治事件和隆重的庆典,布告天下的文书即称诏书。“大政事布告臣民,垂示彝宪,则有诏有

诰。”诏书主要有皇帝登极即位诏、太上皇传位的传位诏、皇帝亲政时的亲政诏、皇帝临终时告诫臣工的遗诏、皇帝大婚时颁告臣民的诏书，还有大赦诏、加上徽号尊谥诏等。

诰 ulhibure hese

皇帝向臣民宣布重大政事的文书称为诏，太上皇、太皇太后、皇太后向臣民宣布重大政事的文书则称为诰。诰又称诰书，现存诰书主要是太上皇、太皇太后、皇太后的遗诰。

诰命 ulhibure fungnehen, g 'oming

敕命 tacibure fungnehen, cyming

诰命、敕命是皇帝封赠官员及其父母、祖父母等所使用的文书。封赠五品以上官员的文书称诰命，封赠六品以下官员及世爵有袭替的为敕命。诰命、敕命都有固定的格式，需用时可以根据官员品级填写。

敕书 tacibure hese、ejehe

敕书又称敕谕，主要用于典礼、开馆修书、委任官员、承认外藩等。皇帝在任命各省文武官员时发给敕谕，又称坐名敕，类似委任状。皇帝通常要在敕书中对新任官员提出要求和希望。

谕旨 hese

皇帝颁布各机构和官员的文书称为谕、上谕。“特降者为谕。其或因所奏请籍以宣示中外者，亦为谕”。满文中的 hese i wasim-buhange 被译为“奉上谕”，hese i pilehengge 被译为“奉批”、“奉御批”。皇帝因官员奏请的事情而发布的文书称为旨，“因所奏请而降者为旨”。谕、旨有时也连用。有的谕旨十分简单，寥寥数字。如 saha “知道了”、songkoi “依议”等。

字寄 jasi

字寄又称廷寄，系由军机大臣转发的上谕。有时也写作…… i jasiha bade, hesei……schebe gingguleme dahafi jasihabi（字寄内开，奉旨……钦此。钦遵。字寄了。）

诏令文书中，还有宣布科举殿试结果的“金榜”，册封后妃、亲王、公主的“册文”。

札文 *afabume bithe*

札文是上级机构官员发给下级机构官员的文书，如黑龙江将军衙门札黑龙江水师营总管衙门、兴京副都统衙门札兴京协领、三姓副都统衙门右司札（飭）管理官庄官员、三姓副都统札飭富克锦协领衙门等。“飭”意为命令，并不是公文名称。

布告 *afabume ulhibume bithe*

布告是以辖区内所有官兵百姓为对象的一种公开式的文书。

2. 上行文

上行文是下级机构官员发给上级机构官员的公文，主要有题、奏、表、笺、呈、咨呈等。题奏文书是经内阁和通政使司进呈的中央各部院、地方督抚将军等高级官员向皇帝报告政务的文书，如题、奏、表、笺以及随之进呈的黄册、乡试录、会试录、图、单等附件。题奏文书大多涉及国家军政事务，内容十分丰富，始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题本 *doron i wesimbure bithe*、*wesimbure bithe*、*wesimbure ben*

题本又称红本，主要分为部本和通本，在京各部院向皇帝请示汇报问题的题本为部本，各地方官员通过通政使司向皇帝进呈的题本为通本。

奏折 *bukdari*、*wesimbure bukdari*、*wesimbure bithe*

奏折分为多种，如军机处转交内阁传抄的奏折、在京各部院经手办理的奏折以及满文录副奏折。满文奏折大多是满蒙大员等亲信向皇帝报告机密的军政事务的公文，奏折内容具有机密性。清初题本是报告公务的重要文书，奏折则用来报告私事。乾隆十三年以后，奏折才成为正式的公文。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奏折，要求具奏人必须亲笔书写，不能由书法较好的笔帖式代劳。

奏本 *an i wesimbure bithe*

表 *iletuleme wesimbure bithe*

笺 *alibure wesimbure bithe*

由于满文“题、奏”同为一词 *wesimbumbi*，所以题本和奏本容易混淆。通常情况下，题本的开头部分详细写明具题官员的虚实职务、品衔、加级、记录以及各种称号。而奏本、奏折只写明具奏官员的实职。因此在翻译时，往往要根据开头部分的称谓语繁略情况来进行辨别。通常，皇帝在题奏文书上直接进行批示，并发还给题奏人，因此形成了大量朱批奏折，雍正朝开始实行朱批奏折缴回制度。

呈文 *alibure bithe*

除了上行皇帝的题奏文书以外，下级机构官员给上级机构官员的文书主要为呈文 *alibure bithe*，如索伦总管呈黑龙江将军、兴京协领衙门呈兴京副都统衙门。这里还包括机构内设部门给本机构的文书，如三姓副都统衙门右司呈副都统。

咨呈 *unggire alibure bithe*

咨呈也属于上行文的一种。它是介于上行的呈文与平行的咨文之间的一种公文。

3. 平行文

同级别的中央各部院与地方将军、督抚机构官员之间，中央各部院、中央各部院与各自所属机构官员之间以及地方将军督抚与各自所属机构官员之间的来往公文都属于平行文，主要有咨文、移文、照会、知照等。咨文、移文、照会这三种公文的满文都是 *unggire bithe*。翻译时应予以区分。

咨文是平级的各个机构官员之间来往文书，移是各个机构下设的内部机构官员之间的来往文书，照会多是与外国机构的来往文书。*unggire bithe* 的“咨文”意义比较常见。中央各部院、盛京五部与各省将军督抚衙门属于平级的机构，相应的管理官员也是平级的，因此他们之间的往来文书不属于上行文和下行文，而

是平行文。如兵部咨黑龙江将军衙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咨宁古塔将军沙纳海、墨尔根副都统咨黑龙江将军衙门等。

在哪些情况下 *unggire bithe* 须翻译为移文呢？例如，黑龙江将军衙门内部设立了印务处、兵司、刑司、户司、工司，这几个内部机构之间的行文称为 *unggire bithe*，这时 *unggire bithe* 就要翻译为移文。这就是说，机构内部的行文为“移文”。如永陵掌关防衙门移永陵总管衙门、三姓副都统右司移（付）左司等。“付”与“飭”一样也不是公文名称。

如果机构的等级不变，负责管理的官员品级发生了变化，往来文书的名称要随之调整。通常情况下，将军所属的副都统、总管、城守尉发给将军的公文应为咨文和呈文，如果由同城驻防的副都统署理将军一职，收文机构的负责官员的等级降低，则其他副都统、总管、城守尉给该署理将军的公文变为咨呈。如此类推，发文机构的负责官员的等级降低也会引起公文种类的变化。正常情况下，三姓副都统给吉林将军衙门的公文应该是咨文，如果由协领署理副都统，则两者之间的行文关系改变，于是出现了“署理三姓副都统印务协领硕色呈吉林将军衙门”的记载。同隶属于一个机构的各个派出机构和官员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的公文往来，它们相互的公务往来必须通过上级主管机构居中办理。

清初公文制度不严，即使是品级相差较多的官员彼此也用 *unggire bithe*，如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给协领哈尔萨的公文为咨文。如果按照清代制度，将军给协领的公文应该是札文。

各种文书中还附有一些正文的附件，如粘单 *latubuha afaha*，指的是正文后面粘连的附件。册子 *cese*，指的是随正文报送的单独装订的簿册，如户口册、比丁册、牲丁册、俸饷银两数目册、军政册、履历册、四柱清册。另外还有王命旗牌、火牌、勘合、火票、功牌、保结等凭证类附件。

二、满文档案的公文套语

公文套语专指公文结构中规范性、代表性的习惯用语。满文档案中的公文套语多数借用于汉文档案的公文套语，大致可以分为称谓语、首由语、引用语、承转语、到达语、除外语、受事语、结束语等。熟练地掌握这些公文套语，有助于我们把握满文档案的文书风格和语言特点，有助于提高满文档案翻译技巧。

1. 称谓语

称谓语又称“前衔”，说明发文者的身份，位于公文的开头部分。在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诏令文书中，称谓语直接点明皇帝的身份。

hūwangdi hese daiselaha dudu ciyanši lili io yung de wasimbuha.

皇帝敕谕署理都督金事李有用。

abkai hesei forgon be aliha han i hese.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

hūwangdi、*han* 等词直接说明诏令文书发文者的身份。

题奏文书是中央各部大臣、地方督抚将军等官员上呈皇帝的文书。在称谓语上，题本和奏折各有特征。题本的称谓语包括具题者的各项官职、官阶、记功、降级处分以及各种虚衔。翻译时逐一翻译为汉文即可。

ambarame giyangnara hafan、taidzi taiboo、hebei amban、hiya kadalara dorgi amban、aliha bithei da i baita be aisilame icihiyara、boigon i jurgan i aliha amban、weilere jurgan i aliha amban i baita be daiselame icihiyara、ilan namun i baita be kadalame icihiyara、kubuhe šanyan i manju gūsai gūsa be kadalara amban、dorgi faidan be kadalara yamun i baita be kadalara、horonggo kiyangkiyan bodohonggo baturu gung、jakūn jergi ejehe、coohai gungge de emu jergi ejehe、amban

jaohūi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经筵讲官、太子太保、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署理工部尚书事务、管理三库事务、镶白旗都统、管理奎仪卫事务、武毅谋勇公、记录八次、军功记录一次、臣兆惠等谨题。乾隆朝《兆惠折》

与题本相比，奏折的称谓语比较简单。

aha fengšen tokton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奴才丰绅、托克湍谨奏。光绪朝《丰绅折》

sahaliyan ula jergi babe tuwakiyara jiyanggiyūn amban sabsu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臣萨布素谨奏。《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dorgi baita be uheri kadalara yamun 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总管内务府谨奏。《内务府奏折》

不同的公文中，发文者或自称 aha（奴才），或自报主要官职，或以机构署名。

在各机关衙门之间日常处理政务中形成的文件，称谓语直接点明发文机关的名称或发文官员的主要官职及姓名，表达方式更加直接。

coohai jurgan i bithe, sahaliyan ulai jiyanggiyūn sabsu sede unggihe.

兵部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jiyanggiyūn yamun i bithe, hūlan birai meiren i janggin jergi hoton i da de afabume unggihe.

将军衙门札呼兰河副都统衙城守尉。《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jiyanggiyūn yamun de, mukei coohai kūwaran i meiren i janggin jergi uheri da toktobu i aliburengge.

管理水师营副都统衙总管托克托布呈将军衙门。《黑龙江将

军衙门档案》

在上述例句中，发文者和收文者的前后位置不尽相同，在相对应的汉文档案中，发文者一般在文首，收文者则置于文尾，我们在翻译时则不必拘泥于汉文档案的这种形式。

2. 首由语

首由语又称“题由”，公文的首由语是各种文件开头部分摘述全文内容的用语，一般具有标题作用。

badarangga doro i ninggucci aniya aniyai biya iceci ilan biyai gūsin de isibume cicigar sahaliyan ula mergen hūlan i jergi duin ba i biyadari uncara jeku erin i hūda be baicafi forgon cese unggire jalin.

为核查光绪六年正月初一日至三月三十日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兰河等四处每月卖粮时价报送季册事。光绪朝《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hese be baire jalin. 为请旨事。

sain seme tucibure jalin. 为荐举事。

详细的首由语能够揭示公文的具体内容，简略的首由语则不涉及公文的具体内容，近具标题作用。

首由语与摘由不同。清代档案中，每份完整的折件都有封套，摘由是从文件内容中摘录出来的写在封套上的一段话。即使是汉文档案，很多摘由也是用满文书写的。在公文中，摘由是一个独立的成分，由立档单位或收文者拟写。首由语则是文件的组成部分，由发文者自己书写，通常位于称谓语之后。

3. 引用语

引用语包括引叙语和引结语。清代档案中经常有引用皇帝谕旨或其他公文的现象，而且有引用中包含引用的情况，具有层层套引的特点。引叙语具有冒号和引号的作用，用于引出引文的作者，表示引文的开始；引结语表示引文结束，相当于引号终止。二者前后呼应，组成一套完整的引用结构。

coohai fiyenten i alibuhangge, badarangga doro i ningguci aniya juwe biyai orin ilan de coohai jurgan ci benjihe bithede, coohai hafan sindara fiyenten i alibuhangge, badarangga doro i ningguci aniya aniya biyai orin sunja de dorgi yamun ci sarkiyabume tucibuhe orin emu de dergi hese wasimbuhanngge, onggolo erin i baita tembei mangga erdemungge be baiburengge umesi hahi turgunde……erebe bireme sakini seme ulhibu sehebe gingguleme dahafi jurgan de isinjihabi, uttu ofi giyan i harangga jiyanggiyūn de bithe yabubuci dahame yabuki seme isinjihabi.

兵司案呈：光绪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准兵部咨开，武选司案呈，光绪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内阁抄出，二十一日奉上谕，前因时事多艰，需才孔亟……将此通谕知之。钦此。钦遵。抄出到部，相应行文该将军遵照可也等因前来。光绪朝《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这份公文中的四个引用语，表示四层引用关系。第一层的引叙语为 coohai fiyenten i alibuhangge（兵司案呈），第二层引叙语为 coohai jurgan ci benjihe bithede（准兵部咨开、兵部来文内开），第三层引叙语为 coohai hafan sindara fiyenten i alibuhangge（武选司案呈、武选司呈称），第四层引叙语为 dergi hese wasimbuhanngge（奉上谕），sehe 为第四层的引结语，表示所引用的皇帝谕旨到此结束，与引叙语 dergi hese wasimbuhanngge 相呼应，因为武选司案呈的内容即所引谕旨的内容，sehe 同时也是第三层引用语中的引结语。全文结尾部分的 seme 则是第一、第二层引用语的引结语。

如此复杂的引文容易让人产生迷惑，如果不能理顺相互间的行文关系，将直接影响全文的理解和翻译。

duleke aniya jorgon biyai juwan jakūn de alime gaiha coohai nashūn i ambasai baci somishūn i isinjiha bithede, badarangga doro i duici aniya jorgon biyai ice nadan de dergi hese wasimbuhanngge wang jiya bi i baci coohai belhen be dasatafi jase be seremšere be akdulara be baimme wesim-

buhebi wesimbuhe bade oros niyalma dergi ilan golo be guweleceme hirac-aha be dahame sehebi da bukdari be gemu sarkiyame bufi tuwabu, erebe meimeni bade somishūn i ulhebu sehebe gingguleme dahafi ungginjihebi.

去岁十二月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光绪四年十二月初七日奉上传，王家壁奏请修武备以固边防一摺，言称俄罗斯窥伺东三省……等语。原摺均著抄给阅看，将此各密谕知之。钦此。钦遵。光绪朝《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4. 承转语

承转语位于引结语之后，承接上文，转而叙述自己的意见，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传奉皇帝谕旨后，用 *gingguleme dahafi*（钦遵）表示臣工的态度，即遵旨办理。只要引用皇帝的话，通常都有承转语 *gingguleme dahafi*。皇子的奏折还可以用 *gingguleme tuwaci* 作承转语。

jai hese, jasei tulergi eiten jeku gemu urefi umai gūninjara ba akū eleme bargirambi sehebe gingguleme tuwaci.

又奉旨，口外粮食均熟，收成丰足，并无可虑。钦此。恭阅。康熙朝《胤祉折》

在满文档案中，引用上级机构或官员的来文后，转而叙述自己的意见及相应的行动时，往往用 *erebe*、*ubabe* 作承转语。

coohai nashūn i amban de dere tokome wasimbuha hese dorongga i baci afara sardan sunja tumen da be bahame kūwaran de benjibure be baima wesimbuhebi, faksi jurgan ci ton i songkoi yongkiyan i belhebūfi hūdun hahilame dorongga i coohai kūwaran de benebu selgiyefi, heni elhešeme tookabuci oiorakū sehe ubabe wesihun jurgan de sakini seme gingguleme dahafi icihiyabukini.

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多隆阿奏请饬发战箭五万只解营等语，着武备院照数备齐，速解赴多隆阿军营，毋庸迟误。钦此。将此

相应传知贵院钦遵办理。同治朝《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5. 到达语

引叙来文原文或大意后，以 *isinjimbi* 作结束语，具有两种作用：一是表示公文到达本机关，如 *jurgan de isinjihabi*（到部）；二是表示公文由本机关发出后又收到答复，如……*yabubufi manggi*……*isinjibumbi*（……去后……前来），这两种用语都属于到达语。

amban meni elhe baiha bithe isinjifi.

臣等请安折抵至。康熙朝《胤祉折》

ubabe hulan hoton i meiren i janggin yamun de bithe yabubufi isinaha manggi uthai anagan i biya bisire aniya songkoi dasame sume bodobure cese weilefi ere biyai tofohon i dorgi isinjibume boolanjibuki.

将此咨行呼兰副都统衙门，即按闰月之年复行造册核销，限于本月十五日呈报前来。光绪朝《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6. 除外语

除外语用在公文结尾处，说明“除了办理……以外，还要……”，表示此事告一段落，另有他事。通常用 *ci tulgiyen* 来表示。

ubabe sahaliyan ulai jergi geren bade bithe yabubuci ulame harangga kadalara hafan de afabufi jurgan ci unggijihe bithe be dahame yabubuci tulgiyen, kemuni jakūn gūsa mukei coohai kūwaran, mohin, mergen i giyamun, alban tokso be kadalara hafan de inu emu adali afabufi bithe selgiyeki.

除遵部咨将此转行黑龙江各地，并札飭该管官员外，仍一并传谕管理八旗、水师营、茂兴、墨尔根驿站、官庄等处官员。光绪朝《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aha i baci emgeri ilgame faksalame pileme afabufi, narhūšame kimici gemu da baitai turgun de acanahabi uttu ofi da alabuha cese be bei-

dere jurgan de benebume yabubure ci tulgiyen giyan i kooli de dahame
donjibume wesimbuci acambi.

经奴才分别批结核査，均与原案相符。除将原册咨送刑部
外，理应循例奏闻。咸丰朝《英额折》

7. 受事语

官员受到奖励、升职，或条陈意见被采纳时，依例要在奏折
中书写感激之词，这种词通常称为受事语，又称作谢恩语。在翻
译时，应适当加上“仰蒙”、“承蒙”、“荷蒙”等词。受事语应用
范围比较小，一般见于谢恩折。

aha badarangga doro i sunjaci aniya tuweri forgon de kesi hese be al-
ifi cicigar meiren i janggin sindaha.

奴才于光绪五年冬季仰蒙恩命补放齐齐哈尔副都统。光绪朝
《禄彭折》

ejen i kesi de wang oho 承蒙圣恩为王

ejen i kesi isibume 仰蒙圣主施恩

8. 结束语

结束语与首由语前后呼应，起到概括全文的内容，也称作后
由语。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为此谨奏

erei jalin afabuha 为此札饬

三、满文档案的公文成语

公文成语是公文文体特有的语言现象。满文公文成语基本上
是从汉文公文成语翻译过来的。清代编辑的《清语摘抄》专门辟
有《摺奏成语》、《公文成语》两册。近年来编制的满文工具书大
量收录了公文成语，尤其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安双成先生主编
的《满汉大辞典》收集了很多清代档案术语、朝章典制套语，基

本解决了公文成语的翻译困难。

满文档案中的公文成语可以按照六部（六科、六司）职责划分为六部成语。其实，满文的六部成语大多是根据汉文六部成语的意义译入的，比较容易理解。吏部成语主要涉及文官任用，如：

dele acambi	陛见（皇帝召见）
beyebe tuwabumbi	引见（把准备任新职的官员引见给皇帝）
hafan efulembi	革职
hafan teburakū boode unggimbi	休致（不做官而回家）
tušan de bibumbi	留任
oron tucimbi	出缺
oron tucibumbi	开缺
sain oron	肥缺
sinagan sinagalambi	丁忧（父母去世后，官员在家守孝）
da an i obumbi	开复（官复原职）

户部成语主要涉及财政事务。

fe kadalambi	旧管
ice bargiyambi	新收
sume bodobumbi	开除
yargiyan i bisire	实在
ambara dosimbi	大人
ambara tucimbi	大出
tesu ba i jaka	方物（土产、特产）
toktofi baitalara menggun	经费银两
usin hahai ciyanliyang	地丁钱粮
aisilame benehe menggun	协济银两

所谓的四注清册包括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项，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年初余额、本年发生额、本年累计支出、本年余

额等财务专业用语。

礼部成语主要有各种节令名称，如：

aniya inenggi	元旦令节
tuweri ten inenggi	冬至、长至令节
tumen jalafun eldeke inenggi	万寿节
tuweri dosimbi	立冬
wesihun colo tukiymbi	上尊号
wesihun gebu tukiymbi	上谥号、尊谥

刑部成语最有特色，很多刑部成语富有鲜明的历史特征。

如：

bolori beidembi	秋审
turgun yargiyan	情实
uthai wambi	立决
gindana de aliyambi	监候
fafun i ganambi	正法
sacime wambi	斩决
tatame wambi	绞决
faitarame wara weile	凌迟
babade jafambi	通缉

工部成语主要涉及工程预算报销，如：

murušeme bodombi	估销
kimcime bodoro	核销
bodobume wesimbumbi	奏销
bodome boolambi	报销

满文档案中经常使用公文成语。译者只要了解清代典章制度知识，及时翻阅工具书，就能够准确地完成公文成语翻译工作。

gulu suwayan i uheri da de nendeme uthai debubure nirui janggin yebcun

正黄旗总管尽先即补佐领叶布春

butha ba i beyebe tuwabuha gebu ejebuhe hafan cooha, jai coohai kûwaran de hoton gûsa aiman dababume sindaha hafan be baicafi amala arahabi.

由布特哈本地带领引见记名官兵及在军营效力越班补放官员查明开列于后。《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sahaliyan ula i jergi babe tuwakiyara jiyanggiyûn sabsu i bithe, coohai jurgan de unggihe, beye tuwabume ging hecen de genehe gulu suwayan ci kûbuhe lamun de amcabume sunaka nirui funde bošokû tomina, gidai se amasi de uksin saca, beri sirdan, loho i jergi coohai akûra, aha udafî gajimbi. tomina sede, ging hecen de niru akû be dahame, jurgan ci šanaha duka tucire bithe bufi unggireo. erei jalin unggihe.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萨布素咨兵部。赴京引见之正黄旗移拨镶蓝旗苏纳喀牛录骁骑校托密纳、吉岱等置买盔甲、弓箭、腰刀等军械及奴才，返回时携回。托密纳等在京城无牛录，故请由部发给出山海关之文书。为此咨行。《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官员补放分三缺：京城地区一缺由京旗选补，二缺由军营选补，三缺由本旗本部选补。八旗驻防地区一缺由军营选补，二缺由本旗本部选补，三缺由将军衙门等按班补放。拟正、拟陪的人员都必须到京城由兵部、吏部带领引见，分别品级接受皇帝或中央部院的统一召见和训导。如果没有意外，通常由拟正人员为正式补放的官员。beyebe tuwabumbi 是一个动宾结构，本意为“看见身体、看见本身”，在公文中翻译为“带领引见”。实际上，我们今天还在使用“引见”一词。coohai kûwaran de hoton gûsa aiman dababume sindaha hafan 意为“由军营逾越城池旗佐部落补设”。

jakûn aniya juwan biyai ice juwe de banjiha ama da tušan ni girin i jiyanggiyûn fu da bade feye de amcabufi akû oho ofi.

（光绪）八年十月初二日，生父原任吉林将军富（明阿）于

原籍伤病复发去世。《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ineku biyai orin sunja de fulgiyan fi pilehe hese saha sehebe ging-guleme dahafi.

本月二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钦遵。《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badarangga doro orinci aniya fukjin wajima juwe forgon barun hotoho caliyar menggun

光绪二十年初完两季半俸银两

cicigar sahaliyan ula mergen hulan bira hulun buir hulan i uheri saraci jergi yamun i badarangga doro i sunjaci aniya bargiyaha cifun menggun jiha jai sume bodobuha geren hacin i ton be hacin nakame ilggame faksalame duin hacin getuken cese weilefi amba jurgan de beneburi sume bodobure de belhebuki.

将光绪五年分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兰河、呼伦贝尔、呼兰同知等衙门征收税课银钱及支销各项数目按款分析造具四注清册呈送大部覆销施行，须至册者。《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hehesi haha jui sargan jui be tuweleme udafi, ulame niyalma de sargan aisiha sargan jui omolo obume uncaci tanggu šuwarkiyar tantafi ilan aniya weilebu, ilhi niyalma be yaya be emu jergi ekiniye.

凡行贩妇人子女转卖与他人为妻妾子孙，丈一百，徒三年，为从各减一等。《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siteteme bodofi boolanjire jalin

为咨报料估事

ere aniya i dolo gindana de horiha weilehe urse de bahabuha anggalai bele i ton be šošofi wesimbure emu baita, jurgan de beneburi fal-abuha weilehe niyalma be šošofi wesimbure emu baita, fafun i gamaha weilehe niyalma be šošofi wesimbure emu baita.

本年以内汇题禁囚应支口米数目一件，汇题解部流徙人犯一

件，汇题正法人犯一件。《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有些满文档案集中使用多个公文成语，如果译者没有公文成语方面的知识，手头上有没有大型的满文工具书，翻译的难度就会很大。这也是初次接触满文档案的人员感觉到的最大困难。一旦掌握了满文档案中的公文成语，能够迅速利用工具书找到公文成语的意义，我们就会发现公文成语实际上是满文档案翻译中难度最小的部分。

初学者接触满文档案时，总是会纠缠于公文套语、公文成语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翻译实践，基本能够掌握清代满汉文档案中的公文套语、公文成语。当然这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一旦掌握了固定的、有规律的公文套语、公文成语，满文档案翻译的关键还在于具体词汇和句子意义的转换。

四、满文档案的文种

清代公文档案具有独特的语言特点。清代公文以散文和骈文为主，最初的满文档案语言质朴，句式简单。公文档案的复杂化是清代政治制度日益完善的产物。我们选取了不同类型的满文档案，借以展示不同文种的满文档案的语言和文体特点，为满文档案的翻译工作提供一些借鉴。

1. 诏令文书的翻译

诏令文书分两种，一种是单独制发的公文，一种是在官员题奏文书上直接进行简短批示的朱批。皇帝直接颁发的上谕、敕书，开篇直接点明时间、颁发对象，并以“hese wasimbuhangge……sehe”为首尾的标志。皇帝在谕旨中通常先陈述事实，然后发布命令。

ijishūn dasan i juwan ningguai sohon ulgiyan aniya omšon biyai
juwan nadan de hese weilere jurgan de wasimbuhangge. nenehe jalan i

han sai munggan serengge, enduri fayangga i tomore babe dahame, giyan i ciralame tuwakiyaci acambi, ming gurun i geren munggan i diyan yamun fu kūwaran tuheke efujehengge mujakū ambula, munggan i hanci tebuhe moo be ambula sacihabi, daci saikan akdulame tuwakiyabuhakūngge, ambula giyan de acarakū. suweni jurgan uthai garjaha efujehe babe gemu niyeceteme dasata. ne bisire moo be sacire be umesi fafula, munggan be tuwakiyara niyalma nonggime sindafi, ging-guleme tuwakiyabu. cang ping ni dooli de afabufi erin akū ciralame mudan hafan takūrafi baicame tuwabu, ume heoledere, sehe.

顺治十六年岁在己亥十一月十七日上谕工部：前代陵寝，神灵所栖，理应严为守护。朕巡幸畿辅，道经昌平，见明朝诸陵寝殿宇墙垣倾圯已甚，近陵树木多被砍伐，向来守护未周，殊不合理。尔部即将残毁诸处尽行修理。现存树木永禁樵采，添设陵户，令其小心看守。责令昌平道官不时严加巡察。尔部仍酌量每年或一次或两次差官察阅，勿致疎虞。特谕。钦此。《顺治朝上谕》

通过这份上谕的满汉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诏令文书的汉译文有很多特殊的翻译处理要求。如皇帝自称“朕”，那么满文诏令文书的皇帝自称 bi 须翻译为“朕”，皇帝称呼某个机构或大臣时的 suwe、si，翻译为“尔等、尔、卿”。结尾处的 sehe 用在皇帝诏令文书中，翻译为“钦此”。满文档案的朝年时间中经常出现干支纪年，译者应该熟练掌握满汉文的清代朝年干支纪年对照表。

入关后，满族日益崇尚历代沿袭下来的以四六句为主的骈文。骈文讲究对仗工整，具有较强的音韵节奏。但是，骈文追求华丽的词藻，受限于音韵平仄，常常人为地堆砌文字。对于骈文体的满文档案，我们也需要了解它的一般形式和主要特点。具有固定格式的诰敕命就是典型的骈体文。abkai hesei forgon be alaha

hūwangdi i hese 通常翻译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奉天承运，皇帝制曰”。除了早期的一些诰敕命没有套用固定的格式，大多数诰敕命都有十分规范的形式和内容，同一时代、同一品级的官员所得到的诰敕命内容基本一致。因此，诰敕命的翻译可以套用清代沿袭已久的汉文，不宜改译。我们来看《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颁发的授黑龙江将军丰绅为建威将军的诰命：

abkai hesei forgon be alaha

hūwangdi hese, jase jecen de horon be selgiyebure be dahame, temgetu dorо bufi dergi jiyanggiyūn seme wesihulembi, sain tulergi bade hesei afabure be dahame, tatan одо de tefi coohai ejen i bodogon be selgiyembi, gungge faššan ile tulehe be dahame, dosihalboro eldembure be isiburengge giyan uju jergi jingse hadabuha sahaliyan ulai jergi ba be kadalamе tuwakiyara jiyanggiyūn fengšen i si dacun hese erdemu fulu tondo kicebe gūnin akdun elhe numha i toktobuha amban bodogon be tulergi i coohai tusan de aliha baturu horonggo sain coohai be kadalafi, ba na be seremšeme tuwakiyara fafun i sain cire getuken ofi ing kūwaran akdun beki oho be jase jecen be elhe obuho cooha irgen jirgара babe baha mujiren niyaman i hese i tušan de afafi dalikū i hese babe baha niyaman i hese tušan de afafi icihiyara isibuci acambi. te kesi selgiyehe doroi simbe horon be elgimбуha jiyanggiyūn seme fungnefi ulhibuha fungnehen buhe ai kooli bade coohabe kadalafi bodogon jiyanggiyūn horonggo gebu ile dulehe uyun dabakūri ci hesei bithe be wasimбуfi baturu be gingguleme alafi amba gungge obure be ele kece.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威宣阃外牙璋，高上将之权；锡命师中玉帐，播元戎之略。勋庸既著，光宠宜加。尔头品顶戴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丰绅：才优果毅，志励忠勤。具樽俎之壮求，出膺节钺，总貔貅之劲旅，坐镇金汤。节制严明，壁垒焕山川之

色，封疆宁谧，兵民资衽席之安。任每寄乎腹心，望益隆乎保障。式逢庆典，宜赉荣褒。兹以覃恩，授尔为建威将军，锡之诰命。于戏！旌旄千里，标燕颔之雄名，纶伯九天，扬虎臣之茂烈，钦承休命，即奏胄功。

诰命有严格的句式和句子数量的限制。即使是经常阅读古籍文献的专家学者，也不习惯阅读这样标准的骈体文。下面是同一诰命中丰绅的妻子刘氏封为一品夫人的诰命。它与前面的丰绅诰命是相连的，为了叙述方便，将它单独作为一份翻译实例进行介绍。刘氏即可以称为“一品诰命夫人”。

hūwangdi hese

tondo amban hūsun be akūmbume mutefi i fucuri booi gungge be mukdembuci ombi sain sargan i uhei mujilen banjifi fiyanci dalikū hese tušan de aisilaci ombi eigen ijishūn i aisilaha be dahame kesi be isibuci acambi. uju jergi jingse hadabuha sahaliyan ulai jergi ba be kadalame tuwakiyara jiyanggiyūn fengšen i sargan lio hala si dorgi kooli be yargiyan urebuhe booi doro be ambarame iletulehe unenggi hehe niyalmai doron i aisilame tušan de faššaha te kesi selgiyehe doroi simbe uju jergi unenggi hehe seme fungnehe ai ginggun hūwaliyasun i yabun iletulefi miyamigan i jaka i saikan de acanaha ujen jingji de kesi be alifi doroi etuku i elden tucibuhe ere wesibun hese be alifi dorolon ba akūmbume yabu.

制曰：

劳臣宣力，爰高闳闕之勋，淑媛同心，聿佐干城之绩。既相夫而克顺，宜行庆以维均。尔头品顶戴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丰绅之妻刘氏：允嫔内则，茂著壶仪。居然女士之规，却丹华而不御，雅有丈夫之慨，勤告诫以相成，佐尔良人，为予爪士。兹以覃恩，封尔为一品夫人。于戏！素雍表度，珈之仪咸宜；贞静

承恩，祔瞿之光有耀。服兹休命，蔚为礼宗。^①

如此晦涩难懂的词句完全是为诰敕命“量身定作”的。诰敕命的代表性词句还有 *erdemube tukiwere gung de karalarangge*, *gunin i amba kooli*, *tondo mujilen i afaha weile be akūmburengge*, *ambasai jurgan*, 相对应的汉文是“朕惟崇功尚德，国家之大典；输忠尽职，臣子之常经。”清代的诰敕命大多为满汉合璧，单独用满文撰写的诰敕命集中在清初。清初的诰敕命有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情况，翻译的价值则另当别论。而诰敕命文书中的大量套话价值很低，没有更多的研究意义。

满文翻译经常能够帮助我们确定清代考古发现。2003 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新出土一座清代古墓，棺槨上写有 *hesei fungnehe fuca hala gingguji hehe* 字样，译为“诰封富察氏恭人”，*hesei fungnehe nonggiha jergi juwe*, *ejehe jergi emke*, *butha iledunlehe horonggo manju ilhi da [ninju]* 则译为“诰封加二级，记录一次，布特哈昭武满洲副管 [宁珠]”。通过满文翻译，准确地判断出此墓为布特哈副管宁珠夫妻合葬墓，宁珠曾受封为昭武章京，其妻子富察氏曾受封为恭人。昭武章京、恭人等都是通过诰敕命封赠得到的世职。从这个意义上讲，掌握诰敕命的翻译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皇帝的言论并非像诰敕命文书那么复杂、深奥。我们不妨看一段《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的皇帝言论：

gūsai da uncara……dolo dosika de hese lio hūwang be suweni bade urebuheo seme fonjiha de lio hūwang be jiyanggiyūn i gūnin jafaki sembi seme wesimbuhede hese mini ubade baitalame wajirakū, jalu jalu bi, bukei giyamun jobobume benjifi ainambi, bi inu damu suweni ba na de

^① 参见吴雪娟、郭凡：《光绪元年黑龙江将军丰绅及妻诰命》，载《黑龙江档案》，2000（1）。

tusa okini sere jalin, urebufi coohai urse de bufi baitalakini coohai niyalma inu teisu teisu gaifi urebufi baitalakini, hūduṇ arakini, suweni ba i niyalma eici da fafulaha jaka seme gelembi dere, umai hūwanggiyarakū, suweni dergi ergide lio hūwang tucikengge, ere tuktan suweni bade ambula tusa, lio hūwang inu sain lio hūwang sehe.

协领乌查拉……入内奉上谕，问：硫磺在你们地方熬熟吗？答：将军欲贡。等语奏了。奉上谕：朕这里用不完，有满满的，何必辛劳卜魁驿站送来。朕也只是让你们地方受益，熬熟发给官兵使用，兵丁也可以各自拿去熬熟使用，速办。你们地方的人或者害怕原有禁令，无妨。你们东边出硫磺，此事原本对你们当地大有好处。硫磺也是好硫磺。钦此。

这样一大段话，口语特点明显，即使译者希望套用公文档案用语，也不大容易把握。从原文中，我们知道康熙皇帝对 uyun holdonggi alin（即五大连池火山）的喷发物——硫磺的了解。类似的皇帝言论，翻译时可以使用半文半白的汉文，完全不必套用清代公文的句式。

2. 题奏文书的翻译

题奏文书往往附有皇帝批示，请安折、谢恩折、官员到任折、开启印信折等都有一定的固定格式，它们的结构比较特殊。请安折非常简单，也没有具体的事务，大多是恭请圣安、恭请晚安之类的话。如：

aha se niyakūrafi gingguleme enduringge ejen i tumen elhe be baimbi,

aha to

aha lupeng

aha wekjitai

奴才等跪请皇上圣躬万安。

奴才托

奴才禄彭

奴才倭克津泰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又如，托（克湍）、禄彭、倭克津泰三人向慈禧太后请安，请安折的内容与上一例基本一致，只是请安的对象不同。

aha se niyakūrafi gingguleme jilan hūuri tob karmangga nelhe ujingga genggiyen sulfangga tob unenggi hūwang taiheo i enduringge elhe be baimbi.

aha to

aha lupeng

aha wekjitai

奴才等跪请慈禧端佑康頤昭豫庄诚皇太后圣安。

奴才托

奴才禄彭

奴才倭克津泰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请安折的内容相对简单，比较容易翻译。虽然没有记载具体的公务，但多少能够反映官员所处的官职和地域，同样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

朱批奏折由奏折和皇帝批语两部分组成，其中皇帝的批语十分简单，有时只有一个词。首先来看一份皇子的朱批奏折。如：

aha in jy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ging hecen i šurdeme jeku baha be donjibure jalin. amban mini wesimburengge bithe de hesei pilehengge, giyase tulergi jeku leksei urehe, ne hadumbi juwan fun i baha sehe be amban bi umesi urgunjeme donjiha hese geli ging hecen i šurdeme udu fun seme funjihabi, ne ging hecen i šurdeme šušu, jeku yooni ureme warhabi. haduhangge ninggun nadan ubu uthai, ere aniya i jeku bargiyaha be tuwaci, bireme yooni juwan fun hamimbi. jai amban bi sir-

gan kūwaran de niyalma unggifi, tubai šušu, jeku be gajifi tuwaci geli fulu, jai geli donjici ere aniya ging hecen ci amasi giyase i šurdeme jeku bahangge ambula sain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donjibume wesimbuhe.

saha.

臣胤祉谨奏，为奏闻京城一带收粮事。窃臣奏折内奉御批：口外田禾已齐熟，现将收割，有十分收成。钦此。臣闻甚是喜悦。又奉旨问京城一带几分。目下京城一带高粱谷子尽熟，已收割者十有六七。看今年收成，约有十分。再，臣遣人往席尔噶营，取彼高粱谷子来看，亦甚好。又闻京城以北沿边一带，今年收成甚好。等语。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知道了。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选编》

胤祉奏折中引用了康熙皇帝的两句话：giyase tulergi jeku lek-sei urehe, ne hadumbi juwan fun i baha “口外田禾已齐熟，现将收割，有十分收成”、ging hecen i šurdeme udu fun seme funjihabi “问京城一带几分”，由于原文有“抬格”，皇帝的话十分鲜明。清代规定，用“钦此”表示皇帝谕旨结束，引用结束时出现的 sehe 一词就被翻译成“钦此”。“问京城一带几分”同样也是同样康熙皇帝谕旨的内容，由于前面已经有过引结语，这一次引用时没有再用 sehe。

在官员题奏文书中，开头结尾处都注明具题人、具奏人的官职衔名。

sahaliyan ula i jergi babe tuwakiyara jiyanggiyūn amban sabsu se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daifu baire jalin. amban be tuwaci, mergen, sahaliyan ula i ba, tuweri šahūrun, juwari derbehun ofi, nimeku gasgan ambula, hafan, cooha nimeku baha seme dasara niyalma akū, dubei jecen i ba jugūn goro ofi, dorgi ba i cisui dasame yabure daifuse

inu isinjirengge akū. mukden, ula de alban i juwe daifu be tebūfi, nimeku dasabure be dahame, amban menī jakade inu juwe daifu unggifi, hafan, coohai nimeku be dasabure tebureo. uttu ohode, nimere hafan, cooha de ambula tusa ombi. bairengge harangga jurgan de hese wasimbu-fi. juwe sain daifu be mergen i hotonde teburne unggireo.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sahaliayn ula i jergi babe tuwakiyara jiyanggiyūn amban sabsu
meiren i janggin amban kathū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臣萨布素等谨奏，为请大夫事。臣我看得，墨尔根、黑龙江地方冬季寒冷，夏季潮湿，故多灾病。官兵若病，则无医治之人。边地路远，内地行医之私人大夫等亦不能到来。盛京、乌拉设有两员官大夫治病，故臣我等请派两员大夫为官兵治病。倘能如此，则与生病官兵大有裨益。恭请降谕该部，钦派两员干练大夫驻墨尔根城。为此谨奏请旨。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臣萨布素
副都统臣喀特护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这份档案的开头和结尾部分都有具奏人萨布素的实职，结尾部分还有同城的副都统喀特护的会衔具名。daifu baire jalin 为首由语，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为后由语。虽然该档案没有转引其他公文的内容，但援引了盛京、乌拉设官大夫治病的成例。这份档案形成于康熙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正处于黑龙江将军初设阶段。句子结构简单，比较容易理解。其中，daifu 一词使用的是汉语词“大夫”的音译，并用 daifuse 直接表示复数，当用数词进行限时，则不加名词复数后缀，而直接写作 juwe daifu、juwe sain daifu。

3. 咨呈文书的翻译

除皇帝收发的文书之外，各机构官员之间的咨文、呈文是清

代最常见的文书种类。清初，地方官员通过通政使司转递题奏文书时，还要单独咨行通政使司。如：

sahaliyan ula i jergi babe tuwakiyara meiren i janggin kathū i bithe, tung jeng ši sy yamun de unggihe, wesimbure bithe emu fungto, fu ben emu fungto be, bithesi ts 'ui wen kui de jafabufi, orin inenggi dorgide isina seme bilafi unggihe, isinaha manggi, alime gaifi kooli songkoi ulame wesimbureo, erei jalin unggihe.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副都统喀特护咨通政使司。飭将题本一封、副本一封交付笔帖式崔文奎，限于二十日内送到。到达后，请照例接收转题。为此咨行。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这份档案没有首由语，只有后由语，这在清代中后期档案里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八旗兵出征，墨尔根城由副都统喀特护留守并负责黑龙江地方军政事务。在这份档案中，副都统喀特护的名字前没有出现 daiselambi（署理）字样，这也是清初公文档案不够严谨的表现。tung jeng ši sy yamun（通政使司衙门）、fungto（封、封套）、fu ben（副本）都是汉文词汇的音译。

国家名称前一般都有 amba 一词。如 amba daicing gurun 大清国，amba oros gurun 大俄罗斯国。也有的国家名称直接音译为满文，如 inggiri gurun 英吉利国、furangsi gurun 弗朗西国（法兰西国）、yamirigiya ho juweng gurun 美利坚合众国等。

amba oros gurun i halgowescengsci hoton i gubirnadar yamun i bithe, amba daicing gurun i sahaliyan ulai jergi babe tuwakiyara meiren i janggin de unggihe, sakini sere jalin, te meni yamun de wesihun amban i baci ere biyai ice sunja, geli ice nadan i inenggide unggihe juwe bithede, meni urse be suweni bade jecen dabafi hūlhame aisin fetembi seme tese be amasi bargiyame gamara jalin, ubaci suweni hafan i suweliyame, hafan

cooha tucibufi, hūlhame aisin feteme urse be amasi barkiyame gaifi weilen tuhebureo seme jiyanggiyūn i baci alime gaiha bithe be dahame benjihebi, ere gemu bithe be meni coohai amban gubirnadar de boolafi ini baci afabuhangge, ere juwe bithe, toktobuha boljohon bithei uyuci hacin songkoi icihiyarakū sindafi mini bade erei jalin jiyanggiyūn i baci mejige akū ofi, harangga boljohon bithe be dahaci, jecen i hafasa ere gese baita amasi julesi bithe yabubureci, sahaliyan ulai jiyanggiyūn gubirnadar amban de bithe yabubumbi seme arahabi. erei jalin sakini seme unggihe.

badarangga doro i juwan aniya omšun biyai juwan emu

大俄罗斯国巴罗郭维斯成斯奇城固毕尔那托尔衙门为知照事。今本衙门于本月初五、初七接准贵大人衙门两咨内称，由本属下人等越在你们界内偷挖金沙等情，亟应由本处出派官兵并与你官即将偷挖金沙人等收回治罪等因。接准将军咨文，知照前来。即将咨文报经本武大臣固毕尔那托尔处，飭交此二件咨文，不依原定条约第九条办理。且本处因此事又未接准该将军信文。应遵照条约，该边界官员即将此等事件往返应答黑龙江将军固毕尔那托尔大人等情，相应咨行大清国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副都统知照可也。

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这是中俄两国在越界挖金问题上的交涉公文。虽然是 unggihe bithe，但由于属于两国之间的公文，故翻译为“照会”。这份照会中引述语、引结语不少，如 wesihun amban i baci……unggihе juwe bithede……seme jiyanggiyūn i baci alime gaiha bithe be dahame benjihebi。熟练地寻找满文档案中的公文套语，确实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为译者分析全文的层次提供帮助。

满文档案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具有很大的翻译研究价值。满文档案翻译方法和技巧很多，译者每完成一项翻译工作，都应

该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以便在今后的翻译实践中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

五、满文档案的翻译步骤

通常我们都是按照朝代、机构的路径有目的地查找档案。初学者面对满文档案时，往往不知从何入手。我们不妨依照以下步骤进行翻译：

第一，翻译档案形成时间

档案的封皮、封套等部位都写有时间，有些抄录档按照时间顺序抄写，每个月的第一份文件前有月份，同月内的其他文件前就只有日期，而没有月份。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找到该月第一份文件，从而确定每份文件的准确形成时间。如：

elhe taifin i gūsin duici aniya, aniya biyai ice duin de, bosokū daribu be benebuhe bithe.

康熙三十四年正月初一日派领催达哩布咨送公文

这是公文的发出时间。如果文件前只有日期，没有年月，就要向前查找。如：

juwan ilan de, mergen giyanmun i haha g 'oo ioi šeng be benebuhe bithe.

十四日派墨尔根驿站站丁高玉胜咨送公文

当我们向前查找，就会发现这是康熙三十四年二月的公文。这份满文档案的形成时间即为康熙三十四年二月十四日。上述时间都是立档单位的发文时间。如果是立档单位接收的公文，形成时间多在正文结束部位。一般情况下，档案原件有完整的朝年和日期，按年抄录的档案则只有月日的记载。由于档案数量大，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及时做好档案形成时间的记录和翻译，避免到翻译结束后再重新查找档案形成时间。对于个别没有时间记

录的满文档案，可以从档案的内容和加盖在档案上的印鉴上判断其大致时间。如果时间无法考证，也应做好档案的来源记录。

第二，翻译档案的作者，包括收发公文的双方。

在清代汉文档案中，发文者位于文件开头，收文者位于文件的结尾。满文档案则不同，收发文的机构和官员都在文件的开头部分。试举一满汉合璧档案为例：

weilere jurgan i bithe, sahaliyan ulai jiyanggiyūn i yamun de unggihe, guribure jalin, usin i fiyenten i alibuhangge, dorolon i jurgan ci benjihe bithede, gisurefi toktobuha kooli de arahangge…… erei jalin aliha amban niyancangga, asha i amban yombu unggihe. saicungga fengsen i duici aniya ninggun biyai orin duin

工部为移咨事。屯田司案呈，准礼部咨称，议得，定例内开……为此尚书年长阿、侍郎耀布右咨黑龙江将军。嘉庆四年六月二十四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这样一来，满文档案中开头部分的收文者 *sahaliyan ulai jiyanggiyūn i yamun* 和表示文种的 *unggihe* 在汉文档案中转移到了结尾部分，译为“右咨黑龙江将军”。目前在满文档案的翻译中，多数译者都按照满文档案原文作者的格式进行翻译，如上面的实例可以直接翻译为“工部咨黑龙江将军”。题奏文书的收文者是皇帝，所以只有发文者。

第三，翻译摘由、首由语，了解档案的主题内容。

一件完整的档案在正文以外，都有一份摘由。摘由通常由立档单位拟写，它大致能够概括出档案的主题内容。如：

buthai ci borde giyamun de guribume weilere meiren i janggin fu i ba na be dasame tuwaha ba oci harangga giyamun de umai goicika ba akū seme boolanjiha emu baita.

布特哈为复勘移修博尔多驿站之副都统衙署地方并无妨碍该驿站咨报由。《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这条摘由的落款时间为“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三日”，与正文的落款时间“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四日”相差九天，这也间接地证实了摘由是由收文者“黑龙江将军衙门”拟写的。通过翻译摘由，帮助译者对全文的内容由一个初步的了解。而这件档案正文中的首由语 *boolame yabubure jalin*（为咨报事）非常简单，丝毫没有涉及主题内容。

不同的摘由和首由语为译者提纲挈领地把握全文起到了重要作用。有时，摘由所反映的内容比档案正文还要详细。如黑龙江将军托克湍、齐齐哈尔副都统禄彭、倭克津泰向慈禧皇太后叩贺天喜的奏折正文只有 *urgun i doroi hingkilambi* 一句话，但在摘由中却清楚地写明叩贺天喜的理由。

emu hacin hūwang taiheo wargi kūwaran de gurihe urgun i doroi hingkilere jalin.

为皇太后移蹕西苑叩贺天喜由。《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也有的摘由和正文中的首由语的内容基本一致。如光绪十四年七月十九日黑龙江将军报告索伦、达呼尔、鄂伦春贡貂数目的奏折，大致相同的摘由和首由语都反映了档案的主要内容。

摘由：

emu hacin butha hinggan hoton i hafan cooha i butame baha seke i ton be baime wesimbure jalin.

为布特哈、兴安城官兵捕获貂皮数目具奏由。

首由语：

butha hinggan hoton i hafan cooha i butame baha seke be sonjome gaiha ton be gingguleme bukdari enduringge bulekušere be baira jalin.

为布特哈、兴安城官兵捕获貂皮，谨将挑选数目恭折仰祈圣鉴事。《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第四，翻译正文，精雕细琢。

很多人通过研读满汉合璧档案来提高满文翻译水平，这是一

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但对于译者而言，单纯依靠“合璧”这个挂棍是不行的，还必须提高文化修养和素质，潜心学习清代历史民族知识，提高翻译理论水平，提高满汉两种语言文字的综合应用能力。

在翻译满文档案正文时，译者必须注意档案是第一手史料，是原始的历史凭证，不容篡改。翻译满文档案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克服人为地“创造”档案新内容的问题。这就要求译者在满文档案翻译中必须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如实表达原文的政治观点。

档案属于政论题材，具有突出的清代历史特征，各个政治集团都会在公文中毫无例外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的主张。作为清代的官方公文，满文档案是清朝统治者、公文作者政治态度的集中体现，因而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原文的有关内容进行修饰和美化。对反映原文的政治倾向的关键性章节、段落、句子，要细致认真地阅读理解，注意不要歪译、误译和漏译。要做到这些，译者必须认真地分析和体会原文的政治倾向性，理解原文政治倾向的中心内容，忠实地进行翻译。

张凤良先生翻译的《胤禛奏折》大量涉及西北边疆民族历史，其中不乏康熙皇帝对各民族习俗的评价，如：

huhu noor i urse umesi doosi, emgeri ambula bume taciha sehede,
wajire inenggi akū ombi.

青海人甚贪婪，一旦多赐成习，将无已时。

si tusy hoise sai gūnin be ambula bahade, amaga inenggi tusa baha-
rangge nikan ci fulu, mini ere gisun be nikasa de ainaha seme ume don-
jibure.

尔甚得土司、回子等人之心，今后获益多于汉人。朕之此言，断勿使汉人闻之。

这样的内容充分表达出康熙皇帝的政治观点，译者不能回避这样的事实。历史档案反映历史事实，这与我们当前的民族政策和一贯坚持的民族团结没有关系。很多满文档案涉及边界交涉事务，如遇到各国公文中与历史事实不符、与我们观点不同的内容，译者也不能随意改变。译者必须将原文的内容原原本本地转换成汉文，不能根据现在的观点和说法进行删改。

虽然档案是正式的官方文件，但也同样蕴含着原作者的思想情感。译者在翻译时，必须认真揣摩，仔细推敲，以便准确无误地反映出原文作者的爱憎。如乾隆十五年兆惠在奏折中盛赞梅花盛开美景：

mei ilha be ubai urse ging je hūwa seme hūlambi. butun aššara erin de ilambi. niyengniyeri beikuwen oci, ilarangge majige sidambi, niyengniyeri halukan oci, ilarangge geli erde, udu niyengniyeri amba beikuwen seme mei ilha niyengniyeri dulin i onggolo uthai sihambi.

梅花，当地人亦称惊蛰花，惊蛰时花开。若值春冷则稍迟，春暖则益早；虽值达冷春天，亦于春分前凋谢。《兆惠折》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满文档案的内容十分广泛。在原文的遣词造句之中，已经渗透了作者对梅花的赞誉之情。类似这样描写梅花开放情景的内容，是大多数政论题材的满文档案所不能包容的。

译者应注意原文的遣词造句，尽量保持原文的语气轻重。译者要注意满文档案作者在原文中流露出来的对事物的态度，准确地再现原文用词造句的分量。如康熙皇帝对侵占雅克萨的俄罗斯人言之以理，晓之以情，在严行斥责的同时，也流露出对俄罗斯人的轻视。

ere amba cooha i hūsun i suwebe efuleci muterakū sere ba akū uthai suweni hoton be efulere, suntebume wara oci, gemu yaha fulenggi ombi, damu suweni loca sere anggala abkai fejergi yaya ba i niyalma be bi,

gemu šar seme gosime teisu teisu baita akū jirgame banjikini seme gūnire
be dahame, suwembe uthai mukiye bure suntebure be jenderekū.

我师威力，岂难剿扑尔等。若即破坏尔城郭，镇灭尔僦类，自立成灰烬矣。普天之下，率土之人，朕皆惻然仁爱，咸欲令其静安无事，各遂休养，故不忍将尔等遽行殄灭。《清圣祖实录》

译者要善于利用各种清代汉文文献矫正满文档案的译文。清代编修了大量官方史书，译者应注意学习。如白新良先生提出的康熙朝朱批奏折翻译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通过阅读掌握清代汉文文献都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求满文档案的翻译人员要有一边翻译一边研究的精神。

第八章 满文文学的翻译

从文献的角度来看，满文著述范围很广，其中文学作品占有绝对优势。在满文文学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汉文文学作品的译著，用满文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数量极少。最著名的满文文学作品是民间传说《尼山萨满》，另外还有一些民歌、谜语、散文、神歌等。文学一向是翻译的重头戏，满文翻译也不例外。赵志忠先生的专著《清代满语文学史略》对后金时期的满语文学、顺康年间的满语翻译文学、乾隆年间满语文学的兴盛、嘉道年间的满汉语混用作品、清代末期满语文学的衰落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① 满文文学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满族早期社会生活，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满族文化信息，因此具有较高的翻译价值。

一、满文神话的翻译

神话是人类古老的一种文学形式，是民间文学的主要体裁之一。神话包括自然神话和人文神话。自然神话分为创世神话、生命起源神话、洪水神话；人文神话分为战争神话、文化英雄神话、死亡与复活神话、冥界神话。以早期人类的原始思维为基础形成的神话，与原始宗教联系密切。满族与汉族的原始生存环境和发展经历的差异，直接导致两个民族各自不同的文化模式。满

^① 赵志忠：《清代满语文学史略》，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

族神话不仅蕴含了满族早期社会生活状态，还记录下独具异彩的满族民族文化特色。从《满文老档》、《满洲实录》中析出的神话、民间传说，最大的翻译特点是译文的公文文体。实际上，当我们阅读用满文书写的神话时，首先联想到的是一位老人在娓娓动听地述说神奇的神族民间传说。而以公文文体译入的汉文则无法让读者领会到神话故事的艺术性和满族的审美观念。

用满文记录的满族神话在表现满族语言的叙事艺术和综合艺术方面独具匠心。满族创世神话的中心神格是布库里雍顺 bokori yongson，他是神话中的满族始祖。该神话最早的满文版本出自天聪九年的内国史院档案。

tere mudan i cooha de dahabufi gajiha muksike gebungge niyalma alame. mini mafa ama jalan halame bukūri alin i dade bulhori omode banjiha. meni bade bithe dangse akū. julgei banjiha be olan olan i gisureme jihengge tere bulhori omode abkai ilan sangan jui enggūlen, jenggūlen, fegūlen ebišeme jifi enduri saksaha benjihe fulgiyan tubihe be fiyanggū sangan jui fegūlen bahafi anggade ašufi bilga de dosifi beye de ofi bokori yongson be banjiha. terei hūncihin manju gūrun inu. tere bolkori omo šurderme tanggū ba. helong giyang ci emu tanggū orin gūsin ba bi. minde juwe jui banjiha manggi. tere bulhori omoci gūrime genefi sahaliyan ulai narhūn gebungge bade tehe bihe seme alaha.^①

首先我们进行通读，并将全篇神话的意义梳理出来：

那次出征招降带来的名字叫穆克希克的人说了，“我的祖父、父亲世代生活在布库哩山下的布勒瑚哩湖。我们地方没有文书档案。古时候的生活，相传着说来。在那个布勒瑚哩湖，天的三个女儿恩库伦、正库伦、佛库伦洗澡来了。神圣的喜鹊送来的红色的果子，最小的女儿佛库伦得到了，衔在嘴上，进入咽喉，有了

① 台湾故宫博物院：《旧满洲档》，第九册，4242页，1969。

身孕，生了布库里雍顺。他（布库里雍顺）的同一个姓氏的（部落）就是满洲部落。那个布勒瑚哩湖方圆一百里，距黑龙江有一百二三十里。我生了两个儿子后，从那个布勒瑚哩湖迁往萨哈连乌拉的名字叫那尔浑的地方居住了”。

整个故事语言十分纯朴，词语的修饰成分少，句子结构简单，没有满文档案那种复杂、层层套引的特点。在叙述上条理清晰，层次紧凑，基本上按照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依次进行描写。这样一篇纯正的满族始祖发源神话出现在天聪九年的满文档案中，致使现有译文基本采用了清代公文档案的语言和文体。这是因为，译者需要考虑满文档案翻译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因此没有采用类似清代满语会话的口语风格。

译文 1:

此次出征招降人中有名穆希克者告称：“我祖父世居布库里山下布尔瑚里湖。在我处无记载，相传有天女三：恩库伦、正库伦、佛库伦，浴于布库里池。季女佛库伦得神鹊所送来朱果衔口中，不意吞入腹中成孕，生布库里雍顺。其同族系满洲国人矣。布尔瑚里湖，周百里，距黑龙江一百二三十里。我有子二，后自布尔瑚里湖移至黑龙江那尔浑地方居住。”^①

这个译文将 *mini mafa ama* 译为“我祖父”，将 *helong giyang*、*sahaliyan ula* 都译为“黑龙江”，将 *manju gurun* 译为“满洲国”。不同的译者对上述词语的具体处理是不同的。

译文 2:

此次军中招抚之名为穆克西科者告曰：“吾之父祖世代生活于布勒霍里湖。吾之地方未有档册，古时生活情形全赖世代传说流传至今。彼布勒霍里湖有天女三人——恩库伦、哲库伦、佛库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清入关前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伦前来沐浴，时有一鹊衔来朱果一，为三女中最小者佛库伦得之，含于口中吞下。遂有身孕，生布库里雍顺。其同族即满洲部是也。布勒霍里湖周百里，距黑龙江一百二三十里，吾生育二子后即迁离布勒霍里湖，前往黑龙江名为那尔琿地方居住。”^①

这份译文同样将 *helong giyang* 和 *sahaliyan ula* 都翻译成“黑龙江”，所不同的是将 *mini mafa ama* 译为“我父祖”，将 *manju gurun* 译为“满洲部”。虽然个别词语的处理互有差异，但在整个传说的情节的翻译上基本相同。

另外还有日本学者松村润的汉文对译，王钟翰先生将其转译为：

此次军中有携来所降之名穆克什喀者，告曰：我之父若祖，世代生活在布库哩山麓的布勒和哩湖一带。我等地方无档册。从前的生活情形全凭口头传说相传下来。在布勒和哩湖内，有三仙女：恩古伦、正古伦、佛库伦来浴。一神鹊送来一朱果，为幼女佛库伦所得，衔于口中，吞之成孕，生布库哩雍顺。其眷族即系满洲部（今满族是也）。布勒和哩湖周围百里，距黑龙江有一百二三十里。我生二子后，从布勒和哩湖迁至萨哈连乌拉（附近）之名为纳尔琿的地方居焉。^②

上述三种译文出自同一个译材，即用老满文书写的天聪九年内国史院的档案，属于满文老档中的内容。在翻译过程中，不同的译者对词序、词义、句子成分的转换等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有所差异，但三篇译文所转换出来的意义是一致的。

满族创世神话用新满文书写，掺杂少数老满文词汇，*olan olan i* 为 *ulan ulan i*，意为辗转、相传；*bilga* 为 *bilha*，意为咽喉；

① 关嘉禄等译：《天聪九年档》，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② 王钟翰：《满族先世的发祥地问题》，载于《清史续考》，1-23页，台北，华世出版社，1993。

gūrun 为 *gurun*，意为部落；*gūrimbi* 为 *gurimbi*。在翻译时，因有各种版本的译文为参考，诸如此类的新老满文的差异，还是比较容易辨认的。

从满文原文来看，这篇流传在民间的神话具有较强的叙事性，使用了后来不常用的汉语借词，口语化程度比较高。我们可以运用词汇和句子翻译方法对整个语篇进行解析，希望能够有助于满文神话的翻译和研究。

首先是词汇的翻译问题。在这篇广为流传的满族创世神话的翻译中，国内外译者都充分运用了转换、选择、引申等翻译方法来传达满文词汇的语义，以便使译文能够更加符合汉文表达习惯。

<i>mini</i>	<i>mafa</i>	<i>ama</i>	<i>jalan</i>	<i>halame</i>	<i>bukūri</i>	<i>alin</i>	<i>i</i>
我的	祖父	父亲	世代	更换	布库里	山	的

<i>dade</i>	<i>bulhori</i>	<i>omode</i>	<i>banjiha.</i>
根	布尔瑚里	湖	生活

在满文原文中，*mafa ama* 很明显是指祖先。如果按照原文的词序翻译“祖父、父亲”，及至“祖父”，就容易与汉语词“祖父”一词产生混淆。翻译时，我们应该运用调整词序的方法，将 *mafa ama* 翻译为“父祖”或“祖先”，这样可以避免曲解原文的意义。

我们再来看词义的引申和选择问题。

<i>tere</i>	<i>hūncihin</i>	<i>manju</i>	<i>gūrun</i>	<i>inu.</i>
他的	同姓的人、亲戚	满洲	部落	是

刘小萌先生曾经探讨过 *gurun* 一词的意义。^① *gurun* 原意为部落，后来引申为国家。在这段神话中，*gurun* 应该翻译为部落。最初的 *manju gurun*（满洲部）只是众多女真部落中的一部，在努

① 刘小萌：《明代女真社会的酋长》，载于《满族的社会与生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尔哈齐的率领下，满洲部崛起并统一了多个女真部落，“满洲”的名称一跃成为统一名称。皇太极建立后金时，*manju gurun* 自然具有了“满洲国家”的意义。*gurun* 则具有了国家、朝代的词义，但在早期满文文献中，*gurun* 还是应该翻译为本身义“部落”。

翻译地名等专有名词，必须使用清代以来的通用名称，避免创造新词，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混乱。神话中的 *helong giyang* 明显是汉文词的音译，循其音将其还原为汉文“黑龙江”。另一个地名 *sahaliyan ula* 的音译为“萨哈连乌拉”，意为“黑河”、“黑水”，清代通称为“黑龙江”。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两个不同的满文地名，翻译成汉文后完全相同。如果不核对满文原文，译文的读者不可能发现这个情况。这两个地名是否同指一处，至今学术界没有定论。那么，在翻译时，我们不应该将它们都翻译为黑龙江。退一步说，即使译者认定 *helong giyang* 和 *sahaliyan ula* 同指一条河流，也应该对原文加以注释说明。*helong giyang* 和 *sahaliyan ula* 应分别翻译为“黑龙江”和“萨哈连乌拉”。

在康熙年间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黑龙江”一词的满文书写形式基本上都是 *sahaliyan ula*，仅在康熙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档案中出现过一次 *he lung giyang*。其原文为：

taicangsy yamun i bithe, he lung giyang ni jergi babe tuwakiyara jiyanggiyūn de unggihe.

太常寺咨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

在其前后的其他公文档案中，“黑龙江”的满文书写形式都是 *sahaliyan ula*。由于 *he lung giyang* 一词出现在“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这个机构名称之内，它完全可以用 *sahaliyan ula* 进行替换，所以不会产生歧义。在清代，不存在“镇守萨哈连乌拉等处地方将军”这样的汉文名称，*sahaliyan ula i jergi babe tuwakiyara jiyanggiyūn* 所对应的汉文是“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简称“黑龙江将军”。当然在《清实录》等史书中存在着“乌龙江”的

叫法。这正说明 *helong giyang* 和 *sahaliyan ula* 是同一个地名的不同写法。而满族创世神话则不同，我们不能确定 *helong giyang* 和 *sahaliyan ula* 是否同一指向。历史上的黑龙江、混同江、松花江的名称、指向十分复杂，而清初 *sahaliyan* 不但是河流名称，还是部落名称。康熙二十二年十月设立将军衙门后，*sahaliyan ula* 逐渐发展成为省名、城名，甚至出现新旧两个“黑龙江城”。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地名，译者必须运用音译法将满文地名 *helong giyang* 和 *sahaliyan ula* 转换为汉文，然后再添加注释。

地名的翻译问题不只一处，时至今日满族的发源地仍然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bukūri alin* 和 *bulhori omo* 究竟位于何处，始终是一个疑问。在翻译时，我们应该严格地进行音译，*bukūri alin* 译为布库里山，*bulhori omo* 译为布勒瑚哩湖。

还有一个地名 *narhūn* 同样值得关注，*narhūn* 音译为那尔浑。满族萨满神歌中经常出现 *nadan naihū*，一般称为纳丹岱琿、那丹那拉呼、那丹那呼，意为七星女，俗称鸡窝星。在某些神歌中，这个神的名字又被写作 *narhū* 那尔呼、*narhūn hiyancu* 那尔浑香初。地名和神灵名同样来自于满族传统的底层文化。

其次是句子的翻译问题。在句子翻译中，成分分析法是译者必须运用的方法。通过分析句子成分，找出句子的中心语及主干，有助于化解神话翻译过程中的问题。

enduri saksaha benjihe fulgiyan tubihe be fiyanggū sargan jui fegūlen bahafi anggade ašufi bilga de dosifi beye de ofi bokori yongšon be banjiha.

译文 1:

季女佛库伦得神鹊所送来朱果衔口中，不意吞入腹中成孕，生布库里雍顺。

译文 2:

时有一鹊衔来朱果一，为三女中最小者佛库伦得之，含于口

中吞下。遂有身孕，生布库里雍顺。

这是一个并列句，全句的主语部分是 *fiyanggū sargan jui fegūlen*，第一个句子的宾语部分是 *enduri saksaha benjihe fulgiyan tubihe*，谓语部分的四个动词分别是 *bahafi*、*ašufi*、*dosifi*、*ofi*，第二个句子的宾语是 *bokori yongšon*，谓语是 *banjiha*。第一个句子的宾语 *enduri saksaha benjihe fulgiyan tubihe* 前置到句首，意在强调。译文 1 将主语还原到句首，恢复为主谓宾句子。译文 2 则将前置的宾语部分转换为一个单句 *enduri saksaha fulgiyan tubihe be benjihe*，翻译为“鹊衔来朱果”，随后以被动语态引出原文的主语 *fiyanggū sargan jui fegūlen* “最小的女儿佛库伦”。在整个句子的翻译上，两种译文各有妙笔，如译文 1 添加了一个词“不意”，这就把满文原文隐含意义揭示出来，佛库伦只是把红果衔在嘴上，并没有吃下去的意思。满文句子的 *bilga de dosifi*（进入咽喉）就隐含着这层意义。*beye de ombi* 已经是一个比较固定的短语，意为怀孕。译文 2 用“遂有身孕”引出结果。

尽管神话的语言口语化特征明显，但原文同样讲究前后句式的呼应。如故事开头部分有 *alame*，结尾部分有 *seme alaha*，既做到动词的相互呼应，又起到了引号的作用，标志着神话的开始和结束。

在清朝皇帝的大力宣扬下，满族创世神话愈发神圣、神秘，这也决定了它的民族性特征。从满文翻译的视角来看，满族创世神话的翻译存在很多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满文翻译本身的问题，更多的是根据神话对满族族源的考证问题。当然，翻译在其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

随着爱新觉罗家族占据了统治地位，满洲部落的创世神话成为清朝始祖创世神话，原有的天聪版创世神话显然不能满足清朝统治者神化爱新觉罗姓氏的目的，于是又诞生了一篇钦定的满族创世神话。乾隆年间，阿桂等人奉旨编撰的《满洲源流考》正式

推出爱新觉罗家族满洲源流神话的“钦定”版本，从而取代了天聪九年档案中的叙述。后人所熟知的满族创世神话基本上都是《满洲源流考》中的版本。而满汉合璧的满族创世神话见于《满洲实录》。由于原文比较长，不便于阅读，因此按照神话的内容分成几个段落，以便于阅读和理解。

manju gurun i da, golmin šanggiyan alin i šun dekdere ergi bukūri gebungge alin, bulhūri gebungge omoci tucike, tere bukūri alin i dade bisire bulhūri omo de abkai sargan jui enggulen, jenggulen, fekulen ilan nofi ebišeme jifi muke ci tucifi etuku etuki sere de, fiyanggū sargan jui e-tukui dele enduri saksaha i sindaha fulgiyan tubihe be bahafi, na de sindaci hairame angga de ašufi etuku eture de, ašuka tabihe bilha de šuwe dosifi, gaitai andande beye de ofi, wesihun geneci ojurakū. hendume, mini beye kušun ohobi, adarama tutara sehe manggi,

juwe eyun hendume muse lingdan okto jeke bihe, bucere kooli akū, sinde fulingga bifi kušun ohobi dere. beye weihuken oho manggi jio seme hendume genehe.

fekulen tereci uthai haha jui banjia, abka i fulinggai banjibuha jui ofi uthai gisurembi, goidaha akū ambakan oho manggi, eme hendume, jui simbe abka facuhūn gurun be dasame banjikini seme banjibuhabi, si genefi facuhūn gurun be dasame toktobume banji seme hendufi, abka i fulinggai banjibuha turgun be giyan giyan i tacibufi, weihu bufi, ere bira be wasime gene sefi, eme uthai abka de wesike,

tereci tere jui weihu de tefi eyen be dahame wasime genehei, muke juwere dogon de isinafi dalin de isinafi dalin de akūnafi, burha be bukdaifi, suiha be sujafi mulan arafi mulan i dele tefi bisire de tere fonde tere hai ilan halai niyanlma gurun de ejen ojoro be temšenumbe inenggi dari becendume afandume bisirede emu niyalma muke ganame genefi, tere jui be sabufi ferguwerne tuwafi, amasi jifi, becenduri bade isina

geren niyalma gemu geneŋi tuwaci, yala ferguwecuke fulingga jui mujangga,

geren gemu ferguweme fonjime enduringge jui si ainaha niyalma,

tere jui ini emei tacibuha gisun i songkoi alame, bi abkai enduri bihe, bukūri alin i dade bisire bulhūri omo de abkai sargan jui enggulen, jenggulen, fekulen ilan nofi ebišeme jifi, abkai han suweni facuhūn be safi, gurun be toktobukini seme mini beyebe fulgiyan tubihe obufi, emu enduri be saksaha i beye ubaliyambufi, fulgiyan tubihe be ganafi bulhūri omo de ebišeme genehe fiyanggū sargan jui etuku de sindafi jio seme takūrafi, tere enduri saksaha fulgiyan tubihe be saifi gajifi, fiyanggū sargan jui etukui dele sindafi, fiyanggū sargan jui muke ci tucifi etuku etuki sere de, tere tubihe be bahafi, na de sindaci hairame, angga de ašufi bilha de dosifi, bi banjiha. mini eme abkai sargan jui gebu fekulen, mini hala abka ci wasika aisin gioro gebu bukūri yongšun seme alaha manggi, geren gemu ferguweme ere jui be yafahan gamara jui waka seme, juwe niyalmai gala be ishunde joolame jafafi galai dele tebufi boo de gamafi,

ilan halai niyalma acafi hendume, musei gurun de ejen ojoro be temšerengge nakaki, ere be tukiyeŋi musei gurun de beile obufi beri gege be sargan buki seme gisurefi, uthai beri gebungge sargan jui be sargan bufi gurun de beile obuha, bukūri yongšun šanggiyan alin i šun dekdere ergi omohoi gebungge bigan i odoli gebungge hecen de tefi facuhūn be toktobufi gurun i gebu be manju gurun i da mafa inu.

我们还是先通读全文，并将大致意思梳理出来：

满洲的根源出自长白山日出方向以布库哩为名的山、以布勒呼哩为名的湖。在那个布库哩山脚下的布勒呼哩湖，天的三个女儿恩古伦、正古伦、佛库伦洗澡来了。从水里出来穿衣服的时候，小女儿得到了衣服上的神圣的喜鹊所放的红果。若放在地上，可惜了。衔在嘴上，穿衣服的时候，衔着的果直接进入咽

喉，顷刻间有了身孕，不能向上飞。说：“我的身体不舒服了，难道要留下来么？”

两个姐姐说：“咱们吃过灵丹药，没有死的道理。你天生有福，怀孕罢了。身体轻松以后来吧！”说完去了。

佛库伦于是就生了儿子。因为是凭借天的福气，（所生的儿子）立刻说了话。不久，长大些后，妈妈说：“儿子，你为整治天下混乱的部落而出身。你去，说‘为整治天下混乱的部落而出身’，把凭借天的福气出生的情形清楚地教导（他们）。给（你）小船，经这条河下去。”说了（这些话），妈妈就升到天上。

于是，那个孩子坐着小船，顺着水流下去。到了运水的渡口，到了岸，到了对岸，折柳条，割艾蒿，做凳子，坐在凳子上。当时，那个地方的三个姓氏的人争着当部落主，每天就是互相指责打仗。一个人去取水，看见那个孩子，看着神奇。回去了，在互相指责的地方召集众人都去看，果然是神奇有福气的孩子。

众人都惊奇地问：“神奇的孩子，你是什么人？”

那个孩子按照他的妈妈教导的话说了：“我是天神。在布库哩山脚下的布勒呼哩湖，天的女儿恩古伦、正古伦、佛库伦三个洗澡来了，天汗知道了你们的混乱，想平定（你们）部落，所以把我的身体变成红果，把一个神变成喜鹊的样子，派（他）把红果拿去，来放到去布勒呼哩湖洗澡的小女儿佛库伦衣服上。那个神鹊咬着红果，放在小女儿衣服上。小女儿从水里出来穿衣服，得到那个果。若放在地上，可惜了，衔在嘴里，进入咽喉，生了我。我的妈妈是天的女儿，名叫佛库伦，我的姓氏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爱新觉罗，名字是布库哩雍顺。”这些话说了后，众人都惊奇地说：“这个孩子不是步行去的孩子。”两个人把手交叉，（让他）坐在手上，领回家了。

三个姓氏的人共同商议说：“我们停止当部落主的争斗吧！”

推举这个孩子作我们部落的贝勒，把博哩格格给他作妻子。”于是，把名叫博哩的姑娘给他作妻子，让他作了部落的贝勒。布库哩雍顺住在白山日出方向的名叫鄂谟辉旷野的鄂多理城，混乱被平定的部落的名叫满洲，（布库哩雍顺）成为部落的始祖。

我们来看看与满文对应的汉译文：

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哩山下一泊，名布勒瑚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女恩古伦，次女正古伦，三女佛库伦浴毕上岸，有神鹤衔一朱果，置佛库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库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着衣，其果入腹中，既感而成孕。告二姊曰：“吾觉腹重，不能同升，奈何？”二姊曰：“吾等曾服丹药，谅无死理。此乃天意，俟尔身轻上升未晚。”遂别去。佛库伦后生一男，生而能言。俟尔长成。母告子曰：“天生汝，实令汝以定乱国，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乃与一舟，“顺水去，即其地也。”言讫，忽不见。其子乘舟顺流而下，至于人居之处。登岸，折柳条为坐具，似椅形，独踞其上。彼时，长白山东南鄂谟辉、鄂多理内有三姓，争为雄长，终日互相杀伤。适一人来取水，见其子举止奇异，相貌非常。回至争斗之处，告众曰：“汝等无争。我于取水处遇一奇男子，非凡人也。想天不虚生此人，盍往观之。”三姓人闻言，罢战，同众往观。及见，果非常人，异而诘之。答曰：“我乃天女佛库伦所生，姓爱新觉罗，名布库哩雍顺。天降我定汝等之乱。”因将母所嘱之言详告之。众皆惊异，曰：“此人不可使之徒行。”遂相插手为舆，拥捧而回。三姓人息争，共奉布库哩雍顺为主，以百里女妻之。其国号定为满洲。乃其始祖也。

对照前后两篇满文神话，我们不难发现，满文神话的翻译上已经超越了翻译活动本身，直接进入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领域。从第二篇神话中，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它的情节远比第一篇更加生动细腻，人物形象凸显丰满，其中的中心神格布库哩雍顺被

赋予了更多的传奇色彩。神话内容的衍变并不是我们探讨的主要话题。从翻译的角度来看，与满文相对应的汉文神话过多地采用了归化翻译，如将 *gurun* 翻译为“国”，将 *gurun i ejen* 翻译为“国主”，混淆了满族社会部落和国家的概念。

地名的翻译同样存在问题，既有 *golmin šanggiyan alin*，又有 *šanggiyan alin*，都翻译为“长白山”。而其他地名如 *bukūri alin*、*bulhūri omo*、*omohoi bigan*、*odoli hecen* 等都采用了音译的汉文名称，而且 *bukūri alin* 和 *bulhūri omo* 的具体方位被限定在 *golmin šanggiyan alin i šun dekdere ergi*。

满族创世神话有多处漏译现象。如 *muke juwere dogon de isinafi dalin de isinafi dalin de akūnafi* 是三个依次递进的句子，“到了运水的渡口，到了岸，到了对岸”，这样就强烈地渲染出布库哩雍顺的到达场景。汉文部分将此只翻译为“登岸”，极大地削弱了原文句子的语气。而紧接着的句子 *burha be bukdaŋi, suiha be sujafi mulan arafi mulan i dele tefi* 被翻译为“折柳条为坐具，似椅形，独踞其上。”实际上它的原意为“折柳条，割艾蒿，做凳子，坐在凳子上。”满文中的几个连续的动作 *bukdaŋi*、*sujafi*、*arafi*、*tefi* 在汉译文中也被弱化了。

当佛库伦说，*mini beye kušun ohobi, adarame tutara sehe manggi*，她的两个姐姐回答说，*muse lingdan okto jekebihe, bucere kooli akū, sinde filingga bifi kušun ohobi dere. beye wei huken oho manggi jio*。佛库伦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身体不舒服了，难道要留下么？”联系到下文她的两个姐姐所说的，“咱们吃过灵丹药，没有死的道理。”可以推断出，佛库伦不是说自己“难道要留下么？”而是担心自己要死了。*kušun* 有两层含义，*gūnin de icakūšame eimerengge*（心中不满意而厌恶）；*dolo aika jaka bisire gese icakū*（里面像有什么东西似的不舒适、不合意）。这里是说怀孕产生的反应让佛库伦怀疑自己要死在洗澡的地方。两个姐姐告诉佛库伦，“你天

生有福，怀孕罢了。身体轻松以后来吧！”beye weihuken oho（身体轻松以后）喻指“生完孩子以后”。下文也确实有佛库伦生了儿子后，回到天上的描述。

beri 意为“弓”，beri gege 作为人名出现，应该音译为汉文，写作“博哩格格”。beri gege be sargan buki 应该翻译为“把博哩格格给他作妻子”。而且，下文中还补充了一句话，uthai beri gebunge sargan jui be sargan bufi 意为“于是把名字叫博哩的姑娘给他作妻子”。如果把 beri 音译为“百里”，似乎与汉文词汇有重合的现象，容易引起歧义。实际上，“百”的汉语古音为 bo，如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字翻译为满文为 li be，而不是 li bai。

二、满文民间传说的翻译

由于满族民间传说多数以汉语流传至今，因此靠满语流传，并用满文记录下来的《尼山萨满》抄本一经公布就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除汉文译本外，还有英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日文等多种译本。现有《尼山萨满》抄本不只一种，尤以人们通常所说的海参崴本内容齐全完整。我们从海参崴本《尼山萨满》入手，来探讨满族民间传说的翻译问题。

民间传说《尼山萨满》是死亡与复活神话的一个变体，它是女萨满尼山救取小孩费扬古的灵魂，让他起死复活的传说，其中包含大量描写满族萨满教信仰、祭祀仪式和神歌的内容。既有大量人物语言，又有很多叙述人语言。尼山与其他人物的对话以及她在祭祀跳神过程中演唱的神歌，与尼山萨满的身份、社会功能、民族文化、生活经历、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大量人物语言和对白表现了主人公尼山鲜明的个性，因此成为塑造尼山萨满这个人物形象，刻画尼山萨满的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

baldu bayan uthai ilifi, ere gehe de niyakūrafi baime hendume,

saman gehe amba algin algikabi, gebu gütubume tucikebi, orin saman i oilori, dehi saman deleri turgunde, bairengge han julhun be tuwaburne jorimbureo seme baime jihe gehe jobombi seme ainara šar seme gosifi algin be gaima bureo serede tere hehe injeršeme hendume bayan agu be bi holtorakū, mini beye ice tacifi goidaha akū de han julhun tuwarangge tondo akū ayoo ume baita be tookabure, gūwa erdemungge saman sabe baiifi erdeken i tuwabuna ume heoledere serede baldu bayan yasai muke eye-bume, هنگکیشمه داهūن دابتان i baire jakade, saman hendume tuktan jihebe dahame, emu mudan tuwambureo, gūwa niyalma oho bici ainaha seme tuwarakū bihe sefi……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不同的译者对人物语言的翻译。

译文1:

巴尔都·巴彦站了起来，又向那位格格跪下求到：“萨满格格，您远近闻名，在20个萨满之上，是40个萨满之首，求您给看一看命数，不管格格如何为难，也请您发发恻隐之心，借用一下您的名声吧！”那个女子笑盈盈地说：“巴彦老兄，我不哄你。我是新学不久的萨满，恐怕看不好命数，别误了事，还是去找别的有能耐的萨满吧。”巴尔都·巴彦流着眼泪，再三叩头请求。萨满说：“既然是第一次来求，就看看吧，若是别人，就一定不给看了。”

译文2:

于是，巴尔杜·巴彦站起来，又跪在那个少妇跟前，请求说：“萨满格格因为你比其他萨满的本领都高强，所以你的名声远扬。我孩子患了寒朱尔昏病，请你辛苦一趟，帮助看看。你大概有顾虑吧，怕仅用仁慈之心，治不好病，会失去名誉，对不对？”那少妇一面笑，一面说：“巴彦阿公我不想欺骗你，我不久以前才学过一点，要是现在去看这种病，可能看不准，恐怕耽误了你的大事，你还是另请高明的萨满吧，趁早算一卦看看，不要耽误

了。”巴尔杜·巴彦跪在她面前，泪流满面，再三请求她帮忙。萨满说：“因为你初次来这里，所以我先给你占卜一下。要是别人来我这里，我是绝不给他占卜的！”

译文3：

巴勒杜巴彦又给这位格格跪下求道：“萨满格格大名鼎鼎，遐迩共闻，特来恳请格格给我指点天数，倘使格格为难，亦请略发恻隐之心，让我们借您的名声吧。”那女人笑嘻嘻地说：“巴彦老兄我不哄你，我是新学的萨满，时间还不长，恐怕还看不明白天数。你还是趁早请别的道行高深的萨满看看吧，别耽误了大事！”巴勒杜巴彦流着泪再三叩求，萨满才说：“看在你初来的份上，就给你看一次吧，要是别的人，无论如何是不给看的。”

无论是比较接近原文的异化翻译，还是使用多个汉文四字成语的归化翻译，译者对人物语言的翻译无疑都是十分重视的。译文读者正是通过人物语言才真切地感受到儿子突然病逝给巴勒都巴彦带来的巨大痛苦，感受到巴勒都巴彦希望救活儿子的急切心情。巴勒都巴彦不断赞扬尼山萨满的本领，请求尼山萨满帮忙。有起死回生能力的尼山萨满借口自己学习时间不长，对巴勒都巴彦的请求假意回绝。在巴勒都巴彦的哭泣之下，才答应试一试。

我们按照原文的叙述进行重新梳理，以与上述译文进行对比：

巴勒都·巴彦于是站起来，对着这个姐姐跪下请求说：“萨满姐姐大名传扬，羞辱了（那些坏萨满）而出名，在二十个萨满之上，在四十个萨满之上，因此来请（萨满姐姐）辛苦一趟去看看汗王的意思请求指点。无奈啊，可怜可怜吧，借用你的名声吧！”那个姐姐笑着说：“巴彦先生，我不骗你。我自己新学不久，恐怕看不准汗王的意思，别误了事。请别的有能耐的萨满吧！早点去看，不要耽误！”巴勒都·巴彦流着泪，跪着，反复请求，于是萨满说：“既然初次来，就看一次吧。要是别的人，无论如何也

不占卦。”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有三个问题没有受到译者的重视：一是 gebu gūtubume tucikebi 中的 gūtubume 的词义，二是 han julhun 的词义，三是 gūwa niyalma oho bici ainaha seme tuwarakū bihe 中的 gūwa 的双关意义。

gūtubumbi 本意为 ehe niyalma de adanafi sain ba efujere（加入到坏人中毁坏好人、好事），通常翻译为羞辱、侮辱、玷辱。此处意在褒扬尼山萨满本领高强，享有盛誉。han julhun 被翻译为“帝数”、“命数”、“寒朱尔昏病”，都有失妥当。julhun 是 julkun 一词的老满文写法，意为“噪窝”。han 是北方少数民族对首领的称呼，可以直接翻译为“汗”、“皇帝”等。此处的 han 应指阴间的阎王、阎罗王，即 ilmun han。巴勒都·巴彦请求尼山萨满去阴间当面向阎罗王请求归还自己的儿子。han julhun be tuwabume 意为“看着阎罗王的噪窝”，意思是“当着阎罗王的面”、“看着阎罗王发话”，其隐含的意义是：请求阎罗王把费扬古的寿命延长。

满文双关语手法在《尼山萨满》、《尸语故事》中都有使用，津曲敏郎先生、季永海先生都有论述。在前面引用的巴勒都·巴彦与尼山萨满的对话中，也出现了一个双关语。在 gūwa niyalma oho bici ainaha seme tuwarakū bihe 这句话中，gūwa 的第一层意义“别、别人”，同时 gūwa 还是“卦”的音译，作主句动词 tuwarakū 的宾语，意为“不看卦”。这种双关语的使用比较少见。

上述三个问题在《尼山萨满》人物语言的翻译上是不能回避的。虽然萨满祭祀活动是原始的、落后社会形态的产物，其中的迷信思想早已被人们抛弃，但《尼山萨满》传说中的丰富的人物语言可以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有如临其境的感觉，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萨满文化在满族早期社会中的重要影响。

在翻译人物语言应该切合口语特点，通俗易懂，简单明了，

不要把口语译成公文档案的书面语。对于语言中重复使用的词语可以根据上下文进行省略。译者不能自作主张地添加一些与原文意义无关的语句，不能自己用对人物爱憎替代原文作者在字里行间所表达出来的情感。同时还要注意人物语言不能千篇一律，避免读者产生枯燥乏味的观感。对于个别翻译难点，尽量循其词语意义一一翻译为汉文。

满文文学作品大多按照动作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叙述，这与汉文是基本相同的。在《尼山萨满》中，第三人称叙述人语言对于刻画尼山萨满人物性格，反映尼山萨满起死回生本领，烘托传说发生的社会和自然环境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者在叙述员外夫妇派人寻找尼山萨满，描写尼山萨满在阴间所见到的景物，抒发满族群众对萨满的感情以及对萨满功能的认识等情节上使用的叙述人语言，突出表现了尼山萨满的神奇本领，反映了萨满在满族早期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叙述人语言也充分反映了故事的连贯性，如：

nišan saman beyede ibagan i etuku, siša hosiha be etume hūwaitafi, uyun cecike yengse be ujude hukšefi sunggayan beye sunggeljeme fodoho, gese, uyaljame yang cun i mudan be alhūdame, amba jilgan. acigiyame, den jilgan. dekenime, haihūnga mudan hayaljame narhūn jilgan nandame yayame baire gisun……《尼山萨满》

尼山萨满身上穿着神服，拴着腰铃、神裙，头上戴着九雀神帽，苗条的身体摇摆着，像柳条一样晃动。（尼山萨满）模仿着阳春调，大声时摇动，高声时略微跳起，声音柔软时摇尾，细声时乱儿乱儿地祈求说……

通过第三人称的叙述人语言，形象生动地描绘出尼山萨满跳神时的服饰、声音、动作，使尼山萨满这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hūwaitafi、hukšefi、sunggeljeme、uyaljame、alhūdame、acigiyame、dekenime、hayaljame、nandame yayame baire 这一连串的动作环

相扣，前后衔接。翻译时，译者应该想象一下尼山萨满的动作姿态，思考一下如何翻译才能够准确传达出原文的“神韵”。

民间传说经过民间广泛流传，形成了语言形象生动，词语简洁朴实，句子层次清晰的特点。只要认真细致地理解原文，就能准确翻译出原文的意义。对于个别疑难词汇、短语、句子和修辞现象，一定要认真对待，实在无法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以便进一步地研讨。而原文没有的意义，译者不能随意添加，以免违背忠实的翻译标准，破坏原文的整体性。

三、满文诗歌的翻译

诗歌是一种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以直接抒情的方式，精练的词句，鲜明的节奏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形式。它比其他文学体裁更具特殊性。长期以来，翻译诗歌除要求忠于原文内容，译文语言规范化，保留原文的风格外，还要求讲究韵律。这是与其他文体翻译不同的地方。

满文诗歌的韵律与汉文诗歌的韵律有很大的不同，不可能将满文的韵律完全转换为汉文韵律。因此翻译满文诗歌首先应该摆脱韵律的束缚。目前翻译界倾向于把诗歌翻译为散文，彻底摆脱原诗的韵律。诗歌的内容和语言风格是满文诗歌翻译中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一旦把诗歌翻译为散文，诗格原有的风格必然发生改变，但在内容的表达上则可以更加忠实。

现存的用满文创作的诗歌很少，主要由民歌和散文诗组成。民歌用质朴的语言表达了满族人民丰富的思想艺术，是满族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族民歌主要包括渔猎歌、时政歌、仪式歌、生活歌、情歌、儿歌、现代民歌，这些民歌世代流传在满族民间。满文的衰退直接导致满文文学作品的流失。季永海等先生编辑的《满族民歌集》收录了200首民歌，其中只有5首满文民

歌。至于康熙、乾隆皇帝的御制诗基本上是用汉文创作，后翻译为满文，因此不再我们探讨的范围之内。

在翻译满文民歌时，译者必须反复吟诵原文，了解、揣摩它的思想感情，使自己的感情与原文的感情、作者的感情融会到一起。用汉文进行表达时，可以摆脱原文行数、字数的某些束缚，注重再现原文的内容和意境。只要译者掌握满汉民歌的基本知识技巧，熟悉民歌的格式、韵律，一定能够做好民歌的翻译工作。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满文民歌的翻译情况。

bulari kongci kongci.
saksaha uncehen golmin,
sadun jafabumbi,
haha jui banjici orho hadunmbi,
sargan jui banjici biyando fadambi.

这是满族婚礼上演唱的喜歌。第一句的 bulari kongci kongci 是衬词。四句民歌以 a 为头韵，以 i 为尾韵，其中除了第一句以外，其余三句都以动词原形的词尾形式 - mbi 结束。满文民歌的这种韵律是无法转换到汉译文中的。

喜 歌

布拉利，空齐，空齐，
花花喜鹊长尾巴，
你我俩家结亲家，
养个儿子打羊草，
生个闺女摘豆角。^①

在汉译文中，译者基本采用了汉文诗歌的韵律风格，前两句以 a 为尾韵，后两句以 ao 为尾韵，原文和译文的韵律是完全不同的。与原文相比，译文不但增补了“花花”、“你我俩家”等词

① 博大公、季永海等：《满族民歌集》，20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

语，原文后两句中的条件关系也被弱化。喜鹊是满族人信奉的神鸟，在婚礼喜歌里咏唱喜鹊，表明满族人祈求神灵保佑的心理。而民间素有“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的民谣，恐怕早已迷失了喜鹊的保护神功能。如果只从字面上进行翻译，这首民歌应该是这样的：

布拉利，空齐，空齐。喜鹊尾巴长，结亲家。若生男孩，就割草；若生女孩，就摘扁豆。

无论是归化翻译，还是异化翻译，译者都无法转换诗歌的韵律。汉文读者熟悉的是汉文诗歌的韵律，从满文诗歌的译文上不可能体会到原诗的韵律。况且，多数读者对于早已失去社会交际工具作用的满文缺少足够的了解。如果不加注释，没有录音资料，译文读者就不可能体会到满文诗歌的韵律之美。

直接运用归化法，采用汉文诗歌韵律，使满文诗歌的译文形式和风格符合汉文诗歌特点，符合汉文读者的欣赏要求，这样就容易使读者对满文诗歌产生一种错觉，误认为满文诗歌的韵律与汉文诗歌没有区别。满文民歌《雨日》的翻译就是最好的例证。

agara inenggi

sirame agara tokto emu hūwa

ere erin usin de jeku tebure ja

tere niowanggiyan ningge muji burga

tere suwayan ningge sogi i ilha

当我们寻找满文民歌的节奏和韵律时，我们会深切的感受到它的不可译性。满文民歌《雨日》共四句，头韵不严谨，第一句为 i 韵，其余三句的头韵则为 e 韵。尾韵十分完整，全部以元音 a 结尾。

雨 日

阴雨连绵洒满园，

此时地里好种田。

柳条麦子皆葱绿，
金色菜花来争艳。^①

译文的一、二、四句的尾韵为 an，第三句不押韵。这是汉文诗的韵律特点。由于满文诗歌属于民歌性质，所以无论怎样套用汉文诗歌的韵律，既改变不了满文诗的简单质朴，也无法阻止满文诗格韵律的流失。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满文诗《雨日》将是另外一种面目：

连续下的雨积聚了一院子。这个季节，在田里种粮食容易啊。那绿色的大麦、柳条啊，那黄色的蔬菜花啊！

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这根本就算不上诗歌，仿佛一位农民在述说雨季的景色。史禄国先生记录过一个满语口语歌谣，同样具有非常明显的头韵。我们用规范的满文重新记录下这首民歌：

naku naku nara
nadan efen jara
nadan efen be defi
nahan dalu kūtara
nadan sargande mabuleme muterakū
nadan indahun deme muterakū
“纳克楚”、“纳克楚”疼爱我
给了七个油炸饽饽
吃完七个小饽饽
洒得满炕都是脏货
七个丫头也弄不干净
七条家狗也舔不干净^②

① 博大公、季永海等：《满族民歌集》，11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

② 史禄国著，高丙中译：《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16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相比之下，达斡尔族诗人敖拉·昌兴创作的满文诗歌属于作家文学的范畴。咸丰元年，呼伦贝尔佐领敖拉·昌兴巡查黑龙江边界，用满文创作了散文游记《官便漫游记》。《官便漫游记》中有 21 首巡边即兴的满文诗歌。现摘录一二，以分析之。

ejen gurun i hese be alifi,
inenggi goro fakcafi,
genere de tondo de hiyoošun kamcifi,
tobgiya i fejile taka eršerakū.
hoo sere sukdun beyede selgiyebufi,
hono umesi selacuka,
mini jalin kemuni gūninjame,
meklen tatašara baitakū.

译文 1:

奉到君国命，
分别去远方，
因忠难尽孝，
暂违膝下倚。
豪气填满胸，
何有不畅快，
勿为我沉思，
挽留亦枉然。^①

译文 2:

恭奉圣上旨，
远行查边情。
忠君难尽孝，

① 赵志忠：《清代满语文学史略》，267 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敖拉·昌兴的满文诗都转引自赵志忠先生的专著。

侍亲暂时停。
胸内豪气充，
情志亦填膺。
勿为儿牵挂
辞亲启征程。^①

尽管两种译文有所差异，但译诗的形式、风格和内容基本一致。我们对这首诗的编排稍做改动并进行重译：

ejen gurun i hese be alifi
inenggi goro fakcafi genere de
tondo de hiyoosun kamcifi
tobgiya i fejile taka eršerakū
hoo sere sukdun beyede selgiyebufi
hono umesi selacuka
mini jalin kemuni gūninjame
meklen tatašara baitakū

我们接奉了皇帝的谕旨，要远离的日子到了，暂时就不能忠孝兼顾、服侍膝下。因为豪气遍布全身，尚能感到非常欣慰。不要总是常常思念我，白白的惦记没有用。

敖拉·昌兴的这首满文诗中，每句诗都以动词为中心语。全诗具有两两相对的首韵，首韵分别为 e-i, to-to, ho-ho, mi-me，这是满文诗歌独特的韵律形式。对照前面两种每行五字的译诗，我们发现译者为了追求诗的形式，不得不对原诗的内容进行再创作。如最后一句 meklen tatašara baitakū 本意为“白白的惦记没有用”，两种译文分别将其处理为“挽留亦枉然”、“辞亲启征程”。联系到上一句 mini jalin kemuni gūninjame，从中可以体

① 塔娜，陈羽云译：《敖拉·昌兴诗选》，31页，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

会到敖拉·昌兴在出发时与亲人告别时的真挚感情。

尽管两种译文对原诗诗句的处理略有差异和出入，但全诗的翻译还是比较成功的。并非每首满文诗歌的翻译都能达到这种效果。敖拉·昌兴到达雅克萨城时创作的另外一首诗的译文，已经呈现出异化和归化翻译的不同取向。

gūnin jorin akū de
gaitai amargi jecen i bade jifi
jingkini mafari susu de
jabšan de bahafi beye doroloho
yasa de sabure fe moo
yala udu erguwen be dulembuheni
hoton be hergihe gūlmin ula
hūwai seme kemuni eyembi

诗的大意是：

没有目标地、突然来到北部边地，有幸在祖先的真正故乡亲自行礼。眼睛看着的老树，果真经历多少纪年呢！绕城的长江还在哗哗地流淌。

译文 1：

不觉已至边防亭，
恭拜祖宗祭先灵，
森森丛林如沧海，
潺潺流水绕古城。

译文 2：

在无意无识之间，
忽然来到北边境；
真正祖先的故乡，
幸而亲自来拜望。
细看这些老树林，

实不知经几周年；
环绕城市的长江，
还在哗哗向下流。

这两份译文的差距如此显著，不由地使人怀疑这是否是同一首诗的译文。正是由于这种问题的存在，诗歌翻译已经逐渐采用散文化处理。将诗歌翻译为散文，能够摆脱诗歌本身格式韵律等形式上的束缚，最大限度的保留原诗的内容。

四、满文谜语的翻译

用满文创作的满族谜语，无论是谜面的编排、设计，还是谜底涉及的范围，翻译时都能明显地体会到它所蕴含的强烈民族特色。满文谜语具有突出的满族文化特色，在遵循满文行款直书自左至右的书写习惯及音节文字特点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谜面形式多样化扩展了满语在文字上的表现形式。满文谜语既可正读，又可反读，谜面上既有满语词之音节，又有完整的满语词。既有词之汉字记音，又有词之满文原形，可谓丰富多彩。多数词谜以简单的汉字或满语词为猜测对象，这一情况说明在清末光绪年间，人们对满语已由熟悉转为生疏，通过猜谜活动，达到学习满语的目的。

farhūn bici elden tucire

komsō seci labdu tuhere 反正读 盒灯^①

这条谜语既可以正读，又可以反读。翻译时，必须将正反读的特性真实的表达出来。

正读：

① 赵志忠：《〈满谜〉研究》，47、87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满文谜语都转引自该书。

farhūn bici elden tucire
komso seci labdu tuhere

译文：

说是暗，却发光，
若是少，掉得多。

反读：

tucire elden bici farhūn
tuhere labdu seci komso

发出的光，暗，
掉得多了，少。

komso seci farhūn bici elden tucire labdu tuhere

反
正
读

金

这样，一条十字形的谜语就变成具有同一谜底的两条谜语。翻译时，需要将原有的满文谜语转换成正读和反读情况下的两条谜语，然后再进行翻译。由于满文谜语包含着转折关系，所以在翻译时很难忠实地将其转换为一条同样可以正反读的汉文谜语。这是语言文字本身差异所导致的不可译性。

有的满文谜语直接具有正反读的特点，而且能够将其翻译成同样具有正反读特性的汉文谜语。

niyalma bethe den,

den bethe niyalma.

miyamime yabuci efire,

efire yabuci miyamime. 踩高脚

这条谜语的前两句和后两句分别是一组正反读的句子。在翻译时，可以实现该谜语译文的正反读形式和风格。

人脚高，

高脚人。

打扮着耍，

耍着打扮。

萨满一向被视为北方少数民族人神之间的媒介。萨满在祭祀活动中，以肉身承托神灵之体，传授神灵的旨意。

angga seci terei gisun waka, gisurehe seci terei beye waka, jenduken seci terei niyalma waka, ferguwen seci terei alaha waka. 巫人

这条谜语的意思是：嘴里（说的）不是他的话，说话的不是他自己，悄悄（来）的不是他的人，灵验的话不是他告诉的。

巫人即萨满，萨满的特性在谜面中得到全面揭示。赵志忠先生的译文既保持了满文谜语的语序，又通过增补字词的方法，使译文更加流畅。

有嘴不说他的话，

说话不是他的身，

暗处没有他自己，

灵验不是他告人。

大多数满族谜语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加字、减字并在文字上润色，才能使谜语的译文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原文的艺术特色。

虽然满文谜语比较简单，但翻译起来存在一些问题。满文谜语具有一定的韵律，如果一味地追求译文的韵律等语言形式，就有可能损伤意义的表达。

aga gese agaha erinde baihurakū,

muke bici eyere bade isinarakū,
 jafaki sefi gala de sefereme muterakū
 tucike baci bargiyame gaici ojarahū. 喷壶

译文：

像雨，不是雨；
 有水，不能流；
 想抓，抓不到；
 出去，收不回。

这条谜语的第一句 *aga gese agaha erinde baiburakū* 中的 *baiburakū*，是动词 *baibumbi* 的否定式，意为“不用、不需用、不需要、不使用”。因此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像雨，不是雨”，而是“像雨一样，但下雨的时候用不上”。喷壶是满族用来给土壤、庄稼浇水的工具。下雨天，有雨水的自然洒落，就不需要再用喷壶来浇水。第二句 *muke bici eyere bade isinarakū* 中的 *ba*，本意为“地方”，在这里应该这样理解：喷壶里有水，但到达不了流水的地方，同时也有达不到流淌程度的意思。这条谜语可以翻译为：

像雨一样，但下雨的时候用不上；有水，但到不了流水的地方；想抓，用手却抓不到；不能从喷出来的地方收回去。

如果可能的话，译者还希望能够将原文的语法形式传达给译文读者。

banjici na de ilirakū,
 na de ilici banjirakū,
 yabuci boihon de laturakū,
 boihon de latuci yaburakū. 水泡

我们来看一下，前两句的词汇基本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两个动词在两种语法形式——条件式和否定式之间发生转换 *banjici* ……*ilirakū*→*ilici banjirakū*，后两句同样如此，*yabuci* ……*laturakū*→*latuci yaburakū*。这个谜语可以翻译为：

若活着，就不能站在地上，
若站在地上，就不能活；
若想走，就不能粘在土上，
若粘在土上，就不能走。

读者从四个连续使用的“若……就”句子，就可以理解谜语中的假设关系。同时，也能从译文词句的交替使用上，领略到与满文谜语近似的语言风格。

满文谜语的翻译研究，使人们欣喜地发现满族谜语特有的艺术魅力。谜语研究丰富了满族语言文化宝库，为满族语言、文学、民俗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

五、满文萨满文本的翻译

萨满文本主要是指记录萨满祭祀活动仪式、礼仪、神歌的文本。保存至今的萨满文本包括汉文文本、满文文本以及用汉字记音的满文文本。萨满文本历来是萨满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尤以神歌的翻译研究最为引人注目。除了民间传说《尼山萨满》中的神歌以外，还有一些萨满神歌作为独立的文本通过各种途径保留下来。

满文神歌包括两种形式：直接用满文记录书写的神歌和用汉字记音的满文神歌。前者如《祭祀全书巫人诵念全录》、《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后者则以吉林满洲石克特立氏神歌为代表。虽然各个姓氏的神歌内容有所差别，但都是满族萨满教的真实记录，能够反映满族萨满祭祀的原始文化内涵，展示满族崇拜的各种神灵的形象、特征和功能，从而使读者能够对满族早期社会的精神文化传统有所了解。

相对而言，神歌的翻译具有一定难度。其实，神歌的语言非常简单，这是因为在它流行的时代，满族群众能够理解神歌字里

行间所蕴含的内容。而对今天的译者而言，如果不能预先学习和掌握相关的知识，就很难适应萨满神歌的翻译工作。

1. 神名的翻译

根据萨满文本内容可以将数以百计的神划分为两类，一类为本民族的神祇，包括各姓氏共同信奉的民族神、各姓氏的部落神、满族各姓氏供奉的自然神；一类是外来神祇，包括蒙古族神祇、佛教神祇、道教及汉族民俗神祇。这些神的名字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如：

niohon beise	纽浑贝色	青贝子
abkai juse	阿伯凯诸色	天之诸子
coohai janggin	绰哈依章京	武章京、战神、三军之帅
muwa sefu	穆洼色夫	粗师傅
šanyan mafa	善彦玛发	白祖
tanggin beise	堂京贝色	堂贝子

满文神歌中有一些神的名字无法用汉文精炼准确地表达出来，如 fodo mama（佛多玛玛）、cecelku meihe（车车勒库蛇）、ce-bcelku meihe（车伯车勒库蛇）。也有的神原本是家族的萨满，死后也被供奉为神灵，于是他的名字就成为神名，如苏玛尔泰祖。有的神名在民间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名称，如 coohai janggin 被称为“超哈占爷”、“撮哈占爷”，音译的神名在民间得到了认可。因此，神名翻译应该遵循专有名词音译的方法。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简单的神名可以直接音译，复杂的神名只能音译神名的中心语，其余部分尚需完整的用汉文表达出来。如：

hošo de tehe hojo niyašan	住在角落里的好看的尼雅山
elen de tehe enduri niyašan	住得满意的神奇尼雅山
mukei gese genggiyen wecen	像水一样清的神
mederi gese onco wecen	像海一样宽的神

ise de ilifi soorin de tomoha altan mergen

站在椅子上、栖息在神位上的阿勒坦智者

这样的神名如果全部用汉字进行注音，音译为汉文的话，实际上等于没有进行翻译。因此，神名的音译必须限定在神名的中心语上。

2. 神歌内容的翻译

舒舒瓜尔佳哈拉关姓神歌 weceku tergin 《倭车库特勒京》为乾隆八年以前的萨满神歌抄本，保持着满族祭祀原始古朴的内容。首段七世白祖神歌，不仅叙述了七世白祖所处的地理环境，还生动地刻画出七世白祖的人物形象。

nadan usiha fejire sujume genefi, tuwaci emu narhūn jugūn bihe,
jugūn be jafafi sujume genefi, harhašame tuwaci emu amba ala šehūn bi-
han be sabumbi. dalma dalmafi, dalma be futume genefi, tuwaci emu
amba hada be sabumbi. hada ninggunde, harhašame tuwaci nadan hada
be sabumbi. dulimba hada dade jabjan teifun jafafi muduri teifun be
meiherefi meihe šusiha be jafafi, aranime surenime ebunjire be tuwaci
nadan jalan šanyan mafa ebunjihe dere.

在七星之下跑着去

看见一条小路

顺着路跑着去

遥望见一大片原野

起雾了

钻进雾里去

看见一座大山峰

在峰顶之上

遥望见七座山峰

在中间山峰根下

握着蟒杖

扛着龙杖
 攥着蛇鞭
 做着吆喝
 看见降临了
 七世白祖降临吧

神歌的翻译同样面临着文体的选择。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将爱新觉罗哈拉祭祀神歌和仪礼编纂为《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并颁布全国，与满文对照的汉文神歌采用了骈文文体。我们从《重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选取了一篇坤宁宫朝祭神歌：

uju de ukufi, meiren de fehufi, juleri dalime, amala alime, ur-gun sain i acabu, uju i funiyehe šarambu, angga i weihe sorombu, aniya ambula, se labdu, jalgan golmin, fulehe šumin, enduri eršeme, weceku wehiyeme, aniya se be ambula bahabuki.

与此神歌相对应的汉译文是：

丰于首而仔于肩
 卫于后而护于前
 以嘉祥兮
 齿其儿而发其黄兮
 年其增而岁其长兮
 根其固而身其康兮
 神兮祝我
 神兮祝我
 永我年而寿我兮

石光伟、刘厚生先生将这段神歌翻译为：

围着头，耸着肩，前簇而后拥，欢欢乐乐来道喜。头白齿

黄，年增岁延，根固而康健。敬祈神佑我福寿绵长。^①

两种不同文体的译文体现了翻译的功能性原则。事实上，神歌文本是满族民间宗教活动的产物，应该是口语化很强的一种文本。乾隆十二年颁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将其作为法定的官方文书加以推广，当然要采用公文文体。目前的满文神歌翻译活动，主要是为满族语言、文学、宗教、文化研究工作提供原始素材，翻译目的不同，所采用的文体自然不同。神歌来源于满族民间信仰的萨满教祭祀活动，通过萨满的口头传承在民间流传，语言比较简洁，具有口语化特征，更适合翻译为汉语白话文。如果用文言文去翻译，虽然具有清代历史特点、民族特点，但仍需要加上大量注释，才能将神歌思想内容准确表达出来。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舒舒觉罗哈拉撰写一部《祭祀全书巫人诵念全录》，20世纪30年代满族人恭正将其翻译为汉文。20世纪90年代锡伯族学者奇车山先生进行了重译，译文连载发表在《满语研究》上。黄强、色音先生在《萨满教图说》^②一书中，不仅公布了恭正的译文，还将《祭祀全书巫人诵念全录》中的69幅白描插图一并影印公布。由于采用了图文并茂的形式和内容，《祭祀全书巫人诵念全录》成为满族萨满文化研究的重要素材。

hasuri hala tere hala i elun kai tere aniyangge elen i ejen kai

哈苏里姓氏，某一姓氏的额伦呀！某一属相的额伦之主呀！^③

经过乾隆十二年对萨满祭祀仪礼神歌的规范，《祭祀全书巫

① 石光伟、刘厚生：《满族萨满跳神研究》，293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② 黄强、色音：《萨满教图说》，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③ 奇车山：《〈祭祀全书巫人诵念全录〉译注（三）》，载《满语研究》，1998（1）。

人诵念全录》已经失去了满族萨满神歌的原始形态，套用了规范以后神歌的固定语句和格式。民间保留的各种神歌大多沿袭着清代神歌的规范模式，翻译时可以相互参考。

3. 汉字记音神歌的翻译

满族人信奉萨满教，在祭祀仪式上诵唱的神歌最初都是用满语诵唱，并通过萨满传承下来。当满族人放弃满语文的时候，萨满教仍然活跃在满族社会生活中。依靠萨满代代相传的神歌直接用满语向下传承，到了清末则逐渐演变成用汉字记音的萨满文本。这种汉字记音的神歌，记音不够准确。其原因有三，一是老满文与新满文之间存在差异，老满文音节的汉字记音与我们所熟悉的新满文词汇不同；二是因为满文本身的衰退所造成的满文词汇发音的谬误；三是满汉语言文字差异导致部分满文音节无法准确地用汉字进行记音。

从直接用满文记录的神歌中，我们不难看出满文神歌以新满文为主，掺杂少量老满文词汇。汉字记音神歌的注音混乱与老满文词汇的使用直接相连。“德、特”、“嘎、哈”、“克、赫”等音节不分，就是由于新老满文有无圈点之分所造成的。萨满神歌的汉字记音不断发生变异，导致萨满神歌中的某些汉字记音与规范的满文词汇相差较大。现有汉字记音的满文神歌有着规律性的满文音节的变化。如“博、包、布”不分，“色、赊、沙”不分，“阿、敖”不分，“德、特”不分，“嘎、哈、赫、克”不分。尽管有转写不准、错误和笔误等问题，但是还是可以掌握其中的规律。

对于用汉字记音的满文本，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将其还原成满文，其次才是翻译。这样一来，就等于进行了两次翻译，第一次的满文“翻译”难度很大，因为很多满文词汇在汉字记音中已经失去了本来面目，再加上萨满文本口述传承的灵活多变，用汉字记录下来的神歌更显得扑朔迷离。如神歌中经常出现的“百年无灾，六十年无病”，满文为 tanggū aniya targaŋ akū ninju aniya

nimeku akū, 吉林永吉县满族乡关姓“念杆子神辞”记作“唐五阿娘他拉嘎阿库银朱阿娘尼莫库阿库”。我们都知道,满语中的一些音节是汉语所没有的,因此,用汉字注音的神歌在萨满的口述传承中愈发失去最初的内容。因此,神歌的翻译必须与满族萨满文化的研究同步,否则译者将难以理解神歌的内容,更谈不上用汉语准确地表达出来。

用满文还原汉字注音文本,是满文翻译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石光伟、刘厚生、宋和平等先生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工作,现摘取一段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满族乡关姓领牲神辞,可以一览汉字注音文本的翻译难度。

汉字注音:

哈苏里哈拉,关家哈拉,我林得,阿哈舍莫,贝坤得,羌哈阿吉孙而札非,合合立舍莫,狄书勒非,佛八箔,夫得非,一车八箔阿里非,三因一能你箔孙作非,恩杜里箔精纳刻,按八阿木书阿拉非,刷烟妇勒特不非,五里间箔,一气匣非,阿哈西恒刻舍莫阿里刻。

罗马字母转写:

hasuri hala guwalgiya hala elende aha seme beigun de angga gisun aljafi heheri seme gisurefi fe biya be fudefi ice biya be alifi sain inenggi be sonjofi enduri be gingneki amba amsun arafi suwayan nure tebufi ulgiyan be icihiyafi ahasi hengkišeme alifi.

译文:

哈苏里哈拉,本家姓关。奴才阖家,祭祀神灵。张口许愿,满口应承。辞去旧岁,迎来新月。择定吉日,恭请神祇。备办神禧,装满黄酒。生猪废命,叩请尚飨。^①

^① 石光伟、刘厚生:《满族萨满跳神研究》,227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对照满汉文神歌，我们不难发现，译文中的很多内容并没有在满文原文中体现出来。由于石姓家族的萨满祭祀活动一直得以保留，所以石光伟等先生提供的汉译文很完整，但是石氏家族汉字记音的满文本，与该家族萨满所领悟到的神歌内容是有出入的。如果对汉字记音文本的理解不同，还原出来的满文自然也就不同，当然就会有另外一种翻译结果。如上面的这段神歌中，我们可以给出另外一种满文：

hasuri hala guwalgiya hala erin de aha
 哈苏里 姓 关 姓 时 在 奴才
 seme beikuwen de angga gisurejafi heheri seme
 冷 时 口 说 女人们
 gisurefi fe biya be fudefi ice biya be alifi
 说 旧 月 送 新 月 接
 sain inenggi be sonjofi enduri be gingneki amba
 好 日子 选择 神 献酒 大
 amsun arafi suwayan nure tebafi ulgiyan
 禧 作 黄 黄酒 放置 猪
 be icihiyafi ahasi hengkišeme alifi.
 办理 奴才们 叩头 请

译文：

哪个姓氏，到关姓的时候了，奴才啊，冷的时候，用嘴说了。女人们啊，送走旧月，迎接新月。选择好日子，把酒献给神，做大块的阿木孙肉，装上黄酒，杀了猪，奴才们叩请了。

经过对比，不难发现石氏家族对神歌的理解与汉字记音的满文神歌还是有出入的。在神歌的翻译工作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汉字记音的神歌翻译工作中，译者应该提供两个版本的译文，以便读者能够有所思考，而不至于误认为译文和原文是完完全全一致的。

神歌的翻译远比其他满文文学作品的翻译更难。在翻译时，

必须借助对满族祭祀活动和神歌内容的了解，将字面上没有披露出来、但确实隐含在神歌中的意义揭示出来。否则，从字面上翻译，一是有些汉字记音容易产生疑义，二是译文很难做到文句通顺，这样的翻译当然不能给读者提供一个十分清晰的思路，也无法让人明白其中的意义。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还是石光伟先生的译文更具有准确性。

宋和平先生对石氏汉字记音神歌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还原翻译工作，著有《萨满神歌译注》一书，现从中选取“飞虎神”神歌，进一步探讨汉字记音的满文神歌的还原和翻译问题。

德热	他思哈	恩杜立	阿思哈	腓朱	他思哈	街	杓中
deye	tasha	enduri	ashan	fiyaju	tasha	kai	šoojung
飞	虎	神	翅膀	颜色	虎	啊	杓中

山眼	阿林	特合	爱心	霍洛	七	瓦西哈
šanyan	alin	tehe	aisin	holo	ci	wasika
白	山	居住	金	沟	从	降临

吴拉胡	伐兰	得	杜勒莫	几腓	必伦莫	多伦
ulhu	falan	de	duleme	jifi	bilume	durun
芦苇	里	在	经过	来了	慈善	样子

几合	吴朱	博	秃其	阿沙拉得	阿眼
jihe	uju	be	tukiyeki	aššara de	ayan
来了	头	把	抬起	动在	蜡

灯占	各思克	沙拉哈	朱勒鸡	阿林	七	他伐腓
dengian	gereke	saraha	julergi	alin	ci	tafafi
灯	亮	四射	南边	山	从	登上

阿玛勒鸡	阿林	得	阿莫查莫	伐克沙
amargi	alin	de	amcame	faksa
北边	山	在	赶到	怒气冲冲

他太	七	伐兰	胡七	玛克他鸡	吴贞
tata	ci	falan	hūji	maktaki	ujen
下来	从	院内	哄起	抛	重

他太	七	吴贞	阿玛拉鸡得	玛克他	伯
tata	ci	ujen	amargi de	makta	be
下来	从	重	后来	在	抛
					把（我们）

哈立叭博	折腓	生鸡	得	鸡郎尼	牙立
halba be	jefi	senggi	de	giranggi	yali
琵琶骨把	吃	血	在	骨	肉

为立 伯
weile be
制造啊（我们）……

译文：

飞虎神啊！
长着花纹翅膀，
居住在杓中山谷，
从金沟中降临。
慈善地下来了。
点燃了蜡烛，

光芒四射。

飞虎神抬起头，
攀登上南边的山，
又赶到北边的山，
怒气冲冲地下来了。
庄重地下来了。
来到了庭院里，
趴在庭院中，
众人轰起趴着的虎神，
它手持琵琶骨肉，
撒腿跑了。^①

译文结合了石氏的祭祀情节，所以没有完全按照原文对译。如果以散文的形式对照原文进行对译，可以翻译为：

飞虎神，翅膀有颜色的虎啊！住在杓中的（长）白山，从金沟里降临，经过芦苇（塘）而来，仁慈地来了。把头抬起来动的时候，（像）灯开亮了（一样）。从南边的山攀登上来，赶到北边的山。怒气冲冲地撕扯，在场院里哄赶着乱摔；从狠狠地撕扯，到狠狠地摔在后面。我们吃琵琶骨，把骨头、肉和到血里。（我们）……

笔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个别词汇的意义感到十分困惑。神歌中的 *weile* 一词是动词 *weilembi* 的命令式，有“制作、作工”的意思。如何用汉语进行表达，的确是个难题。翻译成“把骨头、肉做到血里”，意思是说，把琵琶骨以及上面的肉嚼碎以后，放到血碗里。不知这样的解释能否行得通。最后一个 *be* 应该翻译为“我们”，是下一句的主语。

① 宋和平译注：《满族萨满神歌译注》，155～16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宋和平先生在注释中写到，飞虎神“正像神词中所记述：长着两个有花纹的翅膀……他的形象画在神案和一杆大黄旗上，即是七星斗前，插有一杆一丈多长的旗杆，上挂一面大黄旗，旗上画有长着两个翅膀的老虎，即飞虎。在大神案子上，也画有两个翅膀的飞虎，同样是表示飞虎神。用老虎长翅膀，来形容其行动迅速，这的确是满族石姓对于虎神所独有的创举”。

神歌翻译最大的特色是文本的不断推陈出新。在满族民间保存的一些满文资料，至今尚有秘而未宣者。因此，加强满族神歌的田野调查，搜集更多的满文神歌，同样是满文文学翻译工作的重要内容。

第九章 满文家谱的翻译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谱牒、世谱、家乘等，是记录家族世系繁衍的历史文献，主要包括谱名、谱序、源流考、世系表、辈字、人物传记、家训族规、祠堂、坟茔、恩荣录、像赞、艺文、纂修人等，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历史的真实写照。由于家谱能够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家族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关系，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清代满族家谱不仅是家族世系的真实记录，也是承袭官职必须提供的凭证文书。皇族宗室的玉牒、旗民百姓的谱书谱单作为满族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乾隆朝钦定新清语时规定，“家谱”应写作 *sirara hafan i sekiyen*，但在现存满文家谱中，“家谱”一词通常写作 *durugan*，也有的写作 *giya pu* 或者 *mukūn i dangse*。目前公布的满文家谱比较少，即便公布，多数只提供汉译文，因此很少见到满文家谱的原貌。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满族文化研究的重视，满文家谱不断被发现和公布。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满文档案与满文家谱分别作为官方和民间文献的代表作在清史、满族史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谱书、谱单等家谱类文献基本可以参照满文档案进行翻译。

一、满文谱单的翻译

满文家谱的内容要比满文档案简单得多，多数满文家谱都是

以世系表为主的谱单。一般来说，满文家谱词汇量小，一般情况下只有人名和官职名称，比较容易翻译。即便有稍微复杂一些的叙述文字，涉及的语法、修辞内容也十分有限。保存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大乌斯力村的璦琿正红旗佛满洲扎库他哈拉张氏满文家谱^①为谱单形式，扎库他氏满文家谱本身虽然没有谱名，但记载了家族世系、人名、历次修谱时间。现节录扎库他氏树状图谱单的前三世内容并翻译如下，见表一。

黑龙江五常市拉林营城子乡满洲镶白旗觉罗哈拉赵氏家谱名为 *giroolo hala nenehe mafari bithe*，汉名为“觉罗哈拉赵氏谱书”。在其家族的谱单上，直接写有 *giya pu* 字样，为“家谱”一词的音译，见表二。

简单的世系表上密密麻麻地写着满文人名，为满族语言文化研究提供了基础材料。人名是文化的载体，素有人类文明“活化石”的美称，是家谱翻译中可以予以关注的话题。

现藏黑龙江省五常市拉林南土城子村的满洲正蓝旗关氏满汉对照谱单名为 *guwalgiya halai mukūn i dangse*，意为“瓜尔佳氏族谱”。谱单左侧为世系表，右侧记录着家族的历史。

guwalgiya hala šun i ba i niyalma, daci taidzu hūwangdi be dahame jihe, abkai wehiyehe i uyuci aniya de fuboo bi hese be dahame mini banjiha deo sangge lalin i bade usin tarime jihe, ne gemun hecen i gulu lamun, manju gūsai yongtai nirui amcalame.^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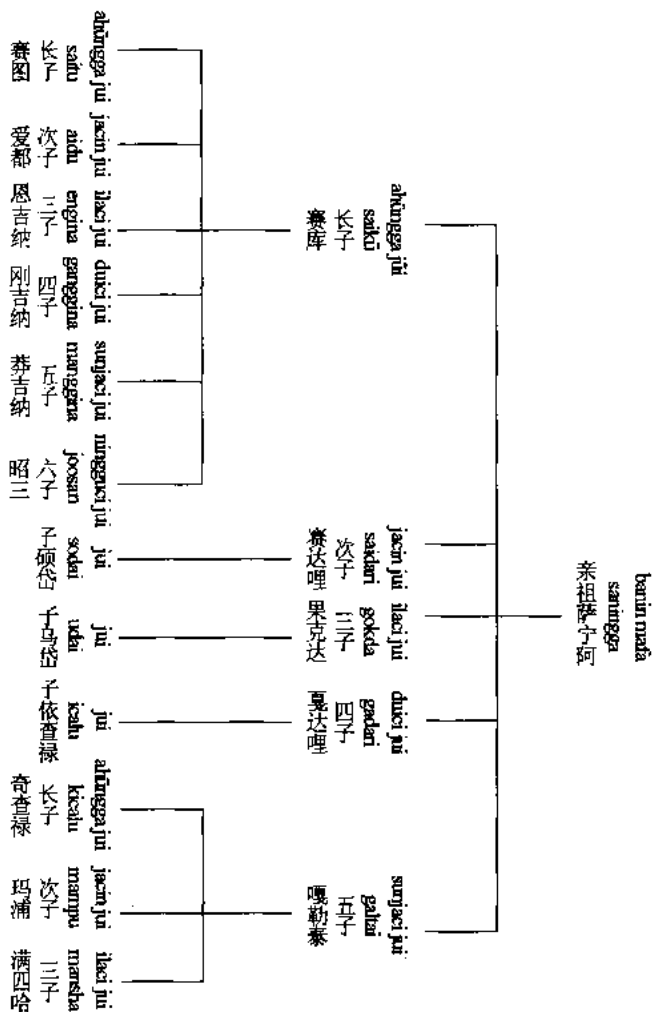
瓜尔佳氏，舜地人，原随太祖皇帝而来。乾隆九年福保我遵旨带领胞弟桑格来拉林种地，今拨入京城正蓝满洲旗永泰牛录下。

① 黑河师范专科学校张鹏先生为扎库他氏后人，自1994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本家族家谱的整理工作。该家族满文家谱残缺不全，原有家谱经笔者翻译为汉文，并以张鹏先生的曾祖父德金光绪末年担任过佐领为线索，对清代黑龙江城户口册、比丁册进行查找，最终实现了家谱与户口册、比丁册内容的对接。2004年2月璦琿正红旗佛满洲扎库他（张）氏新的宗谱正式修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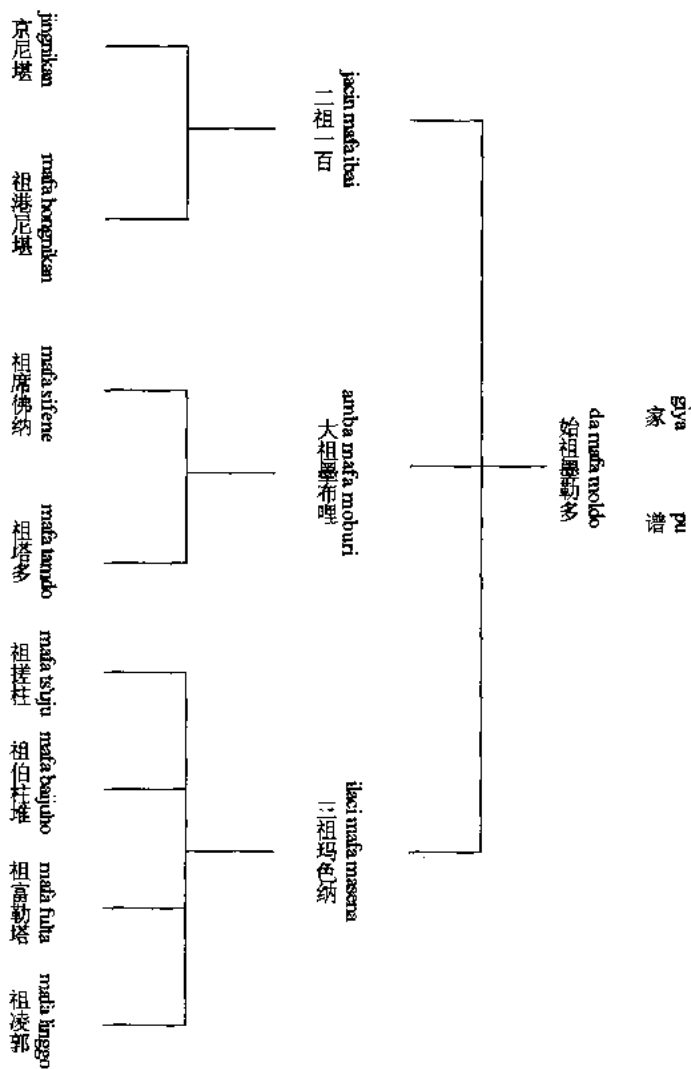
② 王晶：《拉林阿勒楚喀京旗文化》，41~42页，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1。

从这份关氏谱单中的地名 *šun i ba*, 我们可以联想到满族创世神话中的中心神格布库哩雍顺的满文名字 *bukūri yongšun*。*šun* 意为“太阳”, 既然有 *šun* 这个地方, 或许能够给创世神话研究增加新的话题。

表一:



表二:



相对而言，家谱比较容易翻译。有时家谱世系表上还有一些叙述性文字，多用来说明家族的源流、迁徙、修立家谱的情况。如：

durugan šanggabuha nenehe erdemu be fisembume gūnime, musei mukūn daci warka harangga anculakū dorgi birai niyalma, tai dzu hūwangdi erinde mukūn i da loton de dahalame jihe, amaga niyalma terei jidere fulehe be giyan i sambi.

daicing gurun i saicungga fengšen i tofohoci aniya šanyan morin aniyai aniya biyai ice ninggun de

uju gargan nadaci jalan šengjū gingguleme araha

谱成，缅怀先德，我族本瓦尔喀部安楚拉库内河人。太祖朝随穆坤达罗屯来归。后之人，其知所自焉可。

皇清嘉庆十有五年庚午正月初六日

长支七世胜柱谨序^①

在这份家谱序言中，他塔喇氏表达出修立家谱的目的是：amaga niyalma terei jidere fulehe be giyan i sambi “后人理应知道他的来源”。“穆坤达”是满文音译，意为族长。

黑龙江省五常市拉林镇满族关氏家谱资料包括谱单和比丁册，谱单上除了满文人名以外，叙述文字比较少。嘉庆十四年四月十二日修立的关氏谱单上有这样几句说明文字：

gūwalgiya hala, šanyan alin ci wasinjiifi, yarho holo nišihā bira abkai wehiyehe uyuci aniya de genu hecen ci guribume jihengge cahai nirui de bihe encu boigon, fe manju

分别翻译为：

瓜尔佳氏降自白山，雅尔霍沟尼什哈河

^① 金启琮：《满族的历史和生活》，102～103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乾隆九年均从京城移来

原为查海牛录另户陈满洲

诸如此类的满文家谱文字多为短语形式，易于理解。家谱的翻译过程往往也是考证研究过程。满族家谱中经常出现“降自长白山几道沟”的记载，关氏谱单不仅记载了其家族“降自白山”，还清晰地记录着“雅尔霍沟尼什哈河”这样十分具体的地理位置。《尼山萨满》传说中的主人公尼山萨满也居住在 *nišihā bira* 河边。*nišihā bira* 又作 *nišihai bira*，译为“尼西海河”、“尼什海河”。黄锡惠先生专门探讨过 *nišihā bira* 的地名和位置。^①

有的家谱还清晰地记载着家族承袭世职的情况。台湾故宫博物院馆藏世管佐领托云保家谱，内有托云保家族佐领源流资料：

ere niru dade toyūnboo i eshen da mafa age bayan warkasi golo be gaifi, taidzu dergi hūwangdi be baimē dahame jihe manggi fukjin niru banjibure de, ilan niru banjibufi, emu niru be hūwangdi be baimē dahame jihe manggi fukjin niru banjibure de, ilan niru banjibufi, emu niru be age bayan i jui alanfu de bošobuha, emu niru be duici bayan i jui karhuji de bošobuha, emu niru be yangginu gahašan i jui langge de bošobuha, jalan halame bošoro niru.

此佐领原系托云保之叔始祖阿格巴彦带领瓦尔喀什部落人等，于太祖高皇帝时来归，始行编给三分佐领：一分佐领阿格巴彦之子阿兰福承袭；一佐领堆齐巴彦之子喀尔胡济承袭；一佐领扬吉努噶哈善之子郎格承袭，世管佐领。^②

满文家谱中没有揭示出来的、当时人所共知的内容，在翻译时被一一揭示出来。如：*daci cang bai šan daicing gurun abkai we-*

① 黄锡惠：《清代志书中以动物为名之满语水体考释》，载《满语研究》，1998（1）。

② 庄吉发：《清代满文族谱的史料价值——以托云保、李佳氏兴垦达哈族谱为例》，载于《清史论集（六）》。

hiyehe geli amala monggo gulu šanyan amala yabure lalin gulu lamun hocimu tokso ba i mafa ilibure, “原籍长白山由大清乾隆五年奉旨拨驻北新城蒙古大正白旗以后又迁拉林正蓝旗三屯自到拉之始祖缮立供养”。^① 实际上, 这份家谱上的满文原意为“原籍长白山, 大清乾隆后再迁蒙古正白旗以后, 拉林正蓝旗霍其穆屯地方之祖缮立”。如此看来, 满文原文的意义很不全面, 相对应的汉文则把有关内容表达得十分清晰。

还有一些满文家谱记载了历次续修时间, 如黑龙江省黑河市红色边疆农场大五家子村满族《吴姓家谱》记载:

abkai wehiyehe dehi sunjaci aniya kaisan i amba jui uldun, girin ula ci sarkiyame durugan be, jai mudan saicungga fengšen i tofohoci aniya aniya biyai juwan juwe de sarkiyaha, ilaci mudan gubci elgiyengge i sunjaci aniya aniya biyai orin jakūn de sarkiyaha.

乾隆四十五年恺三长子乌尔敦由吉林抄来, 第二次嘉庆十五年正月十二日抄, 第三次咸丰五年正月二十八日抄。

民国十四年大五家子满族吴姓再次用满文续修家谱, 在上述文字基础上增加了第四次续修记录:

duici mudan irgen gurun i juwan duin aniya juwe biya juwan jakūn de sarkiyaha.

第四次于民国十四年二月十八日抄。

民国十四年续修家谱上也有续修时间的记载, dulimbai irgen gurun i juwan duici aniya fe kooli juwe biya juwan jakūn i sain inenggi, 译为“中华民国十四年旧历二月十八日吉日”^②

虽然满文家谱内容比较少, 但同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据

① 王晶:《拉林阿勒楚喀京旗文化》, 55页, 图19,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1。

② 此为笔者家族家谱。文革期间幸得族叔吴文喜从村头沟中检回, 保存至今。

黑龙江省黑河市红色边疆农场大五家子村恒克勒哈拉何氏家谱记载，该家族始祖由于 orso be toktobure sahaliyan ulai bade boihon ilire (平定俄罗斯在黑龙江立户)。

相对满文档案而言，家谱涉及的范围相对较窄，不过很多满族家谱包含人口统计簿册。与家谱配套的比丁册记录了祖孙三代男丁的身份、名字和生存状况，是研究清代人口问题的重要史料。五常市拉林镇满族关氏家谱资料中的比丁册记载了乾隆年间京旗移垦拉林的历史。

cahai nirui encu boigon i fe manju sula ušigio emu

boigon de bisire banjiha deo fe manju sula taksibu

ama cangtai sula bihe akū oho

mafa mingboo sula bihe akū oho

查海牛录下另户陈满洲闲散五十九 一

户内现有亲弟陈满洲闲散塔克希布

父长泰闲散已故

祖明保闲散已故

encu boigon i fe manju sula šengju emu

boigon de bisire banjiha jui fe manju sula hūwaliyambu bahabu ak-

dungga

ama mingboo sula bihe akū oho

mafa tutu gabsihiyan bihe akū oho

另户陈满洲闲散胜柱 一

户内现有亲生子陈满洲闲散华力雅布、巴哈布、阿克东阿

父明保闲散已故

祖国图前锋已故

encu boigon i fe manju sula gūsin emu

boigon de bisire banjiha jui fe manju sula kisiyamboo

ama mingboo sula bihe akū oho

mafa tutu gabsihiyan bihe akū oho

另户陈满洲闲散固新 一

户内现有亲生子陈满洲闲散吉霞保

父明保闲散已故

祖图图前锋已故

gemun hecen gulu fulgiyan i manju gūsai lalin i bai usin tarire
tebunere manjusa i boigon anggala ton be amala faitame arafi, meni da
toksoi ninju ilan boigon niyalma, daci abkai wehiyehe uyuci aniya jakūn
biyai orin jakūn de jurime yabumbi, juwa biyai orin ninggun de ubade
isinjiha.

京城正红满洲旗前来拉林地方耕地居住满洲人等户口数目随
后开列缮报。我等头屯六十三户人，乾隆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启
程，十月二十六日抵达此地。

mingboo emu ubu jihe eigen sargan, emu haha jui ilan anggala,
ubade isibume juwe haha jui banjiha, mingboo eigen sargan gemu akū
oho, erei ahūngga jui cangtai ubade ubu be baha, tesu gūsai jai toksoi
becangde nirui barantai i sargan juibe gaimbi, beyede ilan haha jui, emu
sargan jui bi. erei amba jui i gebu usigio, jacin jui mukdembu, ilaci ha-
ha jui taksibu, mingboo i jacin haha jui šengju ubu be baha, tesu toksoi
nacing nirui ladase i amba sargan jui be gaimbi. ne beyebe juwe haha jui
banjiha. ahūngga jui jiyembu, jacin jui hūwaliyambu, mingboo i ilaci
haha jui i gebu gūsin, kubuhe fulgiyan da toksoi sargan jui gaimbi.

明保一份前来（一对）夫妻、一子，计三口，到此地生二
子。明保夫妻均已故。其长子长泰得此份地，娶本旗二屯伯长德
牛录巴兰泰之女，有三子一女。其长子名为五十九，次子穆克德
布，三子塔克希布。明保次子胜柱得份地，娶本屯那清牛录拉达
色长女，现生有二子，长子吉叶布，次子华力雅布。明保三子固

新，娶镶红旗头屯□之女。^①

作为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份人口资料真实地反映了乾隆年间京旗满洲被迁移到拉林等地进行移垦的史实。从内容来看，三代男丁的名字、身份、生存状况、婚姻状况、子女状况以及迁徙时间都有记录。虽然文字量略有增加，但与世系表一样，家谱中的人口资料基本没有复杂的语法现象，比较容易理解。发布满族家谱时，应该尽量将满文原文和汉译文同时发布，这样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满文家谱的本来面目。同时也可以避免由于译者的疏忽造成的一些翻译错误。

二、满文人口簿册的翻译

满文人口簿册详细记录了清代边疆各民族的人口统计数据。定宜庄先生综合运用家谱与户口册的内容，对清代辽东地区被编入八旗组织的汉族移民群体进行研究，为家谱、户口册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② 笔者帮助瑗琿扎库他氏修成的家谱也是旧的满文家谱与人口簿册相结合的结果。满文户口册不仅记录了满族的户口，还记录了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的历史人口数据。如同治六年布特哈鄂伦春毕拉尔官兵户口册^③ 记载：

kubuhe suwayan i dejimboo nirui, emu boigon i nirui janggin dejimboo orin juwe se, erei sargan birar hala orin juwe se, deo haha jui dejine sunja se, non juwan ilan se, eniye geweher hala dehi sunja se.

镶黄旗德吉保佐领下

① 此家谱为笔者翻译，原件存于黑龙江省五常市拉林镇，笔者存有复印件。

② 定宜庄等：《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③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同治朝 1244 卷。

一户佐领德吉保二十一岁，妻毕拉尔氏二十二岁，弟幼丁德吉讷五岁，妹十三岁，母格沃和尔氏四十五岁。

emu boigon i buthai haha guliboo susai se, erei sargan wailahe hala dehi ninggun se, ahūngga jui sidan gungnešin orin emu se, jacin jui sidan gungnengga juwan ninggun se.

一户牲丁固力保五十岁，妻瓦依喇和尔氏四十六岁，长子西丹功讷新二十一岁，次子西丹功讷嘎十六岁。

emu boigon i sula dercingge dehi duin se, erei sargan meyehe hala gūsin uyun se, jui sidan tebuku tofohon se, sargan jui ninggun se, ahūngga jalahi jui sidan suibungge juwan jakūn se, jacin jalahi jui sidan kolo juwan emu se, aša meyehe hala dehi ninggun se.

一户闲散德尔清额四十四岁，妻莫耶和尔氏三十九岁，子西丹特布库十五岁，女六岁。长侄西丹绥嫫额十八岁，次侄西丹阔洛十一岁。嫂莫耶和尔氏四十六岁。

上述满文书写的鄂伦春户口册除了人名和年龄以外，主要的词汇有 boigon、buthai haha、haha jui、sargan jui、sargan、se、eriye、ama、mafa、non、aša、niru、nirui jangin、hala、deo、ahūngga、jacin、sidan，这些基本词汇以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词汇为主，词义简单，翻译的难度不大。

比丁册只记录三代男丁的名字和总数的情况。如光绪二十六年黑龙江城镶红旗鄂伦春比丁册记载：

kubuhe fulgiyan i laitungga nirui emu boigon i uksin singgune erei mafa ama i gebu be sarkū singgune i jui uksin jisingge fe oroncon juwe.

镶红旗来通阿佐领下一户披甲兴古讷，祖、父名字不知，兴古讷子披甲吉兴额，陈鄂伦春二名。

在户口册上，分别以佐、旗、城为单位进行户口数据的汇总。

ere nirude ne bisire boigon dehi ninggun, fe oroncon nadanju ning-

gun, ice dosika orocon juwe, ere tule akū oho orocon jakūn, erebe nirui janggin laitunga funde bošokū mingtune bošokū erdembuku šumin se uhei alibuha.

此佐现有户四十六户，陈鄂伦春七十六名，新添鄂伦春二名，此外已故鄂伦春八名。佐领来通阿、骁骑校明图讷、领催额尔德布库、舒敏会呈。

通过以上实例证明，满文的人口统计簿册与家谱一样，翻译的难度不大，但综合利用研究的工作量比较大。这是家谱系列文献与满文档案和文学作品翻译研究的明显差别。

三、满文家谱的翻译要求

满文家谱是私人撰述，其内容的真实性比官修史书或档案要低，当然我们不否认官修史书或档案也有虚假内容。在文化遗产的宝库中，家谱与其他任何一种文化遗产一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翻译研究满文家谱，应该了解清代家谱户口史料的内容和价值，准确地进行翻译，客观地进行分析，辩证地进行利用。

翻译满文家谱必须注意专有名词的翻译。满文家谱中有大量人名、地名、姓氏、部族名称，翻译时必须注意规范统一问题，一定不能随意创造新词。虽然家谱中有笔误现象，也有沿袭老满文写法的现象，但在翻译时专有名词仍然要使用清代以来的规范用字。如黑龙江黑河市大五家子满族吴姓家谱记载：

bohata mukdun gemun hecen bi.

博哈塔在盛京京城。

其中的 mukdun 应为 mukden，不能因为满文词汇的不规范写法影响到译文。同样，恒克勒氏家谱中的 orso 很明显是 oros 的笔误，如果翻译成“俄尔索”就错了。

其次，家谱翻译还必须担负起鉴伪存真的责任。由于各种原因，家谱中有很多虚假的成分，家谱的真实性历来受到史学界的质疑。长白山被清朝统治者定为祖宗发源之地，号称“神山”，有“龙兴之地”的美誉。很多满族极力攀附此说，在家谱中都称自己的家族发源地为长白山。另外，随着近年来满族文化研究的兴起，个别人蓄意编造家谱的事情偶有发生。译者对这些现象应该有客观而清醒的认识。无论家谱真伪与否，它都是当时人们对社会、民族、政治、文化认识的真实记录，反映了本家族在社会中的定位和族群认同观念。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应回避这个问题。

第三，不能孤立地进行满文家谱的翻译。家谱翻译必须与有关研究相结合，才能更加具有生命力。家谱是家族、婚姻、人口等项研究的重要史料，户口册、比丁册、家奴册、官兵孀妇册、牲丁册以及诰敕命等清代档案与家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军政册、履历册、兵丁册等各种人员统计簿册档案也都可以与家谱建立联系。因此，在满文家谱的翻译过程中，可以将相关簿册档案也纳入到翻译范围。

家谱的翻译经常要参考家族世代相传的说法。由于年长日久，很多事情失去了本来面目，世代相传的说法也未必是历史事实。译者在翻译满文家谱时，对于这种记录有误的家谱一定要给予重视，满语保留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三家子村满族的来源问题就属于此类问题。计、陶、孟以及他塔喇氏（唐氏）的族属并未因为存有家谱而形成定论，满文家谱翻译本身尚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因此要从研究的角度入手，对家谱译文认真进行分析，并参考历史上的有关史书，重新解读家谱，进而解决一些历史问题。

第十章 满文地图的翻译

现存满文地图数量相对较少，且多为孤本、善本，多被收藏部门视为特色藏品。一般情况下，以缩微胶片的形式对外提供利用。满文地图见于著录的不多，予以数位处理公开的数量更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的满文地图收藏最多，其中不乏各种边疆地图，尤以黑龙江图居多。吉田金一、卢雪燕、薛虹、孙喆先生分别将康熙二十九年左右内大臣郎坦绘制的《九路图》^①、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将军衙门绘制的《黑龙江图》^②、道光初年黑龙江将军衙门绘制的《黑龙江图》^③、《雅鲁藏布江图》^④等满文地图临摹、影印或者绘制简图予以公布。这些满文地图一经公布就受到极大的关注，充分说明满文地图翻译研究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作为清代地理的直观记录，满文地图直接反映出清代自然、人文地理状况以及当时人们对地理状况的认识水平。满文地图上的各种标识是清代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的直接记录，是

① 吉田金一：《俄国对东方的侵人与尼布楚条约》。我并未见到吉田金一先生的专著，承蒙台湾学友罗盛吉先生将吉田金一专著中的《吉林九河图》惠寄予我，故得以在此介绍。

② 卢雪燕：《馆藏康熙四十九年满文〈黑龙江流域图〉考介》，载台湾《故宫文物月刊》，225期。

③ 薛虹：《满文黑龙江地图及格尔必齐河的位置》，载《清史研究》，1993（4）。

④ 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5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民族、文化、民俗的直观影像。历史上，在满族的活动区域形成了大量满文地名，很多满文地名进入汉文地名系统，并见之于清代以来的古籍文献。满文地名在流转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多数情况下保留了满文地名的专名部分的发音，并采用了汉文地名的通名。也有的满文地名的意义实现了转换，发展演变成汉文地名，从而掩盖了其真实来源。满文地名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满语文发展变化的过程。通过开展满文地图翻译，能够进一步促进历史地理研究工作。

一、满文地图的图例

在满文地图上，山峰的标识符号多采用写景式，以山脉的形状来表示，江河以弯曲双线表示，湖泊以不规则的圆表示。城的符号有几种，一是封闭式的两层方框，一是断裂式的两层方框，一是封闭式的单层方框，一是封闭式的两层圆圈。村屯以单层圆圈表示。在不同的地图上，相同的标识物填注颜色不一。满文地名多写在一个长方形框内，直接标注于相应的图例上。

满文地图的图例主要有：

alin (山)、hada (峰) 

ula (江)、bira (河) 

omo (湖泊) 

hoton (城) 

gašan (村)、tokso (屯) 

giyamun (驿站) 

karun (卡伦) 

二、满文地图的翻译

本书以“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uyun jugūn i nirugan*（《九路图》）为素材，探讨满文地图的翻译，希望引起人们对满文地图的重视。

纸本彩绘满文地图 *uyun jugūn i nirugan*（《九路图》）的汉文名称为《吉林九河图》，现收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原图尺寸为 107.5×123 厘米。日本学者吉田金一先生临摹复制了《吉林九河图》，并在他的专著《俄国对东方的侵入与尼布楚条约》中公布于世。东北师范大学薛虹先生曾经利用过吉田金一的研究成果，并根据研究需要复制了局部示意图。^① 吉田金一在临摹复制 *uyun jugūn i nirugan* 时，将地图上的标识物统一编号后，图上保留号码，原图上的满文地名全部排列到图的两侧，并转写为罗马字母。

我们首先来思考 *uyun jugūn i nirugan*（《九路图》）的绘制时间。经过两次雅克萨战役，中俄两国经过谈判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两国边界。康熙二十九年，康熙皇帝出派九路官兵前往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一带巡查边界。郎坦率领其中的一路官兵经墨尔根城、黑龙江城前往边界地区巡查。^② *uyun jugūn i nirugan* 是郎坦根据巡查边界期间所见所闻绘制的。

为什么 *uyun jugūn i nirugan* 的汉文名称不是“九路图”，而是“吉林九河图”呢？在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将军报送《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分省资料时，内阁一统志馆曾经将 *uyun jugūn i nirugan* 提供给黑龙江将军作为参考。其时，丝毫没有“吉林九

① 薛虹：《满文黑龙江地图及格尔必齐河的位置》，载《清史研究》，1993（4）。

②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19 卷。

河图”之说。yun jugūn i nirugan 的汉文名称《吉林九河图》很有可能缘自后来的保管者，但图上的满文名称仍然为 dorgi amban langtan nirume gaiha yun jugūn i nirugan，即《内大臣郎坦绘制的九路图》。《九路图》标注的时间为“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并非绘图时间，应该是后来的保管者所写。

现从吉田金一临摹的《九路图》上选取了格尔必齐河和镜泊湖两个点，为便于与原来的出处核对，本书保持了吉田金一先生所作的数字序号。

格尔必齐河地区局部图（见图一）截取了 31 个标识物，其中主要是水系和城池。加※者，与康熙四十九年满文《黑龙江流域图》配套的黑龙将军衙门满文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编的《满汉大辞典》以及《黑龙江外记》都没有记载。

12 telimpe omo※译为特哩泊。

13 telimpe hoton※译为特哩泊城。

14 niošan bira※译为牛山河。

15 kuyunggu bira※译为库雍固河。

16 kurengge bira※译为库楞额河。

17 jorna bira※译为卓尔玛河。

18 gerbici bira 译为格尔必（毕）齐河，多种史籍有载。

19 jolokei bira 译为卓罗克依河，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和《满汉大辞典》记为 jolokci bira，后者将其译为卓落克齐河，又作齐鲁克齐河。《黑龙江外记》记作卓络克齐河。以往也有将 jo 识读为 co、yo 者，音译则为绰、耀，究其原因，当出自满文手写体的识读差异。

20 amba gerbici bira 译为大格尔必（毕）齐河，《黑龙江外记》记有火格尔毕齐河。

21 or bira 译为敖尔河，《黑龙江外记》记作额尔河，《满汉大辞典》记为“鄂里河，蒙古名。”

22 oldokon bira 译为敖勒多昆河,《满汉大辞典》记为“鄂尔多昆河,索伦名,又作鄂尔多库尔河。”

24 yaksa hoton 译为雅克萨城。

29 cida bira* 译为奇达河。

30 nibcu bira 译为尼布楚河。

31 nibcu hoton 译为尼布楚城。

32 gejimur bira* 译为格吉穆尔河。

33 ergune bira 译为额尔古纳河。

34 mo bira 译为漠河。

35 emur bira 译为额穆尔河,《满汉大辞典》记为“额母里河,索伦名,又作额墨尔河、额穆尔河。”

36 panggū bira 译为旁固河,《满汉大辞典》记为“pinggū bira,平郭河,索伦名,又作平库河。”

37 onon bira 译为敖嫩河。

38 ayarhū bira* 译为阿雅尔虎河。

39 merike gašan* 译为墨哩克村。

40 imu bira 译为依穆河,《满汉大辞典》记为“益母河,索伦名,又作衣穆河。”

41 hūmar bira 译为呼玛尔河。

43 turge bira* 译为图尔格河。

44 untao bira* 译为温桃河。

45 merilke bira 译为墨哩勒克河。

46 nior bira 译为纽尔河,《满汉大辞典》记为“钮里河,索伦名,又作纽尔河、尼岳河。”

47 ihe gokto 译为依赫郭克托,康熙四十九年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记为 ike gokdo alin,《满汉大辞典》记为“ike hokdo alin,衣克郭克托山,蒙古名,又作衣库克图。”

48 non i sekiyen 译为嫩江源。

51 *amba burji bira** 译为大布尔吉河。

薛虹先生所绘制的《吉林九河图》局部示意图，即为同一地区局部示意图。郎坦巡边到达格尔必齐河时，中俄界碑尚未设立，所以该图上并没有界碑的标识。而在卢雪燕先生介绍的康熙四十九年满文《黑龙江流域图》中清晰地标记着格尔必齐河界碑。

我们再来看看镜泊湖地区局部图（见图二），该局部图截取了14个标识物，主要有山、江河、湖泊和城。

89 *huyur bira* 译为呼雨尔河。

105 *non i ula* 译为嫩江。

106 *songgari ula* 译为松阿哩江，即松花江。

196 *cakarakū hada* 译为查喀拉库峰，《黑龙江外记》记作查喀尔库峰，《满汉大辞典》记为 *cakarako hada*，汉字写作查喀拉库峰、查喀拉库峰、查喀尔库、扎喀拉喀峰，在黑龙江一带。

197 *amuran bira* 译为阿穆兰河，满文 *amuran* 意为喜好、爱好。

202 *hūwajaha talha* 规范满文为 *hūwajaha talkan omo*，译为花扎哈塔尔哈。

203 *ajige šanggiyang alin* 规范满文为 *ajige šanggiyan alin*，意为小白山。

204 *birgan bira* 译为毕尔干河，满文 *birgan* 意为溪、涧、小河沟。

205 *omoho soro bira* 译为鄂漠和索洛河，《满汉大辞典》记有“*omoho soro*，鄂漠和索洛，清初部落名。”

206 *biltan i omo* 译为毕勒坦湖，即今天的镜泊湖。规范满文为 *bilten i omo*，*bilten* 意为水淀、甸泽。过去以为 *buleku*（镜子）为镜泊湖名称的来历是不准确的。

207 *lefucen bira* 译为勒富辰河。*lefu* 意为熊。

208 julergi 南

209 ninggutai hoton 译为宁古塔城，即宁安城。

210 hairan bira 译为海兰河，hairan 意为可惜的、可爱的、心爱的、亲爱的。

宁古塔城右侧的河流为 hūrha bira（虎尔哈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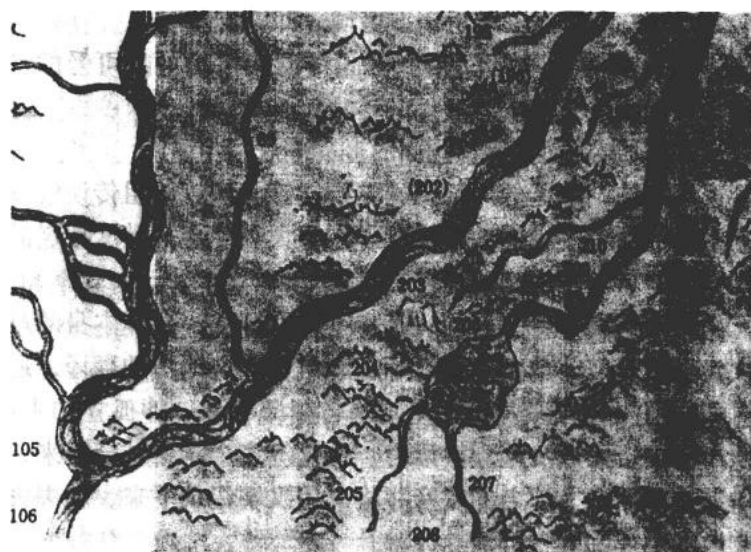
选取镜泊湖地区的局部图，希望能够为满族始祖传说解读提供一些新的参考。满文地图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满文地名的翻译，满文地名的翻译相对比较容易。

满文地名属于专有名词，基本不涉及语法，翻译本身的难度不大。虽然看似简单，但译者不应满足于满文地图的翻译，还应该对满文地图进行深入的研究。地名翻译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必须与历史、民族、地理、语言、文化等多个学科结合起来，如果单纯地根据满文地名的发音，将其用汉字记录下来，就失去了满文地图翻译的真正价值。

图一：



图二：



主要参考书目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满族古神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安双成：《满汉大辞典》，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

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博大公、季永海、白立元、赵志忠：《满族民歌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

张柏然、许钧：《面向 21 世纪的译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

范仲英：《实用翻译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关嘉禄等译：《天聪九年档》，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黄强、色音：《萨满教图说》，民族出版社，2002。

黄忠廉：《翻译变体研究》，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黄锡惠：《满语地名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吉田金一：《俄国对东方的侵入与尼布楚条约》，1984。

季永海译注：《随军纪行译注》，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季永海译：《尸语故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季永海、刘景宪、屈六生：《满语语法》，民族出版社，

1986。

江桥：《康熙〈御制清文鉴〉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金启琮：《满族的历史和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津曲敏郎：《关于〈尼山萨满传〉中一段文词的探析》，载《满语研究》，1995年第1期。

今西春秋：《校注〈异域录〉》，日本天理大学，1964。

李国南：《辞格与词汇》，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李学智：《〈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的再研究》，载于阎崇年：《满学研究》第六辑，民族出版社，2000。

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9。

刘宓庆：《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刘守华、陈建宪：《民间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刘小萌：《满族的社会与生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卢雪燕：《院藏康熙四十九年满文〈黑龙江流域图〉考介》，载台湾《故宫文物月刊》，225期。

吕俊：《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载《外国语》，1997年第2期。

《满洲实录》。

奇车山译：《尼山萨满》，载于玉勤整理：《劝学篇》，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清太宗实录》。

《清文指要》。

《清语摘抄》。

商鸿逵,刘景宪,季永海、徐凯:《清史满语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石光伟、刘厚生:《满族萨满跳神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史禄国著,高丙中译:《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宋和平译注:《萨满神歌译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宋和平:《〈尼山萨满〉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塔娜,陈羽云译:《敖拉·昌兴诗选》,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

台湾故宫博物院:《旧满洲档》第九册,1969。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1991。

佟玉泉等整理:《锡伯(满)语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王晶:《拉林阿勒楚喀京旗文化》,哈尔滨出版社,2001。

王若昭:《〈翻清说〉简介》,载《中国翻译》,1988年第2期。

文康:《儿女英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吴雪娟:《满文档案中的公文套语》,载《满语研究》,1994年第2期。

吴雪娟、刘淑珍:《清代黑龙江人口资料评介》,载《满语研究》,2000年第2期。

吴雪娟、郭凡:《光绪元年黑龙江将军丰绅及妻诰命》,载

《黑龙江档案》2000年第1期。

吴雪娟：《论满文翻译的可译性限度》，载《满语研究》，2003年第2期。

西清：《黑龙江外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薛虹：《满文黑龙江地图及格尔必齐河的位置》，载《清史研究》，1993年第4期。

阎崇年：《论〈满文老档〉》，载于《满学研究》第四辑，民族出版社，1998。

张凤良：《胤禛奏折选译》，载于《满学研究》第四辑，民族出版社，1998。

张虹、程大鲲：《乾隆朝钦定新清语》（一），载《满语研究》，1993年第1期。

张鹏：《瑗琿正红旗佛满洲扎库他（张）氏宗谱》，2004。

赵阿平：《满汉语谚语语义辨析》，载《满语研究》，1992年第1期。

赵展译：《尼山萨满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赵志忠：《〈满谜〉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

赵志忠：《萨满的世界：〈尼山萨满〉论》，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

赵志忠：《清代满语文学史略》，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清入关前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下册），中华书局，1990年3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庄吉发：《清代起居注册与满学研究》，载于阎崇年：《满学研究》第六辑，民族出版社，2000。

《字法举一歌》。

后 记

本书为黑龙江省普通高校骨干教师创新能力资助计划项目(1054G034)“满文翻译研究”的阶段成果。

写完本书,愈发有诚惶诚恐的感觉。在我曾经就读的中央民族大学,在我毕业前实习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我曾经工作过的黑龙江省档案馆,以及我目前所在的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有多位优秀的满文翻译教学、研究专家学者,他们正在为满文翻译事业不断努力着。清史、满族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专家、学者也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对满文文献进行翻译研究。相信满汉翻译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在撰写过程中,大量例句或直接引自满文档案、文学作品,或引自各位专家学者的专著、论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感谢我的父母曾经常常叨念的三两句满语,使我从小就对满语有一个朦胧的认识。感谢季永海老师、定宜庄老师的授业传道,使我对满文、清史产生强烈的兴趣。还要感谢黑龙江档案馆各位领导和同事在我工作之初所寄予的厚望,使我对满文档案翻译研究事业始终有一种使命感。感谢赵阿平教授给予我的扶持和无私帮助,感谢她为本书的出版所做的不懈努力。

由于本人研究能力有限,书中疏漏谬误一定不少,敬祈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吴雪娟

2004年1月于哈尔滨